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龙门石窟研究

徐自强　主编
阎文儒　常　青　著
龙门石窟研究所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992
5
8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龙门石窟研究

徐自强　主编
阎文儒　常青　著
龙门石窟研究所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龙门石窟研究

龙门石窟研究所编
阎文儒　常　青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二〇一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4.125印张　240千字
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ISBN　7-5013-1163-3
J·52　　定价：20元

作者小传

阎文儒，字述祖，1912年11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曾返里工作。193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旋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拜向达为师，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暂迁陕西三原的山西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四十年代末，回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供职。建国后，继续在该校历史系、考古系工作至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阎文儒先生一直从事隋唐考古和石窟艺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43至1944年，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敦煌、西安、酒泉、张掖、武威等处的文物古迹进行过考察。1961至1965年，又亲率石窟调查组，三次对全国石窟的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行程三万余里，取得了丰硕成果。

先生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步入中年以后，更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撰写了《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国石窟艺术论文集》、《云岗石窟》、《西京胜迹考》、《两京城防考补》、《汉唐西域文明史》、《唐代贡举制度》、《龙门石窟》等著作和论文多篇，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窟艺术专家、学人师表。

常青，1962年12月生于西安市，1981—1987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读大学本科及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1990年在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工作。1990年7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1984年，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马世长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石窟寺艺术的考古研究，曾涉足于中国北方中原地区的大部分重要石窟，以及江浙一带的小型石窟。现已发表《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与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龙门石窟"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等论文十余篇。以后，他的研究将以唐代两京地区的佛教艺术为中心，并旁及更广的艺术分枝。

徐自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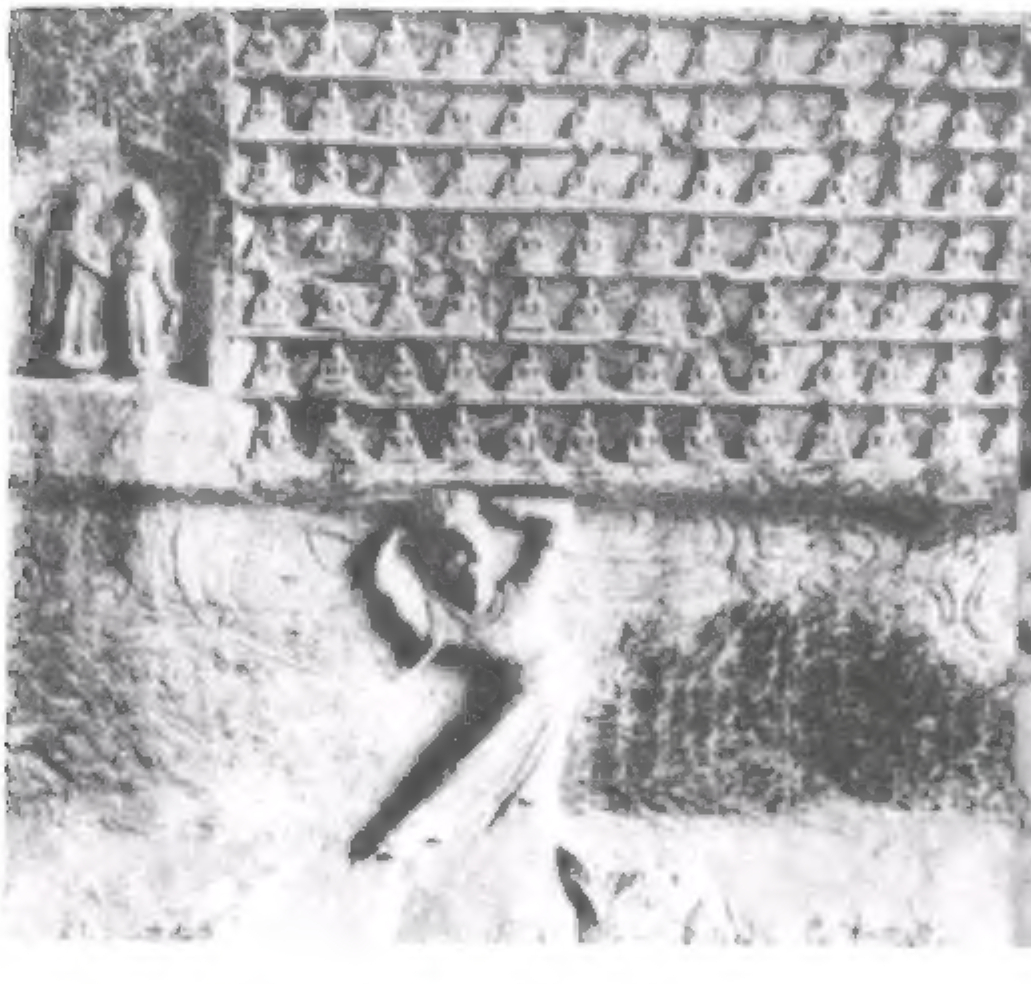
1992年10月于文津园

图版一　古阳洞正壁

图版二　莲花洞顶部

图版三　敬善寺区优填王像

图版四　奉先寺正壁主像



图版五　万佛洞的万佛与伎乐

图版六　擂鼓台北洞的大日如来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说明

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大概念。从范围讲，它有广义、狭义之分；从结构讲，它有高、中、低之别。《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主要涉及狭义文化范围内中间层次的有关内容。

我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形成的社会条件比较特殊（如历史发展的悠久性、递传方式的延续性、主体民族的稳定性等），因而从中沉淀、结晶出的文化传统，也就独具特色。这种特色反映在文化高层次的哲学体系中，就形成"自强不息"的精神、爱民族爱国家的思想、博大宽容的胸怀、综合的思维方式等特征；反映在中间层次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就呈现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景象，创造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明。成百上千的"世界之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文化与任何事物一样，不可否认也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它有灿烂的精华，也有腐朽的糟粕，但精华是主流。正是因为"精华"是主流，所以，它才能推动与制约中华民族的发展，创造光辉灿烂的过去，预示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它也给世界文明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影响着它的进程。因此，肯定一切的"国粹主义"是片面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更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的责任是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扬长弃短，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世界各族文化之精髓，创造新时代的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是为实现这一初衷而作的一点尝试。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只能是邀集一批专家、学者，从我们比较熟悉的领域，如石刻学（包括石刻文化与石刻艺术两方面）、金石学、敦煌吐鲁番学（这方面，因已编有"敦煌吐鲁番丛书"面世，故只能就该丛书不予收录者，予以涉及）等开始，逐渐扩大范围，以便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求得一点进展，余者不敢企及。

该丛书收录的范围如此，其形式与内容更不求一律，目录索引、资料汇编、专门论著等均在其编辑之列。但力求资料准确、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字通畅，在当代同类著作中，具有较高的水平。

现在，该丛书的编辑，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指点与支持；出版得到了书目文献出版社的首肯与赞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今后，随着事业的发展，条件的成熟，我们将筹办相应的民间研究机构，以汇集人材，刊布成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新贡献。

徐　自　强

1992年10月于文津园

前　言

余研究中国石窟已逾四十年，最先接触是在1941年调查西京胜迹之时。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公璋如先生，自敦煌归来，即约余共赴龙门，调查中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余调查西京胜迹已近二年，正在撰写《西京胜迹考》准备付梓。闻石公欲赴龙门，乃应邀同往。抵洛阳时，由洛阳县政府介绍龙门街负责者，住在一敝陋之小旅馆中。彼时龙门石窟尚无人管理，当然更无保管所之设置。而宾阳洞中的"帝后礼佛图"已由奸商岳彬盗卖给美帝国主义！当时并不懂得如何作石窟调查工作，只在各窟中抄录前人的造像题记，为时近半月，其间与石公共赴白马寺，参观胜迹。此后，石公由白马寺转赴偃师故里，余乃东返洛阳，走访千唐志斋主人张公钫，始知千唐志仍存新安张公之旧宅中。停留一日，即归西安。解放后，龙门成立了龙门文物保管所，余又数次至龙门，并抄出全部各石窟之题记资料，尤其是古阳洞。值余带一研究生到龙门作毕业实习之际，所中正于古阳洞中搭高架子整理石窟，余与研究生乘机抄录出了全窟之题记。后二十余年，几经丧乱，而余之全部记录，佚失殆尽。幸当年"云冈"与"龙门"二稿，尚未遗失，今再按宫大中之《龙门石窟艺术》一书，凡所未及者或论之不详者，加以考证，笔之成文。今者幸有我系学子常青同志，毕业时恰分配于龙门工作，余遂将龙门稿本交于常君，常君不只能文，而且善画，遂以将近一年之时间加以厘正，又加以莲花南北洞、四雁洞等窟，因而更为完整。今将付梓，仁人君子，幸不吝教言，以匡我等之不逮也。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满族阎文儒（述祖）
古稀老人写于真斋寓庐

凡 例

一、本书所引用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均依据日本中田勇次郎编的《龙门造像题记·二十品·五十品》(中央公论社，昭和四十九年六月)和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的研究》(座右宝刊行会，昭和十六年刊)中的《龙门石刻录》，以及实地考查所得。虽进行了校对，但其中仍不免有错误之处。

二、在对造像题记与洞窟题材的考证之余，又对洞窟的客观面貌作了一些描述。在个别章节中，简略提及了一些龙门石窟与其它地区石窟的关系。

三、为使本书图文并茂，特配置了插图与照片多幅。其中，在照乍的选择上，因篇幅有限力求采用一些前人较少发表或没有论及过的内容。对此，请参阅《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全二卷(平凡社，文物出版社)

四、有关洞窟与造像的大小尺寸，为书中的一个缺陷，仅在某些力下标有比例尺。对此，可参照《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中的“龙门石窟主要洞窟内容总录”。

五、在校对过程中，注意到了其他学者们研究龙门石窟的观点、方法，并将此注于每章之后。

目　　录

第一章：龙门石窟创建之历史及概况 ……………… (1)

一、龙门命名之由来 ……………… (1)

二、龙门石窟创建之历史 ……………… (2)

1. 北魏创建之石窟 ……………… (2)

2. 隋唐创建之石窟 ……………… (6)

第二章：古　阳　洞 ……………… (11)

一、古阳洞中造像年代及题材 ……………… (11)

1. 根据古阳洞造像题记以确定其开凿年代 ……………… (11)

2. 龛的类型与造像特征 ……………… (12)

3. 古阳洞南壁之佛本行故事像 ……………… (14)

二、古阳洞及慈香窟中二十品考释 ……………… (18)

1.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 ……………… (18)

2.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 (19)

3. 北海王元详造像题记 ……………… (21)

4.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 (23)

5.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 ……………… (23)

6. 一弗为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 (25)

7.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 (25)

8. 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 (27)

9.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 (27)

10. 高树、解伯都州二人等造像题记 ……………… (28)

11.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 (28)

12. 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 (29)

13.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 (29)

14.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 (30)

15.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 (31)

16. 齐郡王元祐造像题记 ……………… (31)

17.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 (32)

18. 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 ……………… (33)

19. 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 ……………… (33)

20.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 (35)

第三章：宾阳三洞与潜溪寺 ……………… (38)

一、宾阳三洞的开凿问题 ……………… (38)

二、宾阳中洞 …………………………………………………………………… (39)
1. 内容布局与造像特征 ……………………………………………………… (40)
2. 造像题材之考释 …………………………………………………………… (40)
(1)狮子 ……………………………………………………………………… (40)
(2)二佛 ……………………………………………………………………… (41)
(3)十神王 …………………………………………………………………… (42)
(4)帝、后礼佛图 ……………………………………………………………… (43)
(5)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 (45)
(6)须大拏太子本生 …………………………………………………………… (45)
(7)文殊师利与维摩诘 ………………………………………………………… (46)
(8)窟顶之伎乐天与供养天 …………………………………………………… (46)
(9)菩萨 ……………………………………………………………………… (46)
(10)券门两侧之护法天 ………………………………………………………… (47)
(11)金刚力士 ………………………………………………………………… (48)
三、伊阙佛龛之碑 ……………………………………………………………… (49)
四、宾阳南洞 …………………………………………………………………… (52)
五、洛州乡城老人佛碑 ………………………………………………………… (53)
六、宾阳北洞 …………………………………………………………………… (54)
七、潜溪寺 ……………………………………………………………………… (55)
第四章： 敬善寺 ………………………………………………………………… (58)
一、敬善寺 ……………………………………………………………………… (58)
1、洞窟型制与造像特征 ……………………………………………………… (58)
2. 敬善寺石像铭 ……………………………………………………………… (59)
3. 杜法力造像及其铭记 ……………………………………………………… (60)
二、韩君协造优填王像考 ……………………………………………………… (62)
第五章： 万佛洞至莲花洞 ……………………………………………………… (64)
一、万佛洞 ……………………………………………………………………… (64)
二、惠简洞 ……………………………………………………………………… (65)
三、惠简洞南部小窟 …………………………………………………………… (66)
四、老龙洞 ……………………………………………………………………… (67)
五、莲花洞 ……………………………………………………………………… (68)
1. 洞窟形制与造像特征 ……………………………………………………… (68)
2. 维摩诘经变相考 …………………………………………………………… (69)
3. 四大声闻及三身佛考 ……………………………………………………… (71)
4. 佛本行故事考 ……………………………………………………………… (71)
第六章： 石牛溪南之主要五窟 ………………………………………………… (73)
一、石牛溪 ……………………………………………………………………… (73)
二、普泰洞 ……………………………………………………………………… (74)
1、开凿年代与内容布局 ……………………………………………………… (74)

2."太子树下思维"与"佛涅槃像"考 …… (75)
三、赵客师洞 …… (75)
1.开凿年代与内容布局 …… (75)
2.部分题记的考释 …… (76)
四、破洞 …… (77)
五、魏字洞 …… (78)
1.内容布局与造像特征 …… (78)
2.有关魏字洞的开凿问题 …… (78)
六、唐字洞 …… (79)
1.洞窟形制与内容布局 …… (79)
2.北朝末年的题记与开窟年代问题 …… (80)
3.唐字洞外壁的佛传雕刻小品 …… (81)
4.帐型龛的源流 …… (81)
第七章：奉先寺 …… (83)
一、大卢舍那像龛记及寺中造像之考释 …… (83)
二、唐赠陇西县君牛氏像龛碑 …… (86)
三、唐虢国公杨思勖造像记 …… (89)
四、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 …… (90)
第八章：药方洞石刻考 …… (93)
一、药方洞创建之年代 …… (93)
二、参考各药书对药方洞中药方之考释 …… (94)
三、药方洞中药方之来源 …… (108)
第九章：古阳洞以南的六大窟 …… (112)
一、火烧洞 …… (112)
1.洞窟形制与开凿年代 …… (112)
2.北魏末期与唐时题记考释 …… (113)
3.窟楣两侧的帝释天与帝释天妃浮雕 …… (114)
二、石窟寺 …… (115)
1.窟内地平面上之莲花图案 …… (115)
2.莲花中化生童子浮雕与思维菩萨像 …… (115)
3.男女供养人行列之礼佛图 …… (116)
三、路洞 …… (117)
四、八作司洞 …… (118)
1.洞窟形制与造像特征 …… (118)
2.二天王像考 …… (118)
3.基坛表面的舞乐图 …… (119)
4."八作司"考 …… (119)
五、龙华寺 …… (120)
1.内容布局与造像特征 …… (120)

2. 五佛题材考 …… (120)
六、极南洞 …… (121)
第十章： 伊水东岸之擂鼓台三洞、看经寺区与万佛沟 …… (123)
一、擂鼓台中、南、北三洞 …… (123)
1. 擂鼓台中洞 …… (123)
2. 擂鼓台南洞 …… (124)
3. 擂鼓台北洞 …… (126)
二、看经寺区 …… (127)
1. 看经寺 …… (127)
2. 二莲花南北洞 …… (128)
(1)二莲花南洞 …… (128)
(2)二莲花北洞 …… (129)
3. 四雁洞 …… (130)
三、万佛沟 …… (130)
1. 万佛沟口之三龛一窟 …… (130)
2. 高平郡王洞 …… (132)
3. 千手观音窟 …… (133)
4. 西方净土变龛 …… (133)
5. 千手千眼观音龛 …… (134)
附：龙门环境及龙门泉 …… (137)
结束语 …… (138)

附 图 目 录

图一　龙门石窟附近地形
图二　龙门西山洞窟连续平面图
图三　古阳洞平面
图四　古阳洞主佛
图五　古阳洞左胁侍菩萨
图六　古阳洞南壁立面
图七　古阳洞南壁立面
图八　古阳洞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龛
图九　古阳洞齐郡王元祐龛
图一〇　古阳洞西南隅上部之屋形龛
图一一　魏字洞外摩崖交脚弥勒像龛
图一二　交脚弥勒像龛上部飞天
图一三　交脚弥勒像龛菩萨头光飞天
图一四　宾阳三洞连续平面示意
图一五　宾阳中洞门楣
图一六　宾阳南洞门楣
图一七　宾阳北洞门楣
图一八　宾阳中洞南侧碑与力士关系示意
图一九　宾阳中洞平面
图二〇　宾阳中洞南壁立佛
图二一　宾阳中洞右胁侍菩萨
图二二　宾阳中洞北壁立佛之左胁侍菩萨
图二三　宾阳中洞窟顶莲花与飞天
图二四　宾阳中洞前壁北侧浮雕
图二五　宾阳中洞前壁同侧浮雕
图二六　宾阳南洞平面
图二七　宾阳南洞主佛
图二八　宾阳南洞右胁侍菩萨
图二九　宾阳南洞左胁侍菩萨
图三〇　宾阳南洞左胁侍弟子
图三一　宾阳南洞藻井飞天
图三二　宾阳北洞平面
图三三　宾阳北洞主佛
图三四　宾阳北洞左胁侍菩萨
图三五　宾阳北洞左胁侍弟子
图三六　宾阳北洞藻井飞天
图三七　潜溪寺平面
图三八　潜溪寺主佛
图三九　潜溪寺左胁侍弟子
图四〇　潜溪寺左胁侍菩萨
图四一　潜溪寺左胁侍天王
图四二　敬善寺平面
图四三　敬善寺主佛
图四四　敬善门外南侧力士
图四五　万佛洞平面
图四六　万佛洞左胁侍天王
图四七　万佛洞门外北侧力士
图四八　清明寺主佛
图四九　清明寺左胁侍菩萨
图五〇　惠简洞平面
图五一　惠简洞西壁佛、弟子、菩萨
图五二　惠简洞南侧下方小窟（汴州洞）平面示意
图五三　老龙洞平面
图五四　老龙洞唐永徽元年智傅造阿弥陀佛像
图五五　莲花洞平面
图五六　莲花洞主尊佛
图五七　莲花洞左胁侍弟子
图五八　莲花洞右胁侍菩萨

图五九　莲花洞顶部南侧供养天
图六〇　莲花洞南壁永熙二年龛
图六一　莲花洞北壁孝昌二年宋景妃龛

图六二　石牛溪北壁永安二年龛
图六三　石牛溪北壁帐形龛
图六四　普泰洞平面
图六五　普泰洞主佛
图六六　普泰洞左胁侍菩萨
图六七　普泰洞普泰元年道慧龛
图六八　普泰洞南壁塔形龛
图六九　赵客师洞平面
图七〇　赵客师洞左胁侍菩萨
图七一　破洞平面
图七二　魏字洞平面
图七三　魏字洞主佛
图七四　魏字洞右胁侍菩萨
图七五　魏字洞窟顶飞天
图七六　魏字洞南壁正光四年龛
图七七　魏字洞孝昌二年龛
图七八　魏字洞东壁交脚菩萨龛
图七九　唐字洞平面
图八〇　唐字洞窟前遗迹示意
图八一　奉先寺平面
图八二　药方洞平面
图八三　药方洞主佛
图八四　药方洞普太二年路僧妙造像龛

图八五　火烧洞平面
图八六　火烧洞门楣浮雕
图八七　火烧洞南壁正光三年比丘慧荣造像龛
图八八　火烧洞北壁龛飞天
图八九　石窟寺平面
图九〇　石窟寺南壁思维菩萨
图九一　石窟寺蹲狮
图九二　石窟寺地面莲花雕刻
图九三　石窟寺门楣伎乐
图九四　路洞平面
图九五　路洞主佛
图九六　路洞右胁侍菩萨
图九七　八作司洞平面
图九八　八作司洞主尊佛
图九九　八作司洞左夹侍弟子
图一〇〇　八作司洞左胁侍菩萨
图一〇一　八作司洞门外南侧力士
图一〇二　八作司洞北壁东起第一身伎乐

图一〇三　龙华寺平面
图一〇四　龙华寺门外北侧力士
图一〇五　龙华寺门外南侧狮子
图一〇六　极南洞平面
图一〇七　极南洞主佛
图一〇八　极南洞左胁侍弟子
图一〇九　极南洞左胁侍菩萨
图一一〇　极南洞门外北侧力士
图一一一　擂鼓台中洞平面
图一一二　擂鼓台中洞左胁侍菩萨
图一一三　擂鼓台南洞平面
图一一四　擂鼓台南洞主佛
图一一五　擂鼓台北洞平面
图一一六　看经寺平面
图一一七　看经寺罗汉列像(一)
图一一八　看经寺罗汉列像(二)
图一一九　景云元年吐火罗僧宝隆龛主佛与左菩萨
图一二〇　二莲花南洞平面
图一二一　二莲花北洞平面
图一二二　四雁洞平面
图一二三　四雁洞窟顶飞鹤与供养天人

图一二四　贞元七年卢征造救苦观世音菩萨像
图一二五　高平郡王洞平面
图一二六　高平郡王洞北壁佛、弟子、菩萨

图一二七　万佛沟千手观音窟平面示意

第一章　龙门石窟创建之历史及概况

龙门镇在洛阳城南12.5公里。伊水在镇南由南而北劈山而过，形成“龙门”。大部分石窟开凿在西岸山崖。根据窟群的分布情况，可分为五区。其中一、二、三、四区在西岸，五区在伊水东岸。西岸石窟区长约八百多公尺，从北而南，依次如下：

一区——61窟，其中主要的有：潜溪寺、宾阳三洞等窟龛。

二区——97窟龛，其中主要的有敬善寺、摩崖三佛等窟龛。

三区——386窟龛，其中主要的有：双洞、万佛洞、狮子洞、老龙洞、莲花洞、赵客师洞、破洞、魏字洞、唐字洞等窟龛。

四区——共399窟龛，其中主要的有：奉先寺、药方洞、五祥洞、古阳洞、火烧洞、石窟寺、八作司洞、龙华寺、路洞、极南洞等窟龛。

五区——在伊水东岸，由南而北，依次编78个窟龛。其中主要的有：擂鼓台三洞、看经寺、万佛沟等各窟龛。

总计是1021个窟龛，其中残破的、空的、或者更小的、没有什么价值之窟龛，仍有一些。但是依窟龛之数目来说，应是全国石窟群中最多的一处。

一、龙门命名之由来

“龙门”古称伊阙。在最早之文献中，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七月条云：“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杜解：“阙塞，洛阳西南伊阙口也。”

其后战国以来，亦军事必争之地。《战国策》中《西周策》记：“秦攻魏将犀武军于伊阙。”

周赧王二十二年据《史记》卷七十三《白起列传》云：“（秦）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正义〕：‘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阙山，号曰龙门是也。’”

又《史记》卷四《周本纪》云：“五十九年，……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正义〕：‘从洛州南出伊阙攻秦’。”

又《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云：“中平元年，……置八关都尉官。〔注〕：‘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

又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条云：“灵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五营士屯

都亭，置函谷关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挺门、平津、孟津等八关都尉官治此。函谷为之首，在八关之限，故世人总其统目，有八关之名矣。”

又《魏书》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云：“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

同上书卷九《肃宗纪》云：“熙平二年三月己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

又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五云：“京南阙口，有石窟寺，灵岩寺。”

古代文献中，所谓龙门者，并不是伊阙，而是韩城河津间，黄河穿过之峡口。

《史记》卷二《夏本纪》中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集解〕：‘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正义〕：‘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李奇云，禹凿通河水处，广八十步。《三秦记》云，龙门水悬船而行，两旁有山，水陆不通，龟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暴鳃点额龙门下。’”

又刘昭补并注《后汉书》卷二十九《郡国志》第十九云：“左冯翊……夏阳有梁山、龙门山〔注〕：《书》曰，导河积石，历龙门。太史公曰，迁生龙门。韦昭曰，在县北。’”

由以上引文，知龙门是黄河之峡口，而不是伊水之峡口，那么什么时候又把伊阙称作龙门呢？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把伊阙称作龙门，是始于隋炀帝。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条云：“初炀帝常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因为隋唐之东都洛阳是在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地方建造起来的，洛阳宫之端门，和外郭城之定鼎门，正对着伊阙。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自比为“龙”，因而把这正对着洛阳宫之伊阙，即改称为龙门。不过初唐时，仍没有改过来。在贞观十五年岑文本为魏王泰撰的碑，还称作《伊阙佛龛之碑》

贞观二十二年洛阳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记》中还云：“地耸双阙、壁映千寻。”

而韩父雅之《造像记》还记：“于伊阙寺敬造石一龛（按：石字下应缺一像字）并二菩萨……。”

直到唐高宗时代，在石刻中才正式称作龙门，其中如：

“清信女常泰为过去二亲于龙门岩，敬造阿弥陀像一铺……显庆二年。”（老龙洞）

元和、长庆时代（公元 807—825）大诗人白居易又有：“阙塞龙门口，祇园鹫岭头。”

龙门之名称，是开始于隋，中经唐、宋，直至元、明、清，都是沿袭龙门之名称。所以今天仍然叫龙门石窟。与韩城、河津之间，黄河穿过之龙门，并非一处。①

二、龙门石窟创建之历史

1. 北魏创建之石窟

龙门石窟最大之特点，是自北魏至宋，历代都有造像题记。因而对造像之年代，即有标准之尺度。关于石窟开创之时间问题，根据魏收所撰《魏书》之记载，龙门开创之时间在魏世宗宣武

帝元恪之初景明元年(公元500)是仿平城武周山灵岩寺之石窟而造出的。到了正光四年(公元523),当时用了已八十多万个工开出了三所石窟,即今宾阳三洞。不过这段记录,是指着北魏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他们父母造功德之情况,并非是整个石窟开窟之记载。根据古阳洞中的题记,龙门石窟开创之年代,应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其中如:

"大代太和七年新城县功曹孙秋生,新城县功囗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躯。"

"太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洛州刺史始平公之子比丘慧成之造像。"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使持节司空公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请工镂石,造此弥勒像一躯……。"

由以上三题记,可见魏收所说的景明初开窟二所,是指宣武帝为其母孝文皇后而创造的,并不是说龙门石窟开始创造于景明之初。从龙门最早的孙秋生和丘穆陵亮夫人造像题记中,可以看出龙门石窟造像,最早者为太和七年和太和十九年。(始平公二年前缺一字,恐为十二年,考证见后文)

中国石窟群开窟之历史,任何一处没有像龙门这样完整。由于龙门造像大多数有了题记,因而也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开窟资料。从北魏还未迁都以前,地方官员人等,就开始在这里造像,如上面所提出之新城县功曹孙秋生等二百人之造像,以及邑主中散大夫荥阳太守孙道务等题名,应是地方统治集团中人物,最早在龙门造像中之证据。

迁都以后,北魏中央集团里之人物,继续在这里造像。除上面所提到太和十九年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之造像以外还有,如:

太和二十年张元祖妻之造像。

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三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之造像。

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汗之造像。

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之造像等等。

至于迁都以后,最高统治者对于龙门的开凿,就更为广大起来。最值得提出的是,世宗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仿平城武周山灵岩寺石窟,于洛河以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造石窟两所。这两所石窟,"去地一百尺,南北长一百四十尺",根据今天遗存之大窟——宾阳中、南二洞,以窟外平坦开阔之面积,接近一百四十尺。下距伊水岸亦在百尺左右,应当就是宣武帝时开出的两所大窟。以后永平中(公元508——511)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宣武帝复造窟一所。从今宾阳三洞的布局,形制与组合来看,这个窟应为今日之宾阳三洞。

北魏宣武帝时代,造像的有:

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躯。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邑主高树,唯那解佰都州二人等造石像一躯。

景明四年八月五日,邑主马振拜唯那张囗成,唯那许兴族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出石像一躯。

在宣武帝景明以后开凿的,主要有:

正始二年(公元505)四月十五日像主斋师荡寇将军、殿中将军、领钩楯令五史平吴共合曹人兴愿为今王上造弥勒像一躯。

正始二年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造弥勒菩萨,并夹侍二菩萨。

《魏书》卷二十《文成五王传》云:

"文成皇帝七男……沮渠夫人生齐郡顺王简。"简死后其子祐袭爵。世宗时"祐位泾州刺

史。"则此泾州刺史，与《齐郡王元祐造像记》中所记"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齐郡王祐"之官职相同，虽一为正始二年(公元505)，一为熙平二年(公元517)其间相差十二年，此二齐郡王祐，必为一人。

永平三年(公元510)七月九日比丘尼惠智，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释迦像一躯。

永平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清信女尹伯成妻姜，为亡夫伯成造观世音像一躯。

延昌元年(公元152)岁次壬辰十一月丁亥朔四日清信女刘洛真兄弟为亡父母敬造弥勒像二躯。

所有以上宣武帝时代之造像题记，全部在古阳洞内。

龙门石窟之开窟，与北魏中央最高统治集团之兴衰，有密切关系。自孝文帝元宏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动，于是有石窟的扩大开凿。据《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云：

"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

这样进一步发扬佛教，"上既崇之，下弥企尚"，从而使龙门最大之石窟，如宾阳洞、莲花洞、火烧洞、魏字、唐字等洞，都在这时开凿出来。

孝明帝元诩时，胡灵太后信仰佛教，不只在城内亲造永宁寺，并在城外造秦太上君寺。据《洛阳伽蓝记》卷云："永宁寺，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又《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云："宣武灵皇后胡氏……司徒国珍女也……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

又《洛阳伽蓝记》卷二云："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东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晖文里。……当时太后正号崇训，母仪天下，号父曰秦太上公，母为秦太上君，为母追福，因以名焉。"

肃宗时，太后、皇帝都到过石窟寺。据《魏书》卷九《肃宗纪》载，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孝昌二年(公元526)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

经这样大力倡导，统治集团中的其他人物，自然也积极效仿，大事开窟造像，从而促进了龙门石窟的繁荣。于是神龟(公元518——519)以后，龙门造像不再限于在已开出的古阳、莲花、火烧，各洞中开龛造像，还开凿了石窟寺，以及其它各小窟龛。

龙门北魏造像题记，神龟以前几乎俱在古阳洞，这说明宣武帝以前，开凿的大窟，只有古阳洞。到宣武帝时又开凿了几个大窟，于是孝明帝神龟以后，开始在这些窟中造像，这阶段内主要造像，有慈香造像。

文云："大魏神龟三年三月廿口日比丘尼慈香慧改窟一躯记。"

在莲花洞中南北壁小龛之造像，有正光、孝昌、武泰、永熙等有纪年之题记，其中如：

正光二年十一月廿九日比丘尼僧敬等合造释迦像十六躯。(五十八号龛北壁)

正光六年苏胡仁等十九人造的一佛、二僧、三菩萨、二力士像。(十号龛南壁)

孝昌元年(公元525)中明寺比丘尼道畅、道积、道保等造贤劫千佛像。(二十八龛西壁北侧罗汉顶上)。

武泰元年(公元528)景隆寺沙门昙念(注)造弥勒菩萨和夹侍僧像(四十七号龛北壁)。

永熙二年(公元534)比丘道仙供养弥勒菩萨、夹侍二僧、二菩萨、二力士像。(一号南壁)

还有北齐武平六年十月十一日皇甫供祐等造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像。(十三号龛南壁下偏

小龛）

在火烧洞中的小龛，有正光和普泰年之造像，其中有：

正光三年七月十七日大统寺（洛阳城南）大比丘慧荣造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像。

南菩萨右脚下东侧下层一小龛，其中题记："……年七月十……/清信女佛弟/子……王妃胡智/…造/……像一区。愿国/…口疆四海安寧/……常樂/…元善见侍佛·/元敬口侍佛·/口仲华侍佛。"

据《魏书》卷十二（孝静记）："孝静皇帝讳善见，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时年十一，冬十月丙寅即位于城东北，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

由以上文知善见者，必清河王亶之子，孝静帝善见也。

又大统寺在北魏洛阳城南。

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三云："大统寺在景明寺西，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东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造，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并门邻洛水，林木扶疏，布叶垂阴，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素彩布工，比于景明。……僧舍亲施，供具诸寺莫及焉。"

又魏字洞，与莲花、火烧二洞可能为同时开凿的，南北两壁之小龛，有许多正光、孝昌时代之题记，其中如：

正光四年比丘尼法照，为父母师僧造之弥勒菩萨，夹侍二僧、二菩萨像（北壁大龛西侧之小龛）。

孝昌二年四月廿三日为女尼法晖敬造弥勒尊像及夹侍二僧二菩萨像（门上北侧十号龛）。

从窟内造像题名中，可以看到大多是清信女比丘尼等女性人物之造像题名。或者这两个窟是比丘尼所主持开凿的。

孝明帝元翊孝昌年间所开的大窟，还要以石窟寺为最突出之创造。根据窟外南侧孝昌二年九月廿日刻之《太尉公皇甫公石窟碑》之题额，这个太尉公或者是皇甫度。

据《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三年十有二月癸酉，以左光禄大夫皇甫度为仪同三司……孝昌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公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戊子以司徒皇甫度为太尉。"

由以上条记录，皇甫度于正光三年任左光禄大夫，孝昌三年由司空、司徒，至为太尉。而此碑为孝昌三年九月，而任太尉时为春正月，碑云为《太尉公皇甫公石窟碑》之题额，或者即太尉公皇甫度也。

孝明帝元诩以后所开之窟，有药方洞、旧十四号窟、大好也洞（路洞）、唐字洞。

药方洞与第十四号窟（普泰洞），都有节闵帝元恭时代普泰元年（公元 513），二年之造像题记；药方洞门内北侧，还有出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 534）之造像记。而门洞北侧壁有大齐武平年六月之造像记。该文中云：

"自非倾弥建像，焉可炽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兹聋瞽。"

因为有此文句，以致唐人在窟门两侧，刻出当时医疗各种病症之医方（医方考释见下文）。药方洞之名称，就是由这医方刻石而得名。

路洞，又有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 549）洛阳城南报德寺比丘法相造像之题记，以及北齐武平三年义州皂服从事和比丘昙山之造像记。

按：《洛阳伽蓝记》卷三云：

"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

种字石经二十五碑。"

《魏书》卷一〇六(上)载:"义州〔注〕:兴和二年置,寄治级县陈城。领郡七,县十九。"

又北齐武平三年有东雍州、安州、义州、此州领郡七,县十九而和比丘昙山造像者,为义州皂服从事,必北魏时之地方官也。

以上各窟之造像题记,基本上以宣武、孝明两朝(公元500—528)之纪年为最多。武泰以后,由于河阴之变,据《魏书》卷十《孝庄记》云:

武泰元年……夏四月……己亥百寮相率,有司奉玺绂,备法驾,奉迎于河梁……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及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公卿以下二千余人。

《洛阳伽蓝记》卷一:

城内永宁寺条云: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时太原王位极心骄,功高意侈,予夺臧否肆意。帝怒谓左右曰:'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诈言产太子,荣、穆并入朝;庄帝手刃荣于光明殿,穆为伏兵鲁暹所杀,荣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唯右仆射,尔朱世隆素在家,闻荣死;总荣部曲,烧西阳门,奔河桥……领胡骑一千,皆用以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丧……具以言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更募人断河桥……世隆见桥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原子恭,黄门侍郎杨宽,引步骑二万镇河内……尔朱托举兵向京师,子恭师失利,兆自雷陂渡桥,擒庄帝于式乾殿……囚帝送晋阳,缢于三级寺。"

由以上文,知河阴之变,使拓拔氏最高统治集团,在内部矛盾下,造成大屠杀。从而也影响了伊阙造像的减少以及相当一批洞窟的半途停工,如火烧洞、药方洞、赵客师洞、唐字洞等。以后虽仍有一些造像,但与以前相比,则相差太多。

2. 隋唐创建之石窟

自隋代统一南北,在炀帝大业元年营建东都以后,隋唐帝国之中心,虽在长安,但洛阳仍为重点,称之为东都。最高统治集团与官僚地主阶级,大多信仰佛教。因而对龙门石窟之开凿,更为扩大起来,石窟造像,又成为龙门石窟中之主要部分。

根据宾阳南洞北壁五十五号龛,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七月十五日《河南郡兴泰县果佩仁造像题记》,知梁佩仁即河南郡兴泰县人。

按:《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云:

"河南郡,统县十八:河南、洛阳、闵乡、桃林、陕、熊耳、渑池、新安、偃师、巩、宜阳、寿安、陆浑、伊阙、兴泰。〔注〕:大业初置,有鹿蹄山、石墨山、钟山……。"

至于宾阳南洞正面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之特征与风格,由之看出可能是隋代早期所造。至于开皇十年(公元590)裴慈明(伊阙佛龛碑北)和大业十一年成都李子议(中洞北力士南第二层小龛)之造像,又都是小规模之雕造。

在龙门初唐之造像,以唐太宗之子魏王泰为巨擘。根据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岑文本为魏王泰所撰《伊阙佛龛之碑》中曾记有:

"王乃罄心而弘喜,舍开藏而散龟贝,楚般竭其思,宋墨骋其奇。疏绝壁于玉绳之表,而灵龛星列,雕口石于金波之外,而尊容月举。或仍旧而增严,或维新而极妙。"

由此可知魏王泰在龙门,既增修旧像,又创造了新像。宾阳北洞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

以及潜溪寺之造像，可能是贞观十五年前后魏王泰，或其他最高统治集团中皇室人物出钱作功德而创造的。

宾阳南洞四壁雕造之小龛极多，有贞观题记者十九条。高宗永徽、麟德、乾封等造像题记，又近十条，其中主要的，如：

“大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六月五日岑文本敬造西堪一佛二菩萨，岑嗣宗敬造东堪一佛、二菩萨”（宾阳南洞南壁六十八号龛）。

“大唐贞观十五年五月一日魏王监陆身故为造像一堪”（宾阳南洞南壁五五号龛）。

“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普为法界敬造弥勒像一龛……以大唐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庄严重斯毕”（宾阳南洞北壁五四号龛）。

“永徽元年（公元650）十月五日汝州刺史驸马都尉渝国公刘玄意敬造阿弥陀佛一龛，永劫供养”（宾阳南洞南壁七〇号龛）。

按：刘玄意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在济南柳埠镇郎公谷千佛崖中，亦有造像题记，当时任齐州刺史，而非汝州刺史。

龙门初唐之造像，除掉一区大型造像外，又有老龙与破洞，这两个窟都是就自然石窟开出的，而且不是某一个地主或官僚独自开凿的。破洞最早之造像题记是：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五日道国王母为道王元庆造阿弥陀佛像一躯。”

按：《新唐书》七十九《道孝王元庆传》云：“道孝王元庆，始王汉，后徙陈，出为赵州刺史。贞观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实封千户……以治绩闻，数蒙褒赐。迁徐沁、卫三州刺史。事母谨，及丧请躬修坟墓，诏不听，薨赠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献陵。”

根据《新唐书》《道孝王元庆传》所记，其母先死。而王母为道王元庆造像，似道王元庆薨于其母之先。或其母未死时即为元庆造此像欤？

老龙洞最早之造像题记，有：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四月七日新息县令田弘道共妻[男]女等敬造菩萨像两躯。”（北壁四十号龛）

“清信士女佛弟子刘夜，忽梦于豳峡水东升山履梦中惶惧……廻造阿弥陀佛像一区，以遂梦中之愿……大唐永徽元年十月一日。”（西壁二十二号龛）

至于药方洞中，又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十二月廿一日杨君雅造菩萨像。（北壁七号龛）

则天执政以后，特别利用佛教，即命薛怀义伪造《大云经》。据《旧唐书》一百八十三《薛怀义传》云：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其伪《大云经》颂于天下寺，各藏一本。”

于是武则天作皇帝就更有根据了。至长寿二年以后，加上各种尊号。《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云：

“长寿二年（公元693）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三年……五月上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证圣元年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大酺七日……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号……秋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酺九日。”

由上文可以看出武则天执政时代，无论她是否真正信佛，但从许多事实，证明她是信仰佛教的。因而唐代自武则天当国，至开元年中（公元651——713）这五十多年内，可以说是龙门造像最繁荣的阶段。

根据造像题记，龙门二区九十多个窟龛中，除第十二号龛，有永徽纪年外，其余都是显庆以后之纪年，其中主要的，如：

敬善寺石像铭——虽无具体纪年，但铭文中有韦太妃。据《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传》云，韦妃是太宗之妃，生皇子慎。

传中言，“纪王慎始王申，后徙纪，食邑八百。贞观中迁襄州刺史，以治当最，天子玺书劳勉，人为立石颂德……初贞连诸王起兵，慎知时未可。独拒不与合，将就诛而免……谪巴州、薨于道。”

此石像铭中有韦太妃事，既称为太妃，必非太宗时之称，而为其后子孙之称，《新唐书》载，纪王慎有七子，独琮赠陈州刺史。此石像既称韦氏为太妃，是必李琮或其子孙也。

其他如显庆、龙朔、麟德、总章、垂拱等纪年，在这区内，都有造像题记。

武则天执政时代，开凿之奉先寺，是全窟群中，最高大之一处。

在万佛洞南侧惠简洞的南壁，有咸亨四年（公元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按：应系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

万佛洞是永隆元年，（公元680）开凿之窟。在窟顶莲花四周题记为：

“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龛，内太监姚神表道场。”

窟门北侧题记为：“沙门智运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

窟内南壁正中龛外题记为：“大唐调露二年岁次庚辰七月十五日，奉为真莹师敬造毕功。”

《新唐书》卷三《高宗记》云：

“调露二年……八月丁未，自紫桂宫还东都……甲子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赦天下，大酺三日。”

八月之前，应是调露二年，所以万佛洞中调露二年七月之题记，尽管年号不同，其实即永隆元年。因该年八月始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故也。

万佛洞下稍西的狮子洞，又雕出有上元、仪凤、垂拱、载初、圣历、长安等纪年之题记，还有玄宗时先天、开元等纪年之造像题记。

玄宗开元时代所开凿之窟，主要在奉先寺前面北崖上。根据今天残存之造像碑有：

开元十三年——二十三年（公元725——735）中虢国公扬思勖为其母造窟记。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30）二月七日《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

开元八年（公元720）以前张九龄撰《唐赠陇西县君牛氏像龛碑》。

以上三碑之释文见奉先寺条三造像碑之释文。

东山5——55窟门外南壁碑末题有：

“检校官内坊丞梁知古等于开元二十年岁次壬申五月一日，壬寅朔十五建。”

按：检校，即察核、察看之意。《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云：

“大业元年春正月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高年之老，加其板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赒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明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采访，将身入朝。”

又《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云：

"太子内坊局，令二人，从五品下，丞二人从七品下。掌东宫阁内及宫人粮禀坊事……。

〔注〕：初内坊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隶内侍省为局。"

由以上所记，可见明察检校、实查核之意。故梁知古为察核之官，并充内坊局之丞，掌东宫阁内粮粟之事者。

唐代社会之发展，以致手工业分工更为细致。从而形成了"行"之组织。在龙门造像中，唐代还有各行人物，集体为作功德而刻在石壁上之像龛，如：

(1)"北市丝行像龛"。在窟内北壁刻出行之组织领导人、社老、平正、录事等题名：

社老李情璧、平正严知慎、录事张神剑，"以下尚有二十余人名不录焉。门外力士像北一菩萨像，题记为：

"同行者造观音像，愿法界众生，共同斯福，而口二年造。"

(2)在古阳洞南半山腰中，有一小窟，窟楣刊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八个大字，并有僧玄景等题名。洞中南侧刊有《佛说菩萨诃色欲经》，刊经发愿人名单中，除有许多僧徒、地方官、百姓外，还有二、三十妇女。造像记中有武则天时新体字，如日作㊀，月作㊄，由此可造，造窟及刊经文，必在武周时。刊经人中有布衣及妇女，想彩帛行中，有妇女，应系当然之事耳！

(3)"北市香行社"。古阳洞洞口外，北侧有一小龛，内有造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该龛北壁，有一造像题记：

"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达，录事孙省表、史玄策、常行师、康惠澄"(以下十九人人名不录焉)。

"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养。"

"永昌元年(公元698年)三月八日起手。"

窟外门楣上，又有题名：

"北市香行　王元翼　李谏言　刘义方　王惠忠　张口口"

洛阳北市：据《河南志》卷一云：

"东城之东，第三南北街……凡六坊……从南第一曰温洛坊，其东？景行坊……次北市坊；本临德坊，唐显庆中立为北市。后废市，因以为名。次北邻德坊，亦北市之地，后增此坊。"

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云：

"北市〔补注〕本临德坊。《云仙杂记》：洛阳振德坊皆贫民、贺知章目为糠市。〔按〕振德坊不是所在，《广异记》：张仁亶贫居北市，与贺糠市言相应。又本临德坊地，疑振德是临德或名。"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云：

"次北北市〔注〕：本临德坊，显庆中立为北市。《广异记》，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

《同上书卷》："次北南市〔注〕：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货贿山积，……〔按〕丰都市，隋之东市，唐以其要洛水南，故曰南市。"

又《河南志》卷一《唐之南市》：

"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今通利坊，即南市通利坊，张全义筑垒以居……次北乐成坊，即唐南市与通利坊之地，旧有榷货务。……玉沙滩，在坊之北，亦曰玉沙碛。"

由以上诸记载，知洛阳市场之繁华，货物之堆积，以南市最为繁荣。北市虽为洛阳北一市场，但以旧记，并无多少商店铺面，今以龙门造像而论，有丝行、彩帛行、香行，并有社之组织，而参加之人数亦颇多。是证，虽旧记未有如何之繁华，但有许多行会之组织，在洛水北三十余坊附近，可证其繁华之情况，亦必减于南市也。旧记称之为糠市，或未必然也。

莲花洞门南侧，又有五代大梁乾化五年(公元915)乙亥岁六月三日李悰造像，造像文云：

"李琮怀州获嘉/续村人也，奉为亡/过父母，造观世/音菩萨，愿领/此功德往生净/土，见佛闻法。大/梁乾化五年乙/亥岁六月三日记。"

奉先寺石阶道之下部/，亦有宋代造像龛[2]，龛内题记云：

"大宋口口年三月十口口蒙/……皇/……到……像……尊/吴越口安人口口亦口财造……/尊罗口口斯胜……/等四……/佛………/管勾……。"

以上二题记，为龙门题记中，五代宋代之造像题记。

龙门造像题记，近两千余条，是全国石窟群中记录最多之一处。根据这些石刻题记，与造像特征，最早者开凿于北魏太和初年。迁都洛阳后，统治阶级人物，不能继续在云冈造像，转而至伊水西岸，开始造像。最晚为宋代，虽然金石录有金代造像题记，但我们调查时，并未找到，不能确定在那一窟内，因而暂不列入。

注：

①关于龙门地名，还可参见张若愚：《"龙门"释名》(《地名知识》1981年4.5期)

②北宋双龛造像风格，参见王去非：《龙门杂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第二章　古　阳　洞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之一处，是就着天然石洞而扩大凿成。因而窟内之地面棱岩突兀，高低不平。今窟的平整形状，是解放后所修造的。洞窟平面约呈长马蹄形，西壁略靠上处雕一佛二菩萨大像，佛座左下侧现存一狮子。南、北两壁各开三层大龛，每层多为四龛，排列较为整齐。此外，壁面的其他空间遍布小龛。其中第三层龛或以上各龛，除北魏太和七年、太和十二年、太和十九年等造像，其余各龛都是迁都洛阳后所雕造①。

一、古阳洞中造像年代及题材

1. 根据古阳洞造像题记以确定其开凿年代

古阳洞中现有题记，北壁第三层有：

太和十二年比丘慧成为其父始平公造像。

陆浑县功曹魏灵藏等造释迦像。

梁州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

第三层以上，又有：

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长乐王丘穆陵亮为亡息牛橛造弥勒像。

太和廿年(公元 496)步举郎张元祖妻一弗造像。

太和廿二年(公元 498)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造弥勒像。

景明三年(公元 502)五月六日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弥勒像。

景明三年五月卅日邑主高树唯那解伯都卅二人造像。

景明四年二月一日比丘惠口…为司徒录尚书事造弥勒像。

景明四年口月比丘惠乐为北海王造弥勒像。

太和年司马解伯达造弥勒像。

南壁第三层，有：

太和廿二年(公元 498)二月十日高慧造弥勒像(莲花跏趺坐菩萨及夹侍二菩萨像)。

太和七年——景明三年(公元 483——502)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

景明三年九月三日前太守护军长史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亡儿、郑南阳妾陈王女为亡母徐各造弥勒像。

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广川王贺兰汗造弥勒像。

景明四年十月十七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为孙息延年，造弥勒像。

景明四年八月五日邑主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

南、北两壁第二层龛之造像题记，比第三层造像题记要晚一些，其中如：

正始二年（公元 505）四月十五日钩楯令王史平、吴共合、曹人兴、愿为今王造莲花踟趺坐菩萨，夹侍四罗汉、二菩萨像。（北壁）

大魏[正始]二年岁次[乙]酉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齐……（按即齐王祐）造的弥勒菩萨与夹侍二菩萨像。（北壁）

永平三年（公元 510）七月九日比丘尼惠智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释迦像。（北壁）。

延昌二年八月二日比丘尼法兴因患病发愿造释迦像一躯。（南壁）

熙平二年（公元 517）七月廿日持节督泾州诸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齐郡王祐造的弥勒像及夹侍二菩萨像。（南壁）

可以看出，古阳洞中最早的题记是集中在第三层及其上部。因此推想这天然洞是从第三层龛，向下开凿的，所以该窟造像是愈下而所开凿者愈晚。南、北二壁第二层各龛造像题记中所记的正始、永平、延昌、熙平各纪年，与宣武帝（肃宗）元恪、孝明帝（元翊）二十余年中所创造的记录，是相当吻合的。此外，窟内自上向下开凿的年代序列，在龛的类型与造像风格上的变化也是显著的。（见下文），第一层造像龛，大多是北魏永平以后，或北齐、唐所开凿的。如北壁下层的三大龛，都是北魏末期所雕造，而龛内又都是以后唐代之造像。北壁一层东起第一龛内雕造之优填王像，是唐高宗前后所凿出，龛内周壁的千佛像，亦俱为唐时所雕造。北壁第一层东部各小龛，除有神龟、正光、孝昌、天平等纪年造像题记外，又有北齐时所开凿的小龛，这又说明古阳洞下层各龛的时代，约属于北魏晚期，或东魏、北齐时期，有的则属唐代。

由题记情况可以看出，古阳洞之开凿，是就着自然山洞加以改造，于太和迁洛前后开出了第一排龛，（约今第三层），以后再向下开一层龛，同时又凿出西壁正面之一铺大像，最后又开出最下层各龛，直到唐时仍就着原有的龛，造出了许多形像。

2. 龛的类型与造像特征

古阳洞南、北壁大龛，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型制基本为较高的圆拱形浅龛，多分布于北壁、南壁第三层的上部乃至窟顶部位。龛的上部圆拱处均雕出一装饰性的半圆形环带，表面刻一些装饰纹样。有的上饰一圈交错下垂的华绳，或为众铺首口衔垂下，或为供养天以手拽之。龛内主尊多为一身交脚菩萨，在下部座的左右两侧，各雕一护法狮子，头均扭向主尊一方。主尊两侧各一身夹侍菩萨，身体直立。有的主尊背光处刻有身体呈 V 字形的飞天。位于魏字洞下部的交脚弥勒像龛，也属这种类型，其时代可能相去不远。这种交脚菩萨与二护法狮子的组合形式，当来源于云冈第十七窟。且交脚弥勒像龛中的体形胖而笨拙、身体扭曲呈 V 字形的飞天形象，与后期的清秀型飞天截然不同，其基本上也是承袭了云冈二期飞天的样式。造像特征：交脚菩萨形体古朴、庄重，肩宽，腰细；服饰方面，主尊与夹侍菩萨基本相同，均袒裸上身，下身着裙。上身或饰披巾交叉，或为斜披络腋，有长头巾自头两侧向下绕双肘部垂下。主尊下身长裙呈羊肠百褶状，且下身显得较短。总的来看，这类龛是兼有云冈一、二期的特征，造像基本仍保持了北魏迁洛前的云冈样式，而龛的外形，则为龙门早期龛的独特形制。[2]

第二类：为南、北壁的第二层大龛，形制均为尖拱龛楣式，龛口上部边沿呈圆角方形。龛内比第一类略深，但又比下层龛为浅。在尖拱龛楣表面，或装饰有细线雕刻，或雕出交错下垂的华绳，由众铺首口衔垂下，有的则由供养天手拽垂下，其间还雕出莲花。龛梁作龙身样式，两侧雕出反顾的龙首。龛口两侧，有的雕出圆形立柱，上部或有束莲装饰；有的雕为八角形柱。龛口两侧下部，或在立柱之下，雕出四臂力士作托扛状。龛内下部有基坛，表面雕出熏炉与供养人等。坛上雕一佛二菩萨，主尊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双手叠放，掌心向内。除北壁第三层西起第一龛内主尊为褒衣博带装束外，其余均为袒右偏衫袈裟，内有僧祇支。佛面部仅杨大眼龛内保存半个，面相长圆清秀，肩部宽而平，挺胸、收腹。体形与云冈一期二十窟等大像相似，但已显消瘦。从袈裟衣边的对褶纹与身表密集的出水式衣纹来看，均兼有云冈一、二期的风格。胁侍菩萨体形瘦小，戴宝冠，披巾交叉，一手放于胸前，一手下垂，或提宝瓶。

第一、二类龛，从兼有云冈一、二期形制的特点来看，它们的雕造风格基本相近，这种风格正是北朝一期造像转向二期造像的过渡之特征，既有一期造像之特征，又有二期发展出的新形式，与云冈五、六窟造像转化之情况相同[⑧]。各龛所具有的题记表明，二者时代相去不远，均属于孝文帝迁洛前后的时期之内，即太和十二年——景明四年。

第三类：盝顶形龛，包括北壁第二层四龛与第三层的东部二龛。盝形龛楣表面分格，内部以浅浮雕手法刻出飞天。下边沿向下垂有华绳，上有众铺首以口衔之。龛口两侧刻有垂帐装饰。龛内平面近似于马蹄形，较扁；顶部约为穹窿顶。主尊为交脚菩萨，体型瘦长，头戴高宝冠，上身袒裸，下身着裙。饰有项圈。帔巾自腹前交叉穿环。脚部两侧各雕一身狮子。主尊两侧有二弟子，二菩萨夹侍。弟子有的表现为浅浮雕，菩萨则身体修长，披巾交叉，有的穿环。这种龛形，仍属云冈样式的发展。

第四类：复合式龛，包括南壁第二层大龛与北壁一层东起第一龛。龛楣有天幕式与盝顶式组合者；有尖拱形与盝顶组合者；也有在尖拱形龛口上部雕出垂帐者。其中南壁二层西起第二龛，为天幕式与盝顶形组合者，上部天幕装饰，有三角纹，圆形花饰、双层覆莲瓣，下部垂有角饰。龛两侧下垂有流苏，似一串悬挂的金钟。在盝顶龛楣表面刻出佛传故事。这类龛内的造像，在体形上已显丰满，胖瘦基本适中。主尊除南壁西起第二为释迦多宝对坐外，余均为交脚菩萨。佛的服饰为褒衣博带。

第三、四类龛时代接近，佛像衣饰是方领下垂、褒衣博带式的大衣，胸前有带作小结下垂。菩萨披巾交叉于腹际，穿环后再上卷；或不穿环，交叉后上卷。下部大裙不再紧贴腿上。乾达婆与紧那罗的歌舞天人，也都是汉装，上衫下裙曳地不露足。完全进入汉民族形式的风格。西壁正中的一佛二菩萨大像，其服饰与雕造风格也与这两类各龛造像的风格相同。其中主尊佛结跏趺坐，头顶有高肉髻，面相长圆，鼻直，眼较大，长眉弯曲，有眉脊，嘴唇较厚。细颈，肩部较宽，体形较瘦长，含胸平腹，施禅定印。服饰为褒衣博带式，衣纹密集，断面呈阶梯状。身后刻出圆形头光与仰莲瓣状的尖形身光，周边刻出火焰纹，尖部折入窟顶。二夹侍菩萨，头戴花冠，面相长圆，鼻直，眉脊突出。右胁侍右手提摩尼宝珠，左胁侍左手下提净瓶。腹部鼓起，双足分立。上身袒裸，颈下饰项圈。着披巾，在腹前交叉穿环，再上绕双臂垂下。下身着长裙。就雕造手法而言，与宾阳中洞正面大像的创造时间大致相同。

第五类：屋形龛。现南壁有三例，北壁有一例。为仿木构建筑样式，顶部分庑殿与歇山两种，脊两端雕有鸱尾，中立金翅鸟。檐下两侧立八角柱，柱上刻出柱头枋。柱头枋与挑檐枋之间有人字拱，有的还有出两跳华拱的柱头斗拱，补间为一斗三升式。在南壁上部的屋形龛，中分三开

间，其补间仅一人字拱。这些龛多为不影响龛内的造像而减去了中部的二立柱，使其成一大的开间。这种龛饰也为北魏拓拔氏汉化的一个重要旁证。

大龛之外的小龛，多是就着剩余的空间而补刻的，时代也多属北魏末期。形制有三间式的盝顶龛，尖拱形龛、帐形龛、天幕龛等。其中北壁有一北齐武平二年的尖拱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衣纹稀少，衣饰简练，体型较宽。为分散于其他洞窟的北齐小龛提供了年代标尺。

从分类情况可看出，古阳洞列龛自上而下随着时代的渐晚，龛的形制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第一、二类龛若说是保持了云冈迁洛前的样式，那么，第三、四、五类龛与西壁大像、乃至下部的小龛，则具有了孝文迁洛之后的浓厚汉化作风，且越靠下这种风格越明显，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龙门自身的特点。

3. 古阳洞南壁之佛本行故事像

南壁第二层西起第二龛，为释迦多宝佛并坐说法像龛。龛楣上浮雕出较细致的佛本行故事。其中包括：

摩耶夫人入梦；六牙象投胎；摩耶夫人入兰毗尼园；树下诞生；太子步步生莲花；九龙浴太子；太子回宫；阿私陀仙人占相；太子观耕；树下成道等连环图。

(1)摩耶夫人入梦：

据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云：

"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用四月八日……梦见空中有乘白象……散花烧香来诣我上，忽然不见，夫人惊寤……便召相师随若耶占其所梦？相师言：此梦者是王福庆圣神降胎，故有是梦。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

又《普曜经》卷二《降神处胎品》云：

"菩萨从兜术天上，垂降威灵，化作白象，口有六牙……降神于胎，趣于右胁……王后洁妙，时晏然寐，忽然即觉，见白象王光色如此来处于胎，其身安和，从始至今，未曾见闻。"

又《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云：

"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寐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胁入……夫人体安快乐，如服甘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

以上诸经所记者，俱为摩耶夫人入梦等形像。

(2)摩耶夫人入兰毗尼园。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

"夫人怀妊，日月将满，而不见其有生产相。作此念时，会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园林游观。王闻此益怀欢喜，即敕于外，令净扫洒兰毗尼园……悬缯幡盖，散花烧香，作诸伎乐，犹如帝释欢喜之园……于是夫人即升宝舆……往兰毗尼园。"

《佛本行集经》卷十《相师占看品》下云：

"即时宣告严驾发遣，摩耶夫人……即持种种无量无边庄严之具，相随共入岚毗尼园，逍遥娱乐。"

此兰毗尼园必为御用之园，所以《因果经》中称为"犹如帝释欢喜之园。"

(3)树下诞生与步步生莲：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

"尔时夫人即入园已，诸根寂静。十月满足，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

又《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三《诞生品》云：

"尔时圣后放身光明，如空中电。仰观于树，即以右手，攀树东枝，频申欠呿，端严而立……比丘当知，菩萨住胎成就如上种种功德，神通变现，满足十月，从母右胁，安详而生，正念正知而无染著。"

又《佛本行集经》卷第七云：

"尔时菩萨，见于其母摩耶夫人，立地以手攀树枝时……是时摩耶立地，以手执波罗叉树枝讫已，即生菩萨，此是菩萨希奇之事。"

因为佛与普通人不同，降胎时由右胁入，降生时又从右胁出。出生时亦与众人不同。据《佛本行集经》卷第七云：

"菩萨初从母胎出时，无苦无恼，安详而起，一切诸秽，不能污染。或屎或尿，黄白淡瘾，或脓或血，皆不秽著，自馀众生，出母胎时，诸恶杂秽。……不秽不染，此是菩萨希奇之事。"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

"菩萨即便从右胁出，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花，大如车轮。"

又《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三云：

"彼人中师子，当出母右胁；光明极清净，晖耀如金山。释梵手承棒，震动百千界。三恶趣众生，离苦皆安乐。天衣及天花，遍满于虚空。诸佛精进力，此地为金刚，尊师所下足，端莲随步起。"

又《佛本行集经》卷第八云：

"菩萨生已，无人扶持，即行四方，面各七步，步步举足，出大莲华……初生之时，无人扶持，于四方面，各行七步，如来得成，于佛道已，得七助道菩提法分，此是如来往先瑞相。"

以上所举，为未成佛前，观望四方，步行七步，步步生莲之奇行。

(4)九龙灌顶及浴太子像：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

"释提因桓，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此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乐……缤纷乱坠，不可称数。"

《普曜经》卷第二云：

"尔时菩萨从右胁生，忽然现身住宝莲华。堕地行七步，显扬梵音，无常训教，我当救度天上天下为天人尊，断生死苦，三界无上，使一切众，无为常安，天帝释梵，忽然来下，杂名香水，洗浴菩萨。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圣尊，洗浴竟已，身心清净……其白净王心中坦然，踊跃无量"。

又《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三云：

"龙王下二水，冷暖极调和；诸天以香水，洗浴于菩萨"。

《佛本行集经》卷八亦云：

"即于彼园菩萨母前，忽然自涌出二池水，一冷一暖，菩萨母取此二池水，随意而用。又虚空中，二水注下，一冷一暖，取此洗浴菩萨身，此是菩萨希奇之事，未曾有法，余方悉然。"

(5)太子回宫：

据《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云：

"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终……太子在宫，不乐愦闹，志思闲燕。王问侍女，太子乐乎？侍女白言，供养伎乐，不失时节，观省太子，不以为乐……于是太子，与诸官属，即回还宫。"

又《普曜经》卷第二云：

"已见坐定为讲说法，开化其心，咸皆悦豫，菩萨睹之，欲得还归……释梵四天，寻即知之。菩萨遭证，右绕菩萨，便即还宫。"

又《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三云：

"于是输檀王愍诸释种，即将菩萨入诸释宫。经于四月，方得周遍，然后乃将菩萨，归于自宫。"

又《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

"尔时白净王……前抱太子，置于七宝象舆之上，与诸群臣、后宫彩女，虚空诸天，作诸伎乐，随从入城。"

又《佛本行集经》卷第八云：

"尔时护世四大天王，各变其身作婆罗门……是时释天亦隐本形，化作童子……在菩萨前，断于人行。口发是言，即诸人华，宜各避道最胜众生，今欲入城。"

由以上诸文，知释迦入城时，实其母摩耶夫人死后，方由园中入城也。

(6)阿私陀仙人占相：

据《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云：

"王告夫人，子生非凡。吾国有道人，名曰阿夷……明晓相法，今欲共行相子可乎？夫人曰佳，即严驾白象……出诣道人……袭相太子，见有三十二相……阿夷见此，乃增叹流涕，悲不能言……王夫人惧，释手而问，有不详乎？愿告其意！举手答曰：吉无不利，敢贺大王，得生此神人……我相法曰：王者生子，而有三十二大人相者，处国当为转轮圣王，主四天下，……兵仗不用，自然太平。若不乐天下，而弃家为道者，当为自然佛，度脱万姓。伤我年已晚暮，当就后世，不睹佛兴，不闻其经，故自悲耳。"

又《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三云：

"有阿斯陀来造于王……引仙人入……仙言：大王闻有圣子我欲见之……见菩萨身……于是悲啼懊恼，歔欷哽咽……不能自胜，王及姨母，一切眷属，皆悉啼泣，白仙人言……吉凶之事，愿为我说，时阿斯陀仙，扪泪而言：惟愿大王，勿怀忧虑。我今哀叹，无有异情。自伤年老，死时将至，不闻正法，不睹佛兴……不应在家，必当出家……时输檀王闻阿斯陀仙，如是语已，身心泰然，欢喜踊跃。"

又《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

"阿私陀仙人乘虚空来……入于后宫……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愿尊者为相太子，仙人……悲泣流泪，举身战怖……尔时仙人歔欷答言……若在家者年二十九，为转轮圣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种智，广济天人。然王太子，必当学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年寿，已百二十，不久命终……不睹佛兴，不闻经法，故自悲耳。"

以上诸文，记阿私陀仙人为悉达太子占相故事。轮檀王身心泰然，欢喜踊跃。

(7)太子观耕：

据《修行本起经》卷下云：

"即召群臣，各使建议……有一臣言：宜令太子，监农种殖……便以农器犁牛，千具仆从，大

小相率，上田令监课之，太子坐阎浮树下，见耕者垦壤出虫……鸟随啄吞。又作暇蟆，追食曲蟮，蛇从穴出，吞食暇蟆。孔雀飞下啄吞其蛇，大鹰飞来，搏取孔雀，雕鹫复来，搏撮食之。菩萨见此众生品类，展转相吞，慈心愍伤，即于树下得第一禅。”

又《普曜经》卷第三《坐树下观犁品》第八云：

“尔时太子年遂长大，启其父王，与群臣俱行至村落，观耕犁者，见地新摘，虫随上出，乌鸟寻啄，菩萨知之，故复发问，问其犁曰：此何所设？答曰：种谷用税国王。菩萨叹嗟！乃以一夫，令民忧扰，畏官鞭杖加罚之厄，心怀恐惧，忩忩不安。人命甚短，忧长无量，日月流迈，出息不报，就于后世，天人终始。……入山成道，乃度十方三界起灭危厄之患。”

又《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二《游戏观瞩品》中所记太子出外野游，天热，喘息汗流，疲顿鞭挞之状，虫豸为雀所食，坐树思惟，得初禅。与上文无大区别。此记太子因观耕而得初禅之道理相同。

以下经太子校艺，射穿七铁鼓，娶耶输陀罗，出游四门，遇老、病、死、僧，耶输陀罗入梦，车匿捧马，四天王捧马定出四门，断发剃须，以七宝衣换猎者袈裟，车匿还家，至树下成道。

(8)树下成道：

关于树下成道，据《普曜经》卷第五云：

“佛告比丘，于时菩萨作是思惟，六年之中示大勤苦精进之行……日服一麻一米。六年之中，修立难及勤苦之行……不避风雨，不障头首尘土之患，不起左右行大小便，亦无涕唾……，彼时菩萨……取其草木，投著耳中，耳不痛痒。著之鼻中，鼻亦不衄，亦不弃去……菩萨定坐六年，现勤苦行……然后乃往至其树下能成佛道……身神通慧力，往往诣树王下，成一切智慧，以逮诸通慧。”

又《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七云：

“菩萨六年苦行之时，……感夏苦热，不就清凉。隆冬严寒，不求厚暖；蚊虻唼体，亦不拂除。结跏趺坐，身心不动，亦不频申，亦不咦唾……尔时身心不动，常为天龙鬼神之所供养。”

又《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二云：

“尔时侨陈如等五人，即见太子端坐思惟，修于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复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时侨陈如等，亦修苦行，从奉太子，不离其侧。……尔时五人，既见此事，惊而怪之……菩萨独行趣毕波罗树，自发愿言，坐彼树下，我道不成，要终不起。……于是菩萨，则自思惟，过去诸佛，以何为座，成无上道，即便自知以草为座……而于草上，结跏趺坐，如过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知是菩萨，必成道相。”

由此多宝、释迦说法像之龛楣，雕出诸幅佛传故事，此种精心构造，显示我国古代匠师丰富艺术之想像力与熟练之艺术表现力。

至于比丘惠感造像龛中，龛额两边也雕佛传故事。左侧有：树下诞生、步步生莲、九龙灌顶等故事；右侧有：议立名字（或阿私陀仙人占相）等故事。其中以树下诞生一故事极为精练，可谓小型浮雕中又一精品。

二、古阳洞及慈香窟中二十品考释

1.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高一二八，宽四九、二厘米，古阳洞南壁

"大伐太和七年新城縣

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

曹劉起祖二百人等

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

永隆三寶彌顯有願弟

子等榮茂春葩庭槐獨

秀蘭條鼓馥於昌年金

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

屬萬福雲歸洙輪疊駕

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

身神騰九空蹄登十地

五道群生咸同此願

孟廣達文蕭顯慶書"④

造像碑額刻：

"邑子像：

邑主中散大夫

滎陽太守孫道務

寧遠將軍中散大

夫潁川太守安城

令衛白犢"

〔按〕：造像碑額刻："邑主中散大夫滎陽太守孫道務。"《魏書》卷一百〇六中《地形志》中雲：
"滎陽郡 領縣五 滎陽，（注：二漢屬河南，晉屬有滎陽山、滎陽城、敖倉廣武城、石門城。）成皋、京、密、卷。"

又云："颍川郡 领县三：邵陵、临颍、曲阳。"

"汝南郡 领县八：上蔡、临汝、平輿、安城、西平、瞿阳、阳安、保城。"

此三郡相距较近，而汝南郡与颍川郡相连。魏时安城郡属颍川郡而不属汝南郡，故卫白犊官衔为颍川太守安城令也。

又《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载，"中散大夫"属"第四品上"。太和二十三年世宗班行的官制规定：上州刺史为第三品，中州刺史为从第三品，中散大夫与下州刺史为第四品。无论太和二十三年以前，或二十三年以后，中散大夫，俱为第四品。至于颍川太守，上衔为宁远将军。宁

远将军太和二十三年以后，《官氏志》无此官名。二十三年以前，为第五品上，较中散大夫低一级，未识何因，岂《官氏志》有误耶？存疑待考。

又孙秋生，刘起祖任新城县功曹，据《魏书》，知新城县隶北荆州，而功曹如太和二十二年官制，上县功曹为第六品。中县为第七品。下县为第八品。北荆州新城郡领县二：首为新城，则首县功曹非上县，即中县，而功曹之阶为六品，或从六品也。

孙秋生等造像，"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其意即国家福禄永久兴隆，三宝（佛、法、僧）更为显赫。弟子等愿"荣茂春华"，即弟子等愿荣华茂盛如春日之紫苑茂木也。

"庭槐独秀"。言庭院之槐（即《周礼》秋官：面之槐云公位焉。〔注〕："槐之言怀也，怀来远人，于此欲与之谋。"）独为秀丽。"兰撤簸馥于昌年，金晖诞照于圣岁。"其文意为：兰草有撤如其芬馥在昌盛之年代，金玉之晖光照耀在圣德岁月。

"现今眷属万福云归，洙轮叠驾"，意为现今眷属，所得各种福禄如云雨来归，又似洙水轮囷高大，叠层腾驾以来临。

"元世父母。……"等最后几句，可译为：最先世之父母以及弟子本身，来世之身，神上升于九种无为之处，（一择灭、二非择灭、三虚空、四空无边处、五识无边处、六所有处、七非想非非想处，八缘起支性、九圣支性。）行迹登于十地（入理般若名为住、住生功德名为地，谓既得信后进而住于佛地之位也。有十住，由一发心住　　十灌项住。）五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四人道、天道。）众生，完全达到此种愿望。

造像记下有"维那"等人名。

〔按〕：维那即寺庙管事者。梵名 Karmadana 梵语羯磨陀那，司寺中事务者。维为汉语纲维之义，那取羯磨陀那之义。《南海寄归传》卷四云：

"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是授。羯磨是事。意道以杂事指受于人。旧维那者非也。维是周语，意是纲维，那是梵音略去羯磨陀也。"

所以《僧史略》上中去："按西域知事僧，总曰羯磨陀那，译为知事，亦曰悦众，谓知其事悦其众也。"此题记之维那即僧中之管事僧也。

又孙秋生等造像为"孟广达文"，而始平公造像为"孟达文"，因始平公造像字列整齐，一字不能多，故只书成孟达文而缺一"广"字，以字体论确是相同，是孟达与孟广达实为一人。

惟孙秋生造像乃太和七年，始平公造像经考证为太和十二年，相差仅五年，二者无多大不同处。惟此二人造像在太和七年，而同一刻石许多人造像又在景明三年，二者相去十九年，如以景明年而论，造像之形相，必如云冈之造像。太和十三年后又改为褒衣博带，孝文改制后之装束。而此龛造像俱与昙曜五窟者同。可证此龛造像为未改制、迁洛前之风格，上衣俱半披肩，下胸前刻写带文，由此可见此龛造像在景明三年以前，而造像题记，上为太和七年，以下人名，为景明三年造也。

2.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高九一，宽三九厘米　古阳洞北壁

"夫靈蹤口戢則攀宗靡尋容像不陳則崇之必口口

以真顛於於上齡遺形敷於下葉暨於大代兹功厲

作比丘慧成自口影濯玄流邀逢昌運率竭誠心爲

國造石窟[寺]訖系答皇恩有資來業父使持節光祿

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慈？顧以摧躬囗

匪烏在囗遂爲亡父造石像一區願亡父神飛三囗

囗周十地囗玄照則萬囗斯？囗震慧響則大千斯囗元世師僧父母眷屬鳳？翥？道場鸞騰兜率若悟洛人

間？三槐獨秀九蘇雲敷五有？群生？咸同斯願

太和囗二年九月十四日訖　朱義章書孟達文”

按：始平公造像在过去的考古学家，对此刻石年代有两种说法，一是太和十二年，在《寰宇访碑录》、《中州金石目》、《中州金石目录》、《广艺舟双辑》、《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攈古录》等文字内。一是太和廿二年[⑤]，有《金石萃编》、《八琼宜金石补正》、《续寰宇访碑录》，及日人水野清一等的《龙门石窟的研究》等。

因为“太和囗二年”二字上已缺一字，不知二字上为“十”或为“廿”字，因太和共二十三年，二字上非“十”即“廿”。

关于《始平公碑》，宫大中同志考证颇详，（见宫氏《龙门石窟艺术》），似仍有不足处，兹再介绍如下：

《北史》卷十七《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云：

“子逞字万安，……逞弟泛字普安，……泛弟修义字寿安，……卒于州，赠司空，谥曰文。子均，位给事黄门侍郎，后入西魏，封安昌王，位开府仪同三司。薨，赠司空，谥曰平。子则字孝规，袭爵，位州刺史，仕周为少冢宰，江陵总管。…则弟矩；子孝矩，西魏时袭祖爵始平县公，拜南丰州刺史。”

《隋书》卷五十《元孝矩传》云：

“元孝矩，河南洛阳人也，祖修义，父子（？）均* 并为魏尚书仆射。孝矩西魏时袭爵始平县公，拜南丰州刺史……及高祖为丞相……进位柱国，赐爵洵阳郡公。”

由以上材料来论，知始平公及汝阴王天赐之曾孙。天赐子名修义。孙名均，位给事黄门侍郎，后入西魏，封安昌王。均子则，字孝规，袭爵位义州刺史，仕周为少冢宰。则弟矩字孝矩，西魏时袭祖爵始平县公，拜南丰州刺史。从此可见元孝矩为汝阴王天赐之曾孙，非其子。

又赵万里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二册《元宁墓志》云：

“宁，字阿安，河南洛阳人也……故平远将军，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冠军将军、始平公俟尼须之孙，故岐州刺史之子。”卒于孝明帝正光五年。

从《元宁墓志》中，太和十二年至正光五年，其间相去三十六年。祖孙相距三十六年，颇为可能。惟史书并未载元宁。至其官衔为平远将军、散骑常侍、冠军将军。俱见《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只无殿中尚书而已。而俟尼须之名，亦不见《汝阴王传》及《隋书》《元孝矩传》。只《元宁墓志》中称俟尼须为宁之祖耳。

又造像文中云：“使侍节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马薨放。”

按《魏书》一百一十三《官氏志》载，左右光禄大夫为从第一品中，金紫光禄大夫为从第一品下。始平公造像，并未记出为左右光禄大夫，或金紫光禄大夫。

又《魏书・官氏志》云：“王封大郡、公封小郡…… 王第一品，公第二品。”“河南尹，上州刺史

---

* 《隋书》此处有误“子”字当为衍文。——编辑按。

……第三品。”

从以上《官氏志》中所记，既然为光禄大夫，当然为从一品。又为洛州刺史，（河南尹上州刺史）应为第三品。又勋位封为公，又系二品衔。如此始平公已具第一、二、三品官衔也。

至于造像年代问题，因太和“二”字上、或“二字”下，字迹已不清，故前人考证者，莫衷一是。前文已述及之。宫大中已有考释为太和十二年[®]，我非常同意宫君之意见。今更以字体与太和七年孙秋生等二百人等造像论之。正如《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高录》云：

“（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群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今观始平公造像与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一为阳刻（始平公造像），一为阴刻。古之雕刻艺术若汉画像石多为阳刻，即雕刻中所谓“剔地起凸”“压地隐起”。至于一般碑铭阴刻，即“减地平级”也。而始平公造像铭文，文字之雕出即“剔地起突”者也。似此刻风，碑铭中诚少见也。

今以唐太宗之论书言之，“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

唐太宗（李世民）论书之言，确是得书法之真谛，以始平公造像碑而言，若其形势已可谓方正平稳，每笔骨力遒劲，肩架骨骼，无一疏忽之处，真可谓“皆先作意”。张怀瓘文字论云：

“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宵……犹蓬山沧海，吐纳风云，禽兽、鱼、龙，于何不有。见者莫不心醉，后学得鱼猎其中。”

观始平公像一躯，确是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气势生手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如观之欲其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殊可畏也。”怀瓘文字论，以始平公造像，每一字肩架骨骼，无一疏忽处，而其气势雄浑，运笔精深，一观其风格，确有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有若电闪，或疑星堕。诚二十品中之上上者也。

孙秋生二百人造像为孟广达文，萧显庆书，始平公造像为孟达文朱义章书，孟广达与孟达或系一人。因始平公造像碑有格，孟广达正置格末，不能再加一字，故略一广字，若以“邑子像”三字论，与比丘慧成始平公造像碑字体之骨格气势无不同处。造像时间为太和七年无疑，《始平公造像碑》所缺之字，若为“十”字，即太和十二年。二造像碑相去五年，作文人相同，字体又相似，故二造像碑，恐为一人孟广达文，俱拓拔魏迁洛以前所作者也。

再以古阳洞入洞右壁上层造像论：佛像俱半结跏趺坐，右臂袒，左臂披袈裟，袈裟边亦如云冈昙曜五窟中之佛像。右臂袈裟边作折带纹，但头顶不作磨光高内髻，而作水波之髻，如以云冈造像论，第二期造像作风（第六窟），为褒衣博带，颈下若西装双带式甩向右肘上。髻作水波纹，完全汉民族服装形式。故第二期应在太和十三年后，迁洛（十九年）前之汉代服装。而此洞上层造像，袒右肩，左臂披袈裟作折带纹若云冈第一期作风。但头作水波纹，又似云冈第二期造像，俱迁洛以前之风格，因此更可证龙门古阳洞右壁最上层造像与云冈来比，即迁洛前造像风格。而始平公造像铭虽缺一字，但绝非廿二年而为十二年无疑也。

3. 北海王元详造像题记

高七四.三、宽二九.八厘米　古阳洞北壁

"維太和之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皇帝親御六旌南伐蕭逆軍國二容别于洛汭行留雨音分于闔外　太妃以圣善之规戒途戎捻弟子以资孝之心戈言奉泪其日太妃还家伊川立願母子平安造弥勒像一區以置於此至廿二年九月廿三日法容克就因即造斋镌石表心奉申前志永願母子长餐化年眷属内外终始榮期一切群生咸同其福

維大魏太和廿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侍中护軍将軍北海王元详造"

以上题记刊于古阳洞北壁第三层以上。

从造像题记中，知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有南征事。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云：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辛丑朔，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平阳将军刘藻出南郑……辛亥车驾南伐……戊辰车驾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

此次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朔南征，时南朝南齐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大战在南齐建武二年也。《南齐书》卷六《明帝纪》：

"建武二年春正月……索虏寇司、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征讨，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征讨，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讨……乙未虏攻钟离，徐州刺史萧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陈显达使持节都督西北征讨诸军事，丁酉内外纂严……己未司州刺史萧诞与众军击虏破之。诏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税调，其与虏交通不问往罪，……虏自寿春退走。甲申解严……索虏围汉中，梁州刺史萧懿拒退之。"

此次孝文南征，《通鉴》卷一百四十建武二年条有赐相州刺史高闾玺书，具论其状。闾上表云：

"天时尚热，雨水方降。愿陛下踵世祖成规旋辕返旆，经营洛邑，蓄力观衅，布德行化，中国既和，远人自服矣。"

（同上书卷）"尚书令陆睿上表，以为长江浩荡，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迁鼎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阳，自成疠疫……陛下去冬之举，正欲曜武江汉耳。今自春几夏，理宜释甲，愿早还洛邑，根本深固……然后命将出师，何忧不服，魏主纳其言。"

"癸未魏主还洛阳，告于太庙。"

所称南征萧逆者，即此次高祖拓拔宏遣四路兵甲，出襄阳、义阳、钟离、南郑。又"车驾南伐"，亲自南征齐，乃明帝萧鸾建武二年之事。

所谓"亲御六旌"，即亲率六军也。《周礼·夏官司马》条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旌"者，即《说文》中所谓："旌首所以进士卒"也。天子亲率六军，南征萧梁，元详亦在军中，三年后，元详又回洛阳，故造像以祝福。

这篇造像题记者，是北海王元详。元详是显祖献文皇帝拓拔宏之子。据《魏书》卷二十一上《北海王传》云：

"北海王详字季豫，美恣容，善举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将军。……从高祖南伐为散骑常侍。……转秘书监车驾，详行中领军留守……兼督营构之务。……赵郡王干薨，以详行司州牧，除护军将军兼尚书左仆射。高祖临崩，顾命详为司空辅政。"

据《赵郡王干传》："特进司州牧，车驾南讨，诏干都督中外诸军事。给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太和二十三年薨。造像题记为太和二十二年，时赵郡王干尚在，仍领司州牧。故廿二年造像时，元详尚无司州牧官衔。

造像题记中有:"军国二容,别于洛汭,行留雨音,分于阙外。"此四句可释为:出军与国内之两种仪容(美感德之容),离别于洛水大河旁。(汭:《说文》:小水入大河也。)此次行军遗留辅助之音容。(释名:辅也,言辅时生养。)分离于伊阙之外。下文可释为:太妃(按《译传》:其母高太妃)以圣德慈善之心规劝,警戒作战途中之师旅。北海王以孝子之心,流涕而逾乎寻常。所以高太妃回家经伊川,为母子平安,敬造弥勒一区,愿母子得以长久在世同餐,用以幻化永年,内外家属,始终享受荣华,一切人们,咸得到造像之幸福。

4.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高三九、宽二五厘米　古阳洞窟顶

"孫保夫鄉播越囗囗囗囗

歷載終始[息]慜[未]及免之

不幸早死今爲保造像一

區使永脱百苦

魏北海王國太妃高爲孫保造"

〔按〕:北海王国太妃高,即北海王详之母,据《魏书》卷二十一上《北海王详传》云:

"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与都亭宫馆密迩相接亦通后门。世宗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其宠如此。又详拜受因其私庆启请世宗,世宗频幸南第,御其后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详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燕安定王燮妃高氏)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许高丽婢奸通,令致此罪,……乃杖详背及两脚百余下……详贪淫之失虽闻远近。而死之日,罪无定名,远近叹怪之。停殡五载,永平元年十月诏曰:故太傅北海王,体自先皇,特钟友爱……可追复王封,克日营厝,少尉幽魂,以旌阴戚,谥曰平王。"

又《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云: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肇之妹也……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时年十三……遂生世宗,后生广平王怀,次长乐公主。……世宗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念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其后有司奏请加昭仪,号谥曰文昭贵人,高祖从之。"

孝文帝拓拔宏之太妃高氏,在《魏书·皇后列传》中《孝文昭皇后高氏传》,及《北海王详传》中俱载其事迹,而其孙保或即北海王之子也,因早丧亡,故《魏书》诸王传中,无保也。

5.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

高六三.七、宽三二.五厘米　古阳洞北壁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使持節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請工/鏤石造此彌勒像一區願牛橛舍于分段/之鄉騰游无礙之境若存托生生于天上/諸佛之所若生世界妙樂自在之處若有/若果即令解脱三塗惡道永絶因趣一切/衆生咸蒙斯福。"[7]

按丘穆陵亮即穆亮也。《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云:"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丘穆陵氏改为穆氏。"

因为丘穆陵亮改姓穆,故穆亮墓志铭,改为"太尉领司州牧骠骑大将军顿丘郡开国公穆文献公亮墓志铭"。至于穆亮墓志铭中之官衔。俱见于史传。据《魏书》卷二十七《穆亮传》云:

"世宗即位，迁定州刺史，寻除骠骑大将军尚书令，俄转司空公，景明三年(公元502)薨，时年五十二……赠太尉公领司州牧，谥曰匡"。

而其籍贯为司州顿丘郡(顿丘：太和中并汲郡，徐民在畿外者，景明中置有鱼阳泽。)而穆亮因籍贯顿丘，故封为"顿丘郡开国公"。

又《金石萃编》卷二十七吊比干墓，碑阴为："使持节司空、太子太傅、长乐公臣河南郡丘目陵亮。"在《亮传》中云：

"加亮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怀、洛南北豫、徐、兖六州诸军事以讨之。显达(陈显达)遁走乃还，寻迁司空……寻领太子太傅。"

而《传》中又记：

"起家为侍中，御中散。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徙封长乐王。"

因而《萃编》中，又记为长乐公，而不称长乐王。至于传中又称为长乐王。而造弥勒像记亦称长乐王，以亮传及石刻俱称王。墓志铭刻为文献公，《萃编》中亦称长乐公，斯三者未知孰是，存疑以待考焉。

至于穆亮之墓志铭与穆崇传中所记之高祖崇、曾祖闼、祖寿、父平国等官衔大致相同。据《穆亮墓志铭》云：

"高祖崇侍中太尉宜都贞公……曾祖闼太尉宜都文成王……尚宜阳公主。祖寿侍中征东大将军，领中秘书监宜文宣王……尚乐陵公主。父平国征东大将军领中书监驸马都尉……尚城阳、长乐二公主……公弱冠登朝，爰暨知命，内赞百揆，外抚方服，宣道扬化三十余载。"

又《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云：

"穆崇代人也。其先效节于神元、桓、穆之时。……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太祖为魏王，拜崇征虏将军。……后迁太尉加侍中，……又徙宜都公。……崇长子遂留……遂留弟观字闼拔袭爵。……尚宜阳公主，拜驸马都尉，稍迁太尉。……暴疾薨于苑内……赠宜都王，谥曰文诚。……子寿袭爵……尚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迁侍中、中书监……进爵宜都王，加征东大将军……真君八年(公元447)薨。赠太尉，谥曰文宣。子平国袭爵。尚城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中书监，为太子四辅。"(墓志云：尚城阳、长东二公主。)

由以上穆亮墓志铭所记穆氏世系，与《魏书·穆崇传》所记世系人名官职，具无何不同，只亮传中无文献公而墓志铭中多一文献公，斯有所不同耳。

又《太尉公穆妻尉(《官氏志》尉迟氏后改为尉氏)太妃墓志铭》云：

"祖侍中散骑常侍建义将军，四部尚书西阳公。"

墓志中只书出祖父之官职而无其名。据《魏书》卷五十《尉元传》云：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元年十九，以善射称……和平中迁北部尚书，加散骑常侍……显祖以元为使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博陵公……三年进爵淮阳王……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十三年进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阳郡开国公，食邑六百户。"

又(同上书卷)云：

"子羽……羽弟静宽，雅有才识。世宗时……卒赠博陵太守……谥曰敬。"

尉太妃志中云：祖侍中、散骑常侍、建义将军、四部尚书西阳公。与《元传》中："入为侍中，都曹尚书……封山阳郡开国公。"二者所记大致相同。又志云："父博陵府君，聿遵前功，克绍鸿

构。”亦未书出其父之名。细检查《尉元传》附子《静宽传》，卒赠博陵太守，则此“博陵府君”，或即尉羽弟尉静宽也。兹考释如上，如有卓越考释，以俟后之贤者。

6. 一弗为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高一一宽二一厘米　古阳洞北壁

“太和廿
年步舉
郎張元
祖不幸
丧亡妻
一弗爲
造像一
區願令
亡夫直
生佛國”

〔按〕此份题记没什么可考释，惟年代，地址、官名，一弗，可以据史实，分析如下：

太和二十年国都已迁洛阳。《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云：

“十有八年……十月……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十有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壬寅革衣服之制……戊申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十有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

由此可见太和二十年，为拓拔氏改制之最末一年。而张元祖正于是年病死也。

张元祖为步举郎。据《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九，太和二十三年前，有：

“尚书郎、秘书郎、羽林郎，翼驭郎、奉乘郎、瞻人郎、方者郎、主书郎、方舞郎、治礼郎、主事郎、掌玺郎、掌筵郎、虎贲郎、司事郎、直事郎。”

二十三年后，只有“校书郎”及“治礼郎”，整个《官氏志》中，无“步举郎”。但此十八郎内，只有奉乘郎，与步举郎相接近，或此二郎各称虽不同，实则一耶！

至于其妻一弗氏，在《魏书》《官氏志》中云：

“乙弗氏，后改为乙氏。”

则张元祖之妻一弗氏或即乙弗氏后改为乙氏者耶！

7.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高一二.五、宽三四厘米　古阳洞北壁

“都綰闕口遊
激較尉司馬
解伯達造彌
勒像一軀願
皇道赫寧九

荒治泯
父母康
延智登
十地仕達日
遷春屬道場
聲求嚮和斯
福必就六趣
群生咸同此
願太和年造”

司马解伯达，此人名也，并非人名有五字，必姓司马名解，字伯达，非姓司马名解伯达也。

伊阙为南去汉南之要津。故此地阙口，设官以统要津，而此地所设之官为游徼校尉。《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志》云：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风俗通》曰：秩则田间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云：

“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是为五校。……二卫始制前驱……左卫，熊渠武贲；右卫，佽飞武贲。二卫各五部督。其命中虎贲、骁骑、游击各领之。……”

刘宋大明（孝武帝刘骏纪年）中，又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又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南蛮校尉、西戎校尉、中郎校尉。

萧梁设有护南蛮、护三巴等七校尉。

拓拔魏太和二十二年，世宗班行五校尉，与太祖至高祖时设立之校尉，俱与刘宋时所设者同。惟多出太子屯骑校尉、步兵校尉、翌军校尉三校尉。并有城门校尉，有游击将军而无游徼校尉也。从此题记中，知北魏时尚有游徼校尉，惟不见于北魏以前各史书，则此条可补苴史乘之不足也。

下文为：“造弥勒像一躯，愿皇道赫宁。”为记叙与称道愿皇帝之道路显赫安宁，因敬造弥勒像一躯，同时也愿“九荒治泯”。据《尚书》卷第三《夏书禹贡》第一云：

“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而司马解伯达造像铭中云九荒者即九州之大者也。据《尔雅·释地》第九云：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即扬），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所谓“九荒治泯”，即九州之大，完全泯尽统治而且如水之清也。

“智登十地”。之十地。入般若名为住，住生功德名为地，谓既得信后进而住于佛地之位也。一发心住，二治地住、三修行住、四生贵住、五方便俱足住、六正六住、七不退住、八童贞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顶住。

题记后几句的意思是说，入仕道路，每月迁移向上，为眷属求福之道场，声明所求，完全答应。此种福利，必定成就。“六趣”（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趣、天趣），即六道生命，完全得

到这种最好的愿望。

8. 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高四九.二、宽一二.五厘米　古阳洞南壁

"前　　太守護軍長史雲陽伯
　長猷爲亡父敬造彌勒像一
　　-軀鄭長猷爲母皇甫敬造
彌勒像一軀　一軀鄭長猷爲
亡兒士龍敬造彌勒像一軀
一軀鄭南陽妾陳玉女爲亡母
徐敬造彌勒像一軀
景明二年九月三日誠訖"

〔按〕:郑长猷为彭城太守郑演之子。据《魏书》卷五十五《郑演传》云:

"时荥阳郑演,仕刘彧为琅邪太守。……显祖初入朝,以功除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拜大中大夫,改爵云阳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懿。其子孙因此遂家彭、泗。子长猷,以父勋起家,拜宁远将军东平太守。……袭爵云阳伯。车驾南伐,既克宛城,拜长猷南阳太守。及銮舆将反,诏长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于后。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特赐䌷二百疋。高祖崩于南阳,敛于其郡,寻徵护军长史。世宗初……诏长猷为谘议参军,带安丰太守。转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带彭城内史……永平五年卒。谥曰贞侯。"

郑长猷为高祖末、世宗初时人,初为南阳太守。及高祖南征归来,高祖克荆州,又委以此郡兼统戎马,是必为荆州刺史或太守也,充护军长史以前,曾充南阳太守、荆州太守,造像记中所云:前口口太守者,非南阳即荆州也。

云阳伯乃袭其父演之勋位,为其父造弥勒即为郑演造也。又为其母皇甫氏、其儿玉龙、其妾陈玉女之母,各造弥勒像一躯。时景明二年事也。

9.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高一八、宽四一厘米　古阳洞北壁

"景明三年五
月卅日比丘
惠感爲亡父
母敬造彌勒
像一軀願國
　祚永隆三
　寶彌顯
曠劫師僧父
母眷屬與三
塗永求福鐘
覺集三有群
生咸同此願

比丘法寧爲亡父

母造石像一區"

〔按〕：景明三年为魏宣武帝（元恪）称帝第三年（公元502）南齐和帝（萧宝融）之中兴二年。比丘惠感为其亡父母造弥勒像一躯。

造像之愿望，为求国家永远兴隆。"三宝弥显"，即佛、法、僧（一切之佛陀 Buddha 佛宝也、佛陀所说之教法法宝 Dharma 也。随其教法而修业者僧宝 Samgha 也。）三宝更为显著。"劫"：梵语 kalpa 通常年、月、日、时不能算之远大时节也。《智度论》三十八回："劫簸、秦言分别时节。"《慧苑音义》上云："劫梵语，具正云："羯腊波，此翻为长时。""师僧父母眷属与三途"：三途为火、血、刀三涂。火，地狱趣。猛火所烧之处。血，蓄生趣，互相食之处。刀，饿鬼趣，以刀、剑、杖逼迫之处。"永求福钟，竟集三有，群生咸同此愿。"即永求福禄之钟声，竟集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等之生死，群生（多数人）同此愿望。

同此题记末有"比丘法宁为亡父母造像一躯"亦附于惠感造像题记中。

10. 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

高四〇、宽二六厘米　古阳洞北壁

"景明三年五月卅日邑主高樹唯那

解伯都卅二人等造石像一區願元世

父母及現世眷屬來身神騰九空迹

登十地三有同願　高買奴……

……高天生"

〔按〕：此造像记可释为：景明三年（公元502）五月三十日，一邑即郡之主高树。管事之僧解伯都三十二人等造石像一躯。愿早世父母，及今世眷属，来世之身神腾于九空，迹登十地，（见孙秋生造像）三有（见惠感为亡父母造像）同一愿望。

九空：即唱临兵斗者，皆陈列在前之九字后，画四纵五横之直线于空中也。《抱朴子》《内篇第四登陟篇》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临兵斗者，皆陈列前行，凡九字，常当密祝之，无所不避，要道不烦，此之谓也。"《军林宝鉴》上《速用篇》说纵横法曰：

"正立门内，叩齿三十六通，以右手大姆指先画四纵五横。吾今出行。禹王卫道，蚩尤避兵，盗贼不起，虎狼不行。还归故乡，当我者死，背吾者亡，急如律令，咒毕即行，慎勿反顾。"

九空即画四纵五横。登此九空，盗贼不起，虎狼不行。因而曰神登九空，一切皆如意也。

11.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高四九、宽三四.五厘米　古阳洞窟顶

"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廣

川王祖母太妃侯爲亡夫

侍中使持節征北大將軍

廣川王賀蘭汗造彌勒像

願令永絶苦因速成正覺"

〔按〕：广川王乃魏文成皇帝拓拔濬之子。据《魏书》卷二十《文成五王传》云：

"文生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献文皇帝；李夫人生安乐厉王长乐，曹夫人生广川庄王略；沮

渠夫人生齐郡顺王简。二夫人生河间孝王，若悦夫人生安丰匡王猛。玄夫人生韩哀王，安平王早死无传”。

广川王所以称广川庄王者，因广川王略谥号为庄。

又《魏书》卷一百　一百〇三《诸国列传》无贺兰部。只卷二十七《穆崇传》云：

“穆崇，代人也。……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后刘显之谋逆也，平文皇帝外孙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谓崇曰：‘显若知之问汝者，丈夫当死节，……勿泄也。’因以宠妻及所乘良马付崇曰：‘事觉，吾当以此自明。’崇来告难，太祖驰如贺兰部。……窟咄之难，崇外甥于植等谋执太祖以应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众咸归附……愿舅图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诛植等，北逾阴山，复幸贺兰部。崇甚见宠待”。

贺兰部既两次隐匿拓拔圭(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九年及登国元年)，可见贺兰部与拓拔魏之关系密切。故后封贺兰汗为广川王。惟广川王略传中二代，俱无何记载，岂《魏书》传中之广川王非伊阙造像中之广川王耶？今记出如上，再详释以俟后人。

12. 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高五五、宽三二厘米　古阳洞窟顶

“景明四年八月五日邑主馬振拜維那

張[了]成維那許興秋卅四人爲皇帝造

石像一區張[引]興劉苟生……”

释文即在宣武帝(元恪)景明四年(公元503)八月五日一郡之主马振拜，寺中主事人(维那)张□成，许兴[秋]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一躯。

13.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高二五.四、宽八〇厘米　古阳洞窟顶

“景明四年十月

七日廣川王祖

母太妃侯自以

流歷彌劫於法

喻遠屬遇像教

身乖達士雖奉

聯紫暉早頃片

體孤育幼孫以

紹蕃國水薄之

心唯歸真寂今

造彌勒像一區

願此微因資潤

神識現身永康

朗吾吉覺遠除

曠世無明惚業

又延未來空宗

妙果又願孫息
延年神志速就
胤嗣繁昌慶光
萬世帝祚永隆
弘宣妙法民愚
未悟咸發菩提”

〔按〕：广川王即文成帝（拓拔濬）曹夫人所生之广川庄王拓拔略也。（见前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考释太妃侯即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之妻也。下文可译为：

自以流连历过于弥终之世。在法界晓喻于更远之时。遵嘱遇到像教（佛教），吾身通达之士，虽然承奉联袂朱紫之光晖，倾刻之间及于片段之弱体。养育孤独幼孙，因以继承蕃国。在吾如冰清薄微之心，唯有归于真寂涅槃之中，今乃造弥勒像一躯，愿以微小之因缘，资润促使神之认识，以便现身永远康宁。明朗悟及真正之觉醒，永远除去举世痴闇之心又延长将来以空理之宗旨，得美妙之结果。又愿儿孙延年益寿，神志很快有所成就。后代继续之人物，得以繁荣昌盛，庆幸光辉于万代，皇帝之福禄永远隆盛。宣扬弘大妙法，当今人民愚昧而未明瞭，完全愤发诸佛无上智慧之道理以教导之。

14.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高三三.七、宽三六厘米　古阳洞南壁

“夫抗音投澗美惡必酬振服依河
長短交目斯乃德音道俗水鏡古
今法生僥逢　孝文皇帝專心于三
寶又遇北海母子崇信於二京妙
演之際屢叨末筵一降淨心忝充
五戒思樹芥子庶幾須彌今爲
孝文并北海母子造像表情以申
接遇法生措始王家助終夙霄缔
敬歸功帝王萬品衆生一切同福
魏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比丘法
生爲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

今用通俗文字將上文譯出如下：

夫执持音容投于涧水，美恶必定有所酬达。振作起五百里荒服依靠着大河，长短都可互相交往而看到。此乃俗人与入道古今之德音，俱可谓如水如镜之清明。今法生我幸遇孝文皇帝（元宏）专心于佛、法、僧之三宝，又遇北海王母子二人崇信佛法于平城、洛阳之二京。褒奖不可思议，佛法之时，屡次遭遇去佛事长远而佛法转微之际，使吾等清净之心下降，幸而忝能充实五种戒律（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树立起如芬陀利花清净之身，然后达到妙高山境界。

今为孝文帝（元恪）并北海王造像表述深情，用以引申我法生接遇太妃与北海王之恩，法生我开始提倡造像于前，王家（指北海王）结缘于后。早起雨、雪杂下而终归于恭敬，最后再于帝王之妃佛道，一切有生之物，共同受到敬佛之福音。

魏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和北海王母子造像。

15.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高二五.五、宽二八厘米　古阳洞南壁

"魏娶朝太中大夫安定

王元燮造

仰爲

亡祖親太妃

亡考太傅靜王　亡姐

蔣妃及見存眷屬敬就

靜窟造釋迦之容并其

立侍衆綵圓儲雲山喚

然願亡考居眷永離穢

趣昇超遐迹常值諸佛

龍華爲會又願一切羣

生咸同斯福

正始四年二中訖"

〔按〕:安定王元燮,系袭其父爵。据《魏书》卷十九下《安定王休传》云:

"安定王休,皇兴二年封,拜征南大将军、外都大官。……库莫奚寇边,以休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仪同三司、和龙镇将。……蠕蠕犯塞,出为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抚冥镇大将。休身先将士,击虏退之。入为内都大官,迁太傅。……定都洛邑,休从驾幸邺。命休率从驾文武,迎家于平城。……十八年(太和),休寝疾,高祖幸其第,……自薨至殡,车驾三临。……谥曰靖王。"

又(同上书)卷《休次子燮传》云: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袭拜太中大夫,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后除征虏将军、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赠本将军、朔州刺史。"

此记可译为:元燮之亡姐蒋妃,以及见存之眷属人等,就为静王所造之窟,内有释迦之容貌,并其夹侍菩萨,以及众奴婢綵帛装饰,在云中温暖之仙人。但愿亡过之父及眷属等,永离秽乱之趣味,上升超过远近之迹像,常植诸佛在龙华树(龙华树:《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四曰:尔时去雉头城不远,有道树名曰龙华。高一由旬,广五百步。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下弥勒成道之处相会,又愿一切群生,咸同受到这种幸福。

时宣武帝元恪正始四年(公元507)二月记讫。

16. 齐郡王元祐造像题记

高三七.一、宽三五厘米　古阳洞南壁

"夫玄宗沖邈跡遠於塵閞靈範崇虛理絶

于埃境若不圖色相以表先儀尋聲教以

陳妙軌將阿以依希至象髣髴神功者哉

持節督涇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

齊郡王祐體蔭宸儀天縱淑茂違成賓之

通？途識真假之高韻精善惡二門明生滅

之一理資福有由歸道無礙於是依雲山

之逸狀即林水之仙區戭神像于青山鏤

禪形於玄石締慶想於幽津結嘉應於冥

運乃作銘曰

[芒]芒玄極眇眇幽宗靈風潛被神化冥通

舟輿爲本廣濟爲功德由世重道以人鴻

超觀淨境[迴]絶[塵]口圖形泉石構至雲松

福田有慶嘉應無窮

熙平二年七月廿日造”

〔按〕：齐郡王为文成皇帝之子。《魏书》卷二十《文成五王列传》云：

“文成皇帝七男。……沮渠夫人生齐郡王简。……齐郡王简，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简母，沮渠牧犍女也。简性貌特类外祖。后为内都大官。……二十三年薨。……谥曰灵王。世宗时改谥曰顺。”

“子祐字伯授，袭，母常氏，高祖以纳不以礼，不许其为妃。世宗以母从子贵，诏特拜为齐国太妃。祐位泾州刺史。薨，谥曰敬。”

造像题记：“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泾州刺史。”而祐传中谨记为：“祐位泾州刺史”。不言使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据《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云：

“都督府州诸军事……从第一品上。都督三州诸军事……第二品上。征虏将军……第三品上。”

太和二十三年以后，征虏将军为从三品，与中州刺史品级同。可见其勋官与州刺史之官阶同。而齐王祐之官阶，二者正相同也。惟传中只记为泾州刺史而未书出“使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虏将军”。由题记中可知齐王祐之整体官衔。设无造像题记，仅知其为泾州刺史而不知又有其勋位之职衔也。

此题记为熙平二年即孝明帝元翊之纪年，其时为公元517年，即迁洛已二十余年矣。

17.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高三六.七、宽三九.五厘米　慈香窟

“大魏神龜三年三月廿

日比丘尼慈香慧政造窟

一區記㊀夫零覺弘虛非

體真遂其跡道建崇即表

常萇無乃樹美幽宗是以仰

渴法律應像營微福形且遙

生托煩躬顧騰無身之境

逮及口恩含聞法界[慈][蒙]

澤福石成真刊功八萬延

及三從敢同斯福”

〔按〕：慈香、慧政造像题记，不在古阳洞，而在古阳洞北之一小型窟中，此二尼，可能不识字

者，请人书此造像记，故文多生涩，无法识其内容，今不译焉。时魏孝明帝元翊之纪年，神龟三年。七月改元正光，而此题记为三月，尚未改元，故仍书神龟纪年也。

18. 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

高二三.五、宽四四厘米　古阳洞北壁

"大覺去塵有生謂
絶尋刊𠫤形則應
合無方昇峯由源
思果依本是以比丘
道匠住與妙因今
悟盡性竭己成心
造像六區上爲皇
道更隆三寶無點頣
師僧父母魂與神
游宿與慈會身終
百六視絶三塗動
不遠於如來有氣
者咸資來業"

今译释本文如下：

真正大大觉悟而去尘世之混沌，只有生于世上才能绝缘。追寻刊写之处，形象则应合没有什么方向。登高峰则由于源头，想保卫要依靠本源。是以道匠和尚，居住于绝妙之因缘，菩萨之大行地位，而今竭尽本性以达悟道之地步。于是用自已专诚之心，造像六躯。向上比帝王统治人民之道路更为隆重，佛、法、僧三宝没有丝毫污染。愿师僧与父母，魂与神一同游玩，止宿于弥勒之盛会，身终于百八法门。(〔按〕:《大智度论》五曰：

"般若波罗蜜摩诃衍品中略说，则有一百八三昧。初名首楞严三昧，乃至虚空不染不著三昧，广说则无量三昧。"

《同上书卷》四十七曰：

"百八三昧，佛自说其义"。

除众生昏闇，使通达一切法之法门有百八种，(百六恐误也)与火途、血途、刀途共三涂隔绝，如一动即与如来不远，有气势者，全资助于未来之业绩。

19. 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

高八七.六、宽三七.四厘米　古阳洞北壁

"邑子像(题额)
邑主仇池楊大眼爲孝文皇帝
夫靈光弗曜大千懷永夜之□□蹤不遺業生唸廊道之儀
是以如來應群緣以顯迹爰暨□□□像[遂]著降及後王兹
功衆作輔國將軍直閣將軍□□□□梁州大中正安戎縣
開國子仇池楊大眼誕承龍曜之資遠[踵]應符之胤稟英[奇]

於弱年挺超群於始冠其始也垂仁聲於未聞揮光也摧百

萬於一掌震英勇則九宇咸駭存侍納則朝野必附彰王衢

於二紛掃雲蛐於天路南穢既澄震依依歸閞軍次口行路逕

石窟覽先　皇之明蹤覩盛聖之麗迹矚目口霄泫然流感

遂爲孝文　皇帝造石像一區凡及衆形罔口備列刊石記

功示之雲爾　武”

关于杨大眼之事迹，《魏书》卷七十三有《杨大眼传》，伊阙古阳洞十九品中，有以上之造像记。造像记中云，大眼官辅国将军，直阁将军，口口口口梁州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

〔按〕：造像记所提之官衔。据《魏书》卷七十三《杨大眼传》云：

“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

按氐族为五胡之一，《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云：

“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

但正式氐人，称雄于十六国者，有苻洪及吕光。据《晋书》卷一百十三《苻洪载记》：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

又《载记》第二十二《吕光载记》云：

“吕光字世明，略阳氐人也”。

苻洪与吕光，具为略阳氐人，在《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云：

“略阳郡……统县四，户九千三百二十。临清、平襄、略阳、清水。

武都郡，汉置，统县五，户三千。下辩、河池、沮、武都、故道。”

《魏书·杨大眼传》，称其为“武都氐难当之孙”，从此传中与《晋书·地理志》中所记，略阳、武都为邻近之郡，必氐族开始所集居之地也。仇池杨大眼。据《魏书》卷一百六下云：

“雍州：天水郡、略阳郡、汉阳郡、武都郡、武阶郡、修武郡、仇池郡、南岐州。”

由此可见天水、武都、仇池，俱邻近之郡，故杨大眼在《魏书》列传中称为武都氐族，至其籍贯实为仇池郡人，故其传中称为武都氐族难当之孙，至其题名则书为仇池，为此大眼祖为武都氐族，实其居住地则为仇池郡。

又杨大眼之官衔，为辅国将军，直阁将军口口口口梁州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据《魏书》卷七十三《杨大眼传》云：

“从高祖征宛……所经战阵，莫不勇冠六军……以功封安成(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除直阁将军，寻加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出为征虏将军，东荆州刺史。”

如据传中所记，为辅国将军，直阁将军，空白四格，或即“游击将军”也。

“梁州大中正”。据《魏书》卷一百十三《官氏志》载，正始元年(公元504)十一月，罢郡中正。正光元年(公元502)十二月，罢诸州中正。

由上文记载，知在北魏世宗宣武帝时，曾罢中正，但不彻底，至肃宗孝明皇帝元诩时，于正光元年十二月，又罢诸州中正。由此可见，杨大眼南征归来于太和年中，并未取消各州大中正。故杨大眼仍充梁州大中正。

又杨大眼官衔中有“安戎县开国子”。据《魏书》卷一百六下《地形志》二下云：

“略阳郡，领县五：安戎(注：前汉曰戎邑，属天水，后汉、晋罢，后改属。有董城。)、绵诸、陇城、清水、阿阳。”

杨大眼封为秦州三郡之略阳郡首县之安戎县开国子，而其籍贯为南秦州六郡中仇池郡人

也。

造像记中有“南秽既澄”。这是对南朝与王茂先战争而言。据《魏书》卷八《世宗纪》正始三年夏四月条云：

“夏四月……萧衍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屯于河南城，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辛酉大破之，斩其辅国将军王花，首虏二千余，进攻河南城，茂先逃溃，追奔至于汉水，拔其五城。将军宇文福，略衍司州，俘获千余口而还。”

又《通鉴》卷一百四十六《梁记二高祖武皇帝》天监五年：

“夏四月……江州刺史王茂，将兵数万，侵魏荆州，诱魏边民及诸蛮，更立宛州，遣其所属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袭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将军杨大眼都督诸军击茂，战败失亡二千余人，大眼进攻河南城，茂逃还，大眼追至汉水，攻拔五城。”

又《魏书》卷七十三《杨大眼传》云：

“萧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众数万，次于樊雍，招诱蛮夏，规立宛州，又令其所属宛州刺史雷豹，狼军主曹仲宗等领众二万，偷据河南城。世宗以大眼为武卫将军，假平南将军，持节都督统军曹敬、邴虬、樊鲁等诸军，讨茂先等大破之，斩衍辅国将军王花、龙骧将中申天化，俘馘七千有余……大眼至京师，时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壹省，闾巷观者如市……南贼前后所遣督将军，未渡江，预皆畏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

正是这样的雄威之夫，所以造像文中云：

“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震旅归阙，军次□行，路经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

最后说：“瞩目御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区……刊石记功，示之云尔。”

因为北魏与南朝经常处在战争中，而杨大眼又为北魏勇猛之士。在本传中又云：

“北清郡尝有虎害，大眼搏而获之，斩其头于穰市，自是荆蛮相谓曰：杨公恶人……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复为盗寇。”

造像记中云：“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始也□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则朝野必附。彰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表彰杨大眼之英勇，实非一般者可比。但宗教信仰，仍不减于他人，因而“泫然流感”，为孝文帝造像以祈福也。

20.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高八七.六、宽三七.四厘米　古阳洞北壁

“魏靈藏

釋迦像

薛法紹（題額）

夫靈跡誕遷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既敷亦樹斋世之作自雙

林改照大千懷緅映之悲慧[日]潛暉哈生銜道慕之廛是以

應真悼三乘之靡憑遂騰空以刊像爰暨下代兹容厭作鉅

鹿魏靈藏河東薛法　紹二人等永豪光東照之資闕兜率

翅頭之益敢　輒磬家財造石像一區凡及衆形冈不備列

願乾祚興延萬方朝貫願藏等挺三槐於孤峰秀九棘于華

苑芳　實再繁彰攢獨茂合門榮蔻福流并葉命終之後飛

逢千聖神颺六通智周二達曠世所生元身眷屬捨百鄣則

　鵬翥龍花悟無生則鳳昇道樹五道群生咸同斯慶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

魏靈藏为陸渾縣功曹。按：陸渾縣，乃漢時弘农郡内之縣。《前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曰：

“弘农郡……縣十一：弘农、盧氏、陕、宜陽、黽池、丹水、新安、商、陸渾”。（注：春秋遷陸渾或與此有關”。）

《后汉书》卷二十九《郡国志》第十九：

“弘农郡九城……陆浑西有虢略地。”

《晋书·地理志》虽有弘农郡（统县六，“弘农、湖、陕、宜阳、黾池、华阳）与上洛郡（统县三：上洛、商、卢氏），并无陆浑。《魏书》卷一百〇六下《地形二》下：雍州冯翊郡领县六：高陆、频阳、万年、莲芍、广阳、郃”卢也无陆浑，或者“高陆”即古陆浑耶！由以上资料论之，晋时已无陆浑，魏时更无陆浑，而魏灵藏称为陆浑，诚好古之士，而以两汉旧名，书其籍贯及官衔也。

又“陆浑县功曹”。据《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云：

“（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世宗时班行之官制，凡上、中、下县，俱有功曹等为参军事，陆浑县，不似上县，但中、下县亦具有功曹，则魏灵藏或即中、下县陆浑县之功曹也。

又《释迦像》中云：

“钜鹿魏灵藏，河东薛法绍二人等”是魏灵藏、薛法绍二人，一隶今山西省南部之河东，一隶河北省中部，今日之钜鹿。

碑文最后几句，姑加注顺释如下：“命终之后，飞逢千圣，神颺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智周三达（天眼知未来之生死，因果宿命知过去之生死，因果漏尽知现今之烦恼而断尽之。），旷世所生，元身眷属，舍百鄣则鹏击龙花（弥勒为佛时于龙华树下坐，华枝如龙头故名。），悟无生（涅槃之真理，无生灭，故云无生，因而观无生之理，以破生灭之烦恼也。）则凤升道树。五道（地狱、饿鬼、畜生、人、天道。有情往来之所）群生，咸同斯庆。”

由以上碑文，知魏灵藏造像，所欲求得者，即以上文章中所欲求得之结果。亦信仰宗教者之所希冀也。

注：

①温玉成《龙门古阳洞研究》一文，对古阳洞的内容有较详尽之说明，可供参考。（《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

②关于龙门北魏造像的渊源问题，参见步连生：《龙门北魏窟造像艺术探源》　李文生：《我国石窟艺术的中原风格及其有关问题》。（《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

③云冈石窟分期问题，参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④金维诺认为，古阳洞的开创年代，一般依据丘穆陵亮夫人造像铭的年月，定为太和十九年（公元49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佛龛开凿在三层主龛的上部，从所占部位以及与其它各龛的关系来考察，它不会比占据两壁主要部位的三列大龛为早。但从修建的规模来看，这些大龛的修造时间比丘穆陵亮夫人龛会长得多，有可能它们的动工或筹建实际比该龛早，因此它们占据了壁面的主要位置。

此外，金维诺依据孙秋生造像记，认为古阳洞开凿在太和七年或以前。（见于龙门保管所编《龙门石窟》序，文物出版社，1961年）

⑤温玉成同志以为：始平公造像记中的太和口二年，应为二十二年。孙秋生造像记中的太和七年，七字前应为书丹时漏掉一个字“十”，故古阳洞的开凿当在太和十七年。见《龙门古阳洞研究》；《龙门石窟的创建年代》(《文博》1985年2期)李玉昆同志的观点与上相同，见李玉昆《龙门碑刻的研究》(《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

⑥见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此外，张乃翥同志也认为始平公龛开凿于太和十二年，见《龙门石窟始平公像龛造像年代管窥》(《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⑦依此题记，《龙门石窟概述》中认为：古阳洞是自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到北齐武平六年完成的。(龙门文物保管所编，《龙门石窟》)

温庭宽认为：龙门石窟始建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的前后。见《我国北部的几处石窟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

第三章　宾阳三洞与潜溪寺

宾阳[①]三洞开凿在伊阙西山北段，下距伊河床约二十多公尺的断崖上，是龙门石窟中规模较大的一组三窟。潜溪寺位于宾阳三洞北部，是龙门西山最北的一个大窟。

一、宾阳三洞的开凿问题：

宾阳三洞窟前有一较大的空间，东西长达三十三公尺。《魏书・释老志》记载：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若以最近晋墓出土之二十四公寸之骨尺计算一百四十尺，等于三九・七四公尺，与今天测出之数字，相差不过三公尺。《释老志》中提到的北魏三窟的确切地点，历来众说纷纭[②]。有的学者认为，三窟指的就是宾阳三洞[③]。从核对之尺寸基本吻合情况看，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今据实地考查宾阳三洞遗存之结果，来简略阐述一下宾阳三洞彼此间的关系。

首先，从三窟所依的崖面来看，宾阳中、南二洞的外立面以及洞窟的上部，可构成一块平整的垂直向下之崖面。在中洞门外北侧力士的北部，向东突出一块岩石，现表面已布满了补刻的小龛。其北，又向西凹入，形成了宾阳北洞的外部崖面。北洞的外立面虽与中、南二洞的外立面基本相平直，但从相隔的岩石来看，并非统一规划而凿成的。现北洞外北侧仍较中、南二洞外立面向东突出，雕凿也不规整。看来，中、南二洞的外立面是经统一规划开凿的，以后补开的北洞崖面也曾力求与中、南二洞取得一致。

其次，宾阳三洞在窟门与外立面的雕凿方面也取得了基本一致。三窟的门券样式基本均为圆拱形，其高、宽、深方面均较近似，上边缘略显平。在门外上部，均保留有火焰形的门楣。其中，中洞门楣使用了向外凸刻的表现手法，表面平整，形制似一仰莲瓣状。表面雕刻可以分为内外两匝。外匝，边部有一周阴刻边缘，其内为剃地阳刻的火焰纹，向上集中于尖部。内匝，为绕龛梁上边缘刻出，边线为双阴刻线，内有剃地阳刻的忍冬叶。龛梁雕刻较高，也为圆拱形，北半部已残，南部向下至门南上角外部，刻出一龙的身体与两肢作向下支撑之姿。头部已残，估计作反

顾姿势。龙身下之物不清，表面已残。再下，刻出一长方形的矮台，台下雕一朵仰莲花，呈莲蕾初放之势。莲花下部雕二朵向上翻卷的云纹。此外，门的北侧也保留了一些仰莲花的痕迹。

南洞门楣大部分已残，仅保留有南部的一块，也为向外凸刻出。从残存情况来看，其形制与中洞大致相同，周边也有一阴刻边缘，其中的火焰纹剃地雕刻较浅，不似中洞之深。门侧装饰已不清。

北洞门楣保存有南部的大部分。形制方面，两侧下部的收分不似中洞门楣明显。也为凸刻雕成，外边缘刻出一周阴刻线，表面可分为两匝。外匝剃地较浅，刻出火焰纹，纹样组合与中洞相似，但又比中洞的粗糙，有些表面已风化不清。内匝为绕龛梁上边缘曲度刻出，外边缘刻有双阴刻线，内部似乎也与中洞相似刻有忍冬。龛梁雕刻较高，与中洞相似，为两上角处的龙身上绕形成。在门南侧上角处保存有部分龙身，两前肢作下撑之姿。龙首已残，估计也作反顾之姿势。龙身下似乎雕有仰莲。

以上可以看出，中、北二洞门楣在形制与构成方面基本近似。但在雕刻手法上，南、北二洞则较相近，且二者均不如中洞的门楣雕造精致。

再者，从洞窟形制与内容布局来看：中洞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下部有倒凹字形的浅坛。在东壁以及南北两壁东端下部雕有十神王。窟顶正中雕出大的圆形伞盖，由莲花、伎乐天、火焰宝珠、垂角装饰、帷幔组成。南洞平面也为马蹄形，下部也凿有倒凹字形的浅坛，穹窿形顶。在与中洞下部相同的部位雕出十神王题材。窟顶的圆形伞盖也以浮雕手法表现，在形制与单位组成方面均与中洞相似，但雕刻不如中洞精细。北洞平面也为马蹄形，下部没有凿出倒凹字形浅坛。十神王的雕刻部位与中南二洞略有不同，改雕在南、北二壁东端下部。顶部仍为穹窿形，但伞盖雕刻明显缩小，并且粗糙，似乎以阴刻手法表示。

综上，宾阳三洞从其外立面与窟形、布局情况看，中洞与南洞的一致与相似处较多，而北洞则不同，它虽与中、南二洞在大的方面仍是一致的，但在细节上却略有不同，且有的地方比较粗糙，但其力求与中洞相似这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石窟的雕凿规划方面，其外立面、窟形以及地面、顶部这些大的布局，恐应是首先考虑的，因此，中、南二洞的多方面的相似与一致，定为统一规划、雕造无疑，不同者仅为中洞是如期完成的，而南洞仅按规划凿出了大的结构而已。北洞的开凿，从其外立面的遗存分析，较中、南二洞略晚，那些与中洞、南洞相似的因素，表明北洞在开凿时是仿照南侧二窟的，也力求在规模布局方面求得一致，而那些相异的部分，似乎是年代相隔而造成的。某些地方的粗糙手法，说明了模仿功底之差，也可能预示了国家在材力物力方面已不如往昔。再结合《魏书·释老志》中的记载，在景明初年，白整先为高祖与文昭皇太后开凿了两所石窟，想必这两窟在规模与布局上基本一致。到了永平中，刘腾又奏请为世宗造石窟一所，"凡为三所"，而世宗窟在雕造方面多会与前两窟求得一致。据此推测：白整先开凿的两所石窟，应为宾阳中洞与南洞，而刘腾为世宗补开的一窟，当为今日之宾阳北洞。

二、宾阳中洞

1. 内容布局与造像特征

宾阳中洞平面呈马蹄形，窟顶为穹窿形。在窟内下部环西、北、南三壁凿出低矮的倒凹字形基坛，在西壁正中雕出高大的主尊坐佛，结跏趺坐，出露右脚，施说法印。佛头顶饰有高肉髻，肉髻与发髻表面刻出水涡纹，面相方圆，长眉弯曲，有突起的眉脊，眉间饰白毫。鼻直，下部较宽大。眼较大，呈月牙状，上眼睑鼓起。嘴较小，唇薄，嘴角上翘内陷，含有笑意。服饰为褒衣博带式，衣纹断面呈阶梯状。大衣下摆垂于佛座表面。下坐长方形的亚腰叠褶座。座的南北两端各雕一身护法狮子。佛身后的尖状身光折入窟顶，身光表面雕出火焰纹及供养菩萨。主尊两侧有二弟子，二菩萨胁侍。二弟子中左为阿难，右为迦叶。菩萨头戴高宝冠，面相方圆，前额部较高，饰有项圈、腕钏、长璎珞，披巾在膝前部绕两周。在胁侍弟子与菩萨之间，雕出上下二身供养菩萨，双手合十呈跪状。在胁侍菩萨头顶又雕出二排供养菩萨，均双手合十。

南、北二壁正中各雕一身立佛，与西壁坐佛组成了三佛题材。立佛着褒衣博带式大衣，施说法印。其面部与身体特征均与云冈第十一窟的七身立佛相似。立佛两侧各有一夹侍菩萨，头部均残，饰有项圈，腕钏、披巾、没有长璎珞。

东壁门两侧分为上下四段，均为浮雕，自下而上内容为：十神王；皇帝及皇后妃礼佛图；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与须大拿太子本生；文殊师利与维摩诘对坐等。

在穹窿顶正中表面浮雕有大的圆形宝盖，并向下延伸至四壁上部。自内向外依次为：莲花（由中部的莲蓬与周围的双重莲瓣组成），伎乐天与供养天（宽带饰，其上有莲花、火焰宝珠相间），双层覆莲瓣，单层垂角装饰（间以垂带），最外为下垂的帷幔。

地面有浅浮雕装饰。在倒凹字形基坛边缘刻出连珠纹，基坛表面刻出圆形莲花、水涡纹、以及水鸟、戏水童子等，再结合各立像下部的覆莲台，完整地表现了一个出水芙蓉的境界。方形地面四周刻一圈宝装莲瓣，正中刻一踏道，自门洞处伸向主尊座下部。踏道表面刻出龟背纹，其边缘刻出连珠与莲瓣装饰。踏道的南北两侧各雕出两朵大的圆形莲花，其间刻有水涡纹、小莲花以及忍冬纹等装饰。中洞地面雕刻在细节方面多已残损，这种内容在龙门石窟中仅有该洞及石窟寺两例，且石窟寺较之保存完整。

门券的顶部，雕有两朵莲花，在门的南北两侧壁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各雕一身供养天，向窟内方向飞动；中段，各雕出两身供养菩萨，身体均侧向两侧窟内，其中靠近洞中的一身手持一熏炉，着披巾交叉式的裙披式服饰；下段，各雕一身护法天王像。

在窟门外的南北两侧，各凿一屋形龛，龛内各雕出一身金刚力士。

2. 造像题材之考释：

(1) 狮子：

在西壁主尊佛座前有二狮子侍立。狮子置佛座前，佛前刻狮子，表示生天乐、涅槃乐。据《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五云：

"我为一切世间师，一切智人，诸有疑不信者悉来我当解释，以是故言众中师子吼。如师子王……表师子王力，以威麞、鹿、熊、羆、虎、豹、野猪之属……自开行路而大哮吼，如是吼时……穴处者隐缩，水居者深入，山藏者潜伏。厩象振锁狂逸而去，鸟飞空中高翔远逝。……佛师子吼，其声柔软，闻者无厌心皆深乐。普遍远闻，能与二种乐：生天乐，涅槃乐。"

因为狮（师）子能有以上好处，故云冈佛座两旁刻狮子座，以后龙门刻佛像，既将狮子单刻

于佛座前。

（2） 三佛：

在窟内南北两壁各造一佛二菩萨像，与西壁主尊佛共同构成了三身佛像。这三铺像究竟是什么像，现在还不能确定，只有三种说法：

其一：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一边是药师琉璃光佛，一边是阿弥陀佛。如后来辽代下华尹寺中之三佛。

其二：法、报、应三身佛。天台宗所立之三身，即法、报、应三身。一法身，中道之理体也，本有之三千也；二报身，因行功德而显之实智也；三应身，自理智不二之妙体，为化众生应现种种之身也。《法华文句》九曰：

“法身如来名毗卢舍那，此翻遍一切处；报身如来名卢舍那，此翻净满；应身如来名释迦文，此翻度沃燋。”

《法华文句记》九曰：

“沃焦者旧《华严经名号》品中，及十住婆娑中所列，大海有石，其名曰焦，万流沃之，至石皆竭，所以大海水不增长。又以譬凡夫之欲情无穷极，佛独超度之，故释迦牟尼，一翻度沃焦。”

“法身：自性身，自受用身。应身：化受用身，化身，变化身。一切如来，俱有三种身。三身具足，摄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其三：三劫中之三千佛：（缩为三佛）

三劫有庄严劫、贤劫、星宿劫。每一小劫都有成、住、坏、空共八十小劫。住劫之二十小劫中千佛出世，由华光佛为首，毗舍浮佛为末，是谓庄严劫千佛。第二为贤劫，贤劫之二十小劫，贤劫成佛者，有毗婆尸，尸弃，毗舍浮，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释迦牟尼。再下为弥勒菩萨成佛。前三佛为庄严劫中成佛，后四佛为贤劫中成佛者。过去，现在、未来三大劫中，未来之劫名星宿劫，此劫中有千佛成佛，始于日光佛，终于须弥相佛。《佛祖统记》三十曰：“未来星宿劫，千佛出兴如天星宿。”故曰星宿劫。

又吉藏撰《法华玄论》卷一云：

“佛性是三世诸佛之根本也。……论明大乘是十方三世诸佛，甚深法藏。……四者华严一佛说法华分身等十方佛，多宝等三世佛共说……晚见法华论释《寿量品》，具三身：一法身，二报身，三化身，具有华严之意。”

想宾阳洞中之三佛，不外如以上所述几种可能[④]。

就全国石窟来看，惟四川大足北山石窟群中五代所造佛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佛名。

又据宾阳中洞窟顶正中刻莲房，次外刻两重较瘦之莲瓣，次外为乾达婆与供养天人，次外为莲花与摩尼宝珠，次外为莲珠纹，次外为两重莲瓣，最外为流苏，拼起成为一大圆形宝盖。《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所记之无量寿国有：

“无量宝网，弥覆佛上，皆以金缕真珠，百千杂宝，奇妙珍异，庄严绞饰。周匝四面，垂以宝铃，光色晃耀，尽极严丽。”

在佛经中所记无量寿国，弥覆佛上之宝网，与石窟中佛顶上之装饰大致相同。因而推想在云冈雕出弥勒虽为菩萨，但迁洛以后，即以二十品论，单造弥勒者有八，虽未记出是佛或菩萨，但单记出造弥勒像者，或其身份即佛也。因而宾阳中洞之三佛，或即如以上之记载，虽非弥勒佛像，想已相去不远矣！

(3) 十神王：

在东壁门的南北两侧，各有四层浮雕造像，由下而上第一层雕出十神王像。在门南侧自南向北依次为：山神王，珠玉神王，火神王，象神王，鸟神王。门北侧自北向南为：风神王、龙神王、河神王、树神王、狮子神王。

a、山神王：

据《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云："弥楼山摩诃山弥楼山等，诸山王。"

b、珠玉神王：

《妙法莲华经》《五百授记品》云："譬如有人至亲友家，于某年月日，以无价宝珠，系汝衣裹……汝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须，常可如意，无所缺乏。"

c、火神王：

《大日经》《出世护摩品》云："若论其世间，火天作梵王形。"

d、象神王：

《涅槃经》卷二十三云："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尽其底。大象谓诸佛也。"

e、鸟神王：

禅道至难，险如鸟道，如空中鸟道也。

f. 风神王：

《妙法莲华经》《神力品》："如风于空中，一切无障碍。"

g、龙神王：

《孔雀王经》《大云经》皆云：诸龙王，护持佛法。

h、河神王：

即恒河之神也。《释门正统》八曰："有劫石焉，有河沙焉。沙石之数有限，寿量之数无穷，是金仙氏长生也。"

《法华玄赞》一曰："毕兰陀筏蹉，此云余习言毕陵伽婆蹉讹也。五百世中为婆罗门，恶性粗言，今虽得果，余习犹在。如骂恒河婢，故名余习。"

所谓恒河婢，即恒河神也。河神王虽未指为恒河，约出印度，以恒河即如中国长江，黄河也。

i、树神王：

天之树王，即忉利天上所谓波利质多之树也。

j、狮子神王：

佛为人中狮子，无不畏惧。《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云："菩提即便堕莲花上，无扶持者，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狮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

又《大智度论》卷第五初品中《摩诃萨捶释论》第九云："少德无智慧，不应处高座；如豺见师子，窜伏不敢出。大智无所畏，应处师子座。譬如狮子吼，众兽皆畏怖。"

因为以上神王，在佛教中俱起一定之作用，故在石窟造像中造出十神王用以祈福也。

在石窟中出现十神王的题材，宾阳中洞应为最早的一例。同时，在略晚于宾阳中洞的巩县石窟中，第三、四窟的中心柱下部基坛四周与四壁下部，雕刻出神王、怪兽以及伎乐人物[⑧]。就造型风格来看，与宾阳中洞很相近。在巩县出现的神王题材应与宾阳中洞共同代表了一种北魏时期中原造像风格。到了东魏时期，则以东魏武定元年（公元 543）骆子宽等七十人造像基座表面的十神王像为代表，在每身神王像的侧上方均有榜题，刻出"树神王"、"火神王"、"珠神王"、"风神王"、"龙神王"、"山神王"、"河神王"、"象神王"、"鸟神王"、"狮神王"等名称，可作为核对

神王形像的标尺[6]。北齐、北周时期，十神王题材的出现多于前代，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南响堂山第五窟中，前、左、右三壁各开一大的盝顶帐型龛，龛下基坛表面中部均雕出一熏炉，熏炉两侧各雕一小的圆拱形龛，内刻出神王。能识者有山、树、鸟、象、风，还有一身执扇的。第七窟的形制与第五窟有相似之处，也为前、左、右三壁开大龛，下部基坛表面凿出壶门状，以矮柱分为若干方格，其中正壁下为七格，左右两侧壁下为五格。中间一格均雕一熏炉，两侧方格内刻出神王像，能识者有火、珠、鸟、河、介胄、风、狮、树等。北响堂石窟也流行这种神王题材[7]。在水浴寺西窟塔柱的基坛表面，雕出小的列龛，内刻神王[8]。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属北周时期的第46窟中心柱基坛表面也刻有神王像，并夹有伎乐，此外，45窟中心柱基坛表面雕出熏炉与伎乐[9]。以上材料可看出，东部的响堂山与西北的须弥山石窟中的神王题材，大体上属于北周与北齐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神王出现于石窟中最多之时。它们的渊源均可追溯至北魏都城洛阳附近的龙门与巩县石窟中，推测它们很可能是受到宾阳中洞与巩县石窟中十神王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4) 帝、后礼佛图：

在东壁第二层，刻出皇帝在右侧，后妃在左侧，及男女侍从等礼佛图。

这第二层皇帝及后妃礼佛图，于1934年10月21日经奸商岳彬与美国普爱伦立合同，以壹万四千元价款，将此造像凿下交付美人普爱伦，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交齐。因此岳彬用尽心思，将此造像打下，交付普爱伦。北魏皇帝和侍从人物头像，可能在凿下以后，盗往美国，现今纽约市艺术博物馆陈列之皇帝礼佛图，估计除头像为原件外，其他部分很可能是岳彬之流参照原件图片复制之赝品。[10]

今关百益所著之《伊阙石刻图表》一书，苦心研究多载。1927年，关氏于罗叔言处见法国沙畹氏之中国古迹巨帙二百帙(《北中国考古图录》，而伊阙者又近百幅。沙畹氏所摄照之图录，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摄影者为北京裕泰照像馆周子华，椎拓者为泰安宗怀璞。民国十七年孟夏，关氏又补照若干图，后又补二十七幅图。时匪势大盛，幸千唐志斋主张钫氏任清乡督办，派兵保护，又补照数十幅。秋八月，乃携稿往沪付梓。

宾阳洞中之"帝后礼佛图"，关百益先生虽照出图片，但帝后礼佛之衣冠服饰，并未加以考释，至观其图录，只知为拓拔魏迁洛后之帝后图。《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载：

"及至熙平二年(公元516)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四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

据《伊阙石刻图表》之雕象十一《宾阳中洞左壁雕画三》：

"帝王雕象一幅，前后有侍臣及伞盖。高冠，衮服，为拓拔氏帝王图像。"

据《魏书》卷一百八之"礼四之四"云：

"谨集门下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寻考史传量古校今，一同国子前议，帻随服变，冠冕弗改。又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二人，以为五时冠冕，宜从衣变，臣等谓从国子前议为允。"

而《隋书》因宋、齐、梁、陈禹迁，礼仪多缺。太和时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故《隋书》卷十一《礼仪六》记魏统治者衣冠云：

"乘舆，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饰以五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白玉玺，黄赤绶，五采，黄、赤、缥、绿、绀，纯黄质，长二丈九尺，五百首，广一尺三寸。小绶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衮服、皁衣、绛裳、裳前三幅，后四幅，织成为之，十二章，缘绛中单，织成绲带，朱绂，佩白玉，带鹿卢剑，绛袴、袜，赤舄。"

由于太和十年汉化以后，一切衣冠俱改汉人习惯，而衣饰当然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较普通人改革更为彻底。

a、乘舆——汉人出必乘舆，而北人以骑射为生，故无乘舆。《老子》云："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舆即车也。北魏统治者改制，首先改者即改乘马为乘车。

b、平冕——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礼冠，外黑内红，盖在顶上曰"延"。以五采缫绳穿玉，垂在延前者曰"旒"。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也。今宾阳洞帝后礼佛图，正中皇帝虽不清楚是否为十二旒之冕，但头上似仍为平顶而看不出是否有旒之冕也。

c、帻——黑介帻。"帻"：《说文》帻字条云："发有巾曰帻。"《玉篇》云发："覆发也。""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服之。"

《独断》云："介：小也。《杨子法言》：升东狱而知众山之峛崺也，况介丘乎？"

黑介帻，即黑色覆发小帻也。

d、绶：《汉官仪》云："绶长一尺二寸，法十二月，广三尺，法天地也。"

《周礼·天官》条云："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注〕："绶组绶，所以系帷也。"

至于皇帝之衣服，据《隋书》卷十一《礼仪六》云："衮服（郑玄注：衮、卷龙衣也。），皁衣（《玉篇》：色黑也。《广韵》：黑缯也。）绛裳。（《说文》：绛，大赤也。裳：《说文》：下帬也。释名：下裙曰裳，裳障也。），裳前三幅，后四幅，织成为之，十二章，缘绛（即边为赤色）中单，织成绲带。（绲，即织成带也。），朱绂（即红色之绶），佩白玉，带鹿卢剑，绛袴袜，赤舄。"

今帝后礼佛图之皇帝衣饰，虽不能刻出细致之衣纹，但从头上之冕旒，身上前三幅后四幅之朱绂玉带等，皆略可知当时皇帝之服饰必如此也。

e、通天冠：

据《隋书·礼仪六》云："还宫及斋则服通天冠。……释奠则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纱袍。……春分……秋分……俱冠五梁进贤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绛纱袍。……四时畋、出宫，服通天冠，并赤舄，明堂则五时俱冠通天冠。"

按：通天冠，为皇帝所常服。《后汉书》卷三十《舆服下》云："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斜）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

宾阳中洞左壁雕刻像二，在前行者即皇帝常服之通天冠。

至于皇帝左右之臣宰，又似著较高之黑介帻或无梁冠。据《隋书》卷十一《礼仪六》又云："远游三梁，诸王所服。其未冠，则空顶黑介帻。开国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

今雕像中，皇帝右左前后，俱黑介帻，不知是否如"礼仪志"所云之开国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之服也。

宾阳中洞右壁雕像，为后妃礼佛图。

《隋书》卷十一《礼仪六》云："左右昭仪三夫人视一品，假髻，九钿，金章，紫绶，服褕翟，双佩山玄玉……七品青纱公服。俱大首髻。八品、九品俱青纱公服偏髾髻。"

从雕刻中来看，正中者似为后妃，头上只看一面，似四镆，正中较宽大一钿，合起共九镆。上首似一较小之女官，头著大首髻有数人，同一行列有一女官，确系偏髾髻。由以上观之，知后妃、女官之服，与文献所记者正相合。

在我国固有的汉画像石中，流行"车骑出行图"，以其出行的仪仗与场面来表现墓主人的身

份。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有我国石窟中最早的汉文纪年——西秦建弘元年。在属于这个时期的壁画中绘有供养人行列，前有比丘异引，其表现的仅为供养者自己[①]。在云冈孝文迁洛以前的二期洞窟中，一般在造像龛下雕出供养人行列，中部置一熏炉，供养人或跪或立，在服饰上也为胡装。这种仅表现供养人本身的供养像，应代表了我国石窟艺术中的供养人表现手法的主流。而宾阳中洞的大幅礼佛图，以其场面之大与侍者的前呼后拥，来表现其供养者的身份，应是继承了早期汉画像石的表现传统。再结合其中的人物服饰，更进一步说明了孝文改制以来汉化的深入。此外，古阳洞、石窟寺与巩县石窟中也出现了这种表现供养人身份的大型礼佛场面。

(5)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东壁第三层北侧，雕刻有"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

据宋梵才大师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卷第一《投身饲虎缘起》云：

"乃往过去无量世界时，有一国王名曰大车，王有三子：摩诃波罗，摩诃提婆，摩诃萨埵……至大竹林于中憩息。复次前行见有一虎，产生七子，已经七日。第一王子作如是言：七子围绕无暇寻食，饥渴所逼，必啖其子。第二王子闻是说已，哀哉此虎，将死不久，我有何能而济彼命。第三王子作是思念……遽入竹林，至其虎所，脱去衣服，置竹枝上。于彼虎前，委身而卧……虎今羸弱，不能食我，即以乾竹，刺颈出血，于时天地，六种震动……是时饿虎即舐颈血，啖肉皆尽，唯留余骨。……时二王子生大愁苦，共至虎所，不能自持，投身骨上，久乃得稣……时王夫人寝高楼上，忽于梦中见不祥事……共至菩萨舍身之地，见其骸骨，随处交横，闷绝投地，都无所知。以水遍洒，而得醒悟……佛告阿难：往昔王子摩诃萨埵，岂异人乎，今此会中我身是也。昔国王者，今净饭父王是也，昔后妃者摩耶夫人是也，昔长子者弥勒是也，昔次子者文殊是也。昔彼虎者今姨母是也。七子者大目犍连，舍利弗五比丘是也。"

又北凉法盛译：《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所记者大致与此相同，不再抄录。

(6) 须大拿太子本生：

在第三层南侧，雕有须大拿太子舍身布施的故事，见《六度集经》卷第二《须大拿经》云：

"昔有叶波国王号曰湿随，其名萨阇……王有太子，名须大拿……乃尚布施之士……众生欲得衣食者，应声惠之。……父王有白象……梵天八人，之太子所，令乞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谢子，受命而行……即敕侍者，疾被白象，……梵志大喜，即咒愿竞，俱升骑象，含笑而去。……太子重曰：不敢违天命。吾身私财……国中黎庶，有穷乏者，劝之疾来，从其所欲，恣之无违。……妻名曼坻，诸王之女……妻曰：太子布施，睹世希有……逮佛重任，吾不敢违也。太子曰善，即将妻子，诣母辞别……宫内巨细，靡不哽噎……有梵志自远来乞，解身宝服妻子珠玑，尽以惠之（一切俱惠之）……令妻婴女已，自抱男……梵志曰：可以二儿，给养吾老矣！……太子右手沃澡，左手持儿，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气微，儿舍遁迈之其母所……太子弘惠缚以相付……梵志昼寝，二儿进逃，自沈池中，荷萌覆上……梵志退矣，王抱两孙，坐之于膝上。王曰……汝父处山，何食自供。两儿俱曰：薇菜树果以自给耳。……王遣使者迎焉……使者曰：王逮皇后，捐食衔泣，身命日衰，思睹太子……太子入城，顿首谢过，退劳起居，国王复以国藏珍宝，都付太子，功令布施。临国困民，归化首尾……拜表称臣，贡献相接……遂获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道，御天人师，独步三界，为众圣王矣！"

以上为《须大拿太子经》即《六度集经》中《布施度无极》章第一中布施无极之故事。又西秦沙门圣坚奉诏译：《太子须大拿经》内容与《六度集经》中《须大拿经》(须大拿太子本生故事)完

全相同，不过字迹稍多而已。

（7） 文殊师利与维摩诘：[12]

在东壁第四层雕有《文殊师利问疾品》图像。在第四层南侧，维摩诘半坐于帐内矮榻之上，手执扇，奋髯欲雄辩之姿势；北侧为文殊菩萨合掌静听，前后有菩萨、声闻听法之人物。据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云：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酬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滞，智慧无碍，其慧方便，皆已得度，虽然当承佛圣旨诣彼问疾。'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皆欲随从。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

以上经文可知，在《文殊菩萨问疾品》中除文殊、维摩以外，还有许多侍从人物。在敦煌莫高窟内壁画中，这种经变在文殊菩萨后有当时西域各国人之形像，即表现有许多人俱追随文殊菩萨之后，入毗耶离大城，会见维摩诘之形像。

至于维摩诘身旁，在《不思议品》中云：

"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师子座，，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其室广博，悉皆包容三万二千师子座，无所妨碍，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见如故。"

有关这段记载，在石窟造像中从未表现过。并且在维摩诘身旁也从无追随其后之人与物。

（8） 窟顶之伎乐天与供养天：

窟顶作穹窿形，中部刻一重瓣莲花，围绕着流苏，构成一莲花宝盖。四周有伎乐八人，供养天二人，环绕莲花。这些环绕莲花翱翔之乾闼婆，紧那罗等形象，俗称"飞天"。其实佛的护法：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闼婆，五紧那罗，六阿修罗，七迦楼罗（金翅鸟），八摩睺罗伽，八部护法中无飞天。天部护法见于云冈造像，天部有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未见天部其他形象。

《大智度论》卷九曰：

"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上有三十三万城。"

而摩醯首罗、鸠摩罗二天，即天乐神也。西域之俗，徘优谓之乾闼婆。《注维摩诘经》一曰：什曰："乾闼婆：天乐神也。"此乃天帝俗乐之神也。紧那罗：《慧琳音义》十一曰："真陀罗古作紧那罗，音乐天也，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次此天女，多与乾闼婆天为妻室也。"

而此八伎乐天，二供养天，亦即《妙法莲华经》中所说："诸天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此伎乐天、供养天，还有石窟造像中飞天的露脚形式，天带飘扬之风格；又有不露脚图案式刻风。这种伎乐天人，十足表现了在过渡时期新旧相间之作风。

（9） 菩萨：

在石窟造像中，菩萨多位于佛的两旁。若概括来论，即正中为佛，次外为二僧、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形象。二僧即阿难、迦叶，阿难常在佛身旁，迦叶虽不在身旁，但其业行最高，故佛之身旁为二僧。菩萨仅次于佛，亦名"十住"、"十地"。入理般若名为"住"，住生功德名为"地"。谓既得信后进而住佛地之位也。此十住由一"发心住"到十"灌顶住"。菩萨既为佛子，堪行佛事，则佛以智水灌顶，如此则可行佛事。在佛教造像中，不外两种侍佛之菩萨：一组为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一组为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文殊骑狮子，普贤骑象。观世音菩萨，头上戴宝冠，宝冠

之上有宝瓶；大势至菩萨头上亦有宝冠，冠上有化佛。

在云冈造像中，第九窟明窗之东为坐莲华上之菩萨，明窗之西为骑象之菩萨，二者想为文殊与普贤二菩萨。但二菩萨上身俱无帔巾(帛)。又云冈十七窟东壁太和十三年所造之莲花跏趺坐、两傍二狮子之菩萨，亦未著帔巾。

文殊号"法王子"，《法华文句记》曰：

"问曰：经称文殊为法王子，其诸菩萨何人不是法王之子。答：有二义，一，于王子中德推文殊；二，诸经中文殊为菩萨众首。"

由此足可证明文殊菩萨并非女相也。

又观世音菩萨作妇人相。《庄岳委谈》曰：

"今塑画观音者，无不作妇人相。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甚多，俱不饰妇人冠服。《太平广记》载一仕宦妻为神所摄，因作观音像奉焉，其妻寻梦一僧得苏，则唐以前塑像亦不作妇人也。"

大势至菩萨亦非女像。《大日经疏》五曰：

"如世国王大臣，威势自在，名为大势。言此圣者，以至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故以为名。"

又《观无量寿经》曰："顶上肉髻，如盔头摩华，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诸光明，普现佛事。"

《童子教》曰："观音为师敬，宝冠带弥陀，势至为亲孝顶戴父母骨。"

世人多以菩萨为女人，甚至一见菩萨温雅敦厚，含睇微笑，姿态优美，丰满柔软，若少女手臂，因而多人认为菩萨为女性，以致形容一人心道柔和称为"菩萨心"。但按佛经中所记，由佛至菩萨，俱有至德，教化众人，皆可云有佛与菩萨心，并非菩萨为女子也。

(10) 券门两侧之护法天：

1978年6月，清理宾阳洞，拆除了过去之砖券门，露出了原形全貌。在过道顶端雕有莲花形图案，南北两侧自上而下，各为一供养天人和高约二公尺之供养菩萨浮雕，再下两侧为三头四臂之浮雕护法像。南侧之护法像，头著盔，左上手持三股叉，下手持摩尼宝珠；右上手持金刚杵，右下手放于腰间。长发上飘，有三头。胸腹部左侧着人面与兽面甲，右侧身残毁。该像似著帔巾，赤足，饰钏环，足下踏一夜叉。北侧因风化过甚，仅能看出神像之头盔，右上手握有金刚杵，下手持棍状器，帔巾尚可辨识。

由以上之形象及在门两侧之位置论，应是佛之护法。

印度的婆罗门教主要信仰者为湿婆天与毗纽天，以及梵天。玄奘《大唐西域记》曾记至摩腊婆国，见一婆罗门云：

"彼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风靡，祖述其道，莫不图形。……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等像。为座四足。凡有所至，负以自随。"

但佛教却不以此等神为主尊，而以佛为主像，而以此为八大护法像。《大智度论》卷二中曾辨释此问题：

"问曰：余人亦知一切诸法，如摩醯首罗天(秦言大自在天)……如韦纽天(秦言遍闷)……如鸠摩罗天(秦言童子)……如是等诸天，各各言大，皆称一切智。有人作弟子，学其经书，亦受其法，言是一切智。答曰：此不应一切智，何以故？瞋、恚、憍、慢心著故。……复次，是三天。爱之，则欲令得一切愿；恶之，则欲令七世灭。佛不尔菩萨时，若怨家贼来欲杀，尚自以身肉、头目、髓脑而供养之，何况得佛不惜身时，以是故独佛应当受佛名号，应当归命佛，以佛为师，不应事天。"

由此可言，天神在佛教中，是不及佛者，佛教把婆罗门所崇敬之天，当作八部护法之一。故《翻译名义集》《八部篇》中云：

"法华疏云：天者天然，自然胜，乐胜，身胜。故论云：清净光洁，最胜最尊，故名为天。苟非最胜之因，岂生最胜之处。"

佛教与婆罗门教不同者，佛教之最高尊神是佛陀，不是"天"。所以石窟造像中不但"天"不能与佛比，而且也不能与罗汉、菩萨比。所以法云又说：(同上书)

"原夫佛垂化也……出则梵天、释天前导，入则梵王后随；左辅大将，由灭恶以成功，右弼金刚，用生而为德。二乘贤圣，既肃尔以归投，八部鬼神，故森然而翊卫。"

这样就规定了天之地位，远在佛下。因此造像中就把天定为辅弼、翊卫之人物。云冈第八窟门东侧雕有三头八臂骑牛像，门西侧有五面六臂骑鸟像。既然列在门之两侧，下面又有持三叉之力士像，与窟内正面所造之佛、菩萨，自然有地位之不同。在佛教著作中，对这种形像有许多记载。《大智度论》卷二云："摩醯首罗天(秦言大自在)，八臂三眼骑白牛。"而日本许多和尚杂记，如《别尊杂记》卷五二云："大自在天，梵摩醯首罗天……三目八臂骑牛。"《觉禅抄》《图像抄》所记与此同。

这三目八臂骑牛之神像，应是三首而不是三目。云冈第八窟亦是三首骑白牛。而宾阳中洞为三首四臂，与云冈之形像有所不同。至于手持三股叉、摩尼珠，持剑及金刚杵，虽也不同于云冈，但俱在门旁，为佛之护法，意义则相同也。

至于云冈第八窟之五头六臂骑鸟之形象[⑬]，据《大智度论》卷二云："如韦纽天(秦言遍闷)，四臂、捉贝持轮、骑金翅鸟。"而《图像抄》卷九把那罗延天又称毗纽天，亦乘金翅鸟。《大智度论》卷二又云："鸠摩罗天，(秦言童子)是天擎鸡，持铃，捉赤幡，骑孔雀。"又《图像抄》卷九引《胎藏图》说："黄色六面童子形，持金刚钩，乘孔雀。"又《经律异相》《天部》云："后来诸梵，第一尊重，颜如童子，名曰童子，擎鸡，持铃，捉赤幡，骑孔雀。"在《大毗婆沙论》卷一二九中亦云："应时大梵，即放光明，便自化身为童子像，首分五顶，形貌端严，在梵众中，随光而现。"

从以上诸文献记载，可证童子面、擎鸡、持铃、捉赤幡、头分五顶、即鸠摩罗天、大梵天。而所以将这些天供养起来，据《图像抄》卷九大自在天条云："《智度论》云：大自在天，那罗延天，俱摩罗天，此三天恭敬之，令得一切愿。"

宾阳中洞门券两侧之神像，虽与云冈第八窟券门壁上所刻之像不同[⑭]，但以形状，造像位置来论，应是佛八大护法第一之天部，即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作为佛之护法而刻在门之两侧。只不过其形像，不如云冈第八窟造出者更可与文献对照符合而已。[⑮]在云冈第十二窟窟顶和敦煌莫高窟西魏时代开凿之二八五窟主龛北侧四天王像上，亦有如此之形像，惟鸠摩罗天非五头而已[⑯]。

又三头四壁护法像，在南侧者足下似踏一夜叉像。关于此护法足下夜叉像，在奉先寺造像中托塔神王像，脚下亦踏一夜叉。《别尊杂记》卷四十七中云："北方毗沙门天王，领夜叉、罗刹二部鬼神，二鬼座即表此所领云云。"

由《别尊杂记》中可知此护法脚下踏者，非夜叉即罗刹二鬼座耳。(见《大正藏》图像三)

(11) 金刚力士：

宾阳中洞门外两侧各有一屋形龛，龛内有高浮雕金刚力士像。像作裸露健劲之躯体，怒目蹙眉。其中北侧一身，左手持金刚杵，右臂曲伸于胸前，五指张开，显示出"护法"威严之气势。形象虽丑陋，但与护法之身份颇为协调。这种力士又称金刚手、执金刚、密迹金刚。所称为密迹金

刚者，以彼常亲近佛，闻佛秘密事迹，故名密迹也。《宝积经》之《密迹金刚力士会》云：

"法意太子曰：吾自要誓，诸人成得佛时，当作金刚力士，常亲近佛，在外威仪省诸如来，一切秘要常委托依，普闻一切诸佛密要秘迹之事，信乐受喜，不怀疑结。（中略）其法意太子则合金刚力士名密迹是也。"

而《玄应音义》一曰："密迹：梵言散那 guhyapada，此译云密主，密是名也。以知佛三密切德故也。主者夜叉主也。案梵本都无迹意，当以示迹为神，故译经者义立名耳。"

《大日经疏》一曰："西方谓夜叉为秘要，以其身、口、意速疾隐秘，难可了知故。旧翻或云密迹。若浅略明义，秘密主即是夜叉王也。"

《楞严经》七曰："一一光明，皆遍示现，恒河沙金刚密迹，擎山持杵，编虚空界。"

《金光明经》《鬼神品》曰："金刚密迹，大鬼神王，及其眷属，五百徒党。一切皆是，大菩萨等，亦悉拥护，听是经者。"

诸佛中如大日如来，以金刚众为内眷属，以普贤、文殊等诸菩萨为大眷属。释迦则以舍利佛等声闻众为内眷属，诸菩萨为大眷属。由此可证密迹力士，为亲近佛一切秘要多委托之，成为佛之眷属。故窟门左右，或窟外多造此像，擎山持杵，遍虚空界。

三、伊阙佛龛之碑：

在宾阳中洞与南洞之间，中洞门外南侧力士之右，刻有一块碑，上有石刻屋檐覆盖，下有一龟驮之。该碑高五公尺，宽一公尺九寸。现题额为"伊阙佛龛之碑"，碑文为魏王泰为追念其母所造窟龛的功德记，贞观十五年六月五日岑文本撰文。（《岑文本传》见《旧唐书》卷七十；《新唐书》卷一百二）惟此碑形制，并非唐代所造。碑首的"晕"，雕刻有蟠螭纹，正面有二龙缠绕，侧面有二龙首相并向下，以示其碑阴也为二龙缠绕，雕法多细而精巧。碑首呈横长方形。从东魏时起，碑首逐渐加高加大，蟠螭纹也渐发达成为粗大而雄伟。如东魏兴和三年（公元 541）兖州刺史李仲璇之《重修鲁孔子庙碑》，唐初昭陵各陪葬诸臣之神道碑、九成宫醴泉铭之碑首等。正如叶昌炽所说："蟠螭之形，有如奔马，四足驰骤两龙之间，或缀以珠，有云气缭绕之。"而《伊阙佛龛之碑》的碑首，与古阳洞杨大眼、始平公、孙秋生等造像碑及石窟寺门外南侧之碑的碑首是相同的，均为横长方形，故应为北魏晚期制碑之特征，并非唐时之碑。

再说该碑原凿刻的年代。碑的下部龟身前部已残，从龟身北侧来看，中洞门外南侧力士长裙之下裾，伸入到了龟身左侧腹下部，这种现象从石刻角度来看，是不可能解释为二者之间的叠压，只能是统一规划，同时雕造的结果。因此，原碑的雕刻时代或许为北魏宣武帝之时，初唐魏王泰磨去原文，重刻出岑文本撰之《伊阙佛龛之碑》。[⑦]

从碑的所在位置来看，原魏碑之碑文，很有可能是宾阳中、南二洞的造窟功德记。在龙门北魏的其他洞窟中，如莲花洞、魏字洞、唐字洞、石窟寺等，也都流行窟外门侧立碑（或立于窟门内侧，如莲花洞），其职能也应为刻功德记所立。这种组合形式当以宾阳中洞为最早。此外，古阳洞的上层列龛也流行为记述功德而立碑的现象。云冈第七、八窟之间，凿有一通碑，下有龟驮之，二窟两侧各有一象驮塔。由此，龙门的窟前立碑形式，当渊源于云冈的七、八窟。

唐贞观十五年之《伊阙佛龛之碑》，岑文本撰，褚遂良书，碑文曰：

“伊闕佛龕之碑（額題）

若夫藏室延閣之舊典。蓬萊宛委之遺文。其教始於六經。其流分於百氏。莫不美天地爲廣大。嘉富貴爲崇高。備物致用。則上聖口其/發育。御氣乘雲。則列仙體其變化。玆乃盡域中之事業。殫方外之天府。踰繫表而稱篤論。口帝先而謂窮神。豈非徇淼漫於陷井者。未/從海若而泳天池也。矜峻極於塊阜者。未託山祇而窺地軸也。爲議夫無邊慧日。垂鴻暉於四衢。無相法寶。韞善價於三藏。泊乎出口/器之外。寂焉超筌蹄之表。三界方於禹跡也。猶大林之匹豪端。四天視於侯服也。若龍宮之方蝸舍。升彼岸而捨六度。則周孔尚溺於/沈淪。證常樂而捐一乘。則松高莫追其軌徹。由是見真如之寂滅。悟俗諦之幻化。八儒三墨之所稱。其人墳邱隴矣。柱史園吏之所述/。其旨猶糠秕矣。若夫七覺開口。八正分塗。離生滅而降靈。排色空而現相。唯妙也掩室以標其實。唯神也降魔以顯其權。故登十號而/御六天。絶智于無形之地。遺三明而冥五道。應物於有爲之域。是以慈悲所及。跨恒沙而同跬步。業緣既啓積僧祇而比崇朝。故能使/百億日月蕩無明於大夜。三千法界隮法雲於下土。然則功成道樹。非練金之初。跡滅堅林。豈斷籌之末。功既成。俟奧典而垂範。跡既/滅。假靈儀而圖妙。是以載雕金玉。闡其化於迦維。載飾丹青。發其善於震旦。繩繩乎。方便之力至矣。巍巍乎。饒益之義大矣。　　　/文德皇后。道高軒曜。德酌坤儀。淑聖表於無壃。柔明極於光大。沙麓蕃祉。塗山發祥。來翼家邦。嗣徽而贊王業。聿修陰教。正位而葉帝/圖。求賢顯重輪之明。逮下彰厚載之德。忠謀著於房闥。孝敬申於　　宗祀。至誠所感。清朗魄於上。至柔所被。蕩震騰於下。心繫憂勤。/行歸儉約。胎教克明。本枝冠於三代。閫政攸叙。宮掖光於二南。陋錦繪之華。身安大帛。賤珠玉之寶。志絶名鐳。九族所以增睦。萬邦所/以至道。宏覽圖籍。雅好藝文。酌黃老之清靜。窮詩書之溥博。立德之茂。合大兩儀。立言之美。齊明五緯。加以宿殖遠因。早成妙果。降神/渭涘。明四諦以契無生。應蹟昭陽。馳三車以濟有結。故縣匾表刹。布金猶須達之園。排空散花。踊現同多寶之塔。諒以高視四禪。俯輕/末利。深入八藏。顧蔑勝鬘。豈止厘降嬀汭。軼有嬀之二女。載祀騰實。越高辛之四妃而已哉。左武候大將軍相州都督雍州牧魏王。體/明德以居宗。膺茂親而作屏。發暉才藝。兼苞禮樂。朝讀百篇。總九流於學海。日摛三賦。備萬物於詞林。驅魯衛以駿鑣。馭梁楚使扶轂。/長人稱善。應乎千里之外。通神曰孝。橫乎四海之濱。結巨痛於風枝。纏深哀於霜露。陽陵永翳。懷鏡奩而不追。閟宮如在。望階除而增/慕。思欲弭節鷲岳。申陟屺之悲。鼓楫龍池。寄寒泉之思。方願捨白亭而退舉。瑩明珠於兜率。度黃陵而撫運。蔭寶樹於安養。博求報恩/之津。歷選集靈之域。以爲百王建國。圖大必揆於中州。千尊託生。成道不口於邊地。惟此三川塞總六合。王城設險。曲阜營定鼎之基。/伊闕帶垌。文命闢襄陵之口。穹隆極天。崢嶸無景。幽林招隱。洞穴藏金。雲生翠谷。橫石室而成蓋。霞舒丹嶂。臨松門而建標。崇基櫃於/嵩山。依希尋嶺。口流注於德水。仿佛連河。斯固真俗之名區。人祇之絶境也。王乃罄心而弘喜捨。開藏而散龜具。楚般竭其思。宋墨騁/其奇。疏絶壁於玉繩之表。而靈龕星列。雕口石於金波之外。而尊容毕舉。或仍舊而增嚴。或維新而極妙。白豪流照。掩蓮花之質。紺發/揚暉。分檀林之侶。是故近瞻寶相。儼若全身。遠鑒神光。湛如留影。嗤鏤玉之爲劣。鄙刻檀之未工。杲杲焉逾日輪之麗長漢。峨峨焉邁/金山之映巨壑。耆闍在目。那竭可想。實花降祥。赩五雲之色。天樂振響。奪萬籟之音。是以覩

法身之妙。而八難自弭。聞大覺之風。而六/天可眇。非正真者。其孰能與於此也。善建佛事。以報鞠育之慈。廣修福田。以資菩提之業。非純孝者。其孰能與於此也。昔簡狄生商。既/輪廻於名相。公旦胙魯。亦流遁於國城。猶且雅頌美其功。同和於天地。管弦詠其德。口口於鬼神。況乎慧燈普照。甘露徧灑。任姒尊名。/具之以妙覺。聞平茂實。成之以種智。是用勒紺碣於不朽。譬彼法幢陳讃述於無窮。同口口偈。俾夫衣銷劫石。與金剛而比堅。芥納須/彌隨鐵圍而齊固。口感口詞。迺作頌曰：

十號開緒。二諦分源。有爲非實。無相稱尊。光宅沙界。大居給園。仁舟戢溺。智炬排昏。緣發現迹。化終還淨。色身暫掩。靈照遠鏡。布金降/真。攻玉圖聖。五道有截。三乘無競。　帝唐御紀。太姒定祥。功濟赤縣。德穆紫房。十品散馥。二慧騰光。廣闢香地。載紐玄綱。卓爾英王。/至哉茂則。丹青神甸。鹽梅王國。擲地口文。横海邁德。孝思不匱。報恩罔忒。聿修淨業。于兹勝境。梯危紫口。口口翠嶺。勒石表相。因山摹/口。希聖雖遙。求心寧永。豪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祇樹樓似增成。飛泉瀾漢。危石臨星。巖垂日近松口口口……/來游口口口口乘杯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純孝克宣。勝業載圓。邪山滅地。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皇祚於下。/十五年歳次辛丑十一月……”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文德顺圣皇后传》云：“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后常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常诫守者：‘吾以自检，故书无条理，勿令至尊见之。’乃崩，宫司以闻，帝为之恸，示近臣曰：‘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谥文德圣皇后。”

碑文中说的“文德皇后，道高轩曜”，即为太宗文德顺圣皇后。

又“左武侯大将军相州都督雍州牧魏王。”《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云：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属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进封卫王……贞观二年改越王，授扬州大都督。五年兼领左武侯大都督，并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七年转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馀官如故。……太宗因侍臣曰：“……泰立，承乾（太子）、晋王（太宗第九子也……（贞观）五年封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乃幽泰於将作监。下诏曰，‘……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降封东莱郡王。’……二十一年进封濮王。高宗即位，为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羞膳，特加优异。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赠太尉雍州牧，谥曰恭。”

《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传》《濮恭王泰传》云：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卫，继怀王后，又徙封越，为扬州大都督，再迁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改王魏……即幽将作监，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降王东莱……寻改王顺阳，居均州之郧乡……薨郧乡，年三十五，赠太尉雍州牧。”

如据太宗本纪所记：贞观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加魏王泰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十四年春甲寅幸魏王宅。十七年癸巳魏王泰以罪降爵为东莱郡王。高宗永徽三年十二月癸巳濮阳王泰薨。

由新、旧唐书所记的魏王之事；与《伊阙佛龛之碑》对比可知；在贞观十五年岑文本撰文立碑之时，魏王尚未降爵，故官衔依旧。贞观十七年始有罪降爵之事。碑中所记之魏王，想必为魏王李泰耳。

四、宾阳南洞：

宾阳南洞，平面呈马蹄形，下部有倒凹字形矮台之痕迹，顶部为穹隆形。窟顶正中刻出较肥硕之莲花，莲花外部刻五层图案式，连成一个大宝盖，与中洞窟顶大致相同。在雕造风格方面，如歌舞伎乐人之帔巾飘带完全进入图案式，年代似乎较中洞为晚。在前壁与左右两侧壁下部，雕出十神王像，其位置与中洞相同，但在形体上比中洞神王小，且雕造大小不一，显得粗糙。可见在大的布局方面，仍是遵循中洞之制。

西壁之一铺大像与两侧壁的小龛，其雕造风格显然不属北魏。在北壁一小龛题记曰：

"大業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河/南郡興泰縣人梁佩仁，爲亡/男世記大壽二男，敬造釋迦/像二龕并四菩薩、香爐師子，/并上爲皇帝陛下，/又爲一切蒼生，同登正覺。"

案：《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云："河南郡统县十八，户二十万二千二百三十，河南、洛阳……兴泰（大业初置，有鹿蹄山，石墨山，钟山）、……"

此梁佩仁为河南郡兴泰县人，由此题记可证，在大业十二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北魏未完成的宾阳南洞中开龛造像了。再从西壁的一铺大像来看，其面相，完全为由北魏末期瘦削面形（云冈第三期迁洛以后的造像面型，俱由丰腴转入瘦削），渐渐转入方圆形。其中主尊坐佛，面相长圆，脸蛋较胖，眼似弯月向上，高鼻梁，下部宽大，额部较高，雕刻圆滑；嘴唇厚，含笑意。胸部微鼓，腹部平坦，双腿部显得较短。身著双领下垂大衣，内有僧祇支；右侧衣领绕至左大臂处，自左肩处垂下一带系之。菩萨头身比例约为1：4.5，面相较方，宽额，腮部较大；长眉大眼，眉脊突起，高鼻梁，嘴大唇厚，嘴角内陷，面无表情，缺乏生气；颈部粗短，身体直立，双腿分开，没有扭动之势。胸部平坦，腹部微鼓，双肩上耸，较平。服饰雕刻写实感不强，衣纹多为直平阶梯式。菩萨上身所著之帔巾，上卷处非常厚重，下身着裙，饰有臂钏、腕钏并粗重瓔珞。以上之衣饰风格或即当时之"时世妆"。《梁书》卷十四《任昉传》云：

"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

由是知当时裙亦丈夫服也。瓔珞固为印度之常服，而裙并非如后世仅为妇女服，不知六朝时男子亦服裙也。

左右夹侍弟子，其头身比例约为1：6，身体僵直，缺乏生气；挺胸、收腹。阿难肩较斜，迦叶肩平，且较宽。身着袈裟呈直筒状垂下，没有什么动态。衣纹上已微显"曹衣出水"贴在下身之形式。

最重要的是大像的雕刻手法，已不再是"减地平鈒，""剔地起突"，而成为"压地隐起"的图线衣纹。束裙大带下垂如绅。改平刀法为圆刀法。再结合像的风格与形制，推测西壁的一铺大像，可能开凿于隋代[19]。

宾阳南洞有记年之造像很多。其中有贞观记年题记之造像龛，共十九处，也是全国石窟有贞观纪年最多之一处。这十九个龛，从贞观十五年[19]起（公元641），到贞观二十三年[20]（公元

649）止，造像之特征及风格，可以分为二阶段：

1. 贞观二十年以前（公元646）各龛：佛之面相，大多方圆。外衣下垂至方形座前。衣纹疏稀厚重而不规则。南壁菩萨袒上身，但裙带下垂如绅。同时也有菩萨外著粗璎珞，斜披至右腿上。（以上俱在南壁）

2. 贞观二十年以后各龛：如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佛像作螺髻，颈有三道纹，足踏莲花，花瓣翘起。菩萨有极复杂之细颈圈，帔帛横于胸腹之间两道，并有细长璎珞，交叉于圆形饰物内，然后再上卷。贞观二十二年赵才造像，又刻有束腰八角莲座，座上又刻出一劫波育（毡布）。而贞观二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崔贵本龛之佛像，又为束腰六角仰覆莲座，座上设置劫波育。菩萨披巾亦为横于胸腹之间两道。这些造像特征，又是开高宗以后造像之新风格。

南壁上层窟顶刻有"永徽元年二月五日汝州刺史驸马都尉渝国公刘玄意造弥勒像一龛"。刘玄意，是太宗女南平公主之夫。《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公主传》、太宗二十一女条云："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岭南，更嫁刘玄意。"（《唐会要》卷六所记与此同）玄意于高宗初年任汝州刺史。（河南道汝州临汝郡）故宾阳南洞题记为"汝州刺史驸马都尉渝国公"。而《新唐书·诸公主传》中，刘玄意无任官之记载。永徽时任汝州刺史，后又改任齐州刺史。（河南道齐州济南郡县六）今济南市南四十一公里柳埠镇东南朗公谷内千佛崖第四号龛南上角有："大唐显庆三年（公元658）九月十五日齐州刺史上柱国驸马都尉渝国公刘玄意敬造[佛]像供养。"第六号龛南一小龛外，又有："显庆三年南平长公主为太宗文皇帝敬造像一躯。"

由以上题记，可证高宗初年在宾阳南洞有汝州刺史刘玄意造像；显庆时，刘玄意又任齐州刺史，并在济南郡造像。由于齐州之题记刻于高宗显庆年间，而南平公主与高宗李治为兄弟行，故将南平公主称为长东公主。

五、洛州乡城老人佛碑

在宾阳中、北洞之间，突出一块岩石，三面都有造像。在东面偏北龛内，造有一佛，二罗汉，二菩萨像，龛的南侧有一小碑，在上部圭形碑额表面，题额为：

"洛州乡城老人佛碑"

正文现已完全剥落不可辨明，仅末行有"大"字可辨识。王昶《金石萃编》曾收入此碑石，上刻有像主吉万岁等清信士女三十四人造像一事，末有"大齐天[保]十[一]年正月廿一日功托"[①]之纪年，因而一般人们都认为是高齐之造像。可是碑额上的洛州，并不是北齐时所改。《隋书》卷三十《地理中·河南郡洛阳县》云："洛阳：有汉已来旧都，后魏置司州，东魏改曰洛州，后周置东京六府，洛州总管。开皇……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

唐初平王世充后，置洛州总管府。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北魏时虽有洛州，但领郡六：洛阳郡、河阴郡、新安郡、中川郡、河南郡、阳城郡。北魏之洛州，非郡名，乃高于郡之州名。北齐时根本无洛阳，只有洛州。王昶不查，以洛州为洛阳，并引用大齐谓"洛州乡城老人佛碑"为北齐碑，实未加细察故耳。

跋尾中又把碑文列入太和十七年，因《魏书》卷一百六中《地形二》中云：

“洛州：太宗（北魏太宗，即道武帝之子，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置。太和十七年改为司州，天平初复。”

由以上记载，知洛州之名虽近百年，但非东魏与北齐时也。今再以造像来论：佛像挺胸，佛座前衣纹疏稀而不规则，座下刻出唐式莲瓣。菩萨虽外披帔巾，但交叉处宽厚，胸前有细而短之璎珞。所有这些服饰，俱为初唐造像之特征。因而这龛中之造像，并非北齐所造，而应是唐时开出的。“大”字下之“齐”字，很可能为“唐”字②。

六、宾阳北洞：

宾阳北洞在中洞之北，平面近于马蹄形，在地表刻有莲花装饰，门道处有石雕门槛。西壁主尊坐佛，肩以上部分向里凹入，好像是后来毁掉原像，重又向内挖进而后凿出的样子。窟顶呈穹窿形，圆形伞盖较小，但于窟顶正中，自内向外为：莲蓬、双层莲瓣；伎乐天，宽带装饰；单排覆莲瓣、单层角饰。表现手法似均以阴刻线刻出、涂彩，为模仿中洞窟顶作出，但较为粗糙。在南、北二壁下部雕有十神王，每壁各五身。形体均较胖，面相胖圆，为唐代的风格。

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再结合北洞在窟型与大的布局方面同中洞基本一致来看，推测北洞就是永平年间，中尹刘腾为世宗皇帝补造的一所石窟。

窟内造像：西壁一铺大像，为一佛、二罗汉、二菩萨，均为初唐风格。其中，主尊坐佛型体宽大有力，面相胖圆，肉髻已残，前额隆起；大眼、塌鼻梁、脸面胖圆，下颏突起；肩部宽平，腰较细，挺胸、平腹；双腿盘坐、腿部较宽，双脚出露，脚掌面向上；右手二指上指，左手二指向下。下部方形须弥座表面雕有壶门，中雕力士托扛。左夹侍菩萨，头身比例约为 1∶5.5，面相长圆，脸蛋鼓起，含有笑意。高颈，圆肩，细腰，鼓腹。身体基本呈直立姿势，但已微显扭动之姿（与潜溪寺菩萨相似）。披巾绕腹前两道，长璎珞在腹前穿一方形饰物，后分两条下垂至双腿处。下身着长裙，有裙腰。肩头饰有二圆形饰物，由此垂下项圈、璎珞。胸前可看出薄的袒右式内衣。手、臂雕刻均写实。右夹侍菩萨，头身比例约为 1∶5，颈短，体态不生动。弟子，头身比例阿难为 1∶5.5，迦叶为 1∶6.5。特点为上身宽、下身细，身体直立，肩部较宽，胸部平坦，腹部略鼓，体型比较呆板。

与其他北魏、唐代造像比较来看，西壁一铺大像确系唐代作风，推想宾阳北洞在北魏时开凿以后，未及再造佛像，到唐时魏王泰又重加雕造，始造出西壁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方成为今日之样式。

七、潜 溪 寺：

潜溪寺在宾阳三洞之北，比宾阳三洞为小，可分为前室与后室。现前室顶部已塌毁，壁面上分布了一些后代开凿的龛，像已不存。在门道下部，有一块较高的台阶。后室平面呈马蹄形，顶部为穹窿形。顶部正中浮雕一朵大莲花，现仅可看清楚正中的莲蓬与其周的一圈莲瓣。环四周地面凿出倒凹字形的矮基坛，在基坛上部的西壁，凿出一主尊坐佛，在南、北两侧壁分布有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全部造像之面型较宾阳三洞又进一步，不完全为方圆形，而有柔和清秀之风。

主尊坐佛：结跏趺坐，施说法印。在肉髻与发髻表面雕出水涡纹。该佛面相浑圆宽额，微显胖；大眼、长眉弯曲，刻出眉脊；颈部饰有三道；宽肩，挺胸，细腰。衣纹雕刻写实感较强，露出右足。下坐一平面呈长方形的亚腰须弥座，上下各有三层叠褶；大衣下摆搭于座前上部。背部身光呈仰莲瓣状，尖部指向窟顶正中（与宾阳三洞主尊身光相似）。

弟子：身体直立，头身比例约为1：5.5。胸部平坦，腹部略鼓，宽肩略耸起。身着之袈裟基本呈直筒状下垂至脚面上部，在双腿部略向内收。衣纹雕刻近于阶梯状。从形制来看，处于宾阳南、北二洞的弟子之间。

菩萨：头身比例约为1：5，面部较胖，宽额，长眉，大眼，嘴角内陷，含笑意。颈部较高，圆肩、腰部较细，胸腹部鼓起，双小腿处向内收。型体丰满，已略显扭动状，与宾阳南洞夹侍菩萨相近。足下踏仰覆圆形莲台。身上饰有项圈、腕钏，长璎珞在腹前穿一圆形饰物。上身袒裸，下身着裙，有裙腰。上身还着有袒右式的内衣。披巾自双肩部垂于身体两侧下部。总之，不如盛唐的生动、体态婀娜，但又比宾阳南洞的为进步。

天王：头顶束高发髻，面呈方形，眼圆睁，眉上扬，宽肩，下身较窄，胸腹部均较平坦，仅胯部向窟内侧挺起。双腿基本分开直立。身体的肌肉部分也表现不明显。双足下踏一小鬼，为四肢下爬状，面部侧向外。这种造型不似后来的天王身体肌肉发达，一腿弓起，一腿下撑，足下小鬼呈坐起或站立之姿等，应为一种唐代早期的形制。

总之，在造型方面与宾阳南北洞有了一些不同之处，如菩萨不是戴低花蔓冠而是在高髻前额上束一半面花冠，为唐代造像之新形式。此外，天王挤入了佛、弟子和菩萨的行列，与宾阳南洞天王雕在门内左右侧者不同。总起来看，开窟时间，可能较南洞为晚，与宾阳北洞创造之时间，大致相同。

综上所述之宾阳三洞，以中洞开凿时间最早，同时亦开凿出南洞的大形与中、南二窟前的开阔地带。稍后不久，又开凿了北洞，与中、南两洞并为三所。此三洞仅中洞按时完成。大约在隋大业年间，开始了对宾阳南洞的补凿，至初唐太宗之子魏王泰时，正如《伊阙佛龛之碑》中所记："或仍旧而增严，或维新而极妙"，从而把宾阳三洞，有的加以修整，磨去旧碑文而重刻，有的创作新像，凿出北洞之大像[23]。以后可能在高宗或武周之初，又开凿出潜溪寺，构成为这一区内最重要之四所石窟。

注：

①武攀龙《重修宾阳洞碑记》曰："元魏尚天竺教，凿石两崖间，刻画佛像以万计，有洞俗名锣鼓，寻为宾阳，盖取寅宾出日之义。"

②关于宾阳三洞的年代，过去有的学者依据《伊阙佛龛之碑》断为唐代，如欧阳修《集古录》曰："唐之三龛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太宗后）造，龛外刻有褚遂良书之三龛记，可以徵信，洞前有南北两室。"又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曰："……贞观十五年魏王泰为长孙皇后造。"今人贺泳《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报告》中认为："由斋祓堂略南，上山即至，即唐龙门三龛也。据考，后魏时建有八寺，或谓此即其中之石窟寺。"（《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2期）又如付振伦《隋唐五代物质文化参考资料》中说："唐有龙门三龛，是魏王泰为长孙皇后所造，龛外刻褚遂良所书'三龛记。'"（《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

主张宾阳三洞为北魏时开凿者，如：冢本善隆《表现在龙门石窟的北魏佛教》认为宾阳和其左右二洞，作为世宗时代朝庭计划的三窟或许是妥当的。沙畹认为，宾阳三洞是唐代营造的，而古阳洞、莲花洞和魏字洞即是所谓的龙门三窟（孝文帝建古阳洞，文昭皇太后建的是莲花洞，宣武帝建的是魏字洞）。（《北中国考古图录》）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评解第二卷认为，宾阳中洞为宣武帝窟，而为孝文帝后的二所石窟，或许在奉先寺一带，后为唐代打破重新开窟。

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指出："500年至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刘汝醴《关于龙门三窟》认为三窟是有计划安排的结果，除此以外，无其他合适之地。因此，宾阳三洞确是北魏王室所造的三大窟。（《文物》1959年12期）金维诺也认为：白整、刘腾所开三窟，就是宾阳三洞。（《龙门石窟》序。

④关于三佛题材造像的意义，法人 A・Foucher 曾根据佛教传说，佛经和经卷的插图，来说明笈多时期的释迦八相造像碑上八幅浮雕的内容，以其中"舍卫城大神变"一幅来解释云岗石窟中"昙曜五窟"之一的第二十洞的三佛题材。（A・Foucher：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Art P166）其后，沙畹赞成其说，又进而推进到第二十洞以外的云岗其它洞窟和龙门的宾阳洞。（E・Chavannes：Mission Archc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Tome I，Prris）日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中说："三佛是为了处理无数千佛并顾及造像之协调而扩大其胁侍，于千佛群的正中和其间配置较大的坐佛龛，亦与上例为同样意义。"而且认为"如此布置并非与教义有关，如视作美术造型之考虑，更可涣然冰释矣。"（《云冈石窟》第八卷，第九卷）

冢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表现在龙门石窟的北魏佛教》认为：石窟铭记中出现大量与法华经有关的材料。

刘慧达《北魏石窟中的"三佛"》认为：三佛的题材应与当时北朝流行《法华经》有关，它表现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佛。（《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⑤参见周到《试论巩县石窟艺术的特点》《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

《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平凡社，1983年。

⑥东魏武定元年骆子宽等七十人造像，日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大阪，昭和十二年九月）中有收录。

⑦水野，长广《响堂山石窟》。

⑧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文物》1987年4月。

⑨牛达生《固原须弥山石窟考察记》。未刊。

⑩关于美国人盗凿《帝后礼佛图》的经过，参见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P60—61，P98－101。

⑪平凡社《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

⑫金维诺《敦煌壁画维摩变的发展》认为摩诘典型形像在晋时出现于佛教壁画，是与这时崇尚清淡，士大夫以博学善辩的维摩诘居士作为典型分不开。《现代佛学》1959年第3期。

⑬参见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五卷。

⑭阎文儒《云冈石窟造像中一些题材的考释》《现代佛学》1963年第2期。

⑮李文生《龙门石窟的新发现及其它》认为宾阳中洞门券两侧壁的护法天形像，是帝释天与大梵天。《文物》1980年1期。

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平凡社，文物出版社）。

⑰王去非：《关于龙门石窟的几种新发现及其它有关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⑱另一种观点认为：魏王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造像，指的是宾阳南洞后壁主尊大像，因此这一铺像的开凿年代当在贞观十五年。见李文生《龙门石窟的新发现及其它》，张若愚：《伊阙佛龛之碑和潜溪寺宾阳洞》。（《文物》1980年1期）宫大中则认为：宾阳南洞主像有可能是隋代作品。（《龙门石窟艺术》P122）《龙门石窟概述》也认为：宾阳南洞是从北魏开凿到隋代才完成的一个洞窟。

⑲宾阳南洞，贞观十五年唐豫章公主造像记曰：

"大唐贞观十 五年 三月十/日豫章公主/敬造像 一塔/愿己身平安/并为 一切仓/识公主妳萨/为己身并儿/蒋修子等五/人亦同造像/一塔及一切/含识共登正/觉。"

⑳宾阳南洞，贞观廿二年崔贵本造像记："弟子崔贵本敬造像/一龛并 二菩萨装严/成就愿合家又愿己/身及阿婆等并为法界众生并愿去离 三涂受苦愿口/悉令解脱复愿/贵本当来往生愿/见佛闻法贞观廿 二/年十 一月八日弟子崔贵本造口口口口养。"

㉑水野、长广《龙门石窟之研究》依据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如下：

洛州乡城老人佛碑（题额）

像主吉万岁。副像主张孝舒。副像主王德闰。口口稚口士口王政则。孙德信。赵奴口。（《金石萃编》作"子"）口舍乐。口福。刘口口口口口口乡。沈士达。沈士公。韩君远。任谦之。曹口口。寻世达。赵世口。韩口口。郭口彦。李四朗。曹善信。郭善积。汪孝养。张君彦。张世师。清信　　清信女杨。清信女李。清信女口。清信女成。清信女陈。清信女口。

其词曰。　夫法身无相。相口十方。旨趣无言。言而法界。故入口有典。大悲以济群生。出口口行六度。而除八难。是以前驰羊鹿。后门牛。欲使智水无岸。爱河永竭。然　口主启请。示灭双林。正化随迁。发（《金石萃编》作"苦"）烦无救。但口口思念雕口真形口斯口心。铸兹神状。今吉万岁。卅四人等口口敬造　尊仪一龛。上祚　皇家。口霑灵识。颂曰　出有入口。口机不见。出空入有。益物为先。不来不去。无动无迁。妙矣口口口能側焉。蜜（《金石萃编》作"法"）园功（《萃编》作"初"）起。双树息焉。此口容。万代流口。　　大齐天[保]十[一]年正月廿一日功托。

㉒贺泳《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报告》中称此碑为"北齐洛州老人佛龛碑"。

李玉昆考证"洛州乡城老人佛碑"，为唐贞观十一年之碑。载于《龙门杂考》《文物》1980年1期。

㉓关于潜溪寺的开凿年代，日·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认为开凿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之研究》对关野贞的观点加以肯定。他们自称是依据《伊阙佛龛之碑》的记载。《龙门石窟概述》则延用了这种观点。

王去非：《参观三处石窟笔记》认为：潜溪寺的年代可能属高宗早期。（《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张若愚：《伊阙佛龛之碑和潜溪寺宾阳洞》一文中指出，潜溪寺是龙门唐代石刻中臻于成熟的作品，绝不类似于唐初贞观年间的作品。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中认为：唐代窟龛天王的出现，当始于龙朔元年（661年），这也就再次证明宾阳北洞和潜溪寺绝非贞观年间雕凿，更不是魏王李泰营造的。

第四章 敬 善 寺

敬善寺区在宾阳三洞之南的半山中，共有九十七个窟龛，均属于中小型。敬善寺大致位于本区中部，因其窟前有“敬善寺石像铭”而得名，因而今人即认为是唐时之敬善寺。区内最早之造像，为该区第十二号窟，在窟内北壁有永徽年间造菩萨像之题记，当然该窟西壁之造像亦不会晚于永徽年代。

一、敬 善 寺

1. 洞窟型制与造像特征：

敬善寺由前、后两室组成。前室平面近一椭圆形，窟顶前部与前门多已塌毁，顶部为券顶。在前室的北、南二壁下部，分别凿出一半月形的矮台，台上各雕出一身菩萨，现其表面多经后代修补。前室西壁门两侧，各雕出一身力士，足下踏有山石。均上身袒裸，下身著短裙，有裙腰。体型雄健有力，肌肉雕刻发达，胯部倾向门一方。其中门南侧一身，头戴仰莲形的宝冠，胸前肌肉发达。右臂下垂，手掌握起；左臂弯曲向上，左手食、中二指斜向上指。颈下饰有多串联珠缀成的繁缛的项饰。自两肩处下垂有长缨珞，在腹部穿有一圆形饰物。此外，在圆拱形门上方两侧，各雕一身飞天，相对飞舞；门券下部凿出门槛。

后室平面近于方形，穹窿形顶。在西壁正中雕一身结跏趺坐佛像，不露足，施说法印。佛像头部为后代重修，已面目皆非。体型较胖，圆肩，胸、腹部略鼓起。著双领下垂式袈裟，左侧衣领经腹前绕于右侧衣领之内，内著袒右式的僧祇支。佛身下坐一平面呈八角形的束腰须弥座，（有三面隐于西壁）下部有三层叠褶。座下饰一周宝装覆莲瓣，及两躯护法狮子，座前上部，有主尊大衣下摆垂下，下部呈一钝角尖状。主尊身后，凿出仰莲瓣状的身光。在主尊佛南北两侧下部，各雕一身菩萨，身体均侧向主尊一方，足下踏由佛座中伸出的长茎莲花。南、北两壁，自西向东依次雕出弟子、菩萨、天王。弟子与菩萨体型均较写实，头身比例在1：6左右，足下均踏束腰的仰覆圆形莲台。弟子体形偏瘦，肩部较窄，双肘部略向外张，双脚略为分开站立，袈裟在下身部位向下渐窄，不似宾阳南洞的弟子袈裟呈直筒状向下。菩萨身体窈窕丰满，体形优美，身躯略微向主尊一方扭动；含胸、鼓腹，上身袒裸，下身著裙，有裙腰，饰有项圈、长璎珞，在腹前穿一圆环。在弟子与菩萨之间，各浮雕一身比丘像，立于一短茎莲花之上，身体及面部均侧向主尊一方。这两身比丘应为本窟之供养人形像。龙门石窟将供养人加入佛、菩萨的行列中，还出现在

万佛洞与奉先寺之中。二天王为浮雕像，与佛、弟子、菩萨的圆雕形像有所不同。天王身著铠甲，面部侧向窟门一方，胯部也向门一侧略扭动，双肩耸起，不露脖颈，手持宝剑，双腿分开站立。足下踏二小鬼，呈蹲姿。这种浮雕、持剑的天王形像，在宾阳南洞以及敬善寺以北的一些小窟中也有类似形像。窟内东壁门两侧有一些后代补刻的小龛。现窟内东、北、南三壁上部，以及弟子、菩萨、天王雕像之间，均雕出姿态各异的菩萨，每身均坐于一仰莲之上。莲下的长梗由下向上伸出，分叉相连。窟顶正中浮雕出一双层瓣的莲花，莲花四周雕出八身凌空飞舞的供养天人，其飞舞方向基本朝向主尊一方。

2. 敬善寺石像铭：

在敬善寺前室门北侧力士的左上方，刻有一块小碑，为宣德郎守记室参军事李孝伦撰之《敬善寺石像铭》，其文曰：

"敬善寺石像銘　并序　　宣德郎守記室參軍事李孝倫撰。/若夫銀枝毓祉。締靈影於金園。劍雨銷氛。飛惠液於沙界。自鶴林秘彩。鷄/山藴迹。甄睿像於真金。刊瑞容於方琬。風猷不墜。繫此賴焉。紀國太妃韋/氏。京兆人也。苕姿含綺。韡華椒掖。蘭儀湛秀。緝美蘋限。而思惕紅沙。浪真/輝於五劍。神栖縞霧。延妙業於三珠。爰擇勝畿。聿修靈像。賀融虬彩。影襲/鸞籌。月逗仙河。分紫眉而汰色。星流天菀。翊紺瞳而飛照。懇莊已罄。茂績/其凝。化鳥旌越海之功。藏龜彰拔塵之果。昭昭峻業。難可名言者哉。加以/凝石疏基。均霜表地。川潔桐園之翠。風送杏巖之香。雖淨境開金。慮瞬口/於桑海。宏規籀石。諒終期於芥城。其銘曰。/二靈已散。一體未融。動植滋彩。物象相蒙。情氛委岳。識浪隨風。終淪口住。/孰亮三空。大雄降迹。玄津斯演。瑞浦澄流。祥山闢巘。雪童戰勝。檀口翼善/了義西宣。妙輪東轉。葉潤攸在。震區有庇。望影咸圖。尋光必萃。粤惟德範。/夙探微秘。詣道雖忘。瞻容乃喟。珠瓔櫻玩。銀藏傾財。林中寫塔。雲外崇臺。/臨豪月滿。暎臉蓮開。香烟起霧。梵響驚埃。南控驚川。北馳春路。萬室回矚。/四依輟步。撫因共植。披文同悟。比日長懸。隨山永固。"

根据碑文，足证敬善寺是韦太妃出钱凿成者。《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传》云：

"太宗十四子……韦妃生慎……纪王慎，始王申，后徙纪，食邑八百。贞观中迁襄州刺史，以治当最。天子玺书劳勉。人为立石颂德。二十三年，进户至千。文明初累迁太子太师贝州刺史，慎少好学，善星步，与越王齐名，当世号纪、越。"

《旧唐书》卷七十六《纪王慎传》曰：

"永徽元年拜左卫大将军。二年授荆州都督，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师，转贝州刺史……配流岭表，道至蒲州而卒。"

新、旧唐书所记的纪王事迹，大多相同，此不赘述。关于纪国太妃，由文献记载可知为纪王慎之母，在太宗死后，韦太妃居于东都洛阳。这点，由其儿媳《纪国陆妃碑》中更可证明。在《金石萃编》卷五十六《纪国陆妃碑》中云：

"以麟德二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泽州之馆舍，春秋三十有五……纪国太妃时在洛下，初闻凶讣，愿极哀痛之情。旋遣悼书，备竭辛酸之旨，自非德行昭著，操履坚贞，何以见重口口始终不易者也。"

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 665）纪国陆妃薨于泽州，想必是纪王慎任邢州或贝州刺史时，由西京或东京北上东去邢、贝二州时，路经河东道泽州高平郡而薨的。而韦太妃仍居洛阳，未从其子

东下也。

既然麟德二年韦太妃仍住在洛阳；再加之窟内之造像，俱将供养人列入声闻与菩萨之间，又非初唐之风格。那么，敬善寺之造像，很有可能是麟德二年前后所开凿。

3. **杜法力造像及其铭记：**

在窟门的两侧壁，有一些小规模的造像。门壁北侧，刻出六排小坐佛，每排八身，最下还有两身，均施禅定印，双手隐于袖内。下部的铭刻题记为：

“垂拱二年五月十/五日，夏侯/爲合家大小，造/業道像五十/區，願一切含生/離苦解脱/祁舉兄　郭/娘子成”

在窟门之南侧壁，刻有五层佛像，自上而下为：

a. 爲一身結跏趺坐佛，不露足，施説法印，下座爲束腰須彌座。下部銘曰：

“杜法力/爲太山/府君造/像一區”

b. 为一身结跏趺坐佛，露右脚，右手扶右膝，左手平放于腹前，掌心向上，坐于一方形束腰须弥座之上。下部铭曰：

“杜法力/爲閻羅/大王造/像一區/及七代先/亡並倍業/造”

c. 龛内雕三身结跏趺坐佛，下座均为圆形束腰须弥座，中部一身双手扶膝，两侧二身，双手捧钵于腹前。下部铭曰：

“杜法力/爲五道/將軍及/夫人太/山府君/錄事敬/造一區。”

d. 现存有五身并排的小坐佛，两端还各有一身的残迹，均施禅定印，手被翻出的衣袖所遮盖，下座为仰莲座。下部名曰：

“杜法/力爲/天曹/地府/各造/五區/牛頭/獄卒/各一區。”

e. 现存有七身并排的小坐佛，在西端还有一身的残迹，估计原为八身，形制与上排小佛相似。下部铭曰：

“杜法力/爲阿修/羅王及乾/闥婆王/南斗北/辰各二/區。”

按：泰山府君为《十王经》所说十王之第七阎魔王之书记，记人善恶。《焰罗王行法次第》曰：“若欲消除疫病、气病、疟病者，可供太山府君。”

《胎曼大钞》六曰：“或记曰：太山府君，亦名奉教官，肉色。左手持人头幢，右手持书，于阎魔王断罪处，记善恶业作天也。”

阎罗大王(yama-raja)：彼于世中，常受苦、乐二报之义，又曰“双王”，又曰“平等王”，地狱之总司也。《玄应音义》二十一曰：

“焰摩或作琰摩，声之转也，旧云阎罗，又曰琰摩罗，此言缚，或言双世也，谓苦、乐并受，即云双世，鬼官总司也。……阎摩此云双，罗社此云王。兄及妹皆作地狱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双王。”

《长阿含经》第十九《世记经·地狱品》第四云：“佛告比丘阎浮提南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有众生身行恶，口言恶、心念恶，身坏命终堕地狱中。狱卒将此罪人诣阎罗王所……时阎罗王以第一天使问罪人已，复以第二天使问罪人言……复以第三天使问罪人言……具诘问已，即付狱卒。时彼狱卒，即将罪人，诣犬地狱。”

由于阎罗王掌管地狱，为鬼官之总司，兄妹治男女事，人们为解除地狱之苦，因而造像中加上阎罗王，供养起来。

五道将军与录事：道，即有情者往来之所，有五处：1. 地狱道，2. 饿鬼道，3. 畜生道，4. 人道，5. 天道。此即五道也。亦有云六道者，《大智度论》《释初品中善根供养义》第四十六卷第二十云：

"问曰：经说有五道，云何言六道？答曰：佛去久经流远，法传五百年后，多有别异，部部不同，或言五道，或言六道。若说五者，于佛经回文说五。若说六者，于佛经回文说六。又摩诃衍中法华经说有六趣众生，观诸义义旨应有六道。"

《焰摩供次第》曰："可别供焰罗王五道将军，即得削死籍付生籍。"

录事：唐代各衙署几乎俱有录事或录事参军等办公人员，故以泰山府君下亦有录事办公人员职位。

天曹地府：《大乘义章》六末曰：

"天者如杂心释有光明，故名之为天。此随相释。又云：天者净故名天。天报清净，故名为净。若依持地所受自然，故名为天。"

《婆娑论》百七十二曰："于诸趣中，彼趣最胜，最乐，最善，最妙高，故名为天。"

又《大乘义章》十二曰："能生曰地。"

《佛地论》一曰：

"地谓所依、所行、所摄。"

又《楞严经》八曰："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矛，驱入城门。"

阿修罗王，又称为阿素洛。译曰非天，果报胜似天而非天之义。为常与帝释战斗之神，六道之一，八部众之一。《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条云：

"阿素洛，旧曰阿修罗，又曰阿须伦，又曰阿苏罗，皆讹也。"

《玄应音义》三曰：

"阿修伦，又作阿修罗，皆讹也。正言阿素洛。此译云：阿无也，亦云非。素洛云酒亦云天，名无酒神，亦名非天，经中亦名无善神也。"

虔闼婆亦云乾闼婆，八部众之一，乐神也。《注维摩诘经》一曰：

"什曰：乾闼婆，天乐神也。处地十宝山中。天欲作乐时，此神体上有相出，然后上天也。"

《玄应音义》三曰："此云臭香，亦云乐神，一曰食香，旧云香神，亦近也，经中亦作香音神也。"

南斗北辰：北辰即北极星，密教以为北斗七星。七星：一贪狼星；二巨门星；三禄存星；四文曲星；五廉直星；六武曲星；七破军星。婆罗门僧有《北斗七星延命经》，因而"南斗北辰"等星亦受供养。

法云《翻译名义集》鬼神第二十一《琰魔》条中云："或云'琰罗'……亦云阎罗，琰魔声之转也。"

日本《心觉抄》《别尊杂记》卷第四十六《焰魔天》条《道场观》中记："本尊琰魔天……又阎魔天……次太山府君……次五道大神。"

至于阎魔天曼荼罗图中，本尊即焰摩天，太山府君在上，五道大神在下。由此看来杜法力所造以上阎罗王、牛头狱卒等像，应是焰摩天之曼荼罗图像。

由杜法力造像可看出当时受供养者，不只是佛教中各尊神，即使为民间所流传之神，亦刻于石窟所在地而供养起来。这种题材之造像，还是全国各地石窟造像中所未见过的。

二、爨君协造优填王像考

在敬善寺区，分布有众多的内雕优填王像的小窟，像均呈善跏趺坐式，外著大衣而无衣纹表现①，即同印度秣兔罗式的造像风格。其中一优填王像窟中有题记曰：

顯慶四年二月八日/洛陽縣武騎尉文林/郎爨君協爲亡妻張/敬造優填王像一軀/功訖。"

按：优填王像为当时少造之像②。据《增一阿含经》卷第二十八云：

"是时王优填王即以牛头旃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是时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来形像，汝等当时辨之……是时波斯匿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二如来形像。"

《大唐西域记》卷五《憍赏弥国》条云："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邬陀衍那王（唐言出爱，旧云优填王，讹也。）之所作也。"

因为优填王信佛，在《大宝积经》卷九十五中曾论优填王后归佛，得须陀洹果。因而爨君协亦将优填王像供养起来。

最值得重视者，即爨姓非汉姓，而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姓氏。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云：

"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乌蛮。……有爨瓒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统其众。……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勿邓地方千里，有卯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爨五姓，皆乌蛮也。"

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云：

"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

又《曲江文集》卷十二"敕安南首领爨嗣绍书"曰：

"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领阿逆、和蛮大鬼主孟谷悮、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徵、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升麻县令孟聘：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然则既渐风化，亦当颇革蛮俗，有须陈请，何不奏闻，蕃中事宜，可具言也。"

又滇南《爨宝子碑》（小爨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所记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益州赵广起义。"十年五月：斐方明进军向培城，破张寻、唐频、擒程道助、斩严遐。于是赵广等皆奔散。"据《滇南古金石录》：赵广之乱，大约蔓延于建宁，为晋宁太守爨龙颜所平定。又据《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云：

"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

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爨龙颜卒。孝武帝（刘骏）大明二年（公元485）立爨龙颜碑。

由以上文献，足证爨姓非汉人姓实南蛮也。则爨君协，必唐时西南蛮族也。

至于爨君协官衔是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按一人官衔或为文官或为武官，而爨君协既为武官武骑尉又为文林郎，《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吏部尚书》条云：

"文散阶……从九品上曰文林郎，从九品下曰将仕郎。"

"司勋郎中……掌官吏勋级，凡十有二转……云骑尉视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

由唐时吏部勋级来论，爨君协既为文职，又为武职。但二官衔俱为勋级而非实职，因而推想爨君协非汉人，归唐后赐以勋衔，实未充任何官职，只将归降唐之南蛮人赐以官衔而已。又使之不生其他叛乱之心，使之居于京都以羁縻之而已。

此外在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同一年中，又有李大娘、高二娘造之优填王像。

以上爨君协、杜法力等人之造像，俱充分说明唐代造像范围扩大，又可以说明石匠亦手工业中之一"行。"他们是专职造像的。凡是出钱作功德的，就均给添上造像人之姓名。因而杜法力造之五层太山府君等像，事实恐即在已造出佛像，加上与佛不相关之题名。这又说明石窟造像之题材，不一定规定十分严格。因而对造像题材之推测与考证，即不能有强烈之主观看法。

注：

①关于龙门敬善寺与其他地区的优填王像，参见李文生《我国石窟中的优填王造像》《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②宫大中认为，龙门石窟中的优填王像，估计可能与玄奘去印度带回来的佛像粉本有关，流行于永徽六年至调露二年。见《龙门石窟艺术》P52。

第五章　万佛洞至莲花洞

龙门石窟西山中部，包括北魏和唐代所开凿的洞窟，其中年代易于辨识者，如永隆元年大监姚神表与智运禅师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造的万佛洞，清楚地把题记刻在窟顶和窟门上。狮子洞也有许多高宗和武则天时之造像题记；惠简洞也有咸享四年之题记。这些洞窟俱可清楚地辨别出时代之早晚。还有时代不够明确的，或一窟内有几个时代之造像，或有时代特殊之洞窟，现扼要写出介绍如下，对其中某些年代及其题材也略作考释。

一、万　佛　洞

万佛洞由前后两室组成，在前室门的南、北两侧，各雕一身威武的护法力士像，脚踏山石；后室平面近于方形，在西壁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在菩萨与弟子之间，各雕一身供养人，为尼姑装束，脚穿圆形花瓣头履。在门内两侧各雕一身天王，脚下踩有夜叉。南北两壁雕满小千佛，均为结跏趺坐佛，施禅定印，不露手，下部雕出舞乐图。窟顶为平顶，正中雕一大莲花，周有八身飞天环绕，在莲花周边有阴刻大字题记曰：

“大監/姚神表/内/道場/運禪/師一/萬五/千尊/像/一龕/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

在南壁万佛群中有一优填王像龛，龛外有题记曰：

“大唐调露二年(公元 680)岁次庚辰七月十五日奉为真莹师敬造毕功。”

这则题记好像和永隆元年姚神表与智运禅师开窟有矛盾，其实永隆元年与调露是同一年，永隆元年是调露二年八月改建的，题记虽是两个纪年，但时间确在一年中。

此外，刻于门壁两侧的唐处贞造的弥勒像五百躯与行香上座像比较特别。

在窟门的南侧壁表面雕有五百身小佛，均呈善跏趺坐式，手印多为说法，个别的有右手扶膝。下部正中有一小龛，中雕一身善跏趺坐的弥勒，脚踩两朵仰莲花，有二弟子，二菩萨夹侍，座下有二蹲狮。下有题记曰：

“大唐永/隆元年/歲次庚/辰九月/三十日處/貞敬造/彌勒/像五百/區願無/始惡業/罪消滅/法界四/生永斷/怨憎從/今生至/成佛以/來普作/菩提眷/屬誓相/度脱逢/善知識/出家修/道永度離/脱蓋纏晤晤/無所得。”

门北侧壁均为补凿的小龛，其中二比丘供养像比较有特点。西侧一身，手持长把香炉，头呈

球状圆形；东侧一身个子较矮，为双手合十。在小龛的西侧边沿上刻一行字曰：

"此是行香上座。"

二、惠 简 洞

惠简洞位于万佛洞南侧，是一敞口之中型洞窟，高4.25公尺，深2.70公尺。前半部似原有窟门，现已塌毁不清。窟内平面近一马蹄形，西壁呈圆弧形，并在南北两端略向里凹入。靠西壁下部凿出一半圆形的基坛。西壁正中凿一善跏趺坐的弥勒，坐于一平面呈长方形的高座之上，足下还踏一长方形台。弥勒两侧雕出二弟子，二菩萨，均立于基坛之上，足下踏束腰圆形莲台。今左胁侍弟子已不存。右侧的阿难形象与奉先寺的阿难很相似。菩萨头部均已残，身躯丰满，窈窕扭动，腹部鼓起，姿态优美。在南北两壁面，雕出二天王、二力士，今像均已残缺，仅剩其火焰状头光部分。主尊弥勒面相胖圆，右手扶右膝，左手放于左膝之上，掌心向上，胸部鼓起。头后以浅浮雕的手法刻出圆形头光与背屏，上部隆起呈三角状，两端各向外伸出一龙头。这种背屏在大万五佛洞以及部分优填王像龛中也有类似的形制。平顶，表面没有装饰。另外，窟内还分布有一些后期补凿的小龛，其时代也应属唐代。

在南壁近洞口处，有一则题记曰：

"大唐咸亨四年(公元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簡，奉爲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并德成就，伏願皇帝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延萬代。"

按：西京法海寺，在唐长安朱雀街西长安县布政坊内。据《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布政坊条云："东北隅，右金吾卫。西南隅，胡袄祠、善果寺。东南隅，废镇国大波若寺。西门之南，法海寺。〔注〕：本隋江陵总管、清水公贺拔华宅，开皇九年为沙门法海舍宅立寺，因以法海为名。"

此窟既称为西京法海寺惠简洞，当然是法海寺惠简所造。

咸亨四年是高宗(李治)纪年，《新唐书》卷七十九《高祖诸子传》云：

"德妃生元亨，张氏生元方"(周王即元方)又《周王元方传》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与郑、宋、荆、滕四王同封，贞观三年薨，无子，国除。"

由《周王传》中知为高祖子，但贞观三年薨，国除。是周王薨之年，与咸亨四年相距四十三年。而周王为高祖，即高宗李治的叔伯辈。《唐书》中又云"无子国除"。是李治时，必又以某王之子为后，因而在咸亨四年，又有周王，高宗时周王乃皇第七子名显，非元方后也。

"显庆二年……二月……庚午封皇第七子显为周王……十二月……庚午以周王显为洛州牧。……六年……九月……以洛州牧周王显为并州都督。……上元三年……三月乙酉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领工部尚书。……仪凤二年……八月徙封周王显为英王，改名哲……调露二年八月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云：

"中宗太和圣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显庆元年十一月乙丑生于长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怀太子废，其

年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柩前即帝位。皇太后临朝称制，改元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

高宗在位时，太子已数易人，初为忠，次孝敬皇帝李弘，次章怀太子李贤，及中宗已四易太子。李弘是在显庆元年立为太子、死于上元二年，咸亨四年时的太子正是他。由此可知题记中的皇帝是高宗李治，皇后是武则天，太子是李弘，周王即中宗李显。

三、惠简洞南部小窟：①

在惠简洞的南下侧有一小窟，此窟有数时代之造像。在窟门外壁上部，刻出屋檐形龛，檐上饰有金翅鸟与鸱吻。与唐字洞，石窟寺的外立面相似。窟门作圆拱形，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其中，北侧力士已残，仅保留有下部的长方形矮台；南侧力士基本完整，右腿弓起，左腿斜撑地，右臂下垂，左臂弯曲于胸前，头侧向门一方，下身长裙垂于脚下。足下踏一长方形台，这种力士为北魏时期的典型形像。门外北侧多已残，但仍保留有上下二小龛，约开凿于唐高宗时期。窟外南壁下部凿出一台，其上部凿出上下两龛，上部一龛表面多残，下部一龛为圆拱形龛，低坛基，坛基表面雕出二蹲狮，中置一熏炉。正中主像又为一立菩萨，夹侍有二罗汉，二菩萨。而菩萨宝缯下垂至地，下裙又紧贴腿上，腹部鼓起，衣纹稀少。罗汉的双手交拱于腹前，并隐于袖内，袈裟作出水式。这五身像的面部均已残。此等风格又似北齐时雕造。

窟内平面作马蹄形，下部凿出倒凹字形的浅坛。北壁之盝顶龛似为原来的规划，西、南二壁又向内凿入，下部留有较高的基坛，在坛上雕出佛、弟子、菩萨像。正壁（西）刻出一佛二罗汉二菩萨像。罗汉之袈裟作出水式，衣纹作斜方格纹；菩萨着低宝冠、窄颈圈，帔巾交叉处较厚重，裙带下垂如绅。宽额，面型下部尖圆，就造像特征来论，应是隋代所雕造。北壁之盝形龛，龛内刻一佛，二罗汉，二菩萨，二力士像，以及龛外西侧上下所刻戴笼冠的男供养人和持伞盖之侍者像。这种形像，完全是北魏末期造像之特征。南壁正中刻半结跏趺座之佛像，夹侍二菩萨像，佛面部已残，菩萨头顶作螺旋髻，帔巾交叉于胸前，然后上卷压肘上。佛座前二狮子已立起，此又为初唐时之雕造。

窟顶呈穹窿形，没有装饰。在东壁门两侧，各有一主尊为立菩萨，旁有二夹侍弟子的小龛，其中，北侧一龛，平顶，上饰角状的垂帐纹；南侧一龛，为盝顶龛。这两龛的时代，估计与北壁盝顶龛时代相近。

此外，在窟外门楣表面，以阴线刻出五个方形及半圆形碑首的碑形题记，时代均为明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吉日立，为捐资修路的题记。

四、老 龙 洞

老龙洞是就着自然山洞开凿而成的，其平面呈长马蹄形，顶部近于穹窿形。该洞因不是某一人专出钱开凿，以致未造出主要的一铺大像。全窟密密凿出五十四龛，其中较大者有：12，32，33，50 号龛，俱有永徽元年的造像题记。

33 号龛题记为：

"永徽元年四月八日洛州淨土寺主智尊敬造阿彌陀像一軀，同學智翔共崇此福。"

按：洛州净土寺，乃北魏时的名称。《魏书》卷一百〇六中《地形二》中云：

"洛州：太宗时置，太和十七年改为司州，天平初复。……领郡六，县十二。"

因而《新唐书》《地理志》云："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

净土寺：据《河南志》卷一《毓财坊》条云：

"大云寺后魏时建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唐贞观三年复徙于此。长寿二年改大云。会昌中废。"(《唐两京城坊考》所记与此同。)

又 50 号龛题记为：

"弟子樊慶爲亡慈兄前兗州參軍玄道，敬造等身救苦觀世音一軀，藉此功德往生淨土，大唐永徽元年五月五日起造，二年九月三十日功畢。"

按：据《新唐书》卷三十八《河南道》条云："兖州鲁郡上都督府……县十八。"

又《新唐书》卷四十九下云："上州刺史……录事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中州刺史……录事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上。"

兖州既然是上都督府，非上州即中州。而樊玄道非七品上，即八品上之官职。

又按：观世音者，观世人称彼菩萨，名之音而垂救，故云观世音。观世自在者，观世界而自在拔苦与乐。《法华经普门品》曰："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又《续高僧传》卷二十九《释僧明传》云：

"高齐定州观音瑞像及《高王经》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孙敬德，于防所造观音像，及年满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所引，禁在京狱，不胜拷掠，遂妄承罪，并处极刑……梦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能免死厄……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折为三段……怪以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刑，仍敕传写，被之于世，今所谓《高王观世音经》是也。"

因观世音菩萨有救苦之行为，因而称为救苦观世音。而造此像之原刻，是为了往生于净土。

此外，第 32 号龛又有题记曰：

"清信士女佛弟子劉夜，忽夢於闕峽水東升山履夢中惶懼……廻造阿彌陀像一軀，以遂夢中之願……大唐永徽元年十月一日。"

刘夜因梦而造像，还是造像中最奇出之原因，特为记出如上。

另外有 31 和 51 号龛，虽无题记可考它们的具体开凿年代，但从双领下垂式外衣，座前刻有疏稀之衣纹，唐式莲瓣之莲座上的佛像。还有上身著帔巾，横于胸腹之间两道，外著粗璎珞，

衣纹厚重风格之菩萨像。及 31 号龛下佛座下方的大摩尼宝珠，左右蹲踞状之狮子；51 号龛佛座下，头上作盘桓髻之女供养人，持炉戴软角幞头之男供养人，和头著胡帽之男侍等造像，所有这些造像特征与风格，俱为初唐之典型创作。

洞窟北壁，有一小尖拱型龛，主尊为结跏趺坐的阿弥陀佛，下坐六边形束腰须弥座，两侧夹侍有四身菩萨。这种组合形式比较特别，雕刻也比较精细，估计为唐高宗时的作品。

又在此窟北壁有题记曰：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 647)四月七日新息縣令田弘道共妻[男]女等敬造菩薩像兩軀，願從心口道。"

按：新息县在河南道。《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河南道条云：

"蔡州汝南郡，紧本豫州宝应元年更名。……县十：汝阳、朗山、遂平、上蔡、新蔡、褒信、新息、真阳、平舆、西平。"

新息县属蔡州，而田弘道即在贞观二十一年时，充新息县令，合家造菩萨像者也。

造像头部已残破，宝缯下垂，胸前有细颈圈，圈下有花形饰物，帔巾下垂交叉于腿部，然后上卷，下裙作喇叭口式之密褶纹，与以上的造像作风大致相似。

五、莲　花　洞

莲花洞是龙门北魏石窟中，古阳，宾阳，火烧洞以外，最大的石窟，因其窟顶雕有一朵精致的大莲花而得名。西壁刻有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像，全窟共雕出七十三龛。以窟内之大像佛、菩萨等来论，面型不十分瘦削，但又改著汉民族之服装，其年代下限可能还未达到孝明帝元诩、熙平、神龟、正光、孝昌等纪年。(公元 516——528)

1. 洞窟形制与造像特征：

莲花洞平面呈长马蹄形，顶部介于穹窿顶与券顶之间。在西壁凿出主尊，为一立佛像，著褒衣博式袈裟；主尊两侧分别雕出二弟子、二菩萨夹侍。其中弟子采用浮雕的表现手法，左侧迦叶的形象比较特别，右手持一锡杖，左手持袈裟下摆，横于腹前，肩宽，身体较粗，衣着宽大，头部已被盗凿[②]，据原照片来看，俱有胡人的高鼻、深目特征。窟顶正中雕出一朵大的圆形莲花，此为龙门窟顶莲花中最为精致的一例。在莲花的南北两侧，分别凿有三身供养天，体型清秀，裙带当风。

在南壁近门处，有一通魏碑，其表现已布满了后代(以唐代为主)补刻的小龛。原碑表面可能为刻写开凿莲花洞的功德记之用。现碑的西侧靠下有一圆拱型小龛，下部凿有基坛，雕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身体衣纹稀少，均作出水式，佛座呈椭圆桶状，下有一熏炉，基坛表面雕出二狮子护法及莲叶等。此龛风格与古阳洞北齐武平三年龛相近，时代也应属北齐。

北侧门壁已残，南侧门壁表面均为唐代补开的小龛。窟外门楣呈尖拱型，正中刻出图案式、鼻、眼、齿、唇俱全之饕餮纹，左右配以流云纹式之火焰纹，两端有图案式的龙首，开启了唐代卷云、三朵云纹之图案。这种花纹是当今全国石窟艺术中比较优秀之图案花纹。在门外南侧，保

留有一身力士，头与右小臂均残，左小臂弯曲于胸前，双腿分立，重心放于左腿之上，著菩萨装，颈下有项圈，披巾自腹前交叉，下身著长裙，垂于脚下。该力士当为北魏的作品。

在窟内南北两壁，分别凿出数列中小型龛，在西壁的大像之间，也有补凿的小龛。其中，南壁壁面较平整，龛的排列也较整齐，大致可分为三层；北壁凹凸不平，且下部又遭严重浸蚀，表面多分布一些排列无序的小龛。

龛的形制比较单一化，即基本形制为尖拱型龛。在外部边缘，有一近方形的边框，边框上部边缘向下雕出弧形的垂帐。龛口呈圆拱形，龛楣为尖拱形火焰状，表面或刻火焰纹，或刻出飞天伎乐。北壁较小的龛楣表面则雕出七身结跏趺坐的佛像；龛梁为凸刻出，也呈圆拱形，一般雕作龙身龛梁，两侧向下刻出反顾的龙首，口衔莲花。北壁小龛有的仅刻出龛梁，有的在龙首部位代之以忍冬纹；龛口两侧各有一立柱，在立柱外的两侧上部，刻出一层檐装饰，屋檐下各雕一身力士，脚踩一覆莲花。北壁一些小龛则代之以双手合十的菩萨形像；在尖拱龛楣外的两上角处，一般雕刻维摩（左）与文殊（右）问答形像，龛楣上部则刻众比丘听法状。部分小龛没有维摩、文殊、均为众比丘；南壁较大的龛内平面，为马蹄形，穹窿形顶，下部多凿有倒凹字形基坛，在基坛之上造像。在主尊坐处的基坛表面两端，刻出二狮子护法。北壁小龛内较浅，平面一般为半月形，下部凿出一平面为半月形的基坛，表面刻出护法狮子，坛上造像。造像组合：小龛为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佛对坐，单身坐佛等。南壁大龛内，则有二佛对坐并二弟子、二菩萨胁侍，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四弟子二菩萨，三佛并四弟子夹侍等。

除尖拱形龛外，还有盝顶形龛，帐形龛，屋形龛等形制，这些龛不仅数量少，形制一般也较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壁第一层大龛东起第二龛下，凿有一碑，经后代磨光后重新凿龛。在碑的西侧上部，浅浮雕刻出七身笼冠男供养人，着交领宽袖长袍，前有一引导比丘，手持一香炉；在碑的东侧上部，现保存有四身头顶梳丫状发髻的女供养人。此为莲花洞供养人保存最好的一例。

2. 维摩诘经变相考

莲花洞造像之题材，最多者为根据《维摩诘经》中《文殊师利问疾品》之故事而创造之文殊师利与维摩诘问答之形象。在全窟七十三小龛中，有二十一龛之左右上角刻出这幅故事像。

造像之年代，从题记中知为自北魏正光二年（公元 521）——北齐武平六年（公元 576）中。这五十年内，既然有二十多个将近三分之一佛龛，有维摩、文殊这样故事之题材，可证明当时信仰佛教之各阶级人物，对《维摩诘经》是有极大之兴趣。梁僧祐之经目《出三藏记集》卷第二云：

维摩诘经二卷阙……魏文帝时，支谦以吴主孙权黄武初，至孙亮建兴中所译出。

《删维摩诘经》一卷　祐意谓先出维摩烦重护删去逸谒也。　《合维摩诘经》五卷 晋惠帝时，沙门支敏度所集。　《新维摩诘经》三卷弘始八年（公元 406）于长安大寺出……晋安帝时，天竺沙门鸠摩罗什，以伪秦姚兴弘始三年至长安，于大寺及逍遥园又译出。

《维摩诘经》〔注〕：支谦出《维摩诘》二卷，竺法护出《维摩诘经》二卷。又出《删维摩诘》一卷，竺叔兰出《维摩诘经》二卷，鸠摩罗什出《新维摩诘经》二卷。

同上集卷第八云：

《维摩诘经序》第十二　僧叡法师

《合维摩诘经序》第十三　敏度法师

隋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撰《众经目录》卷第二云：

《维摩诘经》二卷　吴黄武年支谦译

《维摩诘所说经》三卷　后秦弘始年罗什译，右二经同本异译

又释静泰撰《众经目录》卷年五云：

《维摩诘》一卷重翻阙本·晋世竺法护译

《思维摩结经》三卷重翻缺本·晋惠帝世竺叔兰译

又麟德元年甲子岁京师西明寺释氏撰《大唐内典录》卷第一云：

《古维摩诘经》二卷。〔注〕：初出见古录及朱士行汉录

同上书卷第二《南吴孙氏传译佛经录》第三云：

《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三卷，〔注〕：与后汉严佛调译者少异，见竺道祖魏吴录及《三藏记》

又同上书卷云：

《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　与汉世严佛调，吴世支谦世出者，大同小译。

《合维摩诘经》三本五卷　见支敏度录

《维摩诘所说法门经》　太安二年四月一日译，第三译与汉佛调吴支谦出者大同小别，见真录。

又同上书卷三：

《维摩诘经》四卷　第二出

《维摩诘子注经》五卷

《维摩诘经》三卷　弘始八年于大寺出第四译，与佛调、支谦、法护出小异，生笔什译，叡序见二秦录。

同上书卷六云：

《维摩诘所说经》三卷　后秦弘始年罗什译于逍遥园。

《说无垢称经》六卷　唐贞观年玄奘于大慈恩寺译。

其他若《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具有此书名。可证自三国孙吴时起，已译出此经，故历代经目具录出焉。至于造像又具为《维摩诘所说经》卷中《文殊菩萨问疾品》。

在《问疾品》之前为《弟子品》云：

"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

以下须菩提、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摩柯迦旃延、阿那律、优波离、罗睺罗、阿难、弥勒菩萨、光严童子、持世菩萨、长者子善德等，皆曰：不任诣彼问疾。《文殊师利问疾品》云：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酬对……虽然当承佛圣旨，诣彼问疾。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皆欲随从。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昆那离大城。"

"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

最后问答毕，《维摩诘所说经》《嘱累品》第十四云：

“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是经。”

“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往诣其所，拥护其人，面百由旬，令无伺求，得其便者。”

由以上解说，读诵《维摩诘所说经》有以上好处，因而石窟造像中，无论全国南北各大石窟，几乎俱造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坐说法像。而莲花洞中竟有二十一龛用造此像。

再从造像来论，甘肃天水炳灵寺石窟群中，一六九号窟内，有西秦建弘年题记，在刘宋之初，而建弘题记为上层，下层年代必早于建弘，必在十六国或以前，而此窟内亦有维摩诘形象，比较特别，维摩著菩萨装束，旁有一侍女侍俸之[3]。大同云冈早期窟内，亦刻有维摩诘与文殊论道像。

今莲花洞中既然造出如此多之文殊师利与维摩诘论道像，而造像之年代，根据题记又在正光二年(公元521)，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6)五十年内。这完全可以说明北朝当时信仰佛教之各阶级人物，对《维摩诘经》，一定有极大的兴趣。正如《魏书》卷八《世宗纪》云：

“永平二年……七月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

统治者皇帝能在朝廷内讲《维摩诘经》，足见统治阶级内部，对佛教是如何信仰。这样在造像题材上，不仅能麻醉人民，而且也麻醉统治阶级自己，完全达到阶级统治之手段。充分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人物之习尚，可以补充佛教史中文献之不足。[4]

3. 四大声闻及三身佛考：

南壁三层造像之题材，是十分特殊的。偏西部一龛，龛内南壁与东壁各造一跏趺坐之佛像。西壁造莲花跏趺坐之弥勒像。南壁正中之夹侍为四身声闻像。这样佛两旁夹侍为四声闻像，实造像中所少见者。在第二层西起第二龛内也有这样的四声闻像，此四大声闻。据《弥勒下生经》云：

“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四，所谓大迦叶比丘、屠钵欢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楷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须吾法没尽，然后乃般涅槃。”

四大比丘既见于经文，而三身佛像，推想可能一为释迦像，一为阿弥陀像，莲花跏趺坐者，又可能为弥勒像。

4. 佛本行故事考：

南壁第一层大龛东起第二龛，龛内造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像。在菩萨像之上刻有佛本行故事像，即王室谒见问答像，与悉达太子的中思维像[5]。据支谦译《太子端应本起经》卷上云：

“太子自去，逾越名山，经摩竭界。瓶沙王出田腊，遥见太子，行山泽中……俱追见之。王曰：‘……何弃天位，自放山薮，必有异见，愿闻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见，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剧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离，计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若在尊宠，则有骄佚，若有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厌。’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诸耆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独预忧，乃弃美号，隐遁潜居，以劳其形，不亦难乎？’……瓶沙王喜曰：‘善哉菩萨志妙，世间难有，有得佛道，愿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

“既历深山，到幽间处……自念，我已弃家，在此山泽，不宜复绵发如凡人意……当作沙

门，如菩萨法。天神奉剃刀，须发自堕，天受而去。菩萨即拾蔫草，以用布地，正基座，叉手闭目，一必誓言，'使吾于此，肌骨枯腐，不得佛给不起……'天令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续精气，端坐六年，形体羸瘦，皮骨相连。玄清靖漠，寂默一心……不受五欲，自恶自灭……意以清净，成一禅行。……恬惔守一，欣然大移，成二禅行。又弃喜意，唯见无婚……以净见真，成三禅行。……喘息自灭，寂然无变，成四禅行。……一离贪欲，二离瞋恚，三离愚痴，无复罣碍。"

这种悉述太子成佛故事形象，就是自中国西北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东至敦隍莫高窟、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再东至大同云冈石窟之雕塑造像风格。不过云冈之刻风，不似龙门造像之细腻而已。至于各龛楣上，刻出各样乾闼婆之形象，都巧妙结成图案花纹形象，和窟正中刻出大莲花那样雄伟浑厚之风格，与美丽之边纹，又是龙门石窟中突出之一种创造。

注：

①在该洞窟内北壁上部有"汴州张丘造像五躯"的题记，故李文生在《龙门石窟北朝主要洞窟总录》(《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平凡社 1987)中命名为"汴州洞。"

②莲花洞左侧迦叶头像，参见法·沙畹(E·Chavannes)《北中国考古图录》。

③参见《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

④关于龙门的维摩诘故事像，可参见张乃翥《龙门石窟维摩变造像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82 年第 3 期。

⑤这种故事像，何养明《龙门探胜记》认为是"佛树下授法"，"佛树下示灭"。载于《现代佛学》1960 年第 4 期。

宫大中认为 表现的是树下观耕、王师追功、相让王位。《龙门石窟艺术》P108。

第六章 石牛溪南之主要五窟

在石牛溪南之主要五窟，为普泰洞、赵客师洞、破洞、魏字洞、唐字洞等五个大窟。石牛溪，是利用岩石间的天然裂缝而开凿了一些小龛，在此，先对石牛溪作一简略介绍，然后依次论述五大窟。

一、石 牛 溪

在石牛溪的南北两壁，刻有大小龛共六十多个。从龛的形制与造像特征来看，始开凿于北魏时期，至唐期时又补凿了一些小龛。

石牛溪北朝时期小龛的形制，可分为盝顶龛、尖拱形龛与帐型龛三种。其中，盝顶形龛：龛楣呈盝顶形，表面分为梯形、菱形、方形等若干格，格内雕刻小坐佛像。南壁有的小龛在菱形格内浮雕维摩、文殊，或莲花化生形象。在盝形龛楣的左右两侧上角，雕刻一至三身的比丘形象，或雕刻维摩文殊。龛楣下部边沿刻出垂帐装饰。在菱形格下部，各支一立柱，将下部分为三间：中部龛内雕结跏趺坐佛，或结跏趺坐的菩萨。（有的为立菩萨，时代可能晚至东魏）；两侧间内各雕一身立菩萨。在北壁下部，有一双盝顶形龛，在龛下题记中，有“正光二年七月”的纪年，两龛上部有一相连的横向仿木构件，上边装饰三角纹、莲蕾；下部装饰倒的双层角饰，以示垂帐。此外，有的龛楣下部没有立柱分间，内部主像或为释迦，或为交脚弥勒，有二弟子二菩萨胁侍。南壁一龛内，主像为交脚弥勒，脚下一小鬼呈蹲坐之姿，双臂上举撑菩萨双脚，长方形座两端各雕一身护法狮子；两侧夹侍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每侧各雕三身弟子；下排为四身菩萨。弟子与菩萨均为双手合十，另有二天王夹侍，天王手持金刚杵。在龛楣的两侧下部，还各雕一身下跪扣头的供养人。此龛布局比较特别。

尖拱形龛，没有发现有纪年者。龛内主尊一般为释迦、释迦多宝，龛外两侧各有立菩萨夹侍。尖拱形龛楣表面，或为素面，或为千佛，龛楣上方或刻众供养菩萨，或为众弟子。

帐型龛，仅有四列，南、北两壁各两列。除北壁上部一龛，上饰圆形伞盖外，其他三例龛上部均饰垂帐。内部造像主尊均为一身立菩萨，两侧又夹侍两身菩萨。南壁一帐型龛下有“大魏永安”的纪年题记，题记两侧雕出供养人。

唐代补凿的小龛，从龛边的题记来看，其造像题材有：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弥勒等。

石牛溪的外部崖面也布满小龛，其形制与内部小龛大同小异。

二、普泰洞(旧十四号窟)

普泰洞,旧称第十四窟,后因窟内有普泰纪年,命名为“普泰洞”。

1. 开凿年代与布局

普泰洞内部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顶部正中莲花没有雕出细部,在莲花北侧有一身飞天,也仅刻出大形。西壁凿出一高坛,坛上雕有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像。

南壁西部夹侍菩萨旁最上盝顶型天幕式龛,龛下刻出“永平四年(公元511)四月“造释迦像之题记。较晚的题记,如主尊北侧声闻与菩萨之间,所刻的天幕式小龛中的二立菩萨像下,有题记曰:

“太魏普泰元年歲次辛亥/八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比尼/丘道慧法盛二人造觀世音/像一區爲七世所生父母師僧/眷屬願不墮三涂無諸苦/難。”

题记两侧为引导比丘并男女供养人共四身。左胁侍菩萨身体右侧下垂之披巾,遮盖了普泰元年龛下男供养人的下半身,则可知普泰元年的二菩萨小龛,是就着在胁侍弟子与菩萨间的空间凿成的。

从南壁“永平四年”的纪年可证,西壁的一铺大像,不能晚于永平四年。再从造像作风来看:主尊坐佛面型瘦长,身着褒衣博带方领之大衣,衣纹呈直平阶梯式,与古阳洞西壁大像的风格大致相同。主尊身体两侧下部似乎有莲座的痕迹,大衣下摆垂于基坛表面。身后的尖形身光折向窟顶正中。菩萨像头戴宝冠,面相长圆,披巾交叉穿环,衣纹刻法为直平阶梯式,仍为北魏晚期的风格。因而推想此窟约开凿于北魏宣武帝以后,最晚可能至正始、永平时期。

南壁凿一盝顶形天幕大龛,龛楣上左右刻文殊与维摩诘像,龛外左右刻二力士,都是北魏后期风格,与西壁大像同时雕造出。唯龛内在倒凹字形坛上雕出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以造像本身之特征论,约雕造于初唐之时。

北壁的盝顶形天幕式大龛,在盝形龛楣的左右上角刻出文殊、维摩诘像;龛楣上左右刻与莲花洞南壁龛内相同的佛本行故事变相。这两幅思维形像,与石窟寺中的圆雕大思维像很相似,且西侧的思维像头顶的菩提树叶也呈扇形,(似银杏树叶)也与石窟寺相似。龛内有一倒凹字形坛,坛上雕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下部两端各有一挺胸的蹲狮,均为唐时作品。

东壁门北侧凿有一龛,主尊为一立佛,旁有二菩萨夹侍。此龛形制与其中的造像均与石窟寺同样位置的龛相似。门的南侧没有开龛。可见普泰洞在统一布局方面虽与石窟寺相似,但其规模与规范化的程度则不如后者。在窟内门的上部,以及北壁东侧,有一些后期补凿的小龛,时代也应属北朝。在西壁基坛表面的南北两侧、门道的南北两壁,以及东壁门南侧,有一些唐代所开的小龛。

窟门近一方形,窟外门楣呈尖拱状火焰形,多已残。门外南北两侧各立一身力士。其中,南侧一身保存较好,头侧向窟门一方,右臂弯曲,右手握起,放于腰间;左臂弯曲,左手五指分开,放于胸前。双腿呈分立之姿。这种力士当为北魏形制。

以上可以看出：在北魏时期，普泰洞仅完成了门外崖壁、西壁的五身大像，南北两壁盝形龛的外部装饰，以及东壁北侧一立佛龛。而西壁五身大像的头光部分与窟顶装饰，仅凿出大形，即告停工。以后又陆续有人补凿小龛，如"永平"，"普泰"龛。到了唐代，才将南北两壁大龛的内部完工。

2."太子树下思维"与"佛涅槃像"考

在北壁盝顶形龛楣左右，刻出佛本行故事，东刻悉达太子树下思维像；西刻悉达太子山中树下思维，王师谒见像，下面又刻出佛涅槃像。

太子树下思维像，见《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云：

"逾出宫城，到于王田阎浮树下，明日宫中骚动，不知太子所在，千乘万骑，络绎而追。王因自到田上，遥见太子，坐于树下，日光赫烈，树为曲枝，随阴其躯，王竦悟瞽，乃知其神。"

王师谒见问答情景，前文已述，此处不再录焉。至于涅槃像，《般泥洹经》卷下云：

"彼时佛敕贤者阿难，'汝子苏连双树间，施绳床令北首。我夜半当灭度，受教即施。'还，白已具。佛到双树，就绳床侧右胁而卧……迦叶不悦，行到双树至睹佛，积谓阿难言，'请见佛身。'阿难对曰：'佛身已缠，淹用麻油，藏在金棺。……'迦叶请至三，阿难答如初，以为佛身难复得见。于是佛尸从重棺裹双出两足，一切见者莫不欢喜。……国诸豪族，共捡佛骨，盛满黄金罂，置于舆床，舁入成中著大殿上（诸国出兵求舍利，存入彼国。）……舍利现在当今分耳……分为八分，已白众言，吾既敬佛，有嘉众意，愿得著瓶舍利，归起塔庙，皆言智哉！是谓如时……于时八国得佛八分舍利，各还起塔，皆甚严好。"

以上故事即佛涅槃时情景。又凡佛涅槃像，俱有诸弟子举哀之景象。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中云：

"今此八部，或有悲泣不能自胜，或有懊侬迷闷欲绝，或有以手自拔头发，或有牵抱严身具者。悉皆同声，唱如是言，如来今者入般涅槃，何其速哉……而今不久入般涅槃，呜呼苦哉！"

因有上段故事，故造像中，俱描写出来当时情景，比丘痛苦之各形状。敦煌莫高窟涅槃像，表现最为逼真，不再赘述焉。

三、赵 客 师 洞

赵客师洞在普泰洞之南，二者为互相连接之中型洞窟，

1. 开凿年代与内容布局

赵客师洞现窟内平面呈马蹄形，穹窿形顶。在西壁下部凿出一半月形的基坛，边沿饰有一排覆莲瓣。基坛表面南北两端各蹲一狮，胸部挺起，其中南端狮子大部分已残。在西壁正中凿有主尊佛，结跏趺坐，施说法印，头部已残，内著僧祇支，胸前作小结；外著敷搭双肩之大衣，下坐较高的方形座，座上另设一劫波育。主尊身后有火焰形身光，尖部折入穹顶，表面为素面，有凿痕。两侧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其中右胁侍菩萨已残缺，左侧菩萨像著有帔巾压肘下，胸前有

细璎珞，交叉于方形饰物内下垂，然后上卷，裙带下垂如绅，中作圆环及蝶形小结。此外，在门壁北侧，有一则题记曰：

顯慶五年(公元 660)二月十日劉……於趙客師龕内敬造阿彌陀佛像一軀，并二菩薩、二聖僧、師子、香爐口口供養……"。

由此题记，再结合造像之特征，足证西壁的一铺大像雕造于唐高宗显庆五年之前不远。该洞窟也正因为此题记，而被命名为"赵客师洞"。

在窟顶正中雕刻一双层瓣的大莲花，莲花的南北两侧各雕两身伎乐天，身体均较平，胸部略挺起。偏东的两身不清，西部两身，莲花北侧的吹排箫，南侧的吹洞箫。

南北壁全部大小各龛，以造像风格论，完全是高宗或武则天初期之作，刻于北壁的"显庆五年"题记可证实这一点。在南壁开一大龛，为圆拱形，主尊为阿弥陀佛，旁有二弟子二菩萨夹侍。龛下刻一熏炉与二护法狮子。北壁诸龛分布无规律，西侧开一圆拱型龛，内部雕出一身优填王像，像的背后有浅浮雕的背屏，上部呈三角状，两侧各向外伸出龙首，龙首下部，似为攀树的飞天形像。在右胁侍弟子的右侧，还有一小的优填王像龛，后部无背屏。

在东壁窟门的南北两侧，共凿有十八个小龛，其中门南侧有一较大的盝形天幕龛，中部立有二柱，分为三间。中间龛内之佛像，窄肩，著双领下垂之大衣，半结跏趺坐，有较密之衣褶，两侧间各雕一弟子一菩萨。盝顶形龛楣两上角，雕出维摩文殊。在主尊下部正中，雕一熏炉，两侧各一护法狮子。在龛下北侧，刻一身丫髻的女供养人；南侧，为一身笼冠男供养人，其后有一侍者，均持一长茎莲蕾。龛下中部有题记曰：

"永熙二年七月十日[清]信士佛弟子陽烈將軍，羽林[鑒]太官[丞]樊道[德]爲忘妻造釋迦像一區。"

按据《魏书・官氏志》太和二十三年以前，或二十三年以后，具有扬烈将军。二十三年前为从五品上，二十三年后为从第四品，惟无实阶。此人实官为羽林[鉴]太官丞，不知究为何职，岂羽林中官耶？如以永平二年来论，可能在北魏末期，(永平二年以前)开凿了此窟，但中途而废，至唐时贞观末高宗初，又正式将此窟续凿完成。

窟外门楣为尖拱形，表面浮雕火焰纹。下有门梁，两侧似预雕出反顾的龙首。门两侧各有一身力士，仅制成粗胚，门南一身已初显身姿，右臂下垂，双腿呈分立状，为北魏力士的形制。

5. 部分题记的考释

北壁东侧有一圆拱形龛，龛内造像为一结跏趺坐佛及二弟子、二菩萨，龛下中部有一熏炉，两侧有二狮子、二力士。东侧刻有五身男供养人，最前一身为跪姿；西侧刻五身女供养人，前部一身也为跪姿。在龛东有题记曰：

"大唐顯慶五年歲次庚申七月廿日洛州偃師縣鳳[篠]鄉御[侮]副尉楊君植爲妻蕭五月十一日亡於龍門敬善寺南敬造阿彌陀像一龕"北壁大龕之東，有一觀音菩薩龕，其下題記云：

"……大唐顯慶五年四月廿日雍州醴泉紀王典衛太原晉陽人王行實奉爲見存父闆仁母楊氏敬造……"

由以上杨君植及王行宝二人题记，知杨君植为河南道河南府河南郡(洛州)人。河南郡辖县二十，偃师其一也。今洛阳东仍为偃师县。唯不知是否有凤筱县。据《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云：

"京县令各一人，尉六人……下畿县令各一人……上尉二人……"(以下各县俱有尉)

而凤筱乡有“御侮副尉”。可证唐时乡官中亦有武职，名曰“御侮副尉”。乡中仍有一尉，其组织可称严密也。

又观音菩萨龛中有雍州醴泉纪王典卫王行宝。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云：

“王府官……亲事府……典府长丞各二人，掌府内杂事，长皆正，九品下，丞皆从九品下。〔注〕：有典卫八人，掌守卫，陪从舍人四人、录事一人、府四人、史八人。”

又纪王。据《新唐传》卷八十《太宗诸子》条：

“纪王慎，始王申，后徙纪，食户八百。贞观迁襄州刺史，以治当最，天下玺书劳勉，人为立石颂德，二十三年进户至千。”

由此论王行宝，官为醴泉纪王慎府内掌守卫之官，刻观音像亦作功德也。

四、破　　洞

破洞与老龙洞，都是就着自然洞窟加以改造而成的。其平面近一椭圆形，穹窿形顶。壁面雕造出许多龛像。与老龙洞一样，破洞没有主要之一铺大像，只是在不平坦之自然洞中，四面造出四十三小龛，又没有造出一个较好的窟门，因而就称为“破洞”。

在窟内西壁，有一圆拱形龛，内雕一身善跏趺坐之佛像，该像面相长圆，宽额方颐，脸下部较胖，眼部细长微睁，长眉弯曲，嘴小唇薄，嘴角内陷，面部表情肃穆；上半身较宽大，挺胸收腹，腿较细，脚较小、双足各踏一朵莲花。左手扶膝，右手伸向身体右侧。龛外南侧，有一浮雕小碑，其上题记曰：

“大唐貞觀十一年(公元 637 年)，歲次丁酉十月五日道國王母口口口爲道王元慶……敬造彌陀像一軀。”

按：道国王母即刘婕妤也。《新唐书》卷七十九《高祖诸子》条云：

“高祖二十二子。窦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刘婕妤生元庆。……道孝王元庆。始王汉，后徙陈，出为赵州刺史。贞观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实封千户，……高宗时历滑州刺史，以治绩闻，数蒙褒赐，迁徐，沁卫三州刺史。……薨赠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献陵。”

文中口口口三字想系“刘婕妤”。

最晚之造像，为高宗时期。在西壁北侧靠下，有一圆拱形龛，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北侧，有一则题记曰：“乾封二年(公元 667)五月十二月雍州万年县人公孙宜爲妻路敬造阿弥陀像一躯”。

再以雕造之佛、菩萨像而论，佛结跏趺坐于方形亚腰须弥座上，施说法印，弟子双手放于腰前，菩萨为上身袒裸，下身着长裙，有裙腰，披巾自两肩部垂于身体两侧，身躯比例适中，体态优美。一看便知创造于高宗后期。由是可知破洞创造之时间，与老龙洞创造之时间，基本上相同。

五、魏 字 洞

1. 内容布局与造像特征

魏字洞是与唐字洞相连的一个窟。窟内平面呈马蹄形，顶部为穹窿形。西壁凿有一半月形的高坛，坛上中部雕出一尊结跏趺坐佛像。主尊身体两侧下部，饰有较矮的覆莲座，大衣下摆垂于基坛表面。基坛的最下边缘，雕出一排宝装覆莲瓣。主尊两侧有二弟子、二菩萨胁侍，头部均已残缺。右胁侍弟子双手捧一物于胸前，似为钵；菩萨体型较瘦，服饰为裙披式，腹部鼓起，披巾在腹前交叉，其中右胁侍菩萨披巾穿一环。弟子与菩萨脚下均踏半圆形覆莲台。基坛的南北两端各雕一狮子，其下有一长方形矮台。

在南北两壁各开一大的盝顶形龛，盝形龛楣之上，雕出垂帐，垂帐中部雕一铺首，垂帐上下各雕一排小坐佛。龛楣两侧上角，分别刻出维摩、文殊。在龛楣的菱形格内，雕出二身共托一熏炉的供养天，两翼的梯形格内，雕出释迦太子树下思维等像。在北龛两翼之下，还雕出坐禅像，坐禅者头顶将一包挂于树上，与云冈的树下坐禅像相似。另外，还有涅槃像。龛内平面呈马蹄形，内设倒凹字形基坛，坛上雕出结跏趺坐佛与二弟子、二菩萨夹侍，造像头部均残。(北龛主尊头部为后期用水泥修补的)龛的底面正中，浮雕一朵莲花。在基坛的东西两端，各雕一护法狮子。龛口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均为上身袒裸，饰有披巾，下身着长裙，垂于脚下，一腿弓起，另一腿斜撑地，头戴束发冠，现头部仅北龛东侧的保存完整。

南北大龛的两侧，以及东壁，布满了补凿的小龛。小龛大致可分为三类：①盝顶形龛；②尖拱型龛；③帐型龛，上饰垂帐，内部主尊多为立菩萨，有二弟子二菩萨夹侍。在南壁东侧小帐形龛内，主尊也有结跏趺坐佛及释迦多宝的现象。

西壁的弟子与菩萨之间，有一些唐代补刻的圆拱形小龛。

窟顶正中刻一朵大莲花，中心为莲蓬，外刻一圈莲瓣，再外为一圈卷叶忍冬纹，最外为一周宝装莲瓣。在莲花的南北两侧，各浮雕两身供养天，型体清秀优美。

窟门外上方已残，似乎原刻有火焰状门楣。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其中南侧力士身体多残，仅可见其左手握金刚杵；北侧力士双腿分立，重心放于左腿之上，左手放于腰间，身著长裙垂于足下。

2. 有关魏字洞的开凿问题

魏字洞全部的造像特征与题记，完全是北朝时期所创造。不过窟内西壁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像，南北壁大龛中半结跏趺座之佛像，夹侍二声闻、二菩萨像造出的具体年代，与许多小龛，还有先后不同次序。

魏字洞中南北两壁和门两侧小龛造像之题记，最早者在北壁左胁侍菩萨左侧下数第二小龛。为一盝顶形龛，龛内主尊为一交脚弥勒，座下有二护法狮子、二弟子、二菩萨夹侍，有题记曰：

“大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岁次癸卯九月甲申朔九曰比丘尼法照仰为父母师僧十方众生敬造弥勒口像口口。”

以后又有正光四、五年(公元523、524)之题记三则。孝昌二、三年(公元526、527)之题记十一条。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九月十五日题记一条。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二年(公元571)四月十九日题记一则。这足可证明魏字洞开窟,必在北魏孝明帝元翊正光年以前。

又西壁一佛、二声闻、二菩萨,以造像特征来论,面型已进入瘦削、长颈秀骨清像之风格,以及衣饰等,完全为北魏改革服制后之形态。而衣纹又纯为直平阶梯式而有极密之衣褶。座前二狮子作细腰状,颈中之鬣分开,若展翅状。体型较瘦,一前肢抬起,作回首反顾姿势。而南北两大龛内一铺像,与西壁之风格又大致相同。惟两龛龛楣上角,都有文殊师利与维摩诘像,下面又有佛本行中太子在山中思维与王师谒见之形象,以及树下思惟像、涅槃像,这些形象与莲花洞内左右大龛中造像之题材相接近,因而推想西壁一铺大像,可能比宾阳中洞开出较晚,约当永平(公元508—511)以后,而左右壁大龛之造像,又可能比西壁更晚一些,约在孝明帝熙平、神龟(公元516—519)之间。

又据调查所及,窟内题记:由正光四年到孝昌二年者,有十五条。由优婆夷、比丘尼等女性造出者共十一条。那么主持这窟之开凿者,很可能是某一尼寺中的比丘尼。

六、唐 字 洞

唐字洞位于魏字洞之南,似乎与魏字洞有着一定的组合关系。

1. 洞窟形制与内容布局

唐字洞平面略作椭圆形,顶部近平。周壁小龛与大像雕刻不规整,布局较乱。除东壁的两个帐型龛外,余者均为唐时所凿。现西壁正中凿有一高台,其上雕一身结跏趺坐佛。西壁下部原来似乎打算凿一基坛,现在此残基坛南北两端,各雕一身菩萨,其中北端一身扭动特甚。南端菩萨右侧雕一弟子。南壁凿有一圆拱型大龛,内雕倚坐弥勒与二胁侍菩萨。大龛下又有一圆拱形龛,内雕阿弥陀佛及站立于带梗莲台之上的二弟子二菩萨。北壁中央雕一身菩萨,其东侧有一身弟子。此外,窟内壁面均被众多的小龛所填充。

在东壁门的南北两侧,各凿一盝顶帐型龛。两龛大小相近,上部边缘与窟门的上边平齐。龛楣上部为盝形顶,周边装饰以三瓣莲花与火焰宝珠。盝顶下边刻一横枋,其下雕出一排覆莲瓣与倒置的三角形装饰,下尖处均垂一小珠。龛的两侧边各刻一立柱。龛下有一基坛,坛上雕出二结跏趺坐佛(释迦多宝)呈对坐式,下座为长方形高座,每身坐佛均有二弟子胁侍。佛的身后饰有尖状身光,弟子的头光为圆形。在中间两身弟子头光之上,刻一朵圆形莲花,其上,雕出二双手合十的化生童子。在二佛身光的外侧,各雕两身弟子,或为一弟子一菩萨。下部基坛的南北两端,各雕一身双手合十的立菩萨。基坛表面正中,刻一熏炉,两侧各雕二比丘,比丘外侧各有一护法狮子。北侧龛下部已为唐龛打破,上部保存较南侧龛为好。南侧龛下,有一侧“大统七年”的题记。在窟外崖面上也有二帐型龛,形制大致同前。

在窟门外的崖壁上，雕凿有屋形窟檐，为单层檐四柱顶的形式，屋脊正中立一金翅鸟，两端各饰一尖部对卷的鸱尾，与石窟寺的屋檐装饰基本一致。

2. 北朝末年的题记与开窟年代问题

窟内东壁门南侧的盝顶帐型龛下，有题记云：

"洛州靈巖寺沙門/璨。敬造石像一堪。/夫巍巍大覺穆穆/天尊。淡若智海。曠/矣無源。塵累消亡。/靈智獨存。泯然一/相。愍彼重昏。先歡/后實。化盡有緣。娑/羅匿曜。息迹入真。聚儁高朗。解縛口/羈。割愛辭親。法眼/是披。鏡曉二空。口/鑒四非。和光接俗。/傾傾馳馳。唯善是/懃。體勞妄疲。訪召/名匠。思絶幽微。鏤/出真容。刊爲超奇。/雜彩塗瑩。世世唯/希。身相暎鑒。衆好/嚴儀。西帶口口口/口口口口心熙怡。/曠？口所歸。仰報四/恩。增感增悲。口口/口心。廻向菩提。/大魏大統七年/太歲辛酉正月/十五日。訖。"

按：《河南志》卷一云：

"洛水之北，东城之东，第三南北街，北当安喜门西街，凡六坊。从南第一曰温洛坊，其东景行坊，唐有华严寺。"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亦云：

"景行坊：拜洛坛、华严寺，江州刺史郑善景宅，都亭驿。"

由此知《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景行坊中有华严寺而无灵严寺。不知二书所记华严寺是否即西魏时洛州灵严寺也。

又窟外门左右上楣及南北壁，又开有二十七小龛，其中北壁有一小龛，为一尖拱形龛，龛内造像内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并四身比丘供养像。有题记曰：

"滅雙樹口口口/唯留像口口口/口口丘惠相口/口口口普慧口/口俗卅人。率己單？/誠。造像供養，藉/此微因。臨益七世/父母。口口衆生。早/登正覺。/天平四年八月十九日。"

南崖壁面有一尖拱形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口两侧各雕一力士，龛下雕供养人及熏炉，其西题记曰：

"大统元年(按：《龙门石刻录》八四三条作六年)七月十二日雍州扶风郡始平县员外郎，始平县开国伯(《石刻录》作"男")韩道人造像一区。"

按："雍州扶风郡始平县"，据《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云：

"京兆郡(开皇三年置雍州，……大业三年改州为郡)统县二十二，户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大兴、长安、始平(故置扶风郡，开皇三年郡废)。……"

又据《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云：

"开皇中置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为九等。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

此题记中称始"平县开国伯"，足证大统元年县尚未废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从以上三种题记年代，完全可以证明该窟开窟之时间，在北魏末期矣！再从窟檐雕凿与石窟寺窟檐的相似情况看，唐字洞可能开凿于正光、孝昌年间。到了西魏时，又于窟外壁上与窟内东壁补凿了一些小龛。

此外值得注意者，在唐字洞窟前有四公尺长，三公尺宽之平坦地面，四周有圆柱眼遗迹多处，屋形窟檐上也有枋眼。而魏字洞前也有同样之柱眼遗痕。同时，唐字洞北侧摩崖有唐式碑

一幢，表面字迹已模糊不清，碑首有二龙共托一摩尼宝珠装饰。由此推测，窟前的遗迹，有可能是唐时造过的前檐殿堂之遗存。再结合窟内北、西、南三壁皆由唐时所雕造完成来看，唐碑原记载的，应为重新补凿，修建唐字洞殿堂的功德记。

3. 唐字洞外壁的佛传雕刻小品

在唐字洞门外北侧靠上处，有一尖拱形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龛外两侧雕二菩萨。在二菩萨的上方，刻出佛传故事题材。其中，南侧的仅见一弟子手持一锡杖；北侧雕出释迦上身袒裸，骨瘦如柴地结跏趺坐于一菩提树下，其左侧雕一头顶饰三瓣发髻的女子形像，身著交领广袖衣，双手捧一钵于胸前。这个画面应代表了释迦成道与牧女奉乳糜的故事。据肖齐释僧祐撰《释迦谱》卷三记载：

> "尔时太子调伏阿罗逻迦兰二仙人已，即便前进伽阇山苦行林中…即于尼连禅河侧静坐思惟，观察众生根，宜应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于是诸天奉献麻米，太子为求正真道故，净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
>
> "……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于苦行，垂满六年，不得解脱，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阎浮树下所思惟法，离欲寂静，是最真正……我当受食，然后成道。作是念已，即从座起，至尼连禅河，入水洗浴。洗浴即毕，身体羸瘦，不能自出。天神来下，为捺树枝，得攀出池。时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难陀波罗，时净居天来下劝言，太子今者，在于林中，河可供养。女人闻已，心大欢喜。于时地中，自然而生千叶莲华，上有乳糜。女人见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头面礼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咒愿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使施家得赡得喜，安乐无病，终保年寿，智慧具足。太子即复作如是言：我为成熟一切众生，故受此食。咒愿托已，即受食之。身体光悦，气力充足，堪受菩提。尔时五人即见此事，惊而怪之，谓为退转，各还所住。菩萨独行，趣毕波罗树，自发愿言坐彼树下：我道不成。要终不起。菩萨德重，地不能胜，于时步步地为震动，出大音声。……于是菩萨即自思惟过去诸佛，以何为座，成无上道，即便自知以草为座。释提桓因化为凡人，执净软草。……菩萨受已，敷以为座，而于草上结跏趺坐。如过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

经中接下来的情节便是降魔成道了。以画面情节对照经文来看，它所采用的，当为释迦食用乳糜之后，以草为座、结跏趺坐的场面。从雕刻形像来看，牧牛女的衣著已完全中国化了，这种装束在同时期的女供养人中可以见到。该龛在雕刻风格与技法上与西魏记年龛基本一致，因而推测其时代可能在西魏时期。

4. 帐型龛的源流

将佛龛装饰成天盖帐形，似乎当渊源于云冈石窟。在云冈二期的洞窟中，很少见到帐型龛，三角形的垂角装饰也多用于佛头顶的宝盖之中，可作为帐型龛的初级形态。龙门古阳洞南壁的佛传龛，为天幕式与盝顶形相结合的复合式龛，龛内造像为释迦多宝并坐，上部天幕装饰有三角纹、圆形花饰、双层覆莲瓣，下有垂角装饰。两侧下垂有钟形流苏，上部似有兽形物以口衔之。该天幕龛当为同类型中最早的一例。稍后，在巩县石窟的中心柱装饰上就采用了这种样式。[①]其后，在云冈第三期的洞窟以及三期补刻的内容中大量出现，它的最复杂的样式，为在龛楣之上刻一横向的仿木构件，其上饰以三角纹、圆形花饰相间，其下装饰垂角、垂帐、帷幕，两端上部

伸出一兽首口衔下垂的流苏。唐字洞东壁的二天幕帐型龛上部表现出了盝顶，周围的摩尼宝珠与三瓣莲雕刻比较写实，但其下部装饰的复杂性仍没有超出古阳洞的天幕龛，并且两侧没有刻出下垂的流苏。

东魏、西魏之后，北齐、北周时期的石窟艺术，以响堂山、天龙山、麦积山石窟为代表，帐型龛进一步流行。其装饰的精美与复杂性，当以北响堂山第二窟外壁的唐邕刻经以及三尊龛的装饰与麦积山第四窟（上七佛阁）门外装饰为最。唐邕于北齐武平三年所开的三尊龛饰，呈盝顶天幕式，盝顶四周装饰有花草及火焰宝珠，下部装饰双层覆莲，双层垂角、垂帐与帷幕，龛两侧下垂有流苏。麦积山上七佛阁门外装饰与唐邕龛形基本一致，但比后者更具有写实感，上部的盝顶雕为坡状，再结合内部的四角攒尖式窟顶，完整地显示了帐型的窟室结构[②]。门两侧的流苏由上部两端伸出的象或龙、鸟口衔垂下。类似的造型也见于固原须弥山第 45 窟之中。

隋唐以后，天幕帐型龛日趋减少，龛表的装饰构件多用于宝盖之上。

注：

①见《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

②见《麦积山石窟》(北京，1954)。

第七章　奉　先　寺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造像中最大之一所，亦是全国石窟中唯一劈开山崖，沿崖造像之一处，造寺年代及造寺之过程，俱见于"大卢舍那像龛记"。大像龛平面近于一马蹄形，环北、西、南三壁，下部凿有倒凹字形基坛，坛上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共九身大像。

奉先寺正中为结跏趺坐之卢舍那佛，高 15.13 公尺（加下座总高为 17.14 公尺），二声闻（阿难、迦叶）高 10.2 公尺，二天王高 10.2 公尺，二力士高 9.37 公尺。

北魏时造的宾阳中洞，是一佛、二声闻、二菩萨。左右洞为一佛二菩萨。力士雕在窟门外左右侧。宾阳南洞隋及唐之造像，是把天王雕在窟门内左右两侧。初唐刻出之潜溪寺，又把二天王列入声闻旁，菩萨夹侍之行列内。永隆二年凿出之万佛洞，又把天王放在门内之左右侧，力士放在门外之左右。至于奉先寺之造像，又把天王力士列入夹侍之行列内。全部造像共为九尊。其所以把天王、力士之护法像，列入夹侍之行列，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形成后，以佛为转轮圣王，从而将巩固、保卫皇帝的整套体制，如辅弼大臣、直殿、直阁将军等，以声闻、菩萨、天王、力士来代替，系统地雕造出来，使信徒们望而生畏，更加庄严崇敬。

至于统治者，又应有侍奉者，故菩萨外又刻出供养女人像。虽然头已残毁，但可看出作小双髻、宽膊袖，长裙曳地，著云头履，身材较菩萨低。将供养人刻于弟子、菩萨的同一行列内，这又是龙门唐代造像中的一种特殊题例。

关于奉先寺的艺术风格，学者们多有论述①，下面仅就龛中的几块碑文作一些考释。

一、大卢舍那像龛记及寺中造像之考释

在大佛像座下左边有"像龛记"。碑高四尺，广二尺三寸二分。共二十行，行二十八字，左行行书。

"河洛上都龍門之陽　　大盧舍那像龕記/[潁昌舞水沈隱道鑄。政和六年四(月)一日到此上石](小字)/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歲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奉　　敕檢校僧西京實際寺善道禪師。法/海寺主惠暕法師。大使司農寺卿韋機。副使東面監上柱國樊元則。支料/匠李君瓚。成仁威。姚師積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畢功。調露元/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　　敕於大像南。置大奉先寺。簡召高僧。行解兼/備者二七人。闕即續填。創基住持。範法英律。而爲上首。至二年正月十五/日。

大帝書額。前后别度僧 -十六人。并戒行精勤。主持爲務。恐年代/綿邈。芳紀莫傳。勒之頌銘。庶貽永劫雲爾。佛非有上。法界爲身。垂形化/物。俯迹同人。有感即現。無罪乃親。愚迷永隔。唯憑信因。是賴我

· /皇。圖玆麗質。相好希有。鴻顔無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瞻容垢盡。祈誠願/畢。正教東流。七百余載。大龕功德。唯此爲最。縱廣兮十有二丈矣。上下兮/百卅尺耳。（進士都仲容記）

牒　　敕旨龍花寺宜合作奉先寺/開元十年十二月五日/河南縣　　牒奉先寺/牒被符奉　　敕旨如右。請錄白人司施行。牒舉者/牒寺準狀者。今以狀/牒。牒至準狀。故牒/。開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史樊宗牒/尉員狎。”

按："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即黄河洛水之间，有都曰上都。如据《元河南志》云：

"京城，隋曰罗郭城，武后号神都，城曰金城。"

《唐两京城坊考》卷之五云：

"东京一名东都，始筑于隋大业元年，谓之新都，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次年复为东都。"

又检唐以前历代地理志，俱无"上都"之名，只《河南志》卷二"成周城阙宫殿古迹"条下有"成周之城，周之下都也"之文。按此说，城周本为周之下都。及唐时用隋大业时所筑之城为新都。而武周纯以洛阳为新都，故武后改称为神都，又号为金城。虽无上都之名，则天当政，俱驻新都。则洛阳即为上都，而长安实为下都也。

又卢舍那佛作何解释？据《法华文句会本》二十五曰：

"法身如来名昆卢，此翻遍一切处，报身如来名卢遮那，此翻净满。应身如来名释迦。"

《华严探玄记》三曰："卢舍那者古来译或云三业满，或云净满，或云广博严净。今更勘梵本，具言昆卢舍那。卢舍那云光明照也。佛于身智以种种光明照众生也。"

《慧苑音义》上曰："卢遮那云光明照也，言佛于身智以种种光明照众生也。"

《大日经疏》一曰："梵音昆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遮明之义也。"

奉先寺这尊佛像，造作之时，即造卢舍那佛，光明照众生之义。造像人唐高宗李治。文中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

据《旧唐书》卷五《高宗下》云："咸亨五年（上元元年）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

因唐书记载高宗称天皇在上元元年，而佛龛记在开元十年，是高宗早称天皇大帝也。

据此龛记，负责造像者二僧，一为实际寺之僧，一为法海寺之僧。

实际寺，见《长安志》卷第九云："朱雀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注〕：本实际寺。"

法海寺见《长安志》卷十云：" 布政坊：西门之南法海寺〔注〕：本隋江陵总管清海公贺拔业宅。开皇九年为沙门法海舍宅立寺，因以法海为名。"（《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布政坊所记与此同。）

至于"大使司农寺卿韦机"，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韦机传》：

"韦机雍卅万年人……父恪，洛州别驾，机贞观中为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反叛，路绝三年不得归，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及

还，太宗问蕃中事，机因奏所撰书，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累迁至殿中监……会契苾何力东讨高丽，军众至檀州，而滦河泛涨，师不能进。供其资粮，数日不乏。何力全师还，以其事闻。高宗以为能，超拜司农少卿，兼知东都营田甚见委遇。……上元中迁司农卿，检校园苑。造上阳宫、并移中桥。从立德坊，曲移于长夏门街，时人称其省功……俄令检校司农少卿会卒。"

由此可知韦机通建筑事，故能造中桥以利行人。并建东都许多宫室，人称其能。而造奉先寺，即以韦机为大使。"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元则"，此人名虽不见于史册，但其官衔见于《唐书·百官志》、《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

又碑文中说："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调露元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据此可知，关于奉先寺的开凿年代，碑文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唐高宗咸亨三年，当为武则天施脂粉钱二万贯的年代[2]。而大像龛完成于上元二年十二月卅日，这年正是武后称天后的第二年。再从浩大的工程量来看，推想大像龛的开凿可能在上元二年之前的一、二十年内[3]，其功德主实为武则天，而非高宗李治[4]。

又"创基住持，范法英律，而为上首"，当是说开始创业的住持僧，对于佛法极有研究，对于教律又极英明，使之为上首住持僧。"记"中说，到调露二年高宗李治又于寺中书写匾额，度僧十六人，戒行精勤者为住持僧，因而刻出铭文，以求不朽！

若据《佛祖历代通载》所记，自释迦牟尼诞生〔相当西周昭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565)〕至唐调露元年(公元679)约一千二百四十四年。若自东汉永平中昙摩耶舍至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则不过七百余年。故《卢舍那佛龛记》所云："正教东流，七百余载，"是指从汉明帝永明中昙摩耶舍入中国而言也。

"大龛功德，唯此为最"，是高宗武后等未致云冈故耳，若至大同"云冈"，见昙曜开凿之五窟，即不能称"大龛功德，唯此为最"也。

"开元十年十二月五日"，是河南县转敕旨奉先寺之牒文，非造像记之时间[5]。过去有人未细读石刻内容，以致将出牒文时间，当作造像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也。

又"敕旨龙华寺宜合作奉先寺"，根据这条敕文，知唐时之奉先寺，又扩大合并了龙华寺。不过奉先寺址，可能不在这里，造像龛记中曾言："调露元年(公元679)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因而《杜工部诗》卷第八《寺观》《游龙门奉先寺》条云："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灵籁，月林散清影。天阙像纬迫，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据《翻译名义集》卷七云："从魏太武始光元年造伽蓝，创立招提之名。"《玄应音义》十六曰："招提译云四方也。招此言方，谓四方僧也。"如杜甫诗"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内。从此二句诗观之，似游观此寺观，又转宿寺观中，设寺在造像旁，即不须有如此写法，以此诗句观之，奉先寺造像，距奉先寺僧住所，似有距离。今传说阙南魏湾村附近有奉先寺遗址，因去龙门未作此调查，只可略备一说耳！

《造像记》又记"迦叶阿难，金刚神王"。金刚当是金刚力士，神王为佛之护法四天王。在九尊造像中最外面左右袒胸赤足，当然是力士。但力士内侧为武将，头戴宝冠，著覆膊、护胸、半截甲，有护腿，脚踏夜叉鬼之神王，右手托塔，又叫什么名字呢？以一般造像之题材论，神王应是八部中天部，欲界六天内四天王天。《别尊杂记》卷第四十七中云："毘沙门天王领夜叉、罗刹二部鬼神，二鬼座即表此领云云。……捧塔婆表护佛法。"据此，手托塔，脚踏夜叉鬼之天王，自然是

北方昆沙门(多闻)天王也。南壁天王已残破,虽不可辨识,但北壁既然是北方昆沙门天王,南壁即可能是南方增长天王也。

又碑中小字题记:"进士都仲容记"。此都仲容,不是昭陵六骏赞语之殷仲容,殷仲容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中殷践猷传》云:"殷践猷字伯起……以叔父丧哀恸欧血而卒。……践猷弟季友、历秘书郎,善画。从父仲容终冬官郎中,有重名。"

故六骏赞语为殷仲容所书,各金石学家,未看第三字是"都"字,而不是"殷"字,随时附会,就以为是殷中容矣。

《潜研金石文字跋尾》云:"末题'进士都仲容记'字体颇不类。左旁又有政和六年(公元1116)题字,以笔法验之,如出一手,宋人所添入也。"钱公大昕博学之士,对此题记,既有疑难之处,但不识有何根据也。

又在《大卢舍那像龛记》下,有"颖昌舞水沈隐道镌政和六年四月一日到此上名。"此题记乃游人之题记,并非沈隐道镌之造像和牒文于政和六年刻于大佛座下,因为题记字体与造像记,牒文之字体不一,所以这则题记以及"进士都仲容"题记,与"大卢舍那像龛记"及牒文,完全无关,不可同一而语也。

二、唐赠陇西县君牛氏像龛碑

该碑位于奉先寺北崖壁力士之东侧,现碑表已被后代的隶书碑文打破。碑文曰:

"唐赠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横行 行書)。/□□□□□像銘并序　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文。/粤若稽古。有釋迦如來。示滅雙林。常在三世。□能□□□□□□□……/權多所康濟。天水趙氏之七子者。若人有定極之 □□□□□□□……/　　先妣。作禮導師。心不可以即空。事不可□□□□□□□□……/慈作爲應身。生未悟之個。夫如此求者。可不□□□□□□□□□□……/鑿巖因禹。不必以須達之園。攥指非偣。安在□□□□□□□□□……/搏翠壁而上□攻香龕以洞啓通龍密石見□□□□□□□□□□……/湛然不動。復次隋所圖擬殫其□異寂念□其□□□□□□□□□……/月貞孟陬則□□□天王之建正。是如來□□□□□□□□□□□……/雖古之介福。未始臻于□□。惟夫人姓牛□□□□□□□□□□……寇牛父。厥有晉將軍牛金。金十一世而□□□□□□□□□刺史……/即夫人列考也。始典□□趙□□□□□□□次曰冬□□□□□□……/貞曰穎貞。曰匯貞。□□諱□□□□□□□歷□交汾陰華陰□□□……/監察御史未□屬□□□河□□□□□□于酷吏公之鷙覩□□□……/不鋼終於擅州錄□□軍事。夫人□□□直而敏。喜慍如一。道心惟微……/然内訓垂裕。初□府君之没也。長子方冠。少男未髻。趙氏家世尚□夫□□導……/以禮。蘭玉竝秀。龍虎□□□□□在堂已六子從政。陷九層而不遠□□□而/何期風樹忽驚□□□□□□□□□□業載弘不朽□□□□□子四……/□□□□豈其……/□□□□□爾□□□□□□□□□□與佛是圖……猶/……。"

碑文作出年代:第一行有"礼部员外郎张九龄"。据南海潘氏藏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曲江集》附录诰命条云:

“转司勋员外郎敕　通直郎判尚书礼部员外郎张九龄……朝议郎河南府法曹参军袁晖……或早游礼闱，或久处神京。甄其奏议，可序勋礼之籍，九龄可守尚书司勋员外郎，晖可行尚书员外郎，散官各如故。开元八年四月七日。”

根据以上诰文，知张九龄于开元八年时始奉诰命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在此诰命以前，九龄为“通直郎判尚书礼部员外郎”。惟《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云：

“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令曦考其等弟。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二迁司勋员外郎。”

如按《曲江集》附录诰命条：开元八年未任尚书司勋员外郎以前，充尚书礼部员外郎。八年以后，始改任司勋员外郎，二者所记仅有二年之差，仍以《曲江集》为标本，改任时在开元八年以前，则此碑文之撰出必在开元八年以前，充礼部员外郎时。

又陇西县君牛氏，究系何人？据造像龛文中有：“天水赵氏之七子者……次曰冬……贞，曰颐贞，曰汇贞”

虽“冬”字下之字不清，似一“曦”字，如为“曦”字，即“赵冬曦”也。据《新唐书》卷二百儒学下《赵冬曦传》云：

“赵冬曦定州鼓城人，进士擢弟，历左拾遗……冬曦放达，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皆擢进士弟。安贞给事中，居贞吴郡采访使，颐贞安西都护。贞子昌别传。”

《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云：

“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赵冬曦、孙逊、王干、常游其门。赵冬曦兄曰冬日，弟知壁、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迟、巡、亦六人，并词学登科。说（中书令张说）曰，‘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

又《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冢墓二赵冬曦》条云：

“华阴太守赵冬曦，先人茔在鼓城县。天宝初将合祔焉。启其父墓，而树根滋蔓，围绕父棺，悬之于空，遂不敢发。以母柩置于其傍，封墓而返。……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当世，四人至二千石。”

《同上书》卷第二百三十二《赵夏日》条云：

“宁王文学赵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学卒官。”

又《金石萃编》卷七十四《少林寺赐田敕》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牒末人名之首为：

“判官殿中侍御史赵冬曦。”

又《太平寰宇记》卷十二《谯县》条云：

“岳牧上考祠石表，开元二十六年赵冬曦所建。其岁降十道采访使，精选天下岳牧政之尤者二十二人。”

由以上文知道冬曦兄弟七人，俱登弟，故张说称之为“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至于《元和姓纂》卷七《赵姓中山系》下云：

“宝符生不器，不器生夏曰、知璧、冬曦、安贞、居贞、汇贞、觊（按系颐字之讹）贞兄弟七人，举进士。”

又居贞在山东益都云门山石窟中，有天宝七载赵居贞撰之云门山投龙诗，碑文作氏贞，氏字旁有“✓”符号，可能为上石时之讹误。

由以上各文，足证造像龛中：“天水赵氏之七子者……次曰冬……贞，曰颐贞，曰汇贞。”可

补足为：

“天水赵氏七子者：(长曰夏日、和璧)，次日冬(曦)、(安)贞、(居贞)、曰颐贞、曰汇贞。”

由《千唐志斋·赵夏日墓志》，可知夏日之父为不器，曾充监察御史。陇西县君牛氏者，必为不器妻，冬曦等七人之母也。

又赵氏籍贯，其先并非定州鼓城人，据《千唐志斋·赵夏日墓志》云：

“其先天水人也，七世祖祟，东魏开府议同三司，封下曲阳公因家之。至父不器为监察御史，徙居河南，故今为河南县人也。”

又检《旧唐书》卷三十九《河北道》云：

“定州上，武德六年升为大都督府，管定，洛、相……廉……等三十二州……贞观元年废州之鼓城来属。”

因而赵冬曦称为定州鼓城县人也。

以上考释文中因有天水赵氏，故考证赵氏父子之史实，至于碑中既有“监察御史”之词，又有七子之名。由此足证文中既提出七子之名，又有“监察御史”之官衔，必赵不器之妻，为陇西牛氏也。

而牛氏母系如何，究为何人之女？如按《牛氏像龛记》可能为集州刺史牛休克之女。碑文中云：

“夫人姓牛……厥有晋将军牛金……十一世而……刺史，即夫人列考也。”

又据《中州金石记·牛氏像龛碑跋》云：

“碑云口寇，牛父，厥有晋将军口(牛字)金，按《唐宰相世系表》……而独不及晋牛金，此可补史之阙云。”

又《牛僧孺墓志铭》云：

“八代祖弘……赠文安侯，文安后四世讳凤及仕唐为中书门下侍郎，于公为高祖。”

又下文云：

“文安侯后五世，集州刺史赠给事中，讳休克，于公为曾祖。”

接着又云：

“高祖凤及中宗时为春官侍郎，掌国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

如按《樊川文集》卷七《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云：

“文安(牛弘)后四世讳凤及仕唐为中书门下侍郎修国史，于公为高祖。文安后五世集州刺史，赠给事中讳休克，于公为曾祖。”

《新唐书》卷七十五上《宰相世系表》安定牛氏条云：

“凤及春官侍郎，休克集州刺史。”〔按光宅元年(公元648)改为春官尚书。神龙元年复为礼部尚书。〕

据以上文献，知牛凤及为春官侍郎，当然在武则天当国时也。牛休克既非牛凤及之子，可能同时或稍晚。故任集州刺史之休克，既晚凤及一辈，或者牛氏像龛碑文中：“……刺史……即夫人之列考也。”而此刺史，即牛休克之集州刺史也。如按以上所论及赵冬曦兄弟，既为张说所称颂，说开元九年同中书门下三品，则说之言，必在玄宗时。而彼之列考或即牛休克也。如此则《陇西县君牛氏像龛碑》，时间或在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时也。

三、唐虢国公杨思勖造像记：

牛氏造像龛东侧下方有一小窟，门外两侧各有一力士，在门上方刻有造像记文曰：

“□□□□□□□□□之師□□□/□□□莫不心□□寂果示人緣/□□□拂六□□除二有。窺法門/□□□肇苦海之津梁。則虢國公/[楊][思]勖其人也。立身幹蠱。英謀駿/□。横行邊徼。追馬援之功。眷□庭/□。盡曾參之養。自保齡□□□□/□心榻名。顯親忠孝□矣。□□存/□祿位。深鏡真如。覺五蘊之□□/□空非實。知三世之□法。□相何/□雖迹混朝倫。而心□□□以爲/□臟之飾。點風塵□□□□□□/□涉歲月而先朽□□□□□□/□□八日。奉爲烈□□□□□□/□□先　妣□□夫人□□/□□鑿石龕造十□□□□□□/□□藏菩薩各一軀□□□□□/好□就真容儼然□□□幻□□/紺□垂瓔珞。以嚴身□□□城聳/蓮□以承□□光昭□□□神足/普于塵□□□□□□□□□□名/而□□□□於戲俗□□□□□/□忽向非枕迹崇高□□□勝遏/能成就丕業。福祐無窮。□以鏤功。/實以敷德。重宣此義而□偈云

“於惟最勝二菩薩。大庇衆生臻解□/妙身無导本通達。”説□□爲存像□/峨峨雪山山幾重。一雕一琢現□□/逶迤行路遍曾峰。攝心迴向真相□/純孝深兮□竭力。殑伽沙□□□□/開元□□□四月廿三[日]建。

“騎都尉直集賢院張……。”

按杨思勖玄宗时阉人。据《新唐书》卷二百七宦者上《杨思勖传》云：

“杨思勖罗州石城人，本苏氏，冒所养姓。少给事内侍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杨勖传》云，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预讨李多祚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从玄宗讨内难，擢左监门卫将军，帝倚为爪牙。开元初，安南蛮渠梅叔鸾叛，号黑帝……据海南，众号四十万。思勖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骇眙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十二年……以功进辅国大将军，给禄俸防阁。从封泰山，进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卒年八十余。”

造像记中说：“虢国公……横行边徼，追马援之功。”与《新唐书·杨思勖传》同，可证造像之故不虚也。

又“开元□□□四月廿三日建。骑都尉直集贤院张。”

按集贤院成立于开元十三年。《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云：“(开元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改集贤殿书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又《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云：“帝召说与礼官学士，置酒集仙殿……乃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而授说院学士知院事。”《同上书》卷一百二十六《张九龄传》云：“始说知集贤院，尝荐九龄可备顾问。说卒，天子思其言，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

由以上三种记事，知开元十三年，有集贤院，而知院事者开元时有二人：一为张说，一为张九龄。说在先而九龄在后。开元时直集贤院，只知此二张，惟传中俱无骑都尉之勋衔。虽然约不出以上二张也。

至于文内有:"奉为烈……先妣……夫人……凿石龛"以及"尽曾参之养"之词句,又可说明杨思勖为父母而造出之窟龛也。

四、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

在《虢国公造像记》之东有一窟,窟门外雕二力士,门上雕有二飞天持香炉,该窟东侧,有一通碑,碑文曰:

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以上碑額)/大唐龍門石龕阿□□□□□　□□□撰。　御書□□國子□□□□□庭　/寶王如來。有圓覺之□□□□□□□□□□無滅而修以自性而□□神遇之□□□無□此□□□□□□□□□□□□□□/普門寂住。有感則通。洛邙□□□□斯□。是以瑠璃正受現色身。而不□如幼等□□□□□無盡像□□□□□□□□□□□□/者。　弟子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內供奉高力士。　□□□門□□將軍上柱國□□□□□□□□□/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內供奉楊思勖。　中散大夫守□□□□□上柱國內供奉引□□□□□□□/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趙思□。　朝請大夫守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趙思□。　□仁□。　□□慶。□□胤。　李善□。□□□。/夫行內侍省內給事內供奉□□岌。　馮鳳翼。　蘇仁義。　杜懷敬。　□□□。　趙元志。　□□大夫行內侍□□□□□□□□/監內供奉馬玄收。　夏敬忠。　曹元德。　莫順之。　胡普寂。　范□□。　□□□。　晏思忠。　□□賞。　內侍省內侍□□□□□/局令內供奉王小歸。　馮□廣。　劉義崇。　毛懷景。　徐仁爽。　陳□□。　□□溫。　孫仁□。　□□□。　□申岌。　王順景。　□/乾裕。　王承恩。　王惟高。　□□□。　吳明簡。　湛滿肚。　□□璧。　□□□。　朱□宗。　□□□。　□□□。　□□□。　董崇順。/李元亮。　郎武仁。　高承□。　□思敬。　梁思莊。　內侍省內謁者官□□□□□□□□□□□官□□□。　□招贍。　朱崇亮。/駱思嚴。　黎光憲。　王惠□。　□□義。　王義超。　劉頭兒。□□藏。　□□□。　□□□。　□□□。　□□□□。　高守信。　輔/仙通。　李齊珪。　俱文喜。　□□□。　宋嘉泰。　內侍省內府奚官內□□□□□□。　□□□。　□□□。　□□。　張□岌。　張/遺福。　陳崇息。　田鳳仙。　□□□。　內侍省宮闈局給使內供奉任元會。　□惠□。　□□□。　□□□。　□崇詡。　□□□。　/王庭贍。　劉令法。　張元曦。　□□忠。　趙處信。　鄭元光。　劉令仙。　高元光。　高□□。　□□□。　□承□。　梁□□。　□興/慶。　呂玄表。　楊思雅。　李惠訓。　李仁信。　牟圓靜等。　一百六人奉爲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建□□子等。伏以□□□□/同茲末法。普賢神力。尚遇令經。思崇　聖主之恩。冀聞仁王之化。香巖寂想。唯聞瞻蔔之薰。雪岫馳誠。但爲醍醐之味。以爲□□□/掩法壽賴而猶傳四塔雖幽淨根睹而非遠。斯固剋雕成相。皆入□□。綵畫圖形。盡歸中道。況崇山□□。貞石方留。經火劫而□□/歷風災而不至。則無盡之福。豈有勳哉,竊敢共運深心。同開淨□□□來之□□。□衆□之善根。敬造西方無量壽佛一鋪。一十九/事。以今敦牂之次月。中林鐘勝緣。剋□□

功就畢。十身潛睽。百□□□。瞻釋□□□幢□□□之□目方翼淨天資始長。膺北極之/尊。智地無疆。永奉南山之壽。聖胎密□□□四生灌頂冥傳本□□□□□□□□□□□□□□□□□□□寶之□方遇髻珠之賜。/廬峰遠契。指安養而爲徵。靈山舊緣。□□□而□味。乃重宣斯義。而□□□□□□□□□□□□□□□□□□□□□□□□/解脫之色。如來之相。法本無起。即□□□□□□□□誰爲□都道□□□□□□□□□□□□□□□圖茲寶王。依佛/惠而成國用無對而爲光庶齊□□□□□□□□十方。/開元□□□□□□□□七日壬戌建。　　專□□□□□□□□□□□□□□□□都檢校官/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校僧大奉先寺沙門道保。沙門文濟。"

按:知内侍省事内供奉高力士,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高力士传》云: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冯。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性谨密,能传诏敕。授宫闱丞。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及唐隆平内难,升储位,奏力士属内坊,日侍左右……先天中,预诛萧岑等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故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天宝初加力士冠军大将军,左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载加骠骑大将军。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掾拟……从幸成都,进封齐国公。从上皇还京,加封仪同三司,赐实封五百户。"

杨思勖见前文,不在赘焉。

"开元……七日壬戌建"。这未纪年月之开元,应系何年呢?从文内"以今敦牂之次月"推究敦牂。据"尔雅"中《岁阳》条云:"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可见敦牂是午年。开元十八年为庚午,次月当然是二月。据陈援庵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云:

"开元十八年二月初为丙辰。"由此丙辰下推七日正壬戌也。则此碑之建,正开元十八年(庚午)岁,据陈氏表下推十八年二月初为丙辰,壬戌正七日也。即此碑文应补为"开元十八年二月七日壬戌建"。足见当时高力士杨思勖等,俱在此造像了。

奉先寺在全国石窟中,固然是个大窟,但不同之处,它不是凿窟而是劈开了山之一面,成为一所露天大龛。根据实测,龛的南北宽为33公尺,东西进深有27公尺多。把这样大面积之山崖劈开,进行摩崖造像,取石之多,耗费人力与财力之大,可想而知。这就完全符合《像龛记》中所说的:"正教东流,七百余载,大龛功德,唯此为最"了!分布于大像间众多的释迦等身立像,可能雕造于唐玄宗时期[①]。此外,在大佛头顶、背光和声闻、菩萨之间有枋眼遗痕,使龛的正面形成为七个大开间。在南北壁的天王、力士头顶上,也凿出了硬山沟文与许多枋眼遗迹;在龛内地面之上,还保留在呈横、竖向排列整齐的柱网圆孔之遗迹,并与北、西、南三壁上部的枋眼相对。这些遗迹,从其打破大像身后的头光浮雕情况来看,不可能是唐代开凿大龛之后所建的殿堂遗存。再从《大卢舍那像龛记》可知,既名为大龛,那么其开凿的本意就是一所露天大龛,而那些保存于壁上、地面的正面开七大间的窟檐殿堂遗迹,很有可能属唐以后乃至宋、辽时期,重修大像龛时所加的窟檐遗存。

注:

①关于奉先寺艺术风格的研究,参见:王子云:《祖国雕塑的优良传统及其时代风格》《新建设》1955年10期

付天仇《访古代雕塑——平遥、晋祠、龙门》《文物》1961 年 4.5 期

金维若:《龙门石窟》序,文物出版社,1961 年

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第四章,未刊。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试探》《文物》1980 年 1 期。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第九章《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的造像艺术》

②南宋沙门志盘《佛祖统记》卷三十九曰:"(咸亨)二年,敕洛阳龙门山镌石龛卢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这里,误将武后施钱年代当作了开凿的年代。

贺泳:《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报告》中认为:奉先寺,为唐、魏龙门十寺之一,俗称九间房,初建于后魏,唐高宗咸亨二年,重建寺造殿,至上元二年毕工。相同的观点还见于:

付振伦:《隋唐五代物质文化参考资料》《历史教学》1955 年 2 期。

金维诺:《龙门石窟》序。

温庭宽:《我国北部的几处石窟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 期。

此外,也有根据《大卢舍那像龛记》中的"调露元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一语,主张奉先寺开凿于调露元年(679 年)。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中,仅认为奉先寺造于唐高宗时期。

③李玉昆:《龙门续考》认为: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的开凿时,应在龙朔二年(662)之前,至上元二年(675 年)完工,历时约十三年以上。《文物》1983 年 6 期。

④温玉成:《略谈龙门奉先寺的几个问题》认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为唐太宗追福所立。《中原文物》1984 年 2 期。

⑤温玉成:《"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注释》认为,《像龛记》撰于开元十年至天宝七载之间。《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

⑥温玉成认为:这批立佛是大唐内侍省高力士、杨思勖等一百六十人为唐玄宗造的阿弥陀佛四十八事。文同注④

第八章　药方洞石刻考※

一、药方洞创建之年代

药方洞是龙门石窟造像中相当复杂之一窟，具有前后室，主室平面呈马蹄形，从今天复杂之窟内四壁来看。南壁大龛上面西上角天幕式尖拱龛，题记有："永安三年（公元529）六月十二日清水县开国公李长寿妻陈晕造释迦像一堪"之题记[①]。

按北魏时清水在略阳。《魏书》卷一百六下《地形志》下云："略阳郡：领县五：安戎、绵诸、陇城、清水（注：前汉属天水，后汉罢，晋复属）、阿阳。"又《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云："天水郡统县六：上邽、冀城、清水（注：后魏置，及置清水郡。开皇初郡废。有关官，有分水岭。）、秦岭、陇城、成纪。"李长寿或者为北魏时略阳郡人，故封为清水县开国公也。

东壁门内北侧，有："普泰二年（公元532）四月廿四月清信女路僧妙为亡夫造释迦像一区"

又暂编为2号龛，有："永熙三年（公元534）五日七日清信女孙姬为亡息敬造释迦像一区"

由以上三题记，可以证明药方洞开窟时间，必在孝庄帝永安三年，或永安三年以前也[②]。至于普泰二年，永熙三年俱在永安以后也。

但是此窟后壁之一佛、二僧、二菩萨像。以方阔面型，宽大之准头，较厚之唇，颈有三道纹之特征。佛像又结跏趺座于方座上，刻出极疏稀不规则之没有直平阶梯式之衣纹。菩萨头戴低宝冠，披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外着璎络交叉于一圆饼形之饰物内，然后分开上卷。裙作出水式，裙带似发辫下垂如伸之形势，以及衣纹厚重之手法，都是隋末初唐之风格。至于这铺大像，向内凹入很多，颇似打掉以前之旧像，毁掉北朝时期之造像，再造时向里凹入之一铺像。因而推论这铺像，应是隋末唐初所雕造[③]。

此外如佛座前之狮子，鬣作卷云纹而不分开，梳弄下垂之形势。窟顶正中刻两重肥硕之莲瓣形之大莲花。门外左、右刻赤足、袒胸、著短裙，充分表现出肌肉之二力士，亦是隋、唐之作风[④]。而门外上楣正中刻出龟趺唐式之摩崖碑，又是唐刻之风格。又门外两侧雕有束莲柱与响堂山之束莲柱多有相似之处。

两壁固然有北魏晚期之造像龛，但亦有唐时由贞观廿三年至显庆二年（公元649—657）之造像龛。窟外全部崩塌，但两壁仍保存着北魏与唐代许多之造像龛。

---

① ※本章原为一篇发表过的专题论文，作者后入本书。

因而药方洞完全可以说是开创于北魏永安年内，或以前。北齐、唐续有雕造[5]。至于后壁之一铺大像，又似隋、初唐所雕造者。

窟门北侧大齐武平六年(公元575)邑师道兴造像记，与造像下面和门南侧之治疗四十种病，共一百二十六种药方之刻石，并非同时[6]。因为药方之字，有的压在造像记之上面。药方之字体，与造像记之字体不同，药方中又有《千金秘方》之文，这足可说明药方是初唐孙思邈所著《千金秘方》之后，在此摩勒上石者也[7]。但药方本身当在北齐之时已有。

北齐都邑师道兴造释迦二菩萨像记：武平六年六月

夫金躯西奄，仪像东流，宝像既沈，口口口化|自非倾珍建像，焉可炽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兹聋瞽。然今都邑师道兴。乃抽簪|少稔，早托缁门。八相俱闲，五家具晓。爰有合|邑人等，并是齐国芳兰，乡中昆璧，同契孔怀|，和如骨血，人抽妙口，敬造释迦尊像一躯并|二菩萨。二|僧侍立，事广难名，天花杂状。寻形叵遍，欲使崇真之士，指瞩归依，慕法之徒，从|兹悟解，以此微诚，资益邑人，师僧父母，七世|归真，现在获福，皇祚永延，含生普润，共越死河，同升岸彼。口口口口口文|大齐武平六年，岁次乙未六月甲申朔。功记。

造像记中不易理解之处，今略加解释如下：

(1)宝相：以珍宝所画之像，《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宝相及画像"。

(2)遗化：《梁高僧传》一〈康僧会传〉云："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

(3)八相：《大乘起信论》：一降兜率，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五出家，六成道，七转法轮，八入于涅槃。

(4)五家：自禅宗达摩五传至五祖弘忍，忍之下分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南方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七宗：由根本解七宗五宗外，加黄龙、杨岐。

(5)崇真(信)：即崇敬信仰。《报恩经》七曰："若说尊重于法，听法之一，亦生崇敬"。

(6)归真：终归于真如，谓《涅槃四教仪》一曰："夫道绝二途，毕竟者常乐。法唯一味，寂灭者归真"。又释迦之死，谓之"归真"。

此造像记中之宝相、八相、五家等不易理解之处，由我解释以后，俱可明了，因不再译为通顺之文，以贻后学也。

二、参考各药书对药方洞中药方之考释

辽、金以前之药书，较为完备者，虽有《千金方》、《千金翼》、《外台秘要》、《肘后方》等，而最完善者，惟北宋之《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宋政和六年九月一日，勾当龙德宫总辖，修建明堂所医药提举入内医官编类圣济经，提举大医学曹孝忠序云：

"复诏天下，进以奇方善术，将为圣济经，以幸天下万世。臣以匪才，叨列是职，兢临渊谷，而证类本草，诚为治病之总括，又得以厘而正之，荣幸深矣！谨奉朝诏，钦帅官联，朝夕讲究……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余或讹戾淆互缮录之不当者，又复随笔刊正，无虑数千。遂完然为成书，凡六十余万言，请目以政和新修经史证类本草云。"

今以北齐时应用之药方，与唐、宋两代应用者相比较，即可知我国医药发达之情况。

1.〔疗疟方〕：燕粪一合末。取方寸匕，候发日平旦，和酒半碗搅，当鼻下取气，勿饮。神良

又：蜀柒（漆）末方寸匕发前和酒服。

又：黄连捣末，发前，三指撮，和酒服竝（并）验。

按：《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政和本草》）卷十九云：

"燕屎味辛平有毒，……今按陈藏器（本草）云：燕屎有毒，主疟，取方寸匕，令患者发日平旦，和酒一升搅调。病人两手捧碗当鼻下，承取气，慎勿入口毒人。"

又《政和本草》卷二（序例下）云：

温疟：常山寒微寒 蜀漆平微温 牡蛎平微寒 鳖甲平 麝香温 麻黄温微温 大青大寒 防葵寒 猪苓平 防己平温 茵芋温微温 巴豆温主温熟寒 白头翁温 女青平 芫花温微温 白薇平大寒 松萝平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天灵盖平 荛花寒 茵陈蒿平

（药对）龟甲平臣 小麦微寒 羊踯躅温使 白敛微寒主温疟寒热使 蒴藋根温使 当归温主疟寒热君 竹叶平合常山煮主孩子久疟极良 鸡子黄和常山为丸用竹叶汤下主久疟 桃仁平 乌梅平 雄黄平大温 昌蒲温 莽草温

因而药方洞中疗疟方，用燕粪一合末，勿饮。只未言及人勿食，因有毒故耳。其二方，黄连无治疟疾之说。只《政和本草》温疟方：有蜀漆耳。

2.〔狂言鬼语方〕：针刺足大拇指甲下一分即止。

又方：以甑带急缚两手，口指灸左右胁，摇肋头，两火俱起。口口（各于）须臾，鬼自道姓名，乞反，徐徐解验。

按：无用药之文，故不再释焉。

3.〔疗㕲（㖷）方〕：灸两曲肋里，大黄文下口，随年壮，又方：以绳绕项下，口至两口间，复回绳背口口当脊骨，绳头口口乳间，灸各口五六百壮，良验。（造像记左方上）口燕行（下阙）弟子一心（下阙）昌（下阙）童（下阙）又方：（下阙）

疗㕲方亦无用药之记载，因亦不再释焉！

4.〔疗反胃方〕：（下阙）取猬皮烧作灰煮，（下阙）绿豆粥半升和一匕服差为度（下阙）

又方：五月五日苍耳阴干（下阙）和水，食后每服一匙。日再差止。

又方：烧人粪灰和水，每服三匕日再，以差为度良

《政和本草》卷二十一（虫鱼部猬皮）条云：

陈藏器（本草）云："及（猬）肉主反胃炙黄食之，骨食之，令人瘦诸节渐缩小"。……（孟诜）云："煌皮烧灰酒服，治胃逆。又煮汁服，止反胃，又可五味淹炙食之，不可食骨，令人瘦小"（日华子）云：闭胃气止血汗，肚胀痛，疝气。（食疗）：云蝟……理胃气，令人能食。

又《政和本草》卷八（生姜）条云："（兵部手集）：治反胃羸弱，不欲动。生姜二斤，烂捣绞取汁作拨粥服，作时如葛粉粥法"。

此外无更多治反胃之药方也。

5.〔疗发背方〕：取面溲，围肿四畔，令童子大人尿渍。

又：马酱（粪）封干易，妇人发乳亦差

按：《政和本草》卷十五云：

"新生小儿，脐中尿，主恶疮，食瘜肉，除面印字尽候，初生取胎中尿也"。

《肘后方》："治发背欲死，烧尿作灰醋和泥傅肿处，乾即易良"。

6.〔疗柒（水野氏文作"漆"字疮方〕：煮杨汤洗

又方：七孤草捣汁三分芒消（硝）一分涂

又方：捣韭涂竝（并）验

按：《政和本草》卷十四（白杨）条云：

《外台秘要》：治口吻疮，以嫩枝于铁上烧作灰脂傅之。

（孙真人）：主口疮，以白杨枝浆水煎和盐含之。

余从不学医理，不知口吻疮、主口疮，是否即柒疮也。

又：乌韭味甘寒……疗黄疸、金疮。

内塞补中益气，好颜色。

又："芒消味辛苦，《千金方》：疗漆疮方：用汤渍芒消令浓涂之，令乾即易之"。

又此漆疮，不知是否即染疮方也。如"柒、漆"音同而义亦同，则（千金方）即与武平药方同也。

7.〔疗上气咳嗽腹[满]体肿方〕：

椒果三升，水三升煮时沸去滓煎[氵]口丸如小枣[枣]，以竹筒纳下部，立愈。（下阙）白皮，细切三升，[生姜]半斤，吴茱萸半升，酒五升，合煮三沸，去滓分，再服。气下肿消，（千金秘方）：又方：积（下阙）气者，杏人（仁）口升去皮熬末之。枣[枣]膏豉，等分合捣，如弹丸。绵裹，常合咽汁，差为度。又灸法从项大椎（水野氏作"推"）下至第五节上穴间随年壮。

按：《政和本草》卷八（乾姜）条云：

乾姜味辛温，大热无毒 。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集验方）：又方：治咳嗽，冷气结胀，乾姜为末，热酒调半钱服，兼治头旋眼眩立效。生姜：（图经）曰，（刘禹锡传信方）李亚治一切嗽及上气者，用乾姜须是合州至好者……先后嗽发，即服日三、五服。

《外台秘要》又方：久患咳噫，连咳四、五十声者，取生姜汁半合蜜一匙，头煎令热服，如此三服立效。

又方：治咳噫，生姜四两烂捣入，兰香叶二两，椒末一钱，匕盐和面四两，裹作烧饼，熟煨作空心吃，不过两三度。（衍义）曰：初得寒热痰嗽，烧一块（生姜）哈啮之终日间，嗽自愈。

（孙真人）：治小儿咳嗽，用生姜四两，煎汤沐浴。

同上书卷二十三（果部）（桃核仁）条云：

《肘后方》：又方：治卒得咳嗽，桃仁三升，去皮，杵着器中蜜封之，蒸一次日乾绢袋盛以内二斗酒中六、七日，可饮四、五合，稍增至一升。又：（食医心镜）云：

"主上气咳嗽胸隔痞满、气喘。桃仁三两去皮尖，以水一升，研去汁，合粳米二合，煮粥食之。又（杏核仁）味甘苦温，冷利有毒……

又（千金方）云：治咳嗽旦夕加重，增寒壮热。少喜多真，忽进退，面色不润，积渐少食状，若肺脉张紧浮者。杏仁半斤，去皮尖入于瓶内，童子小便二斗，浸七日了漉去小便，以暖水淘过于沙盆内，研成泥，别入烊瓶中，以小便三升，煎之如膏，量其轻重食，上熟水下一钱匕，

妇人室女服之更妙。

《政和本草》〈序例〉下云：

上气咳嗽：麻黄[温 微温] 杏仁[温] 白前[微温] 橘皮[温] 紫苑[温] 桂心[大热] 款冬花[温] 五味子[温] 细辛[温] 蜀椒[温 大热] 半夏[平生微寒 熟温] 生姜[微温] 桃仁[平] 紫苏子[温] 射干[平 微温] 芫花[温 微温] 百部 花[微温] 乾姜[温 大热] 贝母[平微寒] 皂荚[温]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蛤蚧[平] 缩沙蜜[温]

〈药对〉：钟乳[温主上 气臣] 獭肝[平主嗽 使] 乌头[大热主嗽 逆上气使] 藜芦[微寒主 嗽逆使] 鲤鱼[平烧末王 气嗽臣] 淡竹叶[大寒主嗽 逆气上臣] 海蛤[平主上 气臣] 石琉黄[大热主 气嗽臣]

8.〔疗心痛方〕：生油半合，温服。

又方：当归末，方寸匕，和酒服。按：《政和本草》卷八云：

"当归味甘辛温，大温无毒。……〈外台秘要〉云：又方：治心痛，当归为末，酒服方寸匕"。

9.〔又冷心痛〕：吴茱萸 一升 桂心[三两] 当归[三两] 捣末，蜜和丸如梧子，酒服口丸，日再，渐加卅丸，以知为度。又方：丁香七枚，头奘(发)灰一枣(枣)大，并末、和酒服。

按：《政和本草》卷十三云：

吴茱萸味辛温，大热有小毒……〈孟诜〉云：茱萸主心痛，下气除呕逆藏冷，又皮止齿痛。〈日华子〉云：治霍乱下气止，心腹痛，冷气内外肾钓痛，盐研普神验。

又同上书卷十二〈药性论〉云：

桂心君亦名紫桂……主治九种心痛，杀二虫主破血通利月闭，治软脚痹不仁。

又同上书卷八云：

当归味甘辛温、大温无毒……〈外台秘要〉：又方：治心痛，当归为末，酒服方寸匕。

又同上书卷十 二〈丁香〉条云：

衍义曰：治胃寒及脾胃冷气不和……阴中主阴，冷病中病便已。

此方中并未言：丁香，治冷心痛者。

以上诸文所记各药方，俱治心痛，及冷心痛者也。

《政和本草》卷二序便下云：

心腹冷痛：当归[温 大温] 人参[微寒 微温] 芍药[平 微寒] 桔梗[微温] 乾姜[温 大热] 桂心[大热] 蜀椒[温 大热] 附子[温 大热] 吴茱萸[温 大热] 乌头[温 大热] 术[温] 甘草[平] 矾石[大热主 温熟热]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腽肭脐[大热] 肉豆蔻[温] 零陵香[平] 胡椒[大温] 红豆蔻[温]

〈药对〉：黄芩[大寒 臣] 戎盐[寒臣] 厚朴[温臣] 萆解[平臣] 芎藭[温臣] 高良姜[大寒] 蜂子[平 微寒] 蓬莪茂[温]、蒜[温]

10.〔疗蛔心病〕：取蛐蟮(蟺)粪，烧令赤，捣末之，酒服。又方。取缪汤一升服，并验。

又灸法：从项椎骨数下至第七节上，灸卅壮。又灸心下 寸二七壮

按：蛔：〈说文〉：腹中长虫也。蛐蟺：蛐同蛩。蛩蜿：龙蛇动也。蟺：蚯蚓也。(见《玉篇》)腹中有虫，取蛐蟮之粪，捣成末，烧之，用酒服，即愈。又用缪汤及灸法，亦可治愈。

11.〔疗消渴方〕：顿服乌麻油一升，神验。

又方：古屋上瓦打碎，一斗五升，水二斗煮四、五沸、服。

又方：黄芪根、黄连等分捣末蜜和，丸如梧子，食后服十丸，以差为度。按：《政和本草》卷二十四云：麻子味平无毒……〈唐本注〉云：沤麻汁，主消渴，搏叶水绞，取汁，服五合。主虻虫捣傅蝎毒効。……药性论……子五升研同叶一握，捣相合，浸三日去滓，沐发令白发不生，补下瞧，主治渴。

〈图经〉曰：葛洪主消渴，以秋麻子一升，水三升，煮二四沸，饮汁不过五升便差。

又同上书卷二十五〈米谷部〉云：

粟米味咸，微寒无毒……陈者味苦，主胃热消渴，利小便。

又《食医心镜》云：

又方：主消渴口乾，粟米炊饭，食之良。

同上书卷二十七〈瓜蒂〉条云：

瓜有毒：止渴益气。除烦热，利小便。

同上书卷〈图经〉曰：

主心痛咳逆肉，主烦渴除热，多食则动瘤疾。

《本草》卷九草部云：

王瓜味苦寒，无毒主消渴。

又《草部》卷七云：

黄连：〈陶隐居〉云：〈唐本注〉：平味极浓苦，疗渴为最。

《政和本草》卷二〈序例下〉云：

消渴：白石英微温 石膏微寒大寒 茯神平 麦门冬平大寒 黄连寒微寒 知母寒 括楼根寒 茅根寒 枸杞根大寒 小麦微寒 笙竹叶大寒 土瓜根寒 葛根平 李根大寒 芦根大寒 菰根大寒 冬瓜微寒 马乳冷 牛乳温寒 羊乳温 桑根白皮寒

臣禹锡等谨按〈药对〉：

茯苓平主口乾，君 理石寒主口乾清热毒、君 菟丝平主口乾消渴 牛胆大寒主渴利中膲热君 莘汁寒止渴使 古屋瓦苔寒主消渴 兔骨平治热中消渴、臣 猪苓平主渴口使

12.〔疗卒遍身生疱方〕：初觉欲生，即灸两手外研骨正尖头，随(随)年壮，即取石黛，方寸匕，冷水一升和服。又方：猪肉煮，令熟切，取消芒一钱，和服并灭瘢。

又方，桃枝叶煮汤洗，并灭瘢。又方：乘(黍)米一合，净洮(淘)，经宿露中平旦，以水一升研，半服半逊疮，并验。

按：遍查《政和本草》，猪肉，消芒、俱无疗遍身生疱之文，仅《本草》三芒消条：〈千金方〉有：“疗漆疮方用汤渍芒消，令浓涂之，令乾即易之”。〈梅师方〉：“治火凡毒水，调芒消涂之。”又方：“治一切疹以水煮芒消涂之”。

又同上书卷二十三〈果部〉云：

桃核仁味苦……孙真人又方，主卒得恶疮，不识者取桃皮作屑，内疮内。

又《子母秘录》又方：“小儿疮初起膘浆，似火疮名烂疮，杵桃仁，面脂傅上。”

又《粟米》条云：卷二十五〈陈藏器〉又云：

洗皮肤疮疥，服主五野鸡病及消渴，下口酸者，杀虫及恶疮。

13.〔疗五痔方〕：五月五日取苍耳茎叶，阴干捣末，水服，三方匕日三差乃止

又方：牛角鳃，烧末和酒服，方寸匕，日三秘验。又方：常服蒲黄，方寸匕，日三，良。

按：《政和本草》卷八云：

滁州莱耳，实味苦甘温，叶味苦辛微寒，有小毒……（千金翼）：又方：治五痔方，苍耳茎叶，以五月五日，采甘为末，以水服方寸匕立效，

又卷十三（木部）云：

吴茱萸味辛温……陈藏器云：秫子根浓煮浸痔有验。烧末服亦主痔病。

（肘后方）：又方："治肠痔，大便常血。"

又卷二十三（果部）云：

杏核仁（千金方）：又方：治痔谷道痛，取杏仁熬熏，杵膏傅之。

（食医心镜）又方：主五痔下血不止。去尖皮及双仁，水三升，研滤取汁，煎减。投米煮粥，停冷空心食之。

又卷十七（兽部）（牛角鳃）条云：

经验方：痔漏张用方，犍牛儿胆，蝟胆各一个，用腻粉五十文，麝香二十文。将胆汁、麝香和匀入牛胆内，悬于檐前四十九日……为丸……用纸拈送入疮内后，追出恶物是验。疮口渐合，生面盖疮内一遍出恶物。

14.〔疗丁疮方〕：柳枝叶一大束，长三尺，四尺围剉，水七斗，煮卅沸，去滓煎如饧，利破涂神验 又方：鬼繖形，如地菌，蘩生粪堆（水野氏抄为"圮"）见日消黑者，取烧作灰，以针刺疮四畔，至痛际，作孔，内药孔中再著，经宿疮发，以钳拔根出，大良。又方：先灸疮三壮，以钟乳为末和酱粒和捣拊，须臾拔根，验。

按：《政和本草》卷十四（柳华）条云：

柳华味苦寒无毒，主风水黄疸面热黑痂疥，恶疮、金疮，一名柳絮。

（日华子）云：叶治天行热病，丁疮。傅尸骨蒸劳汤，火疮毒入腹热闷，服金石药人发大热闷并下，水气煎膏缋筋骨长肉止痛。

（图经）曰：韦宙独行方，主丁疮及反花疮并煎，柳枝叶作膏涂之。

（肘后方）云：又方：汤火灼成疮，柳皮烧灰，以粉涂之。

以下无用药，多为医学中手术方法，故不再考释焉。

15.〔疗反花疮方〕：煎柳枝叶如饧涂，良。

又方：烧马齿草灰拊。又方：盐米灰拊并验。

按：《政和本草》卷二十九（马齿苋）条云：

（圣惠方）云：又方："治反花疮用一斤，烧作灰，细研猪脂，调傅之。"

又见上治丁疮之"柳华"条：引（日华子）及（图经）二条治"火疮"及"丁疮"等项目。

16.〔疗金疮方〕：嚼生栗黄，拊之，不疼痛。

又方：石灰和睹（猪）脂，烧令赤，捣末涂。

又方：地菘捣涂。

按：《政和本草》卷二十三（果部）（栗）条云：

（唐本注）：爵（嚼）生者，涂疮上，疗筋骨断碎，疼痛肿瘀血有效。

（肘后方）：丹者恶毒之疮，五（玉）色无常，治之煮栗皮有刺者，洗之佳。

又《本草》卷五〈玉石部〉云：

石灰味辛温……〈唐本注〉：地黄叶，苍耳叶、青蒿叶，合石灰捣为团如鸡卵，暴乾末，以疗疮，生肌大神验。

梅师方：又方：治金疮止血速差方，炒石灰和鸡子白和丸如弹子，大炭火煅赤捣末，以傅疮上立差。

《政和本草》卷二〈序例下〉云：

金疮：石胆寒 蔷薇温微寒 地榆微寒 艾叶微温 王不留行平 白头翁温 钓樟眼温 石灰温 狗头骨平

臣禹锡等谨按〈药对〉

薤白温主金疮止痛疮中风水肿臣 车前子寒止血 当归温君 芦竹箨寒主金疮生肉使 桑皮汤平臣 蛇衔寒微臣 葛根平臣 水杨花寒 突厥白寒

17.〔疗疮肿风入垂死方〕血出不止者，捣生葱白，入口更嚼封上，初痛后痒，痒定更封；不过七、八差。又方：酢醋、淀麸、酒糟、盐椒，总熬令热，以布裹熨(熨)疮，冷易。

又方：凡疮中风，水肿疼痛，皆取青葱(葱)叶及干黄叶和煮作汤，热浸，良。

《政和本草》卷二十八菜部〈葱实〉条云：

孟诜云：葱温根，主疮中有水风肿疼痛者，冬葱最善。

又同上书卷〈食疗〉条云：

叶温白平，主伤寒壮热出汗，中风面目浮肿，骨节头疼……又治疮中有风水肿疼。

取青叶、乾姜、黄檗，相和煮，作汤浸洗之立愈。

18.〔疗瘘疮方〕：煮楸枝叶取汁煎，令稠涂神良

又方：牛新粪热涂二日

又方：巴豆去心皮和艾作炷灸疮

又方：石留黄末置疮上，以艾灸。

又方：内瘘，取槐白皮十两，捣丸，绵裹内下部，并良。

《政和本草》卷十七〈兽部〉云：(牛)尿寒主水肿，恶气用涂门户，著壁者燔之，主鼠瘘恶疮。

而《本草》卷四玉石部〈石硫黄〉条云：

石硫黄味酸温，太热有毒……疗心腹积聚邪气，冷癖有胁，咳逆上气，脚冷疼弱无力及鼻衄恶疮，下部䘌疮，止血杀疥虫。〈药性论〉云：生用治疥癣及疗寒热咳逆。〈日华子〉云：治痃癖冷气，补筋骨劳损，风劳气止嗽上气，及下部痔瘘恶劳疥癣。

又同上书卷十二〈木部〉云：

槐实味苦，……枝主洗疮……皮主烂疮。〈日华子〉云：槐皮平治中风，皮肤不仁，喉痹没洗五痔，并一切恶疮。

19.〔疗恶刺方〕：槐白皮煮汤渍。又方：消胶和[泗]沙涂。又方：以酢二升，置[入]口中，取煻灰一升，投之以被刺处内大口中，熏之，勿令著酢，即以衣拥口，勿使气泄。又方：人参一两，龙葵根净洗取皮一把，腊(腊)月睹(猪)脂，酢少许和捣拊，数换虫出，即钳拔去，并验。

《政和本草》卷十二〈槐实〉条云：

槐实味苦……枝主洗疮……皮主烂疮。

〈日华子〉又云：槐皮平治中风，皮肤不仁，喉痹浸洗，五痔并一切恶疮。

酢：〈玉篇〉：酸也。《隋书》卷七十四〈酷吏传〉：〈崔弘度传〉云："长安人为之语曰：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宁茹三升艾，不逢屈突盖。"

《龙葵根》：《本草》卷二十七〈冬葵子〉条云：

"葵根味甘寒无毒，主恶疮，疗淋利小便，解蜀椒毒。"

20.〔疗被风入身角弓反张及妇人中风方〕：乌豆 二升 熬令黑，酒二升 内当中，急搅，以绢滤，顿服取汁，不过三剂，极重，口加鸡粪一合，和口口口口开者，拗灌，良。又方：苦竹沥，随多少服。

《政和本草》卷十三〈木部竹叶〉条云：

苦竹叶及沥，疗口疮目痛，明目利九窍。

〈日华子〉云：淡竹并根味甘…治热狂烦闷中风失音不语。壮热、头痛、头风。〈食疗〉：苦竹叶主口疮，目热瘖哑。

21.〔疗上气唾浓血方〕：灸两乳下[黑][白][际] [各][百]/[壮][良]（下阙）阳明穴，穴在足趺上三寸动脉处。二七壮，又灸脐[下][一][寸][百][壮][良]（造像记以下）

以上俱灸法，无药物，不识今日针灸法、是否与昔日同，又余不通《雷公炮炙论》故关于灸法不再赘述。

22.〔疗癣方〕：大黄[一]两捣末，酢（下阙）口丸，丸如梧子，一服卅（下阙）五十壮

又近心第三肋[端]灸（下阙）（洞内东壁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造像记和小七佛右方）

《政和本草》中，大黄无治癣之文，想比药方为今世人所不用，有病症者，一试之可耳！

23.〔疗失音不[语方]〕：口口乳酱汁等[分]服 二升/良 又方：青竹破如口口[九]（水野氏作"九"。）乌豆 二升 水 八升 和竹煮（水野氏"和竹"作口口）口口（水野氏无口口）热，去滓，取汁灌，口（水野氏口作口）不开，以口（水野氏口作"竹"，此字不通顺）灌鼻。

又方：桂人发灰等分（水野氏无"分"字）口口裹含咽法 并良

《政和本草》卷十三木部〈竹叶〉条云：

〈日华子〉云：治热狂烦闷，中风失音不语，壮热头痛，头风。

又云：苦竹味苦，冷无毒，……治中风失音，作沥功用与淡竹同。

〈外台秘要〉：疗凡脱析折骨诸疮肿者，慎不可当风，及多自扇。若中风则发痉，口噤杀人，若已中风，觉项颈强，身中急速者，急服此方，竹沥二、三升。若已口噤，以物强发内之，忌冷饮食及酒。

《兵部手集》又方：治中风口噤，服淡竹沥一升。

《广利方》：治金疮中风，口噤欲死，竹沥半大升，微微暖服之。

24.〔疗皴（皱）方〕：口（下阙）出不止方，取大葱（葱）（下阙）伸即断，断后（下阙）驴粪[包焚]並（并）（下阙）不口口口曲（下阙）口口口口口（下阙）（洞内东壁小七佛下）

按：《政和本草》卷二十八葱条，卷十八驴粪条，俱无治皴（皱）之文，只此洞中药方，有此葱及驴粪能疗"皱"之文。亦药方中一奇特之方也，附记于此，以俟后人。

洞口过道南侧造像龛和造像记下药方全文是：

25.〔疗温疫(下阙)方〕：腊(猪)母董(粪)二升，人尿二升，和绞，[取] 一升，顿服，[复][取][汁]验。

又方：常以正月上卯日，取牛、羊、马、鸡、腊(猪)、人、狗七种董(粪)等分，烧末，并华水服，方寸匕，日三。

《政和本草》卷十八兽部豚夘条云：

豚夘味甘温……胆主伤寒热渴。

猪屎：(孟诜)云：母猪粪一升，宿浸去滓，顿服，治毒黄热病。

(图经)曰：主恶疮利血脉，解风热润肺入膏药……主大小肠风热宜食之。

(外台秘要)：疗毒热病，攻手足肿，疼痛欲脱方。

(肘后方)：治毒攻手足肿疼痛欲断。

又方：治卒肿痛，身面皆洪大，生猪肝一具，细切顿食之。

以上诸方，虽未言治温疫，但诸病症状，似俱系疗温疫之药方。

26.〔疗恶疰[入](下阙)方〕：独头口蒜头，书墨如口口，并捣以酱汁和服差。

又方：雄黄二两柒三匙，大酢九升五月五日糠火上煎，一复时一服一丸，丸如小豆。蚰(蛇)螫涂，并差。

又方：[紫](下阙)四头，[灶][底][黄][土]等分捣(下阙)[和]，顿服。

又方：宿疰多年，人发一握，烧灰，桃人(仁)三七枚去尖皮双捣，小儿尿一升和顿服。

又方：驴董(粪)水绞汁一升服，并良。口盐(下阙)唾水口口者是巴豆(下阙)，釜[底]墨，方寸匕，合捣，分三丸，服一丸即下，不下，更服。

又方：胡荽根叶捣汁半升，顿服立下。

又方：皂荚三挺，口[去](下阙)渍一(下阙)服一服(下阙)。

《政和本草》卷二十九(菜部·蒜)条云：

孟诜云：小蒜亦主诸虫毒丁肿甚良，不可常食。

(日华子)云：小蒜热有毒下气，止霍乱吐泻消宿食，治蛊毒，傅蛇虫、沙虱疮，三月不可食。

(食疗)云：又云去诸虫毒、丁肿、毒疮甚良。

同上书卷四(雄黄)条云：

雄黄味苦甘、平寒、大温、有毒主寒热鼠瘘，恶疮，疽痔死肌。

《药性论》云：雄黄金苗也，杀百毒……能治尸疰，壁百邪鬼魅，杀蛊毒。

《陈藏器》云：外黑者为熏黄，主恶疮，杀蛊熏疮、疥虮虱。

(图经)曰：黑色而坚者名熏黄……并不入服食药，只可疗疮疥耳。

同上书卷十五(发)条云：

发温止血、闷血、运金疮伤风血痢，入药烧灰，勿令绝过，煎膏长肉，消瘀血也。

(子母秘录)：又方：治小儿斑疮、豌豆疮，发灰饮汁，服三钱匕。

(日华子)云：驴肉凉无毒……治一切风脂，傅恶疮疥，及风肿头汁、洗头风……治一切风。

同上书卷二十七菜部(胡荽)条云：

主小儿秃疮，油煎傅之，亦主蛊五痔及食肉中毒下血，煮冷取汁服。

同上书卷十四(木部)条云：

巴豆味辛温……有大毒

（日华子）云：补劳健脾，开胃消痰，破血排脓。消肿毒，杀腹藏虫，治恶疮息肉，及疥癞丁肿。

皂荚：（日华子）云：皂荚通关节，除头风，消痰，杀劳虫。治骨蒸开胃及中风，口噤。

以上诸药，俱治疗恶病，有毒之症。亦多为药中之有毒者，不过用药亦多为“以毒攻毒”也。

27.〔黄疸黄内黄等方〕：大黄[二两]灑切[水二升生]渍一宿平旦，绞汁一升半内，芒消[二两]搅消，顿服，须臾，快利差。

又（下阙）腊（猪）母董（粪）口，以水五升（下阙）升服日再。

又方：腊（猪）母董（粪）二升，人小便二升，绞取汁一升顿服，复取汁，验。

又灸两手小指端七壮（下阙）黄雄黄口口细辛铁生，并（下阙）差，立验。

又方：练樊石桂，徐长卿各一两，捣涂。

又方：文蛤烧作灰，和臈（腊）月腊（猪）脂，涂人畜并验。

又方：口新（下阙）验。

《政和本草》卷二序例下：

“谨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便可于此处疗……今依本经，别录注于本条之下”：

黄疸：茵陈蒿[平微寒]栀子[寒、大寒]紫草[寒] 白鲜皮[寒] 生鼠[微温] 大黄[寒、大寒]猪屎[寒] 瓜蒂[寒] 括楼[寒] 秦艽[平]

臣禹锡等谨按唐本：

黄芩[大寒] 牡鼠[微寒]

以上为专治黄疸之药方。至于《本草》卷三（玉石部）（芒消）条云：

（药性论）云：芒消使味咸，有小毒，下瘰疬黄疸病，主堕胎，患漆疮汁傅之，主时疾壅热，能散恶血。

（千金方）：疗漆疮方，用汤渍、芒消，令浓涂之，令乾、即易之。

同上书卷七（草部上品）云：

徐长卿：味辛温无毒……久服强悍轻身，益气延年。

28. 口疗腹满坚如（下阙）杨树东[南枝]去苍护风，细削五升，熬，令黄酒五升淋讫，即以绢帒盛滓，还内酒中，密封再宿，每服[一合、日三]（下阙）热者以口口口近下钻（下阙）验。

又方：蔚皃（臭）草，捣汁服，口鸡子以滓封肿，暖即易，良。

又方：大黄，石灰，小豆等分，末口白酒和涂。

又方：（下阙）火草一（下阙）水和（下阙）酢和涂。并验。

又方：随所患边，灸肩节缝上[二十壮]

又方：鲤鱼鳞烧灰，酢和涂。

又火游肿赤者，是大黄慎口（下阙）。

《政和本草》卷十四（木部白杨）条：

（图经）曰：方疗腹满癖坚如石，积年不损者，取白杨木东南枝，去苍皮护风，细剉五升，叶令黄，以酒五升淋范，以绢袋盛滓，还内酒中密封，再宿每服一合，日三。

大黄：《本草》卷十（草部）（大黄）条云：

“梁元帝常有心腹疾，……僧垣曰：脉洪而实，此有宿妨，非用大黄无差理，帝从之，而遂

愈。"

《本草》卷五、玉石部石灰〉条云：

〈图经〉曰：灰主坚积古方，二车丸，用之灶中……并主消化积滞中，今人下食，药中多用之。

同上书卷二十五〈米谷部〉〈赤小豆〉条云：

〈药性论〉云：赤小豆味甘，能消热毒痈肿，散恶血不尽烦满，治水肿皮肌胀满，捣薄涂痈肿上。

同上书卷二〈序例下〉云：

腹胀满：麝香[温] 甘草[平] 人参[微寒 微温] 术[温] 乾姜[温 大热] 百合[平] 厚朴[温 大温] 菴蕳子[微寒 微温] 枳实[寒 微寒] 桑根白皮[寒] 皂荚[温] 大豆黄卷[平]

臣禹锡等谨按唐本

卷柏温〈蜀本〉：筚澄茄[温]。

〈药对〉：忍冬[温主腹 满君] 射干[微温主胁 下满急使] 香薷[微寒主腹 满水肿臣] 旋复花[温主胁下寒 热下水臣] 诃藜勒草豆蔻

29.〔疗遍身洪(红)〕口口谷楮细(下阙)豆一斗，水一石，煮取一斗去滓，别煎，取三升，分三服，平旦，午时，夜半，皆空腹服，验。

又方：粘鼠(鼠)草子两抄(下阙)

此方虽缺字，谅不出"风肿"与"毒肿"。在《本草》卷二〈序例下〉中云：

风肿毒肿：沉香 木香 薰陆香 鸡舌香 麝香 紫檀香

以上诸药，主要为疗治风毒肿毒等病者。

30.〔使嚼〔〕口口方〕若肿(下阙)煞人取小豆一石煮，令极烂，取汁四、五升，温渍膝已下，日日渍。若已入腹，但取小豆，慎勿杂食，良又方：(下阙)穰口口水口口煮，一(下阙)，丸如胡豆，口服二丸，当小便下下后作小豆羹，饭食，慎勿饮水[神良]。

又方：乌牛尿每服一合

又方：取口桑(下阙)服，良。口口大便不(下阙)一握，以水[三升]和煮，消尽口滓，顿服。

又方：取腊(猪)胆以苇筒一头，内胆中系一头，内下部中灌，立下。羊口良(下阙)一升煮。顿(下阙)一枝口口裹内下部，如非时酱口口得，并验。

《政和本草》卷二十五〈米谷部〉云：

赤小豆：〈药性论〉云：赤小豆使味甘，能消热毒痈肿，散恶血不尽烦满，治水肿，皮肌胀满，搏薄涂痈肿上。

〈图经〉曰：又诸毒欲作痈疽者，以水和涂，便可消散毒气，今人往往用之有效。

同上书卷十五〈人部〉条云：

人屎寒主疗时，行大热，狂走。解诸毒，宜用绝乾者，捣末沸汤，沃服之。

〈唐本注〉云：人屎主诸毒……主伤寒热毒水渍饮弥善。破丁肿，开以新者封之，一日根烂。

〈日华子〉亦云：治天行热，狂热疾，中毒并恶疮，革毒取汁服。

由以上药品，知为疗消诸毒疮等症。则上文所治何病，虽已缺失，但由用药中，知为治疗诸毒疮等方也。

31.〔疗小便不通〕：以葱〈葱〉叶小头，去尖，内小行孔中，口吹令通，通讫(水野氏文多一"良"字)口门[立下](下阙)等口口内小便(下阙)蓄齐、中以水二四缔口口。

《政和本草》卷二十八（药部）云：

葱实：葱汁平温，主溺血，解藜芦毒。

《孟诜》云：葱温，根主疮中有水，风肿疼痛者，冬葱最善，宜冬月食不宜多。

《食疗》：又止血衄，利小便。

经验方：治小便淋涩，或有血，以赤根楼葱近根截一寸许安脐中上，以艾灸七壮。

小便利：牡蛎平微寒 龙骨平微寒 鹿茸温微温 桑螵蛸平 漏芦寒大寒 土瓜根寒 鸡肶胵微寒 鸡肠草微寒

臣禹锡等谨按《药对》

昌蒲温止小便利君 蒟酱温主尿不节、臣 茱山萸平

32.〔疗五淋方〕：热者服冷水二升行差

又方：牛耳中毛一撮，烧末，和水服，良。

又方：白（下阙）（水野氏：三口口口口）[者]取五（下阙）二服（下阙）两足口口央，随年壮右下口

《政和本草》卷二（序例下）云：

小便淋：滑石寒大寒 冬葵子及根寒 白茅根寒 瞿麦寒 榆皮平 石韦平 葶历寒大寒 蒲黄平 麻子平 琥珀平 石蚕寒 蜥蜴寒 胡燕屎平 衣鱼温 乱发微温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淋石暖

《药对》：车前子寒主淋 茯苓平主淋、利小便、君 黄芩大寒、主利小便、臣 泽泻寒主淋、利焦、停水、君 败鼓皮平、主利小便、臣 冬瓜微寒主淋便不通，君 桑螵蛸平主五淋利小便臣 猪苓平 石燕寒 海蛤平 木通平 贝齿平

至于《本草》中引用"宋"以前各药方，无治五淋方，只《本草》卷二序例下，有专治小便淋药方，药方洞中之《疗五淋方》，但不知是否即"疗小便淋方"。今附于此，以待贤者。

33.〔疗霍乱方〕：温酒二升蠵（蜡）如弹丸，著酒中销服，良。无蠵（蜡）盐一匙，[亦][得]

又方：烦毁热者取篙竹叶根子捣，和水服以差为度。

《政和本草》卷八（草部中品）云：

生姜味辛微温……《外台秘要》云：治霍乱，注痢不止……生姜二两，捣破，以酒一升，煮三、四沸，顿服。

《肘后方》云：治霍乱，心腹胀痛，烦满短气，未得吐下。生姜一斤，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分作三服。

同上书卷十三木部《吴茱萸》条云：

吴茱萸，味辛……《日华子》云：叶热无毒，治霍乱，下气止心腹痛……乾即又浸复罯霍乱，脚转筋和艾以醋汤拌罯妙也。

同上书卷二十三（果部）条云：

桃核仁味苦……《外台秘要》云：治霍乱。腹痛吐痢，取桃叶三升，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三合分温二服。

同上书卷二（序例下）云：

霍乱：人参微寒微温 术温 附子温大热 桂心大热 乾姜温大热 橘皮温 厚朴温大温 香薷微温 藿香微温 高

良姜[大温] 木瓜[温]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小蒜[温] 鸡尿白[微寒] 穞豆叶 鸡舌香[微温] 豆蔻[温] 楠材[微温] 蓬莪茂[温] 肉豆蔻[温] 海桐皮[平]

〈药对〉：吴茱萸[大热 臣] 丁香[温]

34.〔疗脚转筋及入腹□耳□〕：

（下阙）水□三沸，顿（下阙）已入□□□患人伏地以绊两脚，趺上踝下，两脚中间，出绳系柱，去地稍高患者身，去[柱] 可五□即以（下阙），令制患者□方以手（下阙）心下。

又方：木蘼子根枝，煮汤服。

又方：烧芘（水野氏作"䕡"）经蝇灰，二指撮，酒服[并良]。

《政和本草》卷二十二〈果部〉云：

木瓜实味酸温，无毒，主湿痹邪气，霍乱大吐，下转筋不止，其枝亦可煮用。

〈孟诜〉云：木瓜……亦主霍乱转筋，煮汁食之。

〈食疗〉云：主呕哕风气，又吐后转筋煮汁，饮之甚良。脚膝筋急痛，煮木瓜令烂，研作浆粥样，用裹痛处，冷即易。一宿三、五度，热裹便差，煮木瓜时，入一半酒同煮之。

又〈序例下〉云：

转筋：小蒜[温] 木瓜[温] 橘皮[温] 鸡舌香[温] 楠材[微温] 豆蔻[温] 香薷[微温] 杉木[微温] 穞豆[微温] 生姜[微温]

35.〔疗赤白利方〕：取鼠尾

草花（下阙）服三方□□

又方：（下阙）末□□服[并良]又白利麻子汁煮绿豆，空腹饮服。

又方：赤石脂[五两] 干姜[二两]，捣末饮服，三方寸匕日再并良。

又方：末利□□捣车前草□□蜜一匙，顿（下阙）服三两。

又方：黄连、黄蘗□支子人，二两切，以水九升煮，取二、三升，分三服[并良]又蛐利痢积年者，薤两手握□□□[六升]酒（下阙）一升，去滓顿□服[并良]（下阙）

又檗利（下阙）（水野氏作"方蔓阆皮"）烧灰，和水服□□

《政和本草》卷十一〈草部下品〉云：

鼠尾草：味苦微寒无毒主……下痢脓血不止。白花者主白下。赤花者主赤下。

〈陈藏器〉云：鼠尾草平，主诸痢煮汁服。〈圣惠方〉：治九赤白痢不差，羸瘦。用鼠尾草捣为末，每服一钱，不计时候，以粥饮调下。

又《本草》卷六〈草部〉条云：

车前子：〈圣惠方〉：治热痢不止，捣车前叶，绞取汁一盏入蜜一合，煎温分二服。

又《本草》卷七〈草部上品之下〉〈黄连〉条云：

〈唐本注〉云：江东者节如连珠，疗痢大善

〈图经〉曰：古方以黄连为治痢之最。

〈肘后方〉：又方：赤痢热下，久不止，黄连末，鸡子白丸饮服十丸，三十丸即差。又方：赤白痢下，令人下部疼重，故名重下出浓血……治之黄连一升，酒五升，煮所一升平分再服当止绞痛。

经验方：治暴赤、白痢，如鹅鸭肝者痛不忍黄连黄芩各一两，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分三服，热吃，冷即疑矣。

又《本草》卷八（草部中品之上）（生姜）条云：

（图经）曰：崔元亮集验方载，敕赐姜茶治痢方。以生姜切如麻粒大，和好茶一两碗，呷任意更差。若是热痢，即留姜皮，冷即去皮大妙。

（外台秘要）治霍乱注痢不止，转筋入腹、欲死，生姜三两捣破，以酒一升，煮三、四沸，顿服。

同上书卷（乾姜）条云：

（肘后方）：又方：治寒痢，切乾姜如大豆米，饮服六、七十枚，日三夜一服，刺青色者，为寒痢，累服得效。

又《本草》卷十三，（木部中品）云：

吴茱萸：孙真人备急方：赤痢脐下痛，茱萸一合，黑豆汤吞之效。

同上书卷二（序例下）云：

肠僻下痢：赤石脂 大温 龙骨 平微寒 牡蛎 平微寒 乾姜 温大热 黄连 寒微寒 黄芩 平大寒 当归 温大温 附子 温大热 禹余粮 寒平 藜芦 寒微寒 蘗木 寒 云实 温 礬石 寒 阿胶 平微寒 熟艾 微寒 陟厘 大温 石硫黄 温大热 蜡 微温 乌梅 平 石榴皮 平 枳实 寒微寒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使臣子 温 金樱子 平温

（药对）白石脂 平，主水痢，臣……赤白花鼠尾草 微寒主赤白下痢，使 赤地利 平 桃花石 温（共三十种药不俱录焉，只录出前一种及后两种。）

36.〔疗鱼骨鲠方〕：含水獭骨 立 验

又鱼网（水野氏网字下有"覆"字）头 立下

又取水 一杯 著前张口向（下阙）

《政和本草》卷十六（兽部上品）云：

海獭味咸、无毒，主人食鱼中毒，鱼骨、伤人痛不可忍，及鲠不下者，取皮煮汁服之。海人亦食其肉。

同上书卷十八（兽部下品）云：

獭肝味甘有毒……却鱼鲠，止久嗽，烧服之。

陶隐居云：獭……其骨亦疗食鱼骨鲠……

（唐本注）：陈藏器（本草）云：獭主鱼骨鲠，不可出者，取足于项下爬之，亦煮汁食皮毛。

《外台秘要》：治鱼骨鲠，含水獭骨即下。

37.〔欧哕方〕（下阙）切，以水口（水野氏作"一"）升煮，取三升，顿服（下阙）

方 白羊乳 一升 口卒吐逆，灸乳下一寸口壮

《政和本草》卷十六（兽部上）（羊乳）条云：

《外台秘要》：主小儿哕，羊乳一升，煎减半分五服，牛乳亦得。

38.〔疗癫狂方〕：灸阴大孔前缝上处中，随年壮。妇人（下阙）并 验 切以水口升煮取二升，顿服（下阙）。

以上癫狂病方，只有灸法，无用药物方。只在《序例下》条有治此症方：

龙齿角[平] 牛黄[平] 防葵[寒] 牡丹[寒][微寒] 白敛[平][微寒] 莨菪子[寒] 雷丸[寒][微寒] 钓藤[微寒] 白殭蚕[平] 蛇床子[平] 蛇蜕[平] 蜣螂[寒] 白马目[平] 铅丹[微寒] 蚱蝉[平] 白狗血[温] 豚卵[温] 猪、牛、犬等齿[平] 熊胆[寒]

臣禹锡等谨按蜀本

肤会[寒]……（药对）大黄[大寒][使] 银屑[平]（共十六味，不俱录焉）。

39.〔疗噎方〕：（下阙）生姜口口升，合微火煎五六沸，每取匙内酒中，温服

又方：舂杵头细糠手巾（水野氏文以下缺）〔裹口口（下阙）生姜口皮煎服

又口：尾雉尾口口口口〕

《政和本草》卷八（草部中品之上）（生姜）条云：

（图经）曰：又（千金方）主痰澼，以姜附汤治之。取生姜八两，附子生用四两，四破之二物，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再服。

（千金方）：又方：治喉闭并毒气，生姜二斤，捣汁，好蜜五合，慢火煎，令相得，每服一合，日五服。

同上书卷二十五（米谷部中品）（舂杵头细糠）条云：

舂杵头细糠主卒壹（陶隐居）云：

食卒噎不下，刮取含之即去亦是舂捣义尔

（日华子）云：平若噎，煎汤呷。

（圣惠方）：治膈气咽喉噎塞，饮食不下，用碓觜上细糠蜜丸如弹子大，非时含二丸，咽津。

40.〔疗喉痒方〕：以口口口（下阙）随患口（下阙）口削去皮（下阙）杏人蜜（下阙）。

《政和本草》卷二十三（果部三品）条云：

杏核仁味甘苦……（潞公药准）：治咽喉痒痛，失音不语。杏仁、桂心各一两，同研匀，用半熟蜜和如樱桃大，新绵裹非时含此咽津，大效。

三、药方洞中药方之来源

北齐时应用之药方，共百余种。虽史书中未载 我国最早之药方，但最早之医书，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已记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而"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医经中，已有《内经》及《外经》。如《黄帝内经》、《扁鹊内经》、"《外经》十二卷"，又"《外经》三十六卷"。经方十一家，如《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金创瘲瘛方》三十卷，《妇人婴儿方》十九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可证汉时已有内外科及治疗各科专病医书已问世矣！据《宋史》以前诸史书（艺文志），有医书者，并与上所引诸医书有关者，简录如下：

《汉书》以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齐》、《梁》、《陈》、《魏书》、《北齐》、《北周书》，俱无（艺文志）。《隋书》则有（艺文志），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经籍三子部），二百五十六部医书中，有《神农本草》、《桐君药录》、《张仲景方》、《华佗方》、《寒食散对疗》、《医方论》、《肘后方》、《俞氏疗小儿方》、《脉经》、《本草经》、《千金方》、《集验方》、《疗痈疽诸疮方》，又有婆

罗门诸药方。

《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云：有医术类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其中有：《药对》二卷、《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范世英千金方》三卷、姚僧垣《集验方》十卷、甘浚之《痈疽金疮要方》十四卷、苏敬《新修本草》二十一卷、孟诜《食疗本草》三卷、崔知悌《骨蒸病灸方》一卷、郑虔《胡本草》七卷、孙思邈《千金方》三十卷、又《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薛弘庆《兵部手集方》三卷、崔玄亮《海上集验方》十卷、《唐兴集验方》五卷。

《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云：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经》十二卷、《扁鹊脉经》一卷、《张仲景伤寒论》十卷，孙思邈《千金方》三十卷、《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华佗金匮要略方》三卷、陈藏器《本草拾遗》十卷、张叔和《外台要略》十卷，陶隐居《灵奇秘奥》一卷、徐玉《药对》二卷、郭晏《药性论》四卷，张果《伤寒论》一卷、清溪子《消渴论》一卷、王道《外台秘要乳石方》二卷、《千金秘要备急方》一卷、韩待诏《肘后方》一卷、李绛《兵部手集方》三卷、孟诜《食疗本草》六卷。

由以上诸史籍，可证宋代以前各史书艺文志中记医术之书而传之于今者，不过如此而已。故《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嘉祐补注总叙》中云：

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佗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草》繇是见于经录，然旧经才三卷，药止三百六十五种。至梁陶隐居又进《名医别录》，亦三百六十五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唐显庆中监门卫长史苏恭，又摭其差谬，表请刊定……参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种……广为二十卷，世谓之《唐本草》。国朝开宝两诏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相与撰集，又取医学家尝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种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学士卢多逊、李昉、王祐等，重为刊定……并镂板摹行。由是医者用药，遂知适从。而伪蜀孟昶亦尝命其学士韩保升等，以《唐本图经》参比为书……世谓之《蜀本草》……。嘉祐二年八月有诏臣禹锡、臣亿、臣颂、臣洞等，再加校正。新定旧药九百八十三种，新补八十二种……新定一十七种，总新旧一千八十二条……旧著开宝、英公、陶氏三序，皆有义例，所不可去，仍载于首篇云。

又有《本草图经序》、《开宝重定序》、《唐本序》、《梁陶隐居序》。又有臣禹锡等谨按徐之才《药对》、孙思邈《千金方》、陈藏器《本草拾遗》序例如后。

唐以后之医书虽多，而药品亦多至一千余种。非北齐武平时药方仅一百余种而已。但武平六年（公元 575 年）所用之药方，可称中药中最古之药方，而能疗病者四十种，又多单方，灸术又极多，虽不如后世之复杂，但可谓我国古代最早之医方，特用许多时日，与宋代世上经常适用之医方相比较，则足证唐以前中医医术之发达为何如也！

至于碑目中所著之药方，虽以上诸史书中记有此书，然以今字体与之较，多有不同。如杏"仁"、桃"仁"，俱作"人"。此与柏"人"之作柏"仁"相反而实相同。"桼"即"黍"，"擣"即"捣"，"粪"即"粪"，"膐"即"膂"，"猪"即"猪"，"樊"即"攀"，"蛔"心痛，《说文》作"蛕"字，《广韵》作"蚘"字，皆无"蛔"字。《集韵》始有之。"蛐蟮"，《广韵》作"蛩蟺"，《玉篇》则既有"蟺"字，注云：蚯蚓也。又有"蛐"字，注云"曲蟺"，是蚯蚓、曲蟺而二名也。"曲蟺"、"蛐蟺"一名而两字矣。灸法以艾一灼为一壮，见《魏志·华佗传》，阴干即阴乾，《黄庭经》漱咽灵液灾不干。杨用修曰：初月帖淡闷干呕，"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湿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丁疮"即"疔疮"，物类相感，志身上生肉丁，芝麻花擦之。"蜛"即"堆"，"拊"即"敷"，"酢"即"醋"字，徐铉曰：今以酢为酬酢字反，以"醋"为"酢"字。"石留黄"即"石硫黄"，"猬皮"即"蝟皮"，"桼疮"即"漆疮"。"釜底墨"即"釜底煤"。"绢帒"即"绢袋"，皆古通用字，正月上卯，与上辛、上丁、上戊、

上巳同例。“徐长卿”必是以人为药名，如“刘季奴”、“史君子”之类也。

龙门药方，除与今日之药方，多有不同者外。其药方之字音多相同而字形不同者。如“干”作“乾”，“柒疮”作“漆疮””、“柏仁”作“柏人”等字，即音同而字异耳！并不失其真。

因此四十条药方，虽与《政和本草》不能相比，但大多药方与《政和本草》相比，多有相同处。因此可证中国医学，自古一脉相传，所疗之病症，除去迷信神鬼者外，古者简，而今者繁，叩其原，多相同也。

日本圆融天皇永观二年（公元984年），由康赖所撰之《医心方》中，引用许多药方与药方洞中之药方同。如：疗疟，狂言鬼语、消渴、痔、金疮、反花疮、瘘疮、脚转筋、五淋方热、赤白利等病症，即引用药方洞中之医方 。可能唐时与日本交通频繁，将龙门医方，流入日本，因而十世纪末之行针博士康赖，将药方洞中即当时流行之医 方，收入彼之《医心方》中。

又〈气下肿消〉条，有《千金秘方》四字，《千金秘方》见于《政和本草》一书，宋时既有此书，可证宋时已用此医书之药方矣！再据医方刻石，顶行第一字，有的压在造像记与造像之上。医方之字体与造像记之字体不同，反而与唐人书法之字体相同。由于道兴造像碑中，有：“若不勤攈药树，无以疗兹聋瞽”。道兴实为造像碑文，而非论及药方之文。整幅题记，俱论及造一佛、二僧、二菩萨，“以此微诚，资益邑人，师僧父母，七世归真，现在获福。皇祚永延，含生普润，共越死河，同升彼岸”。

以此段文字论，实为道兴之造像碑铭，虽有“若不勤攈药树，无以疗兹聋瞽”之词句，以整幅造像记论，实为造像题字，而非指刻出之药方。况药方字体与造像记字体不同，而顶行第 -字在造像记与造像之上，且字体又不同，与道兴造像记刻石，并非同时刊出者，因而这些北齐时应用的药方，即不能称为大齐武平六年刻出，而应是隋、唐之刻石也。

注：

①清水县开国公本长寿妻陈晕造像龛，高六十六厘米，宽四十六厘米。在龛外东侧刻有题记，全文如下：
夫口口冲眇。口寻光影。可以依稀。是以太中大夫口口將軍口口大都/督[清]水縣開國公。李長壽妻陳暈。宿因莫遇。婉爲李室。敬善内敷。/口口超悟。割舍家財。造釋迦像一堪。願夫亡高口。帝王寵念。[又]願已身/亡息。征口口任。所生者使口子平康。聖賢祐助。家眷安寧。命齊天/算。行深口正。一切從願。永安三年(529年)六月十二日。口愣銘記。”

②李文生：《龙门石窟药方洞考》-文中认为：药方洞右壁（南壁）大龛的年代早于永安三年。见《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③李文生《龙门石窟药方洞考》，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P118—119)等文中，均认为西壁主像开凿于北齐时期。

④水野清 -、长广敏雄《龙门石窟の研究》中认为，药方洞门外的束莲柱刻于北齐北周、隋代之间。李文生认为：窟外立面的束莲柱，力士、飞天、侏儒像，雕于北齐武平六年至北齐亡之间。（文同注②）宫大中认为：窟内主像为北齐时期营造，窟外的力士，飞天与窟内主像是同期造像。（《龙门石窟艺术》P117—119，上海，1981年）

⑤药方洞中的最晚纪年，位于南壁中部。这里有 -小的帐形龛，略呈方形，龛高17.5厘米，宽24厘米。龛下刻题记处宽约18厘米，文字为从左向右刊刻，其文曰：
“大宋天聖四年(1026年)二月/二日。三班借職監西/京伊河竹木務。兼龍門大口烟火修[整]/[石]道公事丁裕記。”

⑥门券北壁药方的剩余部分，转刻在了窟内东壁门北侧的下部，并且绕过了唐时雕凿的 -立菩萨龛与七小坐佛龛，足证药方非北齐时所刻。

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将《都邑师道兴造像记》与其下的药方视为一体，故将药方断为北齐。宫大中将《都邑师道兴造像记》与药方一并抄录，并根据药方中的名称术语，推断药方刻于北齐时期。（见《龙门石窟艺术》P283）此外，关百益的《伊阙石刻图表》（上册，民国二十四年，河南博物馆出版），1960年龙门文物保管所编《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中也持这种观点。

⑦范行准《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方简录》（《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1965年）中认为药方刻于唐永徽以后。

丁明德《洛阳龙门药方洞的石刻药方》（《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二期）认为药方刻于北齐武平六年以后，唐麟德元年以前。

第九章　古阳洞以南的六大窟

古阳洞南部的六大窟，包括北魏末年的火烧洞、石窟寺；北魏末至东魏之际的路洞与唐时开凿的八作司洞、龙华寺、极南洞。

一、火　烧　洞[1]

1.洞窟形制与开凿年代

火烧洞是古阳洞南部规模最大的一所洞窟。窟内平面呈略长的马蹄形，东西长约 12.5 公尺，南北长约 10 尺。窟顶近于穹窿形。窟内西壁雕有主尊，为一身结跏趺坐佛，施禅定印。主尊两侧有二弟子、二菩萨夹侍。火烧洞也是龙门石窟中破坏最严重的一窟，现西壁的五身大像表面大部分残损，原形制已基本不清。就连窟顶与四壁也很少有平整者。窟门已残，但仍保留有垂帐装饰的残迹，这种装饰不同于其他魏窟。窟门外左右雕有类似于宾阳北洞外之力士像，其中北侧力士已残缺，南侧力士身体部分保存完好，头顶雕出屋檐装饰。

在窟内西壁大像之间的下部，以及东、北壁下部部分区域，保存有一些北魏末年开凿的小龛，以正光纪年的为最多。其中如：在右胁侍菩萨右侧下部，有一盝顶龛，龛内雕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两侧间还各雕一身立菩萨，龛下有两身供养比丘像，其间题记曰：

"正光三年七/月十七日大/統寺大比丘/慧榮造像一/願國祚永寧/上延亡二親/榮及姉妹一切/含生速到岸/同證正覺。"

据前人所录题记，最早的小龛题记可起自正光二年[2]。以此推测，火烧洞的开凿，必在北魏正光二年以前，即宣武帝末，孝明帝初之永平、延昌、熙平、神龟至正光年内（公元 508——521）。再从火烧洞的规模之宏伟，用工之多来看，造窟的功德主若非帝王即为朝廷权贵，而一般的官吏是很难开此大窟的。因为，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宾阳中洞。

到了唐代，对火烧洞进行了大规模的补凿。在北壁下部，开有三大龛，龛内造像均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其中西部两龛主尊为倚坐弥勒，下有二护法狮子。在西侧一龛外，保留有一身北魏末年雕成的力士，又三大龛内平面均呈马蹄形，穹窿顶，有倒凹字形基坛。据此推测，这三大龛应是就着北魏末年未完成的龛的粗形而凿成的。龛楣表面装饰有垂帐，中部雕一铺首，口衔华绳，垂于龛口的上边缘。

在南壁中部最下方，保存有四层供养人行列，从形像来看，有出家僧人，也有世俗人装束，

其側有旁題曰：

"…釋迦像 …護法/…過現/含識。

比丘僧紹。邑子。/邑子方男勝/邑子李勝姜/邑子王洛林/邑子…/邑子馬清口/邑子新门门/邑子宋口门/邑子吉妃/……/……/邑子尹小姿/邑子鲍令暉/邑子張醜/邑子朝妃/邑子鲍妃/邑子麻令姿/邑子王洛樹/……/……/邑子李買。"

由上可知，在此供养人行列之上，原造有释迦像，今已不存。

此外，在南壁东侧下部，有一优填王像龛，龛内周壁雕出千佛。龛下，分布有唐代小龛。南壁上部，也有二唐代大龛，内部也雕有千佛。这些龛可能开凿于唐高宗时期。

2. 北魏末期与唐时题记考释

在窟内众多的小龛之下，一般均刻有题记，现窟内题记多数已模糊不清。在此，根据前人对题记的收录，对若干题记作一些考释：

题记之一曰：

"正光三年八月十/日司徒公崔氏/室李要先造/像一區願口患/消除衆善……/會七世口……普同此福。"

（该龛位于东壁窟门南侧下部，为一小的帐型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二护法狮子，题记在龛的下部。）

按：据《魏书》列传中，崔姓仅有二人位司徒。一为崔暹，一为崔秉。卷八十九《崔暹传》云：

"武川镇反，诏暹为都督，隶大都督李崇讨之。违崇节度，为贼所败，单骑潜还，禁于廷尉……建义初遇害于河阴。赠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县公。"

又《魏书》卷四十九云：

"秉少有志气，太和中为中书学生……未几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寻加安西将军，出除燕州刺史。……永熙三年去职，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瀛、沧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谥曰靖穆。"

魏书中记崔姓为司徒者，仅此二人，又俱在正光以后，正光时无任司徒者。附此待考。

题记之二曰：

"左玉鈐衛將軍薛國/公史口口夫人李氏。/垂拱二年十二月八日/敬造。"

题记之三曰：

"比丘僧思亮。弟子陳天眷。妻/魏。男恭兒。女迦葉。奉爲太后。七代父母。法界衆生。/一切業道。得免三塗。共同此/福。垂拱三年正月十五日造。"

以上题记，一为有官职夫人，一为无官职之普通人物。

按：薛国公政府中官衔为左钤卫将军。据《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条云：

"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降皇帝为皇嗣。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

故垂拱二年，虽然由武则天亲政，但仍为李氏天下，及载初时始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但自光宅元年皇太后临朝称制时，一切制度开始改革。《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十六卫》条云：

"光宅元年改左右骁卫曰左右武威，左右武卫曰左右鹰扬卫，左右威卫曰左右豹韬卫，左右领军卫曰左右玉钤卫。"

"题记"中之薛国公史某为左钤卫将军,且在垂拱二年,与此正好相符。

题记之二为比丘僧思亮,与弟子陈天养等,一般的题记,上为七代父母、法界众生。所谓法界者,梵名达磨驮那 Dharmadhatu,一就事而言,法者,诸法也;界者,分界也。诸法各有自体,而分界不同,故名法界。《辅行》曰:"言法界者,法即诸法,界谓界分,相不同故。"

《往生要集》上云:"周遍法界,拔苦众生。"又曰:"佛光明照法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法界即周遍世界,惟有念佛,才能拔众生之苦,故曰法界众生。

"业道":三道之一,善恶之所作,使人向于六趣,故名为道。《胜鬘经宝窟上末》云:

"造作称业,通人向于三途,为之为道。"

《大智度论》卷九十二曰:

"小者不名业道,以其能趣恶处,故为道。监视人之善恶作业之天神地祇,谓为业道,神略曰业道。"

三途。途即道途义。一火途,地狱趣猛火烧之处;二血途,畜生趣互相食之处;三刀途,饿鬼趣以刀剑杖逼迫之处。

《辅行》一曰:"小狱通寒热,大狱唯在热。且从热说,故云火途;从相啖边,故云血途;从被驰逼为名,故名刀途。"

由僧亮及陈天养等题记,知其意在为七代父母及周遍世界之众生,一切监视人善恶作业之天神、地祇,得免去火、血、刀三途,一同得福。造像题记,昭告世人,即造此像而得福,免去各种灾难也。

3. 窟楣两侧的帝释天与帝释天妃浮雕

在火烧洞窟楣表面及其左右,保存有精美的尖拱火焰状窟楣与两身骑龙天人相对飞舞的浮雕画面。总宽约 980 厘米,高约 350 厘米。在窟门上方是尖拱形火焰纹,正中,为一宝盆中向上伸出的三束莲梗,中间一枝上部为一朵盛开的莲花,两侧二枝斜向上各刻出一朵莲蕾,总高约 110 厘米。

尖拱火焰纹的两侧上部,各雕一身骑龙天人形像。人物服饰基本相同,著交领广袖长袍,腰间束带,有裙腰。小腿裸露,作跪姿,不穿鞋。天人体型较瘦,面相长而清秀,腹部向前挺起,潇洒自如。其中,南侧一身,头顶饰两朵圆形发髻,发髻下部两侧垂下两条带状头巾,(又似戴一硬角幞头)天人右手持一鞭状物,下乘之飞龙作奔马状,龙身长 310 厘米。龙口中向北方吐出上下翻卷的长忍冬叶;北侧一身,头戴高冠,(似为通天冠)右手抱龙颈,左手向后扬起,执一长柄拂麈,飘向身后。身下飞龙长度也约 310 厘米。与南侧飞龙相似,作奔马状。龙口中吐出的忍冬叶仅余根部,大部分已残缺。在龙颈上部,还饰有一火焰宝珠。二骑龙天人身下均刻有流云纹,飘向身体后方。

在火焰纹两侧下部,南侧雕出莲蕾,莲瓣,再下为门南侧力士头顶的屋檐装饰;北侧雕一身化生童子,双手合十于胸前,饰有帔巾,自两腋下向身体后上方飘扬,端坐于一朵莲花之中。

全部浮雕画面均采用减地阳刻法,骑龙者又类似羽人状。从二者对称飞舞的形像来看,与东王公、西王母的题材基本相近。但在佛教石窟中出现,应是以借用我国固有的东王公、西王母形像,来表现佛的护法天部,即忉利天主之帝释天与帝释天妃的。类似的形像也见于敦煌、云冈与麦积山的北魏石窟之中。但这幅浮雕应为规模最大之一例,不仅在龙门,恐在全国石窟中也为独一无二,且又改其他石窟中的乘车为单人骑龙形像。这种图案式之造像,与古阳洞、莲花洞

诸龛楣上刻出的乾达婆、紧那罗之风格相近。不过将这两身像分刻于窟外门楣左右上角，以配合力士而作为佛之护法，更觉得雄伟、生动。

二、石 窟 寺[3]

石窟寺位于龙门西山靠近南端之半山腰中，是火烧洞以南，北魏开凿的相当大的一个洞窟。窟内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在西壁高坛云上，雕出一佛、二弟子、二立菩萨、二思维菩萨。坛下两端各雕一狮子。在南北两壁各开一大龛，在壁门的南北两侧也各开一龛。在窟外崖面凿有屋形窟檐。门外两侧各有一身力士，窟外南侧还凿有一通碑。这种洞窟形制与普泰洞、魏字洞基本一致，(没有完工的赵客师洞与唐字洞，原先可能也是这种构想)它们共同代表了龙门北魏晚期洞窟的主要样式。

1. 窟内地平面上之莲花图案

在完整的方形地平面上，周边浮雕一圈莲花瓣。地面中部，自门券向主尊身下刻出一条踏道，踏道边装饰以连珠纹及莲瓣。踏道的南北两侧，各有二朵莲花图案，均大如车轮。在每侧二朵大莲花之间，又刻出忍冬纹与水波纹，可能象征着莲池。但从图案的拼接情况看，又宛如一幅美丽的地毯。宾阳中洞的地面雕刻与此相近，不同者唯在踏道表面雕有龟背文。

佛座上及佛龛地上刻出莲华之原因，乃佛教中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能悦可众心。《大智度论》卷八曰：

“以莲花软净，欲现神力，能坐其上，令不坏故。又以庄严妙法坐故，又以诸华皆小，无如此华，(中略)梵天王坐莲华上，是故诸佛随世俗故，于宝华上结跏趺坐。”

又《大日经疏》十五云：

“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能悦可众心。今秘藏中，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最秘密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坐此莲华台也……若净居诸天，乃至初禅梵天等，世间立号为梵者，皆坐赤莲华中。”

从艺术之形像而论，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之创作。

2. 莲花中化生童子浮雕与思维菩萨像

西(后)壁一铺大像中最外面，有树下思维菩萨像，在北侧思维像的左侧，浮雕出一花瓶，瓶中引出美丽、写实的数枝莲花，正中最上面之花蕊中，刻出一化生童子。上下对衬雕出两对花叶，以及三朵初开、正开、开后，不同形象之莲花。这完全是以写实手法雕出之莲花浮雕。在思维菩萨旁均又透雕出菩提树。

按此浮雕中，有二故事值得提出，一为化生童子，一为菩提树下思维像。化生童子故事见于《杂宝藏经》。该经卷一《鹿女夫人缘》条中云：

“佛靠诸比丘，过去久远无量世时，有国名波罗奈，国中有山，名曰仙山。时有梵志在彼山中住，大小便利，恒于石上，后有精气，堕小行(应为便)处，雌鹿来舐，即便有娠，来至仙人所，

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养育长成……时梵豫国王，出行游猎。见彼梵志，绕舍周匝，十四重莲华(问其所以)……王寻华迹……求索此女，梵志即与王，王即立为第二夫人。……后时有娠，相师占言，当生千子。王大夫人，闻此语已，心生妒忌……尔时鹿女，日月满足，便生千叶莲华，欲生之时，大夫人以物瞒眼，不听自看……取千叶莲华，盛着槛裹，掷于河中……时乌耆延王……下流游戏，见黄云盖，从河上流，随水而来……遣人往看，于黄云下，见有一槛，即便接取，开而看之，见千叶莲叶。一叶有一小儿，取之养育。以渐长大，各皆有大力士之力……千子即将诸军众，降伏诸国，次弟来到梵豫王国，王闻军至，募其国中谁能攘却如此之敌……第二夫人来受募言，我能却之(作百丈之台)……第二夫人，在上而坐……夫人语言……我是汝母，千子问言，何以为验……答言：我若按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即时两手按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余军众，无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忏悔……佛言：尔时父者白净王是！尔时母者，摩那夫人是。”

至于树下思维菩萨，亦佛教中故事，在《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三中云：

“尔时王师大臣，闻此言已，即便疾往仙人所。而于中路，遥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维。相好光明，逾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却侍卫，脱诸仪服，前太子所，坐于一面，互相问讯。”

又《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劝受世利品》中云：

“尔时菩萨……渐渐至彼般茶婆山……结累加趺，俨然而坐……尔时菩萨，坐彼树下，如是思维……此之五阴，一切皆空，无命无识，一切诸法，唯有假名，名众生耳。”

至于思维菩萨身旁之透雕菩提树，也是其他北魏窟中，很少见之一种创作。

3. 男女供养人行列之礼佛图

全国石窟寺造像，在北朝中期以前，对供养人像，只是单身的、个别的雕造出来，没有大幅地把上层阶级之主人与侍从人们形象雕刻出来，有的即从龙门石窟起。宾阳中洞东壁门左右中层的“帝后礼佛图”，就是这样的浮雕典型作品。可惜在中国解放前，被美国人盗劫，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内。除此之外，全窟群中，另一处即石窟寺内西壁下层之供养人像，在古阳洞中也有类似的小型礼佛图，与巩县石窟寺刻出之供养人像大致相同。

北魏在孝文帝以前，一切礼制，正如《魏书》卷一百八之四《志第十四》云：

“天兴六年，又诏有司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其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官服。百僚六宫各有差。”

这只是粗具眉目而已。

《同上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云：

“十年(太和)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十有一月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

其后直到肃宗时条章粗备，《魏书》卷一百八之四《志第十四》云：

“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

反映到石窟艺术上，宣武帝以前，没有高冠大履，褒衣博带之供养人像，更没有侍从拥护，伞扇导引之形象。由高祖拓拔宏改制，宣武帝元恪以后，开始有统治阶级——帝、后、贵族、官僚及侍从的供养像。

石窟寺南北壁下层，刻有从窟主到男女侍从执伞扇与比丘导引之刻像，因而这两幅大浮

雕，就成为表现北魏统治阶级生活的最有价值的资料。

三、路　洞[4]

路洞是龙门石窟中，北魏开凿的最南边的一个窟，也是北朝阶段在龙门开凿的大型窟最晚之例。窟内平面作马蹄形，穹窿顶。西壁凿出一种大的帐型龛样式，上部雕出莲花、覆莲瓣，华绳及倒三角形等装饰，两侧又雕出垂帐，成为一天幕大龛。龛内顶部呈横券顶，至南北两端又凿成近似于穹窿状。龛内雕出一佛、四弟子、二菩萨等九身大像。这种正壁开天幕大龛置一铺像的作法，当来源于云岗第二期洞窟，在龙门石窟中也仅此一处。在全窟雕刻中，窟内正壁基坛之上的一铺大像，以及南北壁分层分段雕出的列龛，除掉有北齐武平三年（公元 572）题记[5]的两个龛与个别唐凿小龛外，其余完全是北魏末期的特征与风格。在北壁西侧下层，有一天幕尖拱龛，龛楣上刻有维摩、文殊与众比丘形象，其下题记曰：

"焕子若無。有子若/實。隨緣感應。慈/度等一。梵音開道。/無不蒙所。稱名禮/敬。善求成吉。深思/惠悟。從緣生。刊山/立志。銘心不傾。願下千/劫。愍度含靈。神光/普照。除去幽冥。/武定七年　。歲次己巳。/二月十五日。報德/寺比丘法相造。/比丘相侍佛。"

这则有"武定七年"（公元 549）纪年的题记，是路洞内最早的题记，由此推想，此窟开创的时间，约在北魏末期或东魏[6]。

在窟门的南侧壁，浮雕有一身头顶高盘螺髻、身着交领广袖长袍的供养人像，双手执一幢幡。幡的构成为，上部有一圈横梁，梁上鼓起一球面顶，四周装饰有火焰宝珠与圆形花饰，梁下刻有丝织物垂下。再下，垂有两条长的飘带，上部打结。二飘带之间又似乎垂有一条细带。此幢幡由一长杆上挑。

供养人手持之幢幡，梵名 Dhvaja 译曰"幢"。Pataka，译曰"幡"。为竿柱高出，以种种丝帛庄严者，藉表麾群生，制魔众，而于佛旁建之。宝生如来或地藏菩萨之味耶形也。以种种之缯帛庄严之名曰"幢"，又自幢竿垂幢曰"幢幡"。

《观无量寿经》曰：

"幢幡无量宝盖"。

《大日经疏》九曰：

"幢但以种种杂色丝檦帜庄严，计都相以大同，而更加旒旗密号。如兵家画作象、龙、鸟、兽等种种类形，以为三军节度。"

该供养人手持幢幡，即借表麾群生、制魔众之意，故于佛前建此物。这种造型，也是供养人中持炉、持花以外之新体例。

四、八 作 司 洞

八作司洞，与龙华寺、极南洞等三窟，是龙门石窟西山最南端的三个唐代中型窟。这三个洞窟在其形制与内容布局方面有许多相类似之处，唯在造像题材与细部造型方面略有不同。下面先就八作司洞作一些叙述。

1. 洞窟形制与造像特征

八作司洞，窟内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环北、西、南三壁下部凿出一倒凹字形基坛。在基坛上部，西面正中雕出主尊坐佛，主尊两侧，并延至南北两壁，雕出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护法狮子。窟门外南北两侧雕出二力士。窟顶正中，有残莲花的迹象；倒凹字形基坛表面，刻出“乐舞图”。

造像特征：西壁主尊，为一身结跏趺坐佛，双腿盘坐，出露右脚。头顶饰螺状的肉髻、发髻，面相胖圆，如卵状。长眉呈弧形弯曲，眼似鱼形。身体表面多处已残，腰部较细，胸部肌肉发达。下座为平面长方形的双层亚腰叠褶座，下层正面有四身力士托扛。

弟子：头部已残，身体瘦长，型体写实，内著有交领衣，外著袈裟，自右腋下横于腹前，再绕于左小臂之上。弟子足下踏有八角形亚腰莲台。在右夹侍弟子与菩萨之间，有一后代补凿的尖拱龛，内部雕有一身立佛。

菩萨：身躯略显胖，胯部扭动。著有较长的细璎珞，在腹前穿一花饰。颈下项圈外有图案式装饰。胸腹前饰一条斜向帔巾，腰间裙带下垂如绅，至胫部作蝶形结，有裙腰。帔巾自双肩部位绕臂垂下。下身著长裙，垂于脚下。所有这些特征，都是隋末至唐高宗武后时的造像特征。

天王：南部天王手托摩尼珠，北部天王手托一人头骨。天王造型矫健有力，肩宽、腰细，写实感强。足下均踏有二夜叉，夜叉下均凿一方形矮台。在南北壁近门口处，各雕一身狮子，身体大部分已残，尾巴呈云状卷起，下有矮台。狮子的形象与所在位置，均与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中部分唐窟的同类造型相似。

力士：位于窟门外南北两侧。其中，北侧力士大部分已残，南侧力士头虽残，但仍可看出头上有二雉尾，飘于圆形头光表面，头光上部刻有火焰纹。力士头上插雉尾，即古之武将雄伟英姿之风度。

此外，窟门作圆拱形，窟前面积空间较大，原似乎有前庭。窟外壁上也分布有一些小龛。从其造像特征观之，均为唐时所补凿。

2. 二天王像考

窟内夹侍二天王像，其一手持摩尼宝珠，摩尼：梵名 Mam，泽曰珠宝、离垢、如意、珠之总和。《玄应音义》一曰：

“摩尼，珠之总名。”

《慧苑音义》上曰：“摩尼、正云末尼，末谓末罗，此云垢也。尼谓离也。谓此宝光净不为垢秽

所染也。"

《涅槃经》九曰:"摩尼珠,投之浊水,水即为清。"

另一天王手托人头骨。人头骨即人头幢。梵云:Danda(坛茶),幢上置人头也。琰摩王之三摩耶形也。

《大日经疏》五曰:"琰摩法王,手执檀拿印,此相犹如棒形,上有人首,作极忿怒之状。"

由以上解释,知其一天王手持摩尼珠,乃宝光清净不为垢秽所染意;其一手持人头,乃阎摩王之幖帜,治罚罪人之意。

3.基坛表面的舞乐图

在倒凹字形的基坛表面刻出壶门,壶门内刻有起舞作乐者,构成一幅"舞乐图"。这些伎乐人物头顶饰有丫形发髻,身体较胖,上身袒裸,下身著裙,饰有项圈、腕钏。在佛座下部基坛正中,刻有二人对舞,其余为作乐者,共八人。其中所持乐器能辨识者,有瑟、横笛、排箫、鼓、笙、琵琶、羯鼓等七种。

若以唐代十部乐来比,有羯鼓之乐。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中云:"天竺伎有铜鼓、羯鼓。疏勒伎有答腊鼓、羯鼓。高昌伎有鸡娄鼓,羯鼓。"

十部乐中初只有三国乐伎有羯鼓,其他各国乐俱无羯鼓。但唐玄宗特爱羯鼓,《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云: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帝常称:'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簇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

又据《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志》所记载看,天竺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伎等五国伎皆对舞者二人。而此洞佛座下伎乐,对舞者二人,又有羯鼓,虽乐器与十部乐俱不合,但有羯鼓大约不出龟兹、高昌、疏勒、天竺四部乐也。

4."八作司"考:

八作司洞之得名,由于北坛基中间壶门内乐舞人中有一吹笛人右侧,刻有"东京八作司石匠十一人"之题记,因而称为"八作司洞"。八作司乃宋代京城掌修缮之职责者。据《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志·职官五》云:

"将作监……凡土木、工匠之政,京都缮修隶三司修造。"

又云:"东西八作司,掌京城内外修缮之事。"

今伊水东岸看经寺之南,擂鼓三洞之北,有一窟,窟门内北侧,有"东京西八作司石作"之刻石题记。又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一》云:

"东京,汴之开封也,梁为东都。后唐罢,晋复为东京。宋因周之旧为都。……西京,唐显庆间为东都,开元改河南府,宋为西京,山陵在焉。"

由以上文献所记,知宋之东京,乃汴梁之开封府也。后周恭帝柴宗训于显德七年(公元960)改为郑王后,宋太祖赵匡胤于是年即天子位,改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遂以开封府为东京,唐东都洛阳为西京。此窟内之东京西八作司,即宋东京开封府内将作监之西八作司也。

唐时百工之事,隶将作监下甄官署,《新唐书》卷四十八《将作临》条云:"甄官署……掌琢石、陶土之事。供石磬、人兽碑柱、碾硙、瓶缶之器。敕葬,则供明器。监作四人。"

五、龙 华 寺

1.内容布局与造像特征

龙华寺窟平面约呈椭圆形，环北、西、南三壁下部，凿出一倒凹字形基坛，在坛上造像。西壁中部雕出主尊，为一身结跏趺坐佛，其右手二指下指，身体较显胖，身后刻出仰莲瓣状的身光，其间雕出伎乐人物等。下座为一八角形束腰须弥座，在束腰处雕出壶门，中刻有天王、夜叉等。主尊两侧依次向外分别夹侍有二弟子、二立佛、二立菩萨。其中弟子身体多有残缺，菩萨雕法写实，身躯扭动，体态优美，微显丰满，南侧一身右手提净瓶。

在南、北两壁中各雕一身坐佛。其中，南壁坐佛呈跏趺坐，挺胸，收腹，头后装饰以尖状火焰头光；北壁为一身善跏趺坐佛，胸、腹部均鼓起，身体较胖，右臂已残，左手扶膝，双脚各踏一朵由座中部伸出的长梗莲花。下座平面呈亚字形，为亚腰叠褶座。该佛身后雕出背屏，西侧已残，东侧下部有一骑狮童子，其上，刻出一立起的羊。在南、北两壁的东部，各雕一身天王。身型有力，肩宽、腰细，足下踏有夜叉。

倒凹字形基坛的表面下部，阳刻一横向矮台，台上刻出舞乐图，与八作司洞相似，但没有凿出壶门。在西壁主尊下部，刻有二人对舞，其余约为作乐者，多已残损。所持乐器南壁可识者为钹、排箫、细腰鼓，北壁可识者为琵琶、细腰鼓、竖笛等。伎乐头顶束有高发髻，面部较胖，头较小，体型丰满。上身袒裸，下身着裙。饰有项圈，有的伎乐还饰有帔巾。

窟顶为穹窿形，中部有莲花残迹。在顶部东侧，保存有两身飞天，头顶束高髻，一腿弯曲呈跪姿向前，一腿飘向身后。在窟内地面，雕刻有横四、竖三共十二个方格，每格中部刻出莲花与卷云纹。

现窟门已残，在门外南北两侧，各雕一身力士，身体前倾，足踏阴刻山形的长方形矮台。窟外有较大面积的空间，构成了该窟的前庭部分。在南北两壁下部，各开一圆拱形龛，龛内各雕一身狮子。其中南壁一身保存较好，为侧身、正面造型，挺胸下坐之姿，右前肢上扬。面部呈方形，刻出下须，鬃毛自面部两侧分开。这种形像已俱有了相当程度的装饰性。这种在窟外开龛刻狮的作法，也出现在万佛洞以及极南洞下方的一些小窟之中。

在龙华寺窟外南侧壁，分布有一些纪年小龛，其中有"神龙三年"(公元 707)、"长安二年"、"长安四年"(公元 702、704)的造像题记。这又可以证明龙华寺的开凿，必在武周之前一阶段内。如与造像之风格来比较，也是完全相符的。

2.五佛题材考：

龙华寺窟内西壁雕一结跏趺坐佛，西壁南北角各雕出一身立佛，在北壁正中为一善跏趺坐佛，南壁正中为一结跏趺坐佛，共为五佛。

按：此五佛造于一窟，即五佛同时供养也。《菩提心论》云：

"东方阿闳佛，因成大圆镜智，亦名金刚智也。南方宝生佛，因成平等性智，亦名灌顶智也。

西方阿弥陀佛，由成妙观察智，亦名莲华智，亦名转法轮智也。北方不空成就佛，由成所作智，亦名羯磨智也。中方毗卢遮那，由成法界智。"

此五佛又生五菩萨、五金刚、五忿怒。

(1)大日如来生：转法轮菩萨、遍照金刚、不动明王。

(2)阿 闳如来生：虚空藏菩萨、如意金刚、军荼利明王。

(3)宝生如来佛：普贤菩萨、萨埵金刚、孙婆明王。

(4)阿弥陀如来生：观世音菩萨、法金刚、马头明王。

(5)不空如来生：弥勒菩萨、业金刚、金刚夜叉。

龙华寺中之五如来，即以上之五如来也。

六、极 南 洞

极南洞是龙门西山最南端的一所大型洞窟。窟内平面约呈方形，西壁略向内凹入。环西、南、北三壁凿出倒凹字形基坛。西壁正中雕一身善跏趺坐佛，双足下踏由佛座中伸出的两朵莲花。该佛面相长圆，细眼下视，缺乏生气，身体略显瘦，胸部挺起，腹部略鼓，下坐方形束腰座。在南、北壁的基坛之上，依次向外雕有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夜叉。弟子左侧一身为一老者，身体直立；右侧弟子较年轻，身体略微扭动。菩萨身材窈窕，优美动人，臀部扭向主尊一方，身挂长璎珞，帔巾自腹前绕两道经双臂垂下。南壁天王左手上托一物不清，足下踏一夜叉。天王足下之夜叉显得壮实有力。南北壁最外侧各有一夜叉，其中北壁夜叉已残，南壁夜叉为坐起姿势，右臂上举，头部已残，其下有山形台。

此外，在窟内西壁的南北两上角，各有一唐代补凿的圆拱形龛，内部雕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足下均踏有连梗莲台。

窟顶为穹窿形，中央雕出一朵大莲花，为在中部的圆形莲蓬之外刻一圈莲瓣构成。莲花周围以浅浮雕手法刻出七身供养天人，呈反时针方向飞转。供养天人均右臂前伸，左臂均上托一盘状物。

窟门为圆拱形，窟外有较大面积的空间地带，构成前庭，现前部已残。门外南北两侧各雕一身力士，站立于较高的山形台之上。门上及二力士头顶，开有三龛，内部造像组合均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在窟外北壁西侧下部，开有一小窟，为马蹄形平面，券顶，下有倒凹字形基坛，现无造像。北壁东侧，有一圆拱形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在南壁西侧上部开一小窟，平面略呈方形，下有倒凹字形坛，券顶，内造一佛（善跏趺坐，足下踏有两朵莲花）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其下，开有一龛，内壁置一长方形坛，没有造像。此龛东侧，雕出一通碑，碑首呈半圆形，碑身表面文字多已模糊不清，中有"龙朔"纪年。碑的东侧，有一圆拱形龛，龛内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与北壁小龛可相互对应。这些分布于窟外壁面的补凿的小窟龛，似乎没有什么统一布局，它们的时代当晚于极南洞的开凿。

在窟内倒凹字形基坛表面，雕刻出由对舞者与作乐者组成的乐舞图⑦。这些伎乐人物头部与身体均显胖，头顶束有两朵圆形发髻，袒裸上身，下身著裙，饰有项圈、腕钏。每身伎乐均位于

一壶门之内，壶门形制，除对舞者为方形外，其余均呈圆拱形。伎乐分布情况与八作司洞、龙华寺基本相同，即在主尊佛座下方，刻出对舞者二人，其余部位刻出作乐者，所持乐器能辨识者有（自北壁东端起呈逆时针方向）钹、排箫、竖笛或筚篥、瑟、箜篌、琵琶、箫、笙、细腰鼓等。《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云：

“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

如按以上数种乐器来比较，钹、排箫（不知五弦是否即排箫）觱篥、横笛、箜篌、琵琶、箫、笙、腰鼓。龟兹乐中几乎俱有极南洞之作乐人之乐器。不过龟兹乐午者四人，而极南洞舞者仅二人，据此推想，极南洞之伎乐极近似于龟兹乐或者即为龟兹乐耶？

窟外南壁东侧下部，有一通碑，现碑文多已模糊不清，可辨认者有：

“长沙县公姚意之妻，龙朔年中……阙南之别业也。”

其中又有男女长大，“凤阁三品”等文句。

姚意为县公，官职太低，但龙朔年中（公元 661—663）在伊阙之南有别业。其男女长大，有的位至凤阁三品。据《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中云：

“武德三年改内书省曰中书省。内书令曰中书令。龙朔元年改中书省曰西台，中书令曰右相。光宅元年改中书省曰凤阁，中书令曰内史。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为紫微令。天宝元年曰右相。”

凤阁三品，即中书侍郎也。

又《同上书卷》云：

“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贰令之职，朝廷大政参议焉，临轩册命。为使则持册书授之。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

由以上姚意之妻题记，知在龙朔年中（公元 661—663），即唐高宗时，长沙县公姚意之妻，曾在伊阙南有别业。碑文中年月虽不清，有武则天时改官制凤阁三品之中书侍郎，而无新创之异体字，因而推想该窟开凿具体年代不能晚于高宗龙朔年也。而凤阁三品之名，必在该窟开凿之后刻于此窟内也。

注：

①该洞相传曾为雷火所熏，所以叫作“火烧洞”。语见《龙门石窟概述》。

②题记曰：

“正光/二年（521 年）三/月廿六/日/[比]丘尼道口敬造/釋迦像一區口七/世[父][母]所生父母亡兄/弟……托生西方/……口口口淨之處/……諸佛願一切衆[生]……共……佛道。”

③马世长根据 1985 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龙门石窟寺”的实习报告整理而成的《龙门皇甫公窟》一文，对该窟有较详的阐述，并将之命名为“皇甫公窟”。文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一卷）平凡社，1987 年。

④路洞北壁下武定七年造像龛的东侧，有一小的尖拱形龛，内造一佛二菩萨二力士，龛下刻出“大好也”几字，故此洞又叫作“大好也洞”。

⑤兩個北齊武平三年題記，其一位于南壁西側下部，曰：“[武]平三年九/月十二日比/丘曇山合邑/子敬造石像/一區仰爲皇/帝陛下國祚/安寧師僧七/世所生父母/仁邑子皇甫口/邑[子]…道邑子孫長山。”

其二位于北壁東側下部，曰：“武平三年八月廿日義州皂服從事張子紹爲息世/托造石像一區願一切有形共同斯福。”

⑥宫大中认为，路洞基本上是东魏的作品。见《龙门石窟艺术》P113。

⑦极南洞以外的其他乐舞雕刻，参见李文生：《龙门石窟的音乐史资料》《中原文物》1982 年 3 期。

第十章 伊水东岸之擂鼓台三洞、看经寺区与万佛沟

在伊水东岸之山崖上，分布有大小窟龛约七十余个，多数集中于东山南部区域，其中较重要者为擂鼓台三洞、看经寺与万佛沟中的两大龛。它们的时代基本属于唐时，且较西山唐代洞窟略晚一些。这些窟龛，在龙门石窟群中，有其相当的重要性。

一、擂鼓台[1]中、南、北三洞

擂鼓台三洞区，位于东山的最南端，呈西南方向开出三所大窟。此外，在三窟外之壁面，还开凿出了许多小型的窟龛，是东山石窟较集中的一个区域。

1.擂鼓台中洞

在擂鼓台中洞窟外门楣上方，刻有："大万伍仟佛龛"之题额，因而该洞也叫作"大万伍仟佛洞"。

中洞窟内平面近似于马蹄形。在地面正中，凿出一略微下凹的方形平面，中部置一两层叠褶的方形基坛，现其表面已无造像。

窟内北、东、南三壁均可分为上下两段，其中东壁（正壁）上段向东呈弧形凹入，使下部形成一半月形的高坛。坛上正中雕出一身善跏趺坐佛，坐于一平面呈长方形的束腰叠褶须弥座之上。双脚各踏有一朵仰莲。头部已残，但从其残存的外轮廓来看，头顶原有馒头状的肉髻。右小臂残，左手扶肚，身著通肩式袈裟。在头后刻出圆形头光，表面装饰一周小坐佛。身后以浅浮雕的手法刻背屏，上部呈一三角形，三角形两条斜边之外侧，刻有向两侧斜下方飞舞的飞天形像，在头光的两外侧，刻出日月，上下衬以山水图案。背屏下部呈一长方形，上边两端分别向外侧伸出一龙首，并口衔莲花，花中端坐一童子。在龙首下部，左侧刻有骑羊童子与骑狮童子，右侧刻骑羊与骑象童子，其中羊均为前肢腾空，后腿站立之姿。这幅背屏浮雕，当为龙门众多的倚坐佛身后背屏雕刻中的最精美之一例。在主尊佛两侧，各有一身胁侍菩萨，均站立在一从佛座中伸出的长梗仰莲之上，头部均残，身躯扭动，装饰有长璎珞，帔巾绕腹前两道。其中右胁侍菩萨左手上托一小瓶，瓶中插有枝叶；左胁侍菩萨左手下提一宝瓶。菩萨头光均呈尖状火焰形，内部刻有小坐佛。

在东、北、南三壁上段，西壁窟门两侧（现窟门北侧壁已残）以及窟顶四周，布满小千佛，小千佛均下坐于一仰莲之上，施禅定印，手隐于衣袖内，服饰有通肩、双领下垂及袒右式三种。窟顶呈穹窿形，中央雕一朵莲花，莲花周围刻有坐佛，飞舞的紧那罗、金翅鸟以及琵琶等诸乐器，其间留出五块正方形空白，分别刻出“上方壹切佛”五大字。此外，在南北两壁和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均留有一块长方形空白，分别刊刻出“南方壹切诸佛”、“北方壹切诸佛”、“东北方壹切佛”、“东南方壹切佛”、“西南方壹切佛”、“西北方壹切佛”。由此看来恰少一“下方壹切佛”，推想窟内地面中心所凿出的方形基坛，或许就是为了安置下方诸佛的。

环南、东、北三壁下段，雕有二十五躯传法正宗之比丘像[②]，身体均略向左侧，自南壁西部起，至北壁西部止，形成一右旋的师资相承行列。比丘身体雕刻细腻精美。在南壁西端，雕出二童子共抬一物，其中西侧童子较高，其脚下仍有雕刻，现已残缺。这二十五躯比丘是依据北魏昙曜译的《付法藏因缘传》而刻出的，并且在每一像傍，刻出《付法藏因缘传》中所记的，付以正法那一段文章。

从南壁西起至北壁西止，依次为：

“佛付摩訶迦葉第一…以付阿難比丘第二…次付…比丘第三…次付商那和修比丘第四…次付優波毱多比丘第五…次付提多比丘第六…次付彌遮迦比丘第七……次付佛陀難提比丘第八…次付佛陀密多比丘第九…次付脅比丘第十…次付富那奢比丘第十一…次付馬鳴菩薩第十二…次付毗羅比丘第十三…次付龍樹菩薩第十四…次付迦那提婆菩薩第十五…次付羅侯羅比丘第十六…次付僧伽難提比丘第十七…次付僧迦耶舍比丘第十八…次付鳩摩羅馱比丘第十九…次付闍夜多比丘第廿…次付婆修槃陀第廿一…次付摩奴羅比丘第廿二…次付夜奢比丘第廿三…次付鶴勒那夜奢比丘第廿四…次付師子比丘第廿五”

从佛付摩诃迦叶第一，依次到师子比丘共二十五躯传法正宗之比丘像，其中第三摩田提像，与右侧的付法藏文已完全破坏。第九佛陀密多，第十胁比丘、第十三毗罗比丘、第十四龙树菩萨、第十五迦那提婆菩萨、第十七僧伽难提比丘等六躯像，俱被打掉。第十六罗侯罗被打下一半。至于各像的头部，完全被毁坏无余了。

比丘像旁，刊刻有节录出的《付法藏因缘传》原文。其中文字用有武则天时创造的新体字。如“臣”作“恵”、“正”作“缶”“天”作“而”，“地”作“埊”、“授”作“稐”等字。这充分说明了开窟之时间，应在武则天时代。

此外，在窟门外北侧下部，保存有力士脚下的高台；门外南侧，现存有一身力士，身体表面雕刻大部分已残。门的外壁表面，雕刻有与窟内相同的小千佛，并延伸至南部崖壁表面。

2. 擂鼓台南洞

擂鼓台南洞位于中洞南侧，窟内平面近于方形。在地面中心微向下凿入，使环四壁之地面形成一圈矮坛。在下凹地面的中部，又凿出一方形矮坛，推想原是为了安置主尊佛像之用。现窟内坛上所安置的大像，本不属此窟，为后来搬入的。这尊大像为一宝冠佛，结跏趺坐，露出双脚，头戴高宝冠，冠表面中部刻有莲花，左右刻卷云纹。冠下露出头上之螺纹发髻。袒裸右肩，斜披袈裟，胸前有宽颈圈，臂上饰臂钏，施降摩印，右手扶膝，左手上仰置脐前。肩部较宽，胸部鼓起，腰部之曲线接近印度波罗王朝之造像风格。下座为一叠褶束腰覆莲方座，擂鼓台北洞的主尊也为一宝冠佛像，其衣饰与之相同，因而推想，南洞中部的这身宝冠坐佛，虽为后来搬入

的，但其本身的雕造，恐与南洞的开凿相去不远。

窟顶近穹窿形，前部已残，中央有残存的莲花雕刻。环四壁下部有一段没有进行雕凿，此外，其他窟内壁面布满宝冠小坐佛，左右横排整齐，上下排呈菱格状交错相对。下座均为一朵仰莲花。头戴高宝冠，向上渐呈尖状；冠下饰一周连珠纹，表面中部刻一朵莲花，左右刻卷云纹；长耳垂肩，面部多已残缺，从个别保留的情况看，面相胖圆，并向外略鼓，颈部刻出三道；肩部较宽，胸部挺起，细腰，收腹；均结跏趺坐，露出双脚。手印，可分为禅定、说法、右手扶膝的降摩等三种，另外，还有将双手放于胸前，似乎为转法轮印。所著服饰也分三种。其一：身著袒右袈裟，肩上有半圆形的云肩，云肩边缘内饰连珠，外为一圈莲瓣装饰，莲瓣尖部均垂一小珠，右臂饰有臂钏。其二：身著袒右袈裟，双肩下的云肩较长，垂至二大臂部位，云肩边缘刻出一圈百褶纹，内饰有一圈连珠。颈下也有一圈连珠。身挂璎珞，并在脐前交叉分开。自头后左右两侧，分别垂有一条头巾至肩下部。其三：身著通肩大衣，胸部以上有半臂装饰，下部边缘呈百褶状；胸前装饰有复杂的颈圈、璎珞，均由连珠组成，璎珞在脐前穿一圆形花饰，再向下绕至腿部。

擂鼓台南洞的开凿年代，可以从擂鼓台北洞北侧洞窟获得旁证。这里有两个相互叠套的小窟，二者俱有明显的打破关系。在二洞的相互连接处，为上方窟的倒凹字形基坛，上方窟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基坛之上雕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在圆拱形门外各雕一身力士。在门外北壁有一补凿的小龛，内雕一身结跏趺坐佛，其下有造像记，现多已模糊不清，其中的造像主"刘天"字样仍较清悉。因此，暂将上方小洞称为"刘天洞"。下方洞平面呈长马蹄形，环东、南、北三壁下部凿有倒凹字形坛。该洞的顶部，原应在刘天洞基坛的下边沿。

现存的种种迹像表明。刘天洞是打破了下方洞之后而凿成的。其一：下方洞现残存有门的两侧壁，且其门洞北刘天洞门为宽，又较刘天洞向崖面外伸出，现窟门顶部已毁。如果假设下方洞为打破刘天洞后开凿，那么它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窟门。而按一般规律，后期打破开凿时，均要向崖面内伸入一些，刘天洞正符合这个条件。其二：在刘天洞东壁基坛表面，刻有完整的男女供养人像，其供养的对象当为刘天洞的主尊，而它们又是利用打破下方洞顶部所取得的空间凿成的。其三：下方洞如果后开，就不能获得一个自身完整的窟顶，也不能表现其造像主题。由此推想，刘天洞的开凿年代应晚于其下方洞，这种打破的作法比起因窟小而不易伸展更为简便易行，且又解决了供养人的位置问题。礼拜者若步入洞窟，胸部以上均在刘天洞的空间内，其礼拜对象也就以刘天洞主尊为主了，也使窟顶有所提高。

在刘天造像龛的左上方，又补开一小龛，内雕一坐佛，其侧有题记曰：

"…口軀一口口養……/天授口年三匝八[2]"

这个小龛晚于刘天洞是无疑的，由此可知，刘天洞的开凿年代，当不晚于武周天授年间，即690——692年。则下方洞的年代也应早于这个时期。

下方洞正壁（东壁）主尊为一著袒右袈裟，饰宽项圈、臂钏的结跏趺坐佛。右手已残，似为手扶右肚，头顶有螺状的肉髻。就其服饰来看，与北洞上尊相似，唯头饰不同。主尊旁的二夹侍立像已残。在南北两壁，分别雕出上下两排共十身坐佛，排列整齐，并上下交错相对。下座均为仰莲座，头戴高宝冠，服饰分为著云肩，袒右袈裟，长璎珞，通肩大衣几种，手印有禅定，降魔，说法等，与南洞壁面的小坐佛均基本一致，且其大小也相差不远。由此看来，该小洞很可能是受南洞题材、形像的影响而开凿的。则南洞开凿年代的下限当不会晚于武周天授年间。其时代上限，可能也在武则天时期。

3. 擂鼓台北洞

擂鼓台北洞位于中洞北侧。窟内平面呈五边形，地面中部向下凿出一方形凹陷平面，使环北、东、南三壁形成一倒凹字形的基坛。在东、北、南三壁正中，各雕出一身结跏趺坐佛，其中，东壁坐佛双腿已残，右臂与左小臂残缺，左手似为仰放脐前。该佛头戴高宝冠，表面饰有卷云纹。面部细节多已不清。颈部刻三道。宽肩，挺胸，细腰，收腹。身著袒右式大衣。颈下有宽项圈，右大臂处有臂钏。下座为长方形束腰叠涩覆莲座。头后饰有尖状火焰头光，表面刻一圈小坐佛。日本高野山真别处圆通寺藏之图像·胎藏部大日如来像，是"如菩萨像，首戴发髻，犹如冠形，"《别尊杂记》卷一胎藏部中所记的大日如来之形象，与圆通寺藏本之形像大致相同，不过手作禅定印，脐前有金轮。

由上文所述的南北洞的几种宝冠佛来论，是接近密教中胎藏界之大日如来形像的，不过其具体形像，又与日本密宗相传者有所不同。

北洞北壁的坐佛施禅定印，头顶饰在螺纹的肉髻与发髻，面部细节已不清。肩部较圆，挺胸，收腹，身著通肩大衣。身下为八角形束腰叠涩覆莲座。

南壁佛已残，下座与北壁佛座相同。

在西壁窟门的南北两侧，各凿一竖直的长尖拱形龛。其中南龛中雕一身八臂观音，面部已残，头顶之高发髻仍保存完好；北龛中雕一身四臂观音，头部表面已残，但仍可看出其头顶的高发髻。这两身菩萨身躯扭动，体型丰满，上身袒裸，下身着裙，有裙腰，身饰长璎珞、项圈、腕钏，胸前有一条斜向帔巾。长帔巾自双肩部直接下垂于身体两侧。足下踏覆盆状的莲台。

在窟内的大像之间，还分布有一些近于圆雕的仰莲座菩萨。头部均残，但仍可看出头顶有高发髻，服饰与门两侧龛内的观音相同，坐姿与动作各异。长发披肩，着项圈。在西壁的其他空间，凿出分行排列密集的小千佛。在东壁主尊的两侧，有一些补凿的小龛。

北洞窟顶近平，中央雕出一大莲花，莲花四角各雕一身飞天。

在窟门外的北侧，浮雕一身年老的弟子像，面部侧向门一方，推想原门外应有两身弟子。门楣刻作尖拱火焰状，表面纹饰已不清。此外，外部崖面布满了补凿的小龛。其中门楣的北上角，刻有一手持净瓶的立菩萨小龛，南侧有题记曰：

"弟子口議郎行内侍省内謁[公]/諸孟劉登山爲合家平安及先/亡眷屬法界衆生敬造救苦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謄以開元六年/十月十五日建立仍爲銘曰:/大悲濟物喜捨救生隨有情念/應化現形依巖勒像用表虔誠/以斯勝善普施含靈。"

由此推想，北洞开凿年代的下限当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又，现南洞窟内，从其壁面布满小佛情况观之，原先很可能是在地面中部置一宝冠佛像，并以之为主尊。北洞主尊为宝冠佛，且其服饰又与刘天洞之下方洞主尊基本一致。因此估计，南北洞有可能开凿时间相距不远，并统一规划了以宝冠佛为主尊。又从洞窟规模来看，北洞似乎比南洞略晚一些，那么，其开凿年代的上限，也应属武则天时代。

密宗，又称作瑜伽密教，早在三国时代，竺律炎、支谦、竺法护等译经大师就译出了《摩登伽经》(二卷)、《华积陀罗尼神咒》(一卷)、《八阳神咒》等有关密教的经咒。东晋的竺佛图澄曾以咒术在北方盛兴佛事。此后，来华的天竺和西域僧人，大都传译有密咒。唐永徽年间，中印度沙门阿地瞿多至长安，将《金刚大道场经》十万颂，撮要钞译成《陀罗尼集经》十二卷，为印度旧密咒法的集成之作[⑤]。而中国密宗的正式建立，应始于善无畏。他于唐开元四年(716)从中印度来

华，次年起开始译经。应沙门一行之请，于开元十二年(724)奉敕于洛阳福先寺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又称《大日经》)七卷。一行为之作疏。开元八年(720)，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华，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及十八年(730)先后在长安资圣寺、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经轨四部七卷，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在洛阳广福寺圆寂，葬于龙门。到了不空时期，密宗得以盛行弘布[④]。

可以看出，密宗的根本经典的传译，均在开元十年以后。而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密宗的思想与部分经典就已经传入中国。通过上文对擂鼓台南、北洞年代的分析，知其开凿时间在唐武则天时期，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密宗建立之后的产物。而只能解释为前密宗的，依据印度密教的某种思想而凿出的佛教艺术品[⑤]。

二、看 经 寺 区

看经寺区位于东山万佛沟口的北侧，它包括看经寺与其北部的二莲花南北洞、四雁洞等大窟。

1.看 经 寺

看经寺，为一方形平顶大窟，窟顶中心略向上凹入，雕出一朵大型莲花。在莲花四周雕有六身供养天人，呈逆时针方向飞转。在北、东、南三壁中、上部，原壁面均为磨光素面；下部雕出罗汉群像，其中，南、北壁各刻罗汉像九躯，东壁刻罗汉像十一躯，全计共二十九躯，均呈顺时针方向排列[⑥]。这些罗汉像采取了高浮雕的手法，形像各异，生动自如，艺术价值颇高。

这二十九躯罗汉像是根据什么造出的呢？我们知道最早北魏昙曜译出之《付法藏因缘传》，是从佛付法与摩诃迦叶，一直到师子，共二十五人，与二十九人来比，还差四人。宗密撰《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第三之下第八《修正门》中记：

> “自佛嘱迦叶等者，佛灭度后摩诃迦叶当第一代……然初五师者，谓迦叶、阿难、末田地、商那和修、优婆毱多也……毱多付嘱提多迦。当其第五(按：实际应系第六，否则就必须取消末田地。)，弥遮迦第六，佛陀难提第七、佛陀密多第八、胁比丘第九、富那奢第十、马鸣菩萨第十一、毗罗尊者第十二、龙树菩萨第十三、迦那提婆第十四、罗睺罗第十五、僧伽难提第十六、僧伽耶舍第十七、鸠摩罗驮第十八、阇夜多第十九、婆修盘陀第二十、摩奴罗第二十一、鹤那夜遮第二十二、师子比丘第二十三。疏：罽宾以来传心地者，舍那婆斯第二十四……优婆掘第二十五、婆须蜜第二十六、僧伽罗叉第二十七、达磨多罗第二十八。达磨至北方，当其第一、慧可第二、僧璨第三、道信第四、弘忍第五……慧能第六、神会第七。”

如按《付法藏因缘传》中所记，传法者到师子为止，但仍为二十五祖。按宗蜜之次序，重复了第五代。如果依次数出，是西土二十九人，达磨多罗到中国，为禅宗第一祖。那么与《历代法宝记》中所记者又完全相同。

又宋契嵩之《传法正宗记》，亦明确地记出天竺二十八祖是：

摩诃迦叶、阿难、商那和修、优波毱多、提多伽、弥遮伽、婆须蜜、佛陀难提、伏驮蜜多、胁尊

者、富那夜奢、马鸣、迦毗摩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多、僧伽难提，伽耶舍多、鸠摩罗多、阇夜多、婆修盘头、摩拿多、鹤勒那、师子、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菩提达摩。

从此上记载，其中取消了末田地。又由菩提达磨入中国，天竺即至般若多罗为止。那么天竺是二十七祖了。因而元念常之《佛祖历代通载》中，正式把西土祖承列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为止。把达磨大师列入为中国第一初祖了。

《历代法宝记》与宗蜜、契嵩、念常等著作，都是专为禅宗之师资传承而写出者。不过唐人记载，是加上支出之末田地，合起西土即二十九人。二十九身罗汉像，与唐人所记禅宗传乘之祖师数目相同[⑦]。因而推想看经寺，很有可能是禅宗所主持而开凿的一个窟。

看经寺的开凿年代：前文已述，大万五佛洞，是依照唐以前所译出的《付法藏因缘传》中的传法世系所开凿的，当此时，唐人或许还没有形成自己所排列的西土禅宗传法世系。因此，按照唐人排列的西土二十九祖世系所开凿的看经寺，在时代上必晚于大万伍佛洞，但其上限，从造像风格观之，也应属于唐武周时期。另外，窟内南壁中部现有一些小千佛，北壁中部靠上部位，一长方形的面积之内，雕出五排立菩萨与上部一排坐佛。坐佛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立菩萨姿态各异，足下均踏一仰莲，由下向上伸的长梗将这仰莲彼此连接起来，最上连至坐佛。这种造型与万佛沟中西方净土变龛一带的众菩萨浅龛相似，可能反映了某种净土宗的思想。而万佛沟中的西方净土变龛与千手千眼观音龛区域的窟龛，其时代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看经寺北壁的众菩萨龛之开凿，是打破北壁的整体布局进行的。因而推想，看经寺的时代下限，当不晚于唐玄宗时期[⑧]。

又，在窟内西壁门的南侧下部，补凿有一龛，内雕一立佛与二胁侍菩萨，其中佛像刻工粗糙。菩萨身躯扭动，帔巾绕腹前两道。门北侧下部也开有一龛，内雕之菩萨与力士形像，均与西山极南洞一带的小窟相似。

窟门外的南、北两侧，各雕出一身力士。在门券上方，原刻有二飞天。在窟外的南北壁面，也开凿了一些小窟，窟内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在门外刻出力士。从其造像形制与作风观之，其时代也在武周之际。

2.二莲花南、北洞

二莲花南、北洞，位于看经寺北部。这是一组经过统一规划、布局而开凿的双窟，洞窟形制基本相同。

(1)二莲花南洞：窟内平面近于马蹄形。环东、南、北三壁下部，凿出倒凹字形基坛，坛上造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像。在东壁(正壁)正中，雕有主尊结跏趺坐佛，身著通肩大衣，右手扶膝，施降摩印。该佛面部表情呆板，缺乏生气。下部佛座为八解形束腰覆莲座。此外，夹侍菩萨身躯扭动，帔巾绕腹前两道。二天王已残。窟顶为穹窿形，正中雕出一朵大莲花，四周环绕四身供养天人，均托一盘作供养状。在靠东壁基坛处，凿出一长方形台。基坛表面雕出壸门，内部各雕一身舞伎形像，其姿势或坐或跪，上身舞动。其余大部分已残，看不出有执乐器者。从以上之窟内布局与造像组合情况看，与西山南部的八作司洞、龙华寺、极南洞多有相似之处。

窟门呈圆拱形，门券顶部斜向窟内，与穹窿顶相连接。门下有较高的门槛。门楣上部两侧，各雕一身托盘的供养天人。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其中北侧力士已残，南侧力士就其造型来看，与极南洞北侧力士很接近。

此外，在窟内南北两壁弟子与菩萨之间，各有一身后期所补刻的凸面阴刻立佛像。为在一

平整的石面上以极细的阴刻线刻成，十分精细。而在身体边缘则采用剔地手法，使形像突出。但其形像较呆板，并不生动。其中，南侧一身，头顶饰矮肉髻，身著双领下垂大衣，左手掌前伸，右手向上施说法印。双足各踏有一朵莲花。该佛身下右侧，以细线阴刻出一身供养人，头戴幞头，著圆领宽袖长袍，腰束玉带，右手执一长柄香炉，头部右侧有题记曰：

"河南府兵曹參軍王良

輔敬造釋迦牟尼像一軀"

北侧弟子与菩萨之间，也以同样技法刻有一佛，著通肩大衣，左手托一小钵。在佛像头部左侧有题记曰：

"河南府兵曹參軍王良輔妻

韋敬造藥師像一軀"

河南府的设置，《旧唐书》卷三十八，河南道条云："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

《旧唐书》卷四十二云："开元元年十二，改……洛州为河南府。"

《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七》河南府条云："大唐平伪郑王世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

再者，查新、旧唐书之职官可知，唐之大、中、下都督府，上、中、下州均设有兵曹参军事一人，官自正七品下至从八品下。

考查历代官志可知，符合"河南府兵曹参军"这一称呼者，仅限于唐代；北宋河南府有户、法、士曹，无兵曹；金、明两代的河南府以及诸官员中，均无诸曹参军。由此推想，王良辅与其妻韦所造的释迦、药师像之年代，应为唐开元元年以后的中、晚唐时期[1]。再者，王良辅造释迦像下的男供养人像，头戴软脚幞头，著圆领宽袖长袍，也与唐代官服相似。而那种精密细致的细线阴刻法，也均可从唐人石造棺椁表面的阴刻线画中，找到其渊源与相似之处。

至于二莲花南洞的开凿年代，则很可能早于开元元年，或为武则天时代。

（2）二莲花北洞：位于二莲花南洞北侧，其平面约呈方形，穹窿形顶。内容布局与南洞基本相同，大小形制也相近。窟内造像多已残，仅南侧壁的天王保存较好，足下踏有二夜叉，与极南洞的天王相似。主尊佛已残，下座为方形束腰覆莲座，座的正面雕出一小天王踏一夜叉的形像。倒凹字形基坛表面可看出壶门，舞伎已浸蚀不清。在门外的北侧壁靠下，有一小佛龛，其左侧刻有一竖行题记曰：

"先天二年七月十五日張庭之爲父母造仏一區。"

这则题记与小佛龛，当为开窟之后补刻于外壁之上的，因此，北洞的年代，应早于先天二年无疑，约属武周时期。

龙门西山南部的八作司洞，龙华寺、极南洞与东山的二莲花南北洞的共同特点，是在窟内较高的倒凹字形基坛之上雕出一铺造像。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唐代洞窟的典型形制，即在方形窟内环正、左、右三壁凿出较高的倒凹字形基坛，窟顶为四角攒尖式。基坛上的造像大体分为两种：其一，为三佛题材，在正壁雕出一身结跏趺坐佛，并二弟子、二菩萨胁侍，有的窟内还有天王。左右两壁正中各雕一身立佛或坐佛，佛两侧有二菩萨胁侍。在左右两壁靠近窟门处，有的还雕有二力士、二蹲狮。其二，为在正壁主尊的两侧夹侍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这两种洞窟在下部的倒凹字形基坛表面，多刻出壶门。佛、弟子、菩萨等造像的体型均显修长窈窕，姿态优美，没有龙门唐窟中的造型丰满。这种殿堂式的洞窟多集中于相国寺区。它的布局特征，一部分应为受龙门唐窟、主要是八作司洞，龙华寺，极南洞、二莲花南北洞等窟类型的影响，这

是由龙门地处唐东都南郊的有利地位所决定的。另外，也结合了须弥山自身固有传统的特点，形成了这种特有的地方类型。

3.四 雁 洞

四雁洞南距二莲花北洞约三十米许，其南侧有一平面近方形的券顶窟，窟门为圆拱形。门顶部与窟顶相连接。东壁下凿一长方形坛，现窟内没有造像，估计原造像为可以搬动的石雕像。窟门外北壁，有一小禅窟，为方形、券顶。

四雁洞的平面呈马蹄形，四壁向上卷入顶部，窟顶向西下斜至窟门口上方，门为圆拱形。窟内下部靠东壁，凿有一半圆形的基坛，在基坛的西部边沿下有三层叠褶，向上又有两级，估计原坛上可能置有造像。窟顶正中雕出一朵大莲花。莲花外围分为两圈，内圈雕出四只飞禽形像，为尖嘴，长颈长腿，南侧两只向东飞舞，北侧两只相对飞动。从其特征来看，应为鹤，因前人误将其认作飞雁，故将该洞称作"四雁洞"了。在窟顶刻出飞鹤，又与其周的供养天人相伴，恐其代表了一种天空境界，以四鹤飞翔来表示一种吉祥之感，而并非有什么特别的，诸如佛传、本生之类的喻意[11]。在敦煌莫高窟窟顶壁画中，也常以飞禽表示天空境界，其用意也可能与此相同。飞鹤外圈，雕出四身供养天人，身上没有复杂的飘带装饰，均为右手托一盘，内放莲瓣状物，推测应为以莲花供养。其中东南角一身左手还执一朵小莲花。均为上身袒裸，下身著裙，饰有项圈，头顶没有束高发髻。在窟门外的南北两侧，现存有二力士下部的高台，力士已不存在。

在窟外的北侧壁，有一方形、券顶的小禅窟。南壁凿有一圆拱形小龛，内雕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形像特征与二莲花洞中的造像相似，估计该小龛以及四雁洞，与二莲花洞的时代相去不远。又据供养天人头顶不束高发髻来看，与敦煌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壁画中的伎乐发饰相似，因此推测，其年代也可能晚至玄宗时期。

三、万 佛 沟[12]

万佛沟口位于擂鼓台与看经寺之间，沟口向西，并由此向东伸入，直至山顶。为一自然水冲沟。在万佛沟口的北壁崖面，自西端沟口起至沟的中心部位，分布有一系列大小窟龛。以下择其重要者略叙述之。

1.万佛沟口之三龛一窟

在万佛沟口的北崖上方，并排凿出三龛一窟，自西向东：

其一，为一龛口呈长方形的浅龛，龛内雕出两身立菩萨，足下均踏有圆形束腰仰覆莲台。菩萨头部已残，上身袒裸，下身著裙，颈下有较复杂之项饰，身体表面装饰有长璎珞，帔巾在腹下绕两道。两躯身体相对扭动，腹部鼓起，体型优美。

其二，为一较高的圆拱形龛，依龛内北壁雕出一身菩萨像。从头身比例来看，显得头部较大，它的整体风格也不同于龙门唐代其他窟龛的造像。菩萨头顶饰有高发髻，向上隆起呈圆头尖状。额上之发髻刻出波状纹样。面部较长，前额较窄，下部两腮处胖大，脸蛋鼓起，下颏圆而

丰满，整个面部给人以肥胖之感。眉长且平，有突起的眉脊，双眼及鼻部已残。嘴大小适中，嘴角内陷，含笑意。颈部刻出三道。身体较胖，略显臃肿。肩较宽，表面刻出由头后垂下的披肩长发。右手向上执一柳枝，左手向下提一净瓶。上身袒裸，在胸前有斜向的披巾，下身著长裙。颈下有连珠忍冬组成的项饰，身挂长璎珞，在脐前穿一圆形饰物。帔巾自双肩部位垂下，绕于腹下两道。腰间向下垂有一条腰带，在下部扎有二蝶形结。菩萨足下踏一半圆形仰莲台。头后刻出圆形头光，外部饰一周火焰纹。

在龛内北壁，刻出一方题记，文字保存基本完好。共二十行，行最多者为二十九字。碑文起头曰：

"救苦观世音菩萨石像铭并序　[户]部侍郎卢徵撰。"文末有"贞元七年岁次辛未二月八日"的纪年[13]。

碑文中叙述了卢徵"为权臣所忌"而被贬官，乃至与其侄辈师氏兄弟"于此造等身像一躯"的经过与意愿。由此可以了解到，该像的名称即为"救苦观世音菩萨"。碑末所刻的贞元纪年，为我们了解玄宗以后的造像特征[14]，提供了可贵的年代标尺。

关于卢徵其人，据《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七十四云：

"徵、幽州人。(刘)晏荐为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贬珍州司户参军。元琇判度支，荐为员外郎。琇得罪，贬秀州长史。三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善之，方倚以代已，会同州刺史缺，参请用尚书左丞赵憬，德宗恶参，欲间其腹心，更用徵为之。久乃徙华州，厚结权近，冀进用。同、华地迫而贫，所献嘗觳陋，至徵厚赋敛，有所奉入，辄加常数，人不堪其求。"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又有较详的记载：

"卢徵，范阳人也，家于郑之中牟。少涉猎书记。永泰中，江淮转运使刘晏辟为从事，委以心腹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贬珍州司户。元琇亦晏之门人，兴元中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荐徵为京兆司录、度支员外。琇得罪，坐贬为信州长史。迁信州刺史。入为右司郎中，骤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阙，参请以尚书左丞赵憬补之，特诏用徵，以间参腹心也。数岁，转华州刺史。徵冀复入用，深结托中贵，厚遗之。故事，同、华以近地人贫，每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徵遂竭其材赋，每有所进献，辄加常数，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数年，贞元十六年(800年)卒，时年六十四。"

从上述文献可知，卢徵因其荐者获罪，曾先后两次被贬官，这点与《救苦观世音菩萨石像铭并序》中所记基本相同。铭文的记载还可补史书之缺，"口口建中口年，自御史谪居夜郎"，应指卢徵第一次由殿中侍御史贬为珍州司户之事[15]；"贞元二祀，自口官贬口南口"，为其第二次被贬为信州长史提供了年代。由铭文还可了解到，最迟在贞元七年，或以前，卢徵已官居户部侍郎，为还遭废黜时所发之心愿，在龙门的伊水东岸，曾有过造像之举。

其三，为一较高的圆拱型深龛。龛内西壁雕一身立佛像，头部已残。右手放于胸前，掌心向内。左手下伸。著通肩大衣，胸腹部均较鼓起。足下踏一圆形束腰仰覆莲台。龛内南壁还有两个补凿的小龛。

其四，为一小型窟室，平面呈马蹄形，顶部近似于穹窿形。窟内西壁雕一身立佛，在头顶肉髻与发髻表面刻出水涡纹，面部较胖，脸蛋鼓起。身著通肩大衣，右手放于胸前，左臂下伸。足下踏有圆形仰莲台。佛两侧夹侍二弟子，二菩萨，左侧弟子为迦叶，身体直立，右侧弟子为阿难，身躯扭动。两身菩萨躯体扭动，略微显胖，身挂长璎珞。其中左夹侍菩萨所饰帔巾绕腹下两周，右夹侍菩萨帔巾自双肩部直接垂于身体两侧下部，左手上扬，似执一物。

以上所述之三龛一窟，其中第三龛中的造像特征，与西山奉先寺壁面以及分布于其他地区的等身立佛像相似，约开凿于武周后期至玄宗时代。第一小龛中的两身立菩萨，其身姿又与奉先寺右夹侍弟子右侧壁面的二身立菩萨小龛相近，其时代约同于第三龛。第四小窟中的造像风格，形像，均与二莲花洞中相应的佛、菩萨相似，唯比后者略胖而已。由此推想，第四小窟约开凿于武周时期，其上限或可至唐高宗之时；其后，又开凿了等身立佛像与两身小的立菩萨像。最后，至贞元二年，由卢徵雕成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并铭刻记立。

2.高 平 郡 王 洞

高平郡王洞是万佛沟中规模最大的一所洞窟，位于沟中部靠上的山崖之上。窟内平面呈横长方形，顶部似乎打算凿为盝形顶，但没有完工。现东壁与南壁北侧没有造像，而在北壁上部已有似欲开凿的痕迹，同样没有完工。

在北壁（正壁）正中靠上，雕出主尊佛，结跏趺坐，露出右脚，双手放于胸前，施说法印。头部已残，肩较圆，胸部鼓起，身著通肩袈裟，下坐于一双层瓣的仰莲花之上，在莲根表面刻有卷云纹。由主尊莲座根部向东西两侧分别伸出一条长梗，并且各向上托两朵仰莲，其上雕出夹侍的二弟子与二菩萨。左侧弟子为迦叶，双手托一瓶于胸；右侧弟子为阿难，头已残，身躯扭动，双手叠放于腹前。二夹侍菩萨头部均残，肩较宽，身饰项圈，璎珞、腕钏，帔巾绕腹下两道。其中右侧菩萨左手上托一宝瓶；左侧菩萨右手向上似执一宝珠。

环北、西壁以及南壁西侧下部，凿有基坛，坛上雕一周坐佛，服饰有通肩大衣、袒右肩与双领下垂三种，均呈结跏趺坐，出露右脚。佛之手印分说法、降魔（右手扶膝）、禅定三种。头部多残，从保存的情况看，在肉髻与发髻表面刻有水涡纹，面相胖圆，颈部刻出三道。身下佛座均为双层瓣的仰莲状。此种坐佛在北壁下部有十身，西壁下部有七身，南壁西侧下部有三身。

此外，上述坐佛在北壁右夹侍菩萨右侧有上下两身；在西壁上部还有两排，各七身；南壁西侧上部有两排，各三身。其形制均与下排坐佛相类似，唯西壁上部大部分没有完工。由此可知，在窟内开凿的次序，是先完成北壁（正壁），次之为西壁，再转入南壁西侧，然后才考虑东壁与南壁东侧。

现窟内地面保存有一些横竖排列较为整齐的圆孔，似为原先安置石刻造像之用。

窟门呈圆拱形，门券顶部向窟内上部倾斜，这种作法与二莲花洞的门券作法相似。窟外有面积较大之空间，构成前庭。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其型体相对于高大的窟门显得较小，在力士足下均踏有山形高台。

现窟内地面，除数排圆孔之外，还有许多残损的造像与莲花座，在这些莲花座上发现有十则造像题记。其中有香山寺上座惠澄造像记，残长 34 厘米，高 9 厘米，凡十八行，行五字，文曰：

“□周之代。高/平郡王圖像/尊儀。軀有數/十。厥功未就/掩歸四大自/兹零露。雨灑霜。遂使/佛日沉輝。人/天福減。惟我/香山寺上座/惠澄法師。傷/之歎之。慙之/媿之。爰徵巧/匠。盡取其□/飾雕翠石。煥/然紫金即□/身之□□□/高□□□□…。”

惠澄造像记还有一则，曰：

“大唐开元/十六年二/月廿六日/香山寺/上座比丘/慧澄检/校此龛/庄严功/德记/同检校比丘/张和上法/号义瑰/刻字人常/思。”

由上题记可知，在开元十六年间，香山寺上座惠澄在此追记了高平郡王开窟的功德，并补雕了一些像。据此知该窟的开凿年代，在武周时期。也正是由于这些题记，将此窟命名为高平

郡王洞。

高平郡:《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泽州条云:"大唐为泽州,或为高平郡。"

又《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河东道条云:"泽州高平郡,上。本长平郡,治濩泽,武德八年徙治端氏,贞观元年徙治晋城,天宝元年更郡名。"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河东道云:"泽州上,隋长平郡。武德元年,改为盖州,领高平、丹川、陵川,又置盖城四县。又于濩泽县置泽州,……六年,废建州,自高平移盖州治之。……贞观元年,废盖州,自端氏县移泽州于今治。天宝元年,改泽州为高平郡。乾元元年,复为泽州。"

又据《旧唐书》卷四十四,上州条所载:"武德改郡为州,州置刺史。天宝改州为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为州,州置刺史。"

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高平郡,即唐河东道(约今山西省)之泽州,在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之间,改名为高平郡。

高平郡王,据李玉昆同志考证为武重规[10]。从洞窟中的多处半成品与题记所记,可知该窟在凿出之后并没有完成,延至开元十六年,才有了一些补凿。

3.千 手 观 音 窟

在高平郡王洞的东侧下部,有一方形平顶小窟,此窟东去不远,即为西方净土变龛。窟内顶部与北壁均无雕刻,在西壁表面刻出十排莲花小坐佛,每排约十身,排列整齐,并且上下交错相对。小坐佛的服饰均为双领下垂袈裟,下坐于一朵仰莲之上。东壁下部向外突出一矮台,台上壁面雕有千手观音像,惜其身躯已残缺,仅余千手作圆形的孔雀开屏之状,每只手掌内无眼。千手雕刻基本采取写实手法,刀法细腻优美,不失为一幅佳作。在千手观音的下部两侧各有一小龛,千手已伸入小龛之中,小龛内各雕有一身半跏趺坐的菩萨像。

从唐人所译的有关千手观音经典的描述来看,千手观音,在其千手掌中均有一眼,故又名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但该窟之观音像手掌中均没有刻出一眼。又因其身躯已被盗凿,故无法搞清它所依据的经典,是《秘藏记》所说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具二十七面",还是智通、菩提流支译的《千手经》之:"面具三眼",或伽梵达磨译《千手经》中的"两眼两手外,左右各具二十手",了。但该窟属于密宗所造,恐是无疑的。

此外,在窟内南壁门的两侧,各凿有一龛,内雕半跏趺坐的菩萨像。门的东侧还雕有一身呈蹲跪姿的供养人像,朝向菩萨。

4.西 方 净 土 变 龛

西方净土变龛在万佛沟北崖偏东处,位于千手观音窟与千手千眼观音龛之间。

该龛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中部刻一身结跏趺坐佛,施转法轮印,身着通肩大衣,身后刻有圆形头光与背光,坐于一圆形束腰仰覆莲座之上。主尊两侧各有一身夹侍菩萨,均呈半跏趺座,身饰帔巾,璎珞,头后刻出圆形头光。在一佛二菩萨之间及其两侧,分别夹有上下两身游戏坐菩萨,姿态各异。主尊佛的背光表面刻有缠枝卷云莲,莲上托着卷云纹,纹上刻出空中楼阁,楼阁两侧刻有许多乐器。其中有横笛、琵琶、排箫、细腰鼓、以及宝行树等。在东侧楼阁之下,刻有三身佛坐像,身下有流云纹,呈驾云飞动之势。东端还刻出宝幢、幡、与仙鹤等。

下段,分为三层。上层,现存有三身游戏坐菩萨,一身立菩萨与东端一身似为比丘的形像。

其间，有两身被盗凿，一身残毁，估计原应共有八身像。中层，仅在中部有一些小的游戏菩萨，现存有七身。下层，中部被盗凿(似为一起舞者与一伎乐)，现存有一身舞者，五身伎乐。伎乐所持乐器能辨识者有阮咸、箫、钹、笛等。两侧原各有四身站立的供养菩萨，现西侧有两身被盗。

龛的东侧壁雕有一身力士，西侧壁已残毁。

据《佛说阿弥陀经》所载：

"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车渠、赤珠、玛瑙而严饰之……彼佛国土，常作天乐……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

可以看出，经中所描述的，与龛的上段内容多有类似之处，其中表现的或许即为阿弥陀净土的场面。在唐代两京的寺院中，大画家如尹琳、吴道玄等人，都画有《西方变》。敦煌莫高窟初唐以来之壁画中，"西方净土变"还保存着许多。且其上画西方三圣，下画乐舞莲池的构图与布局，也与"西方净土变龛"基本相同。固然四川大足龙岗山也有大幅之"西方变"浮雕，但若以年代来论，这幅简单的"西方变"浮雕，恐还是全国石窟艺术中最早的[①]。

在西方净土变龛的西侧，有一方形浅龛，上部已残。龛中心雕一身结跏趺坐佛，左手扶膝，右手平放于右腿上部，掌心向上，着通肩袈裟，身下为仰莲座。主尊下部，有两身对坐的半跏趺坐菩萨，其中右侧一身右腿下舒，左手上托一宝瓶，左侧一身左腿下舒，右手上托一宝珠，下座均为圆形束腰仰覆莲座。这种组合与造型，与西方净土变龛上段的一佛二菩萨相类似，也应代表着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在三身主像周围，均雕出立菩萨，站立于仰莲之上，均一臂上扬，一臂下垂。下排有九身，东侧三排各四身，西侧仅有两身残迹。在千手千眼观音像龛的东侧一方形浅龛中，也有类似的形像，它们可能代表着与西方净土变龛上段主像之间所刻菩萨的相同的含义。

5. 千手千眼观音龛

千手千眼观音龛位于西方净土变龛东去不远处，为一露天摩崖造像龛，龛高 2.37 米，宽 1.77 米左右，龛内中央高浮雕一身观音立像，身体呈直立姿势，头顶束有高发髻，发髻中部有化佛装饰。面部较扁，宽额，两腮及下颏处较尖。长眉弯曲，眉脊略突起，眼似鱼形，眼角细长，在眉间刻出一眼，呈倒竖状。鼻嘴部均残。上身袒裸，下身着裙，长发披于肩部，身表装饰有披巾、璎珞。在身体两侧各雕六臂，有较强的写实感，均饰有腕钏，在十二只手心中各雕出一眼。此外，在龛内壁面以浅浮雕手法刻出的千手，掌中各有一眼。

据智通译之《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中云：

"菩萨过去毗婆尸佛，亦现降魔身，千眼中各出一佛，以为贤劫千佛也。千臂各画出一转轮圣王。此菩萨降摩身中最为第一。"

安置这形像的曼荼罗法，是在坛上开四门，四门各安置本方位之天王。曼荼罗中心，置千眼千臂观世音像。根据以上之经文和曼荼罗的像，这种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与佛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密宗就把这样的像，单独雕造出来，当作主尊来供养。

千手千眼观世音，又名千眼千臂观世音。为密宗的六观音之一。若以唐智通及菩提流志译之《千手经》，则为：

"面具三眼，体具千臂，掌中各一眼。"

据《秘藏记》云："千手千眼观世音，具二十七面，有千手千眼，黄金色。"

至于造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功能，据唐代僧人伽梵达磨译的《千手经》云："两眼两手外，左右

各具二十手。手中各有一眼，四十手、四十眼，配于二十五有，而成千手千眼，表度一切。众生，有无碍之大用也。”

那么，万佛沟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像，又是依据何种经典而雕出的？从其本身形象与经文比较来看，《秘藏记》的记载与之出入较大。而与伽梵达磨的以及智通、菩提流支共译的《千手经》的描述则多有相似之处，它既有智、菩合译的《千手经》中所说的“面具三眼，体具手臂，掌中各有一眼”的形象，又兼有伽梵达磨《千手经》中的“左右各具二十手，手中各有一眼”的特点，不同者唯伽梵之经中认为千手千眼观音像为面具两眼，而非三眼，并将左右各具二十手，改为了左右各具六手共为十二手。据此推测，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像，是综合了两种《千手经》的特点而造出的，其中可能更多地依据了智、菩合译的《千手经》。

注：

①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上册曰：“（擂鼓台）在伊阙东崖南端，有山坡耸然，俗传武则天时曾在此处置擂鼓之司，因名擂鼓台。”

②现擂鼓台中洞三壁下段的比丘像，实为二十六身，在前部多出一身，其形像与其他比丘基本一致。但从像旁的《付法藏因缘传》来看，确应为二十五身。留此待考。

③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 年 4 月。

④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 1982 年。

⑤宫大中认为：擂鼓台北洞的大日如来，四臂、八臂观音为密宗的造像，其时代在唐中宗至唐玄宗时期。见《龙门石窟艺术》P41，P52。同书 P131，P176 -177 中又认为：北洞为密宗经营，时代属玄肃宗时期。丁明夷在《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中指出：“武则天后期以后，密宗与禅宗兴起，密宗以擂鼓台三洞的开凿以及多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的雕造为代表，禅宗窟主要是看经寺。这时的密宗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但它已产生较大的影响。”《考古学报》1979 年 4 期。

⑥金维诺认为：东山看经寺是唐武则天皇后为高宗修造的，按其排列位置间距及壁面遗痕，原来至少应有二十一躯。推测二十九躯为从迦叶到达摩等二十八天竺祖师和慧可等东土“祖师”的形象。见《龙门石窟》序。

⑦宫大中认为：看经寺是依据《历代法宝记》雕刻了从摩诃迦叶到菩提达摩为止的二十九代传法谱系像。见《龙门石窟艺术》P51。

⑧何养明在《龙门探胜记》中认为：看经寺建于公元 700 —— 720 年。

⑨臧励苏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

⑩关于王良辅与其妻造像的年代，宫大中认为：“以上均平雕铲地阴线刻，线条遒劲，但艺术风格板滞，过于写实，当为明代造像无疑。”《龙门石窟艺术》P42。

⑪宫大中在《龙门石窟艺术》中，根据《报恩经》将“四雁”解释为代表五百雁，也就是代表五百罗汉。故这幅雕刻应代表五百罗汉成佛故事。笔者以为，就形像来看，应为鹤而非雁，且又是与四供养天相间飞舞于窟顶。若代表五百罗汉，应为五只方为可信，因为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就曾以五身强盗来代表五百强盗成佛故事。所以，宫氏之观点值得商榷。

⑫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上册曰：“（万佛沟）一名乾元沟，恐即古时通乾元寺之道也。”

⑬该碑全文如下：

“救苦觀世音菩薩石像銘并序 [户]部侍郎盧徵撰

，1口建中口年。自御史謫居夜郎。貞元二祀。自口官貶口南口皆爲權臣所/忌。實口不口口口口口柬口再口厂口口口口苦口人口神行口如夢。亦不/知其所。如往也。夜宿龍門香山寺。靈龕天眼。億萬相對。稽首悲嘿。如蹔降臨。/因發誠願。歸旋之日。於此造等身像一軀。此乃夜郎之酬也。貞元之酬。又過/於此。僕夫在后。獨行山側。有白衣路人。隨馬先后。因唱言曰。去日花開。來時/果熟。其去也。春。。貶信州長史。其歸也。秋八月。還右司郎中。詳求所言。有/如昭報。復以闔門幼弱。萬里

泌浒。長途炎裔。鮮克保全。勝衣含氣。我獨無/害。即知 慈雄覆護。匪無顯效。心形祗惕焉。敢蹔忘。復以小子童丱己。來常口持大悲菩薩如意輪陁羅尼。即我本師。願敲永劫。今所鐫刻。常爲依怙/其莊嚴相好。花鬘瓔珞。悉憑經教。豈無感通。長兄從時。任河南府司錄參軍。/……任。聖善寺沙門處常圖終創始。選功捨財。田不精竭。藏事已畢。/…… 一燈。明傳 三界。觀鼓憖躍。以偈爲銘。銘曰。/……告。仰訴大悲。有如昭報。嗟乎大悲。隨方救護。哀我數年。/……口。悉如燎原。炎炎蒸痺。行看趾齒。惟此身勢豈期生全。惟/……不迴旋。再昇九天。如出九泉。衆靈在空。如日高懸。無日不見。/……如君如父。思報何緣。遂刻全身于此山巔。山既不朽。像亦常存。明發/……懷局論。庶爲依怙。子子孫孫豈無深信。共仰丕尊/貞元七年歲次辛未二月八日。姪前鄧州南陽縣尉師嬰口并列兄弟名字。前汝州葉縣尉、師牧、師稷 師益。"

⑭貞元七年造像的风格问题，可参见王去非：《龙门杂记》(一)"贞元七年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期。

⑮唐德宗(李适)建中纪年仅有四年，即780年——783年，其后，即改元兴元(784年)第二年又改为贞元纪年(785 805)。因此，碑中的"建中口年"，当不出此四年间。

⑯李玉昆：《龙门杂考》中指出，该洞是武周时高平郡王所开凿，尚未完工时，高平郡王就死了。到开元十六年前后，有香山寺上座惠澄、比丘义琬、杜休祥等一批人雕刻造像置于地面。高平郡王就是武重规，此窟开凿于天授元年(690年)武重规封高平郡王之后。文见《文物》1980年1期。

⑰宫大中认为：东山万佛沟北崖的西方净土变龛，疑与净土宗有关；画面上段的三身主像为三佛题材；它的年代似为中、晚唐时期。《龙门石窟艺术》P52、P180、P179。

附：龙门环境及龙门泉

唐人韦应物，有写龙门景色之诗。据《全唐诗》卷七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

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缘云路犹缅，憩涧钟已寂。……长啸招远风，临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

韦应物《再游龙门怀旧侣》(〔注〕：尝与窦黄州、洛阳韩丞、渑池李丞、密、郑二尉同游)：

"两山郁相对，晨策方上干。霭霭眺都城，悠悠俯清澜。邈矣二三子，兹焉屡游盘。……遇物岂殊惜，慨伤自有端。"

在韦诗中首先写龙门之环境，再写龙门为千百佛龛之所。故云："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龙门虽清静幽闲，但东都城内则"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都城中花树生发，佳气朝夕矣。但龙门之景色，尚未写尽，故云："两山郁相对，晨策方上干。"远望都城霭霭，近眺清涧悠悠。

又龙门东山香山寺，唐时白居易游览之所。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云：

"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公元847)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右仆射。"

"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新唐书》卷一百十九《白居易传》云：

"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

香山先生极为后人所称颂。如陶谷之《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云：

"白公服则儒士也。当官隶事烈，有丈夫志，祗于批逆鳞，刺权幸，塞左道，履平坦……杭州救旱，因农源而积湖水。龙门通嶮，而凿八滩，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上东封之书，蛮夷屈膝，纳藁街之贡，岂直擒吴定蜀，平一蔡州而已。"

又那波道圆《白氏文集后序》云：

"王公卿相，无不读其文，孀妇倡妓，无不咏其词。"

既然白居易诗词在当时已为人所重视，无怪为后人所称颂也。至于居易何因为后人称为香山居者？除自称为香山居士外，主要因晚年致仕后，经常来往龙门间，韦应物诗中曾有香山泉之称，据《全唐时》卷七韦应物《游龙门香山泉》诗云：

"山水本自在，游人已忘虑。碧泉更幽绝，赏爱未能去。……激转忽殊流，归泓又同注。……灵草有时香，仙源不知处。还当候圆月，携手重游寓。"

因"碧泉更幽绝，赏爱未能去。""激转忽殊流，归泓又同注。"有此泉山之清，又在香山旁，故称之为香山泉，可证龙门有山曰香山，有泉曰香山泉，因白居易往来龙门香山间，故称曰香山居士。

结 束 语

龙门石窟是中原石窟艺术中最重要的一处，自五世纪下半纪起，北中国从多年之封建割据，转入统一形势，由于政治之改革，促进生产力稍事发达，文化也有所提高。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佛教在朝野有了广泛的流传。反映到石窟艺术上，自河西的凉州模式影响到平城，又随着北魏孝文帝的迁洛，转而及于洛阳。龙门石窟之开凿，充分体现了，因北魏统治阶级之大事提倡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繁荣。

唐代虽然以洛阳为东都，而实际上当时帝国统治集团之粮食供给，多依赖于东南各地，在漕粮转运方面，东都是比较方便的，同时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便于控制东方各地，因此朝廷亟需将重点移于东方之重镇——洛阳。是故，在武则天建国为周之年代里，洛阳就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再加上武则天时期又大事提倡佛教，用以迷惑、诱导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正教东流，七百余载，大龛功德，唯此为最”的创举。开凿出了举世闻名的仍为今日所称道的奉先寺。这样高超的艺术风尚，的确是由东都洛阳乃至四方各地，集中了当时众多工匠之巧思，表现在了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上，从而使龙门石窟成为中国今日雕像艺术水平最高的宝库之一。

更重要的特点之一，是龙门石窟有二千多条造像题记。这些题记在当时固然是造像人物为了作功德而留下之题记，但是我们今天根据这些题记，一方面可以给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一份可贵资料，一方面又可以从这些题记中知道造像之确切年代，以此作为研究石窟艺术之一种年代标尺，同时对佛教史和艺术史研究，也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文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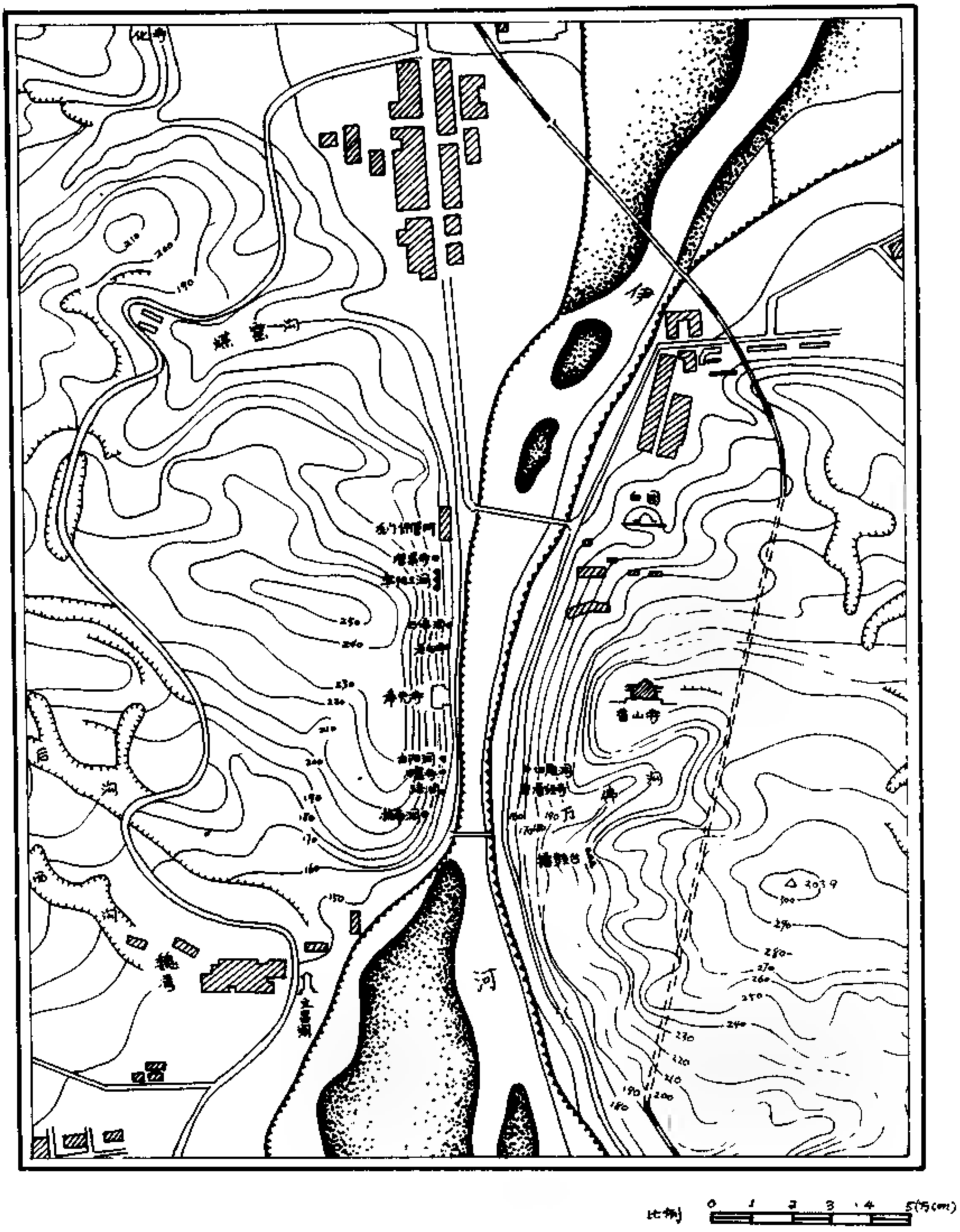
这本书是以阎文儒先生六十年代在龙门石窟潜心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而编写成的。阎先生精于佛教题材及历史人物事件的考释，他以其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学术功底，对龙门石窟的各种题材详加考证，完成了十二万余言的手稿。这些内容对于当今的龙门研究而言，仍不愧是补阙之作。1987 年秋、冬，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毕业，分配龙门石窟研究所工作的常青承接了阎先生的手稿，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重新作了实地考察，全面核对手稿，增添了一些重要内容，并且参考了 1988 年以前发表的大部分龙门研究文献，使原手稿扩充到了现在的规模。为使本书图文并茂，令读者们对龙门石窟有一更直观地了解，常青还描绘了墨线图一百余幅附于正文之后。

自本书完稿迄今已六年了，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予以付梓。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北京图书馆徐自强先生，以及书目文献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龙门石窟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促进对龙门石窟保护与研究的更加深入。这也是我们以及子孙后代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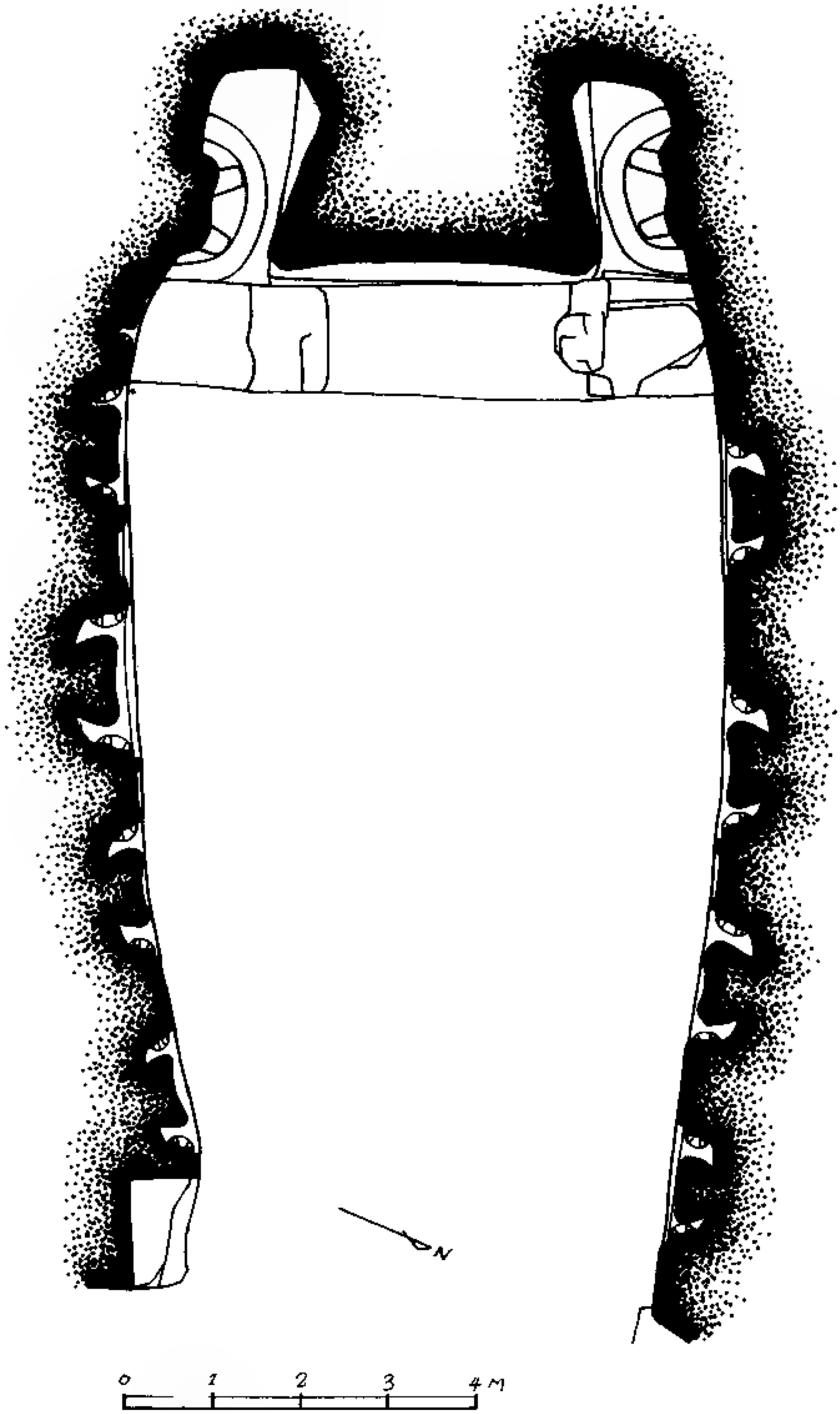
龙门石窟研究所

1994 年 3 月



图一　龙门石窟附近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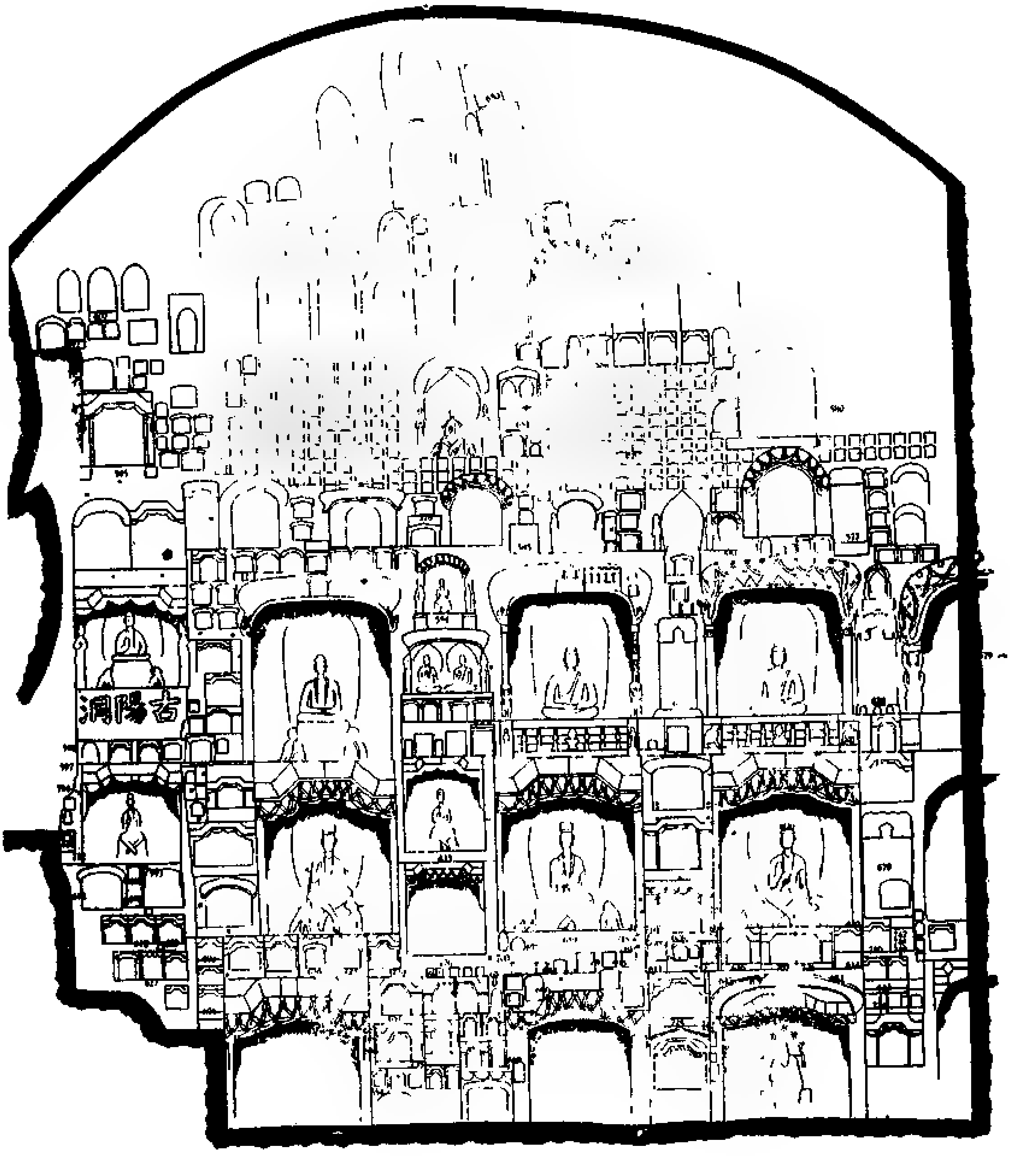
图二　龙门西山洞窟连续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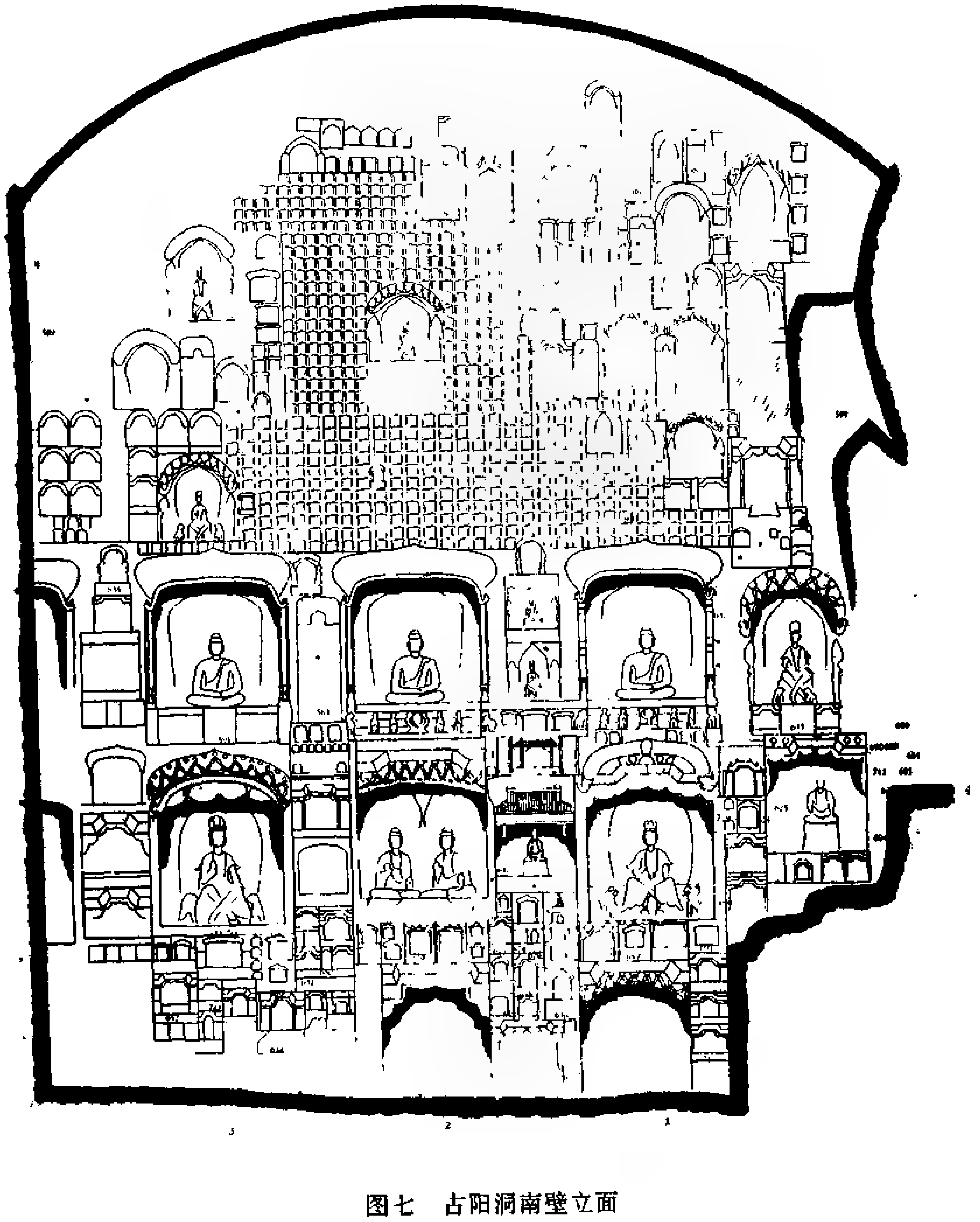
图三　古阳洞平面

图四　古阳洞主佛

图五　古阳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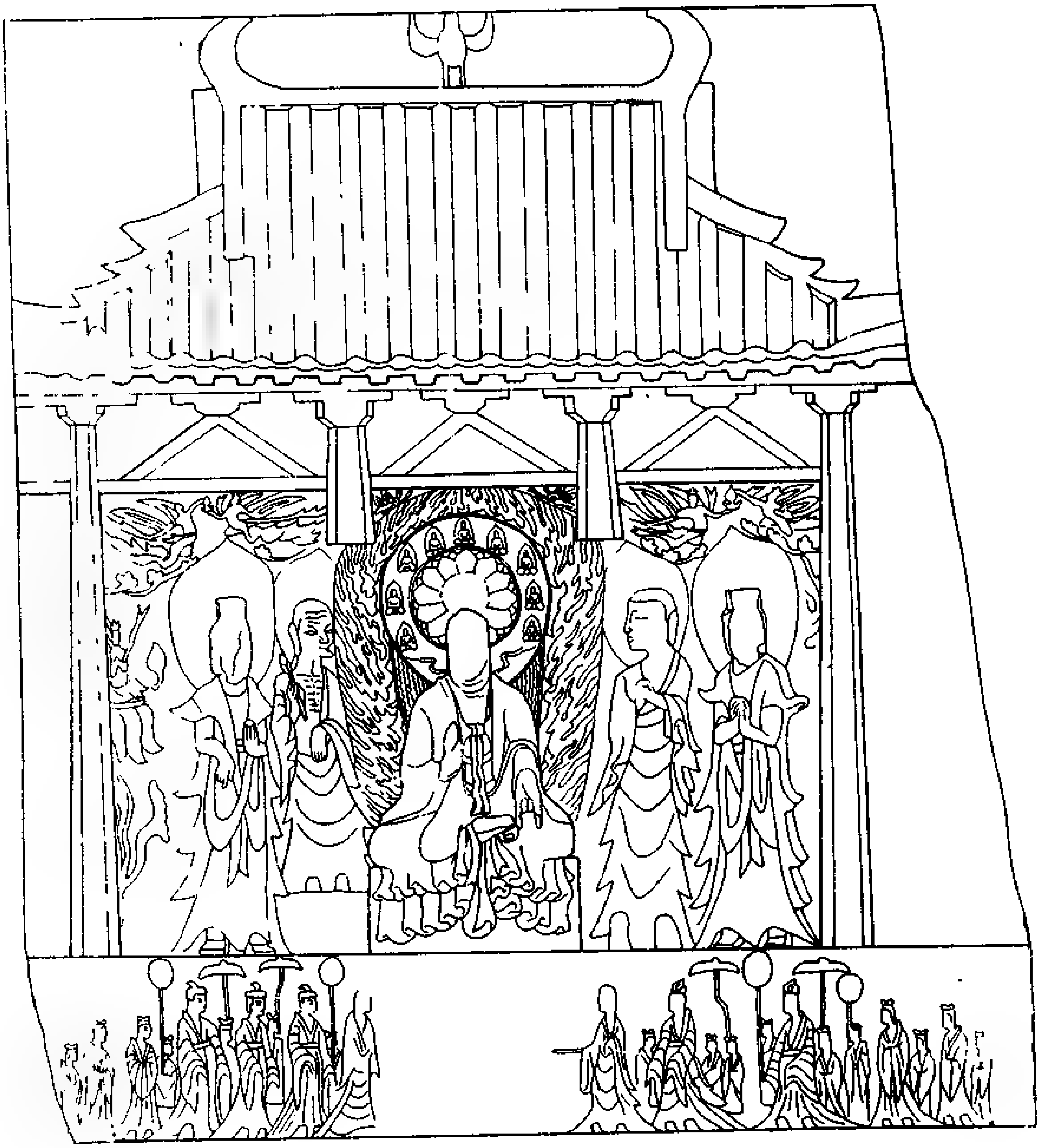
图六 古阳洞南壁立面



图七　古阳洞南壁立面

图八　古阳洞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龛

图九　古阳洞齐郡王元祐龛



图一〇　古阳洞西南隅上部之屋形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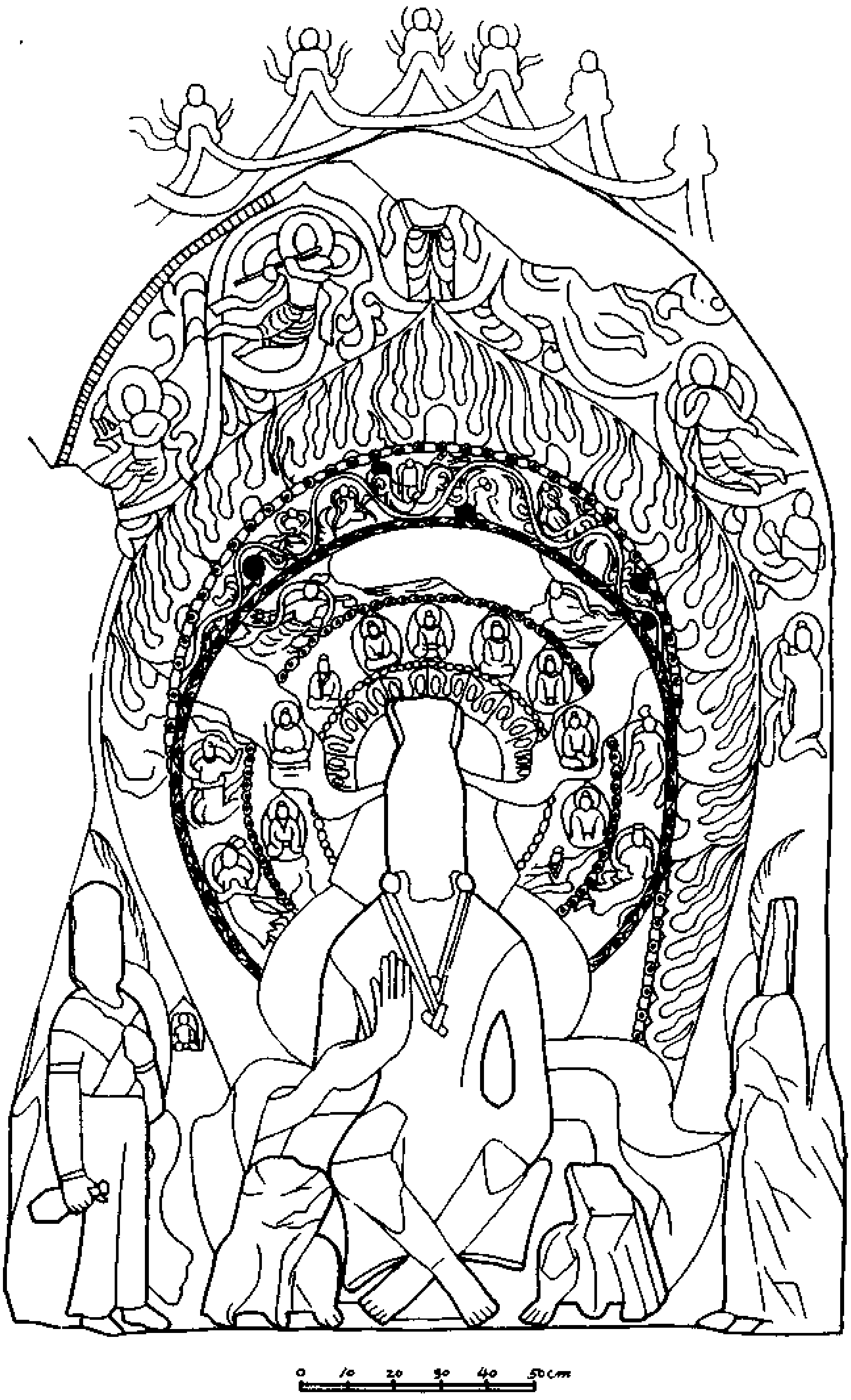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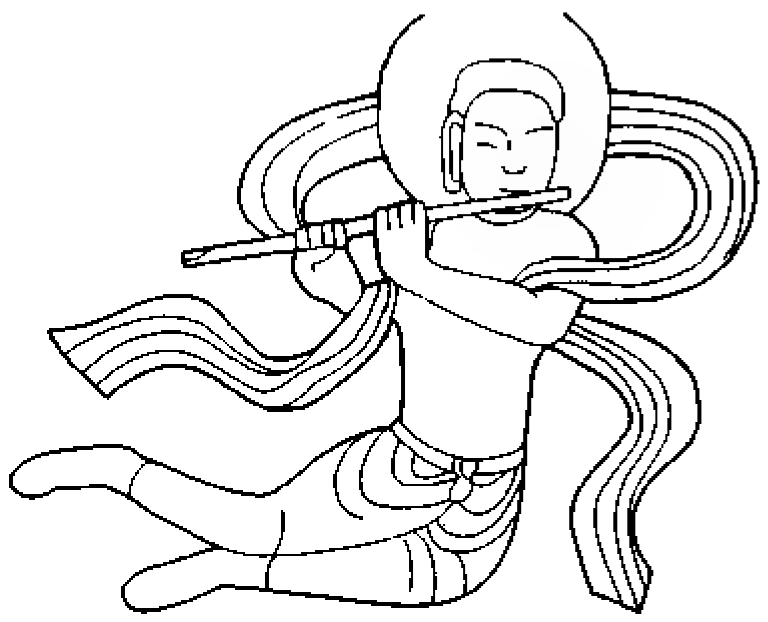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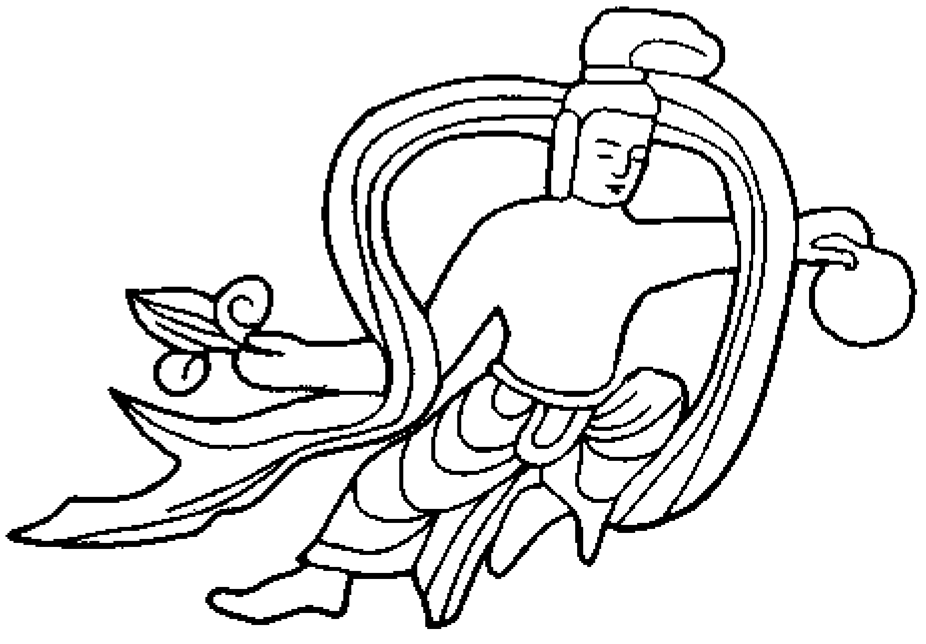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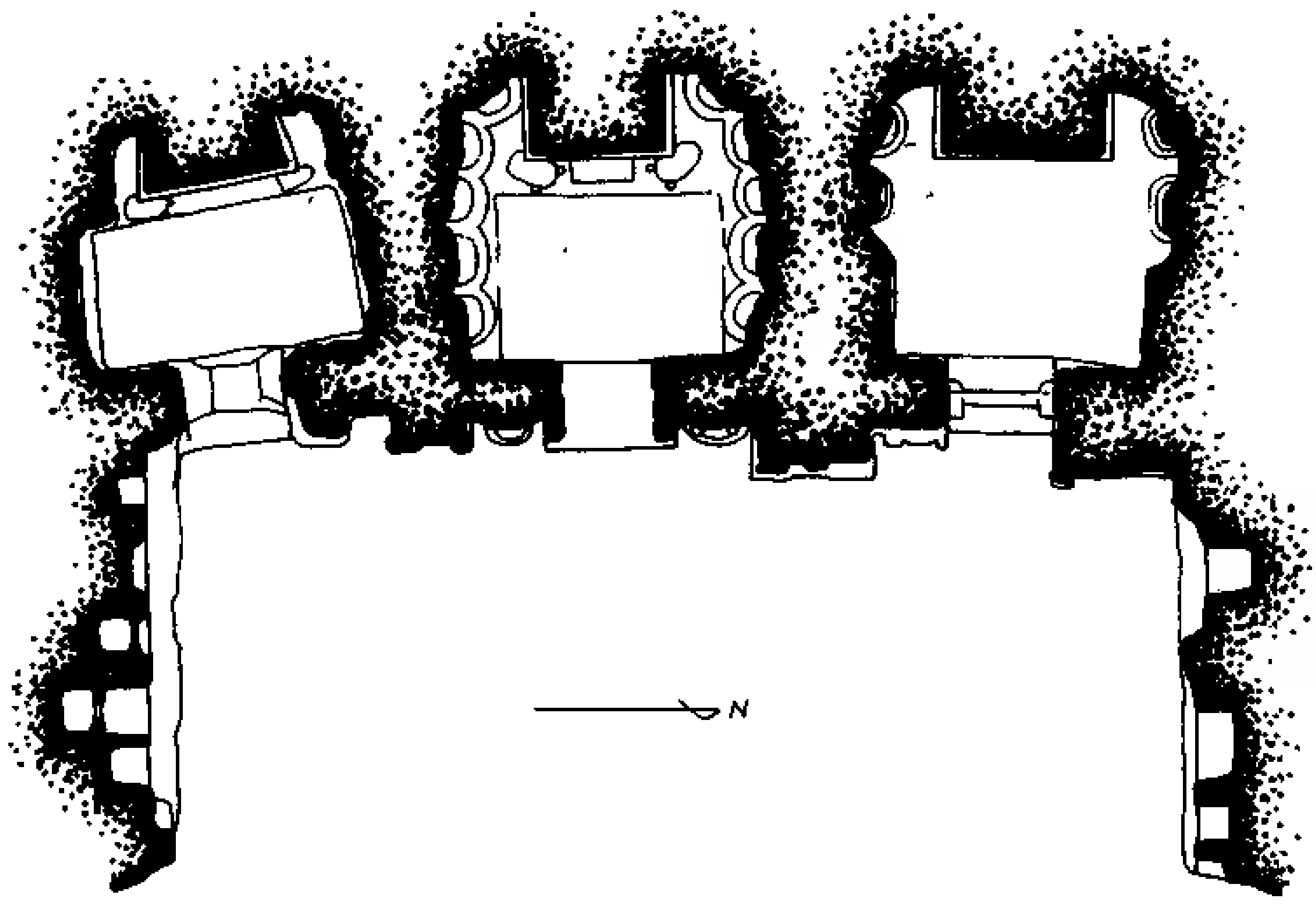
图 一·1 魏字洞外摩崖交脚弥勒像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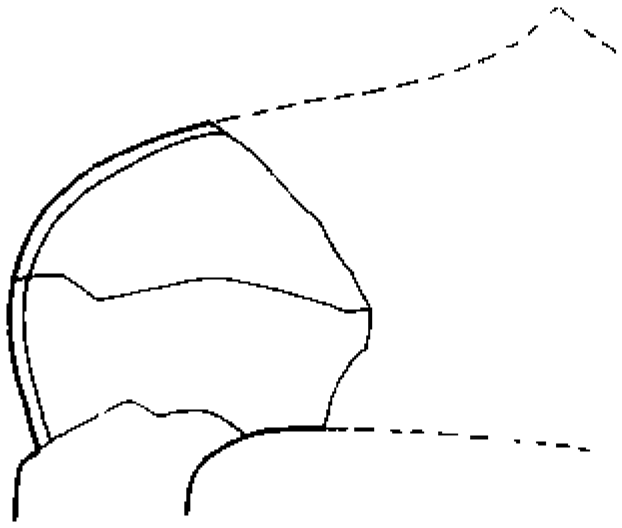
图一二　交脚弥勒像龛上部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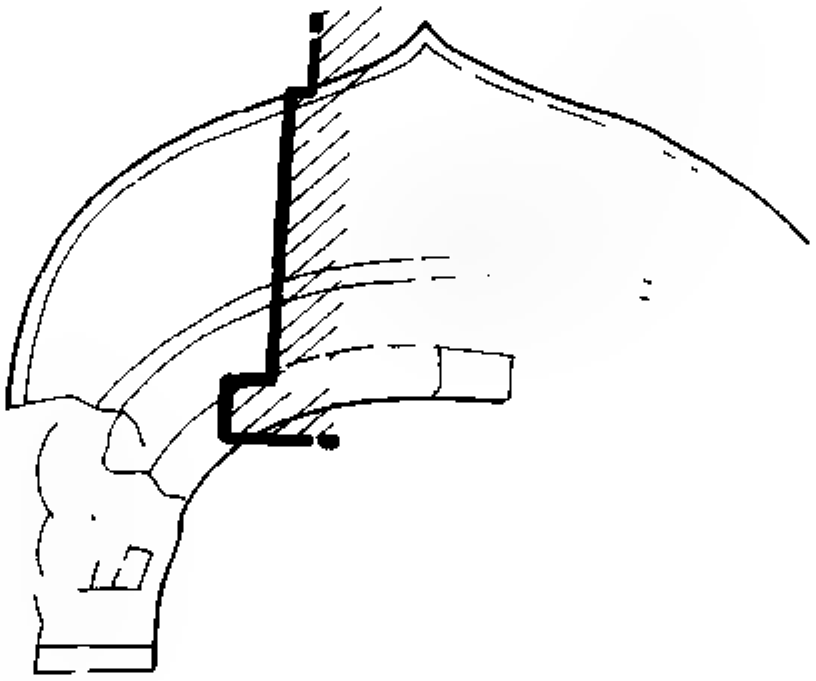
图一三　交脚弥勒像龛菩萨头光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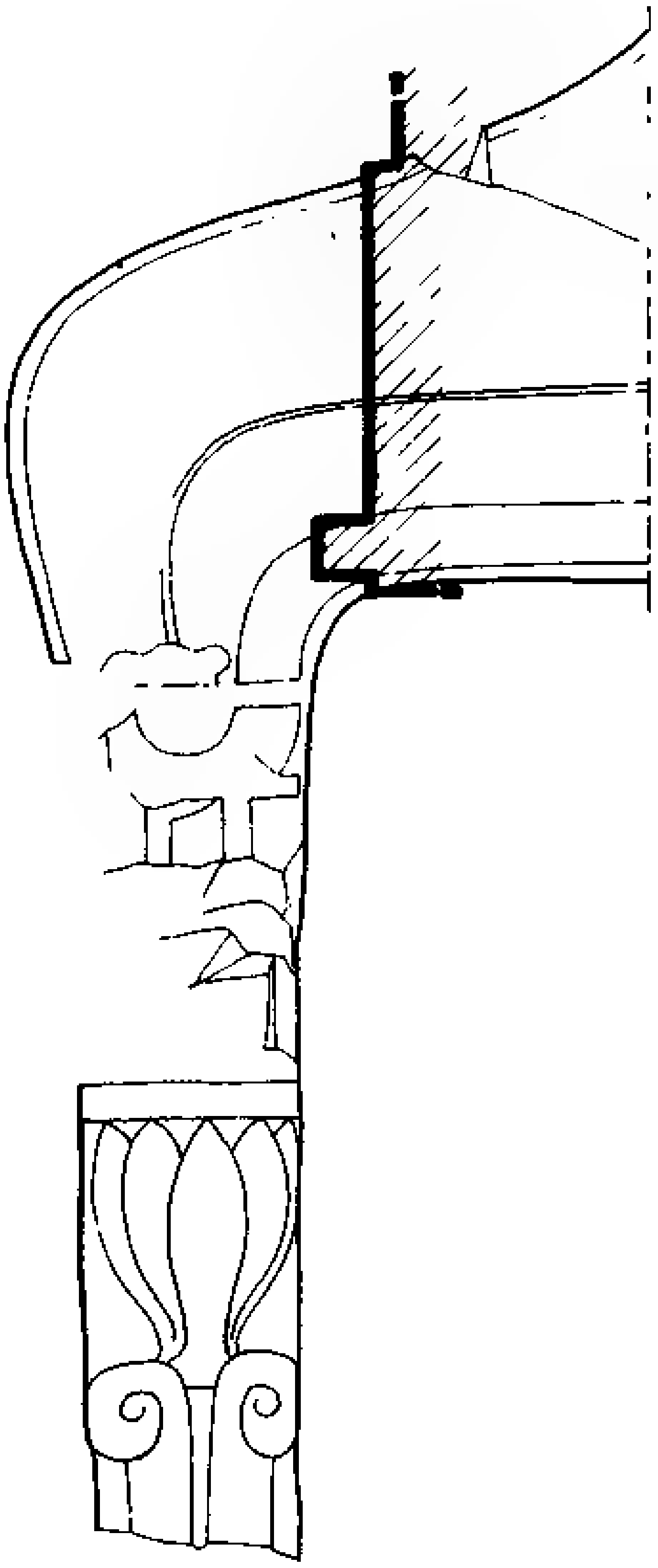
图一四　宾阳三洞连续平面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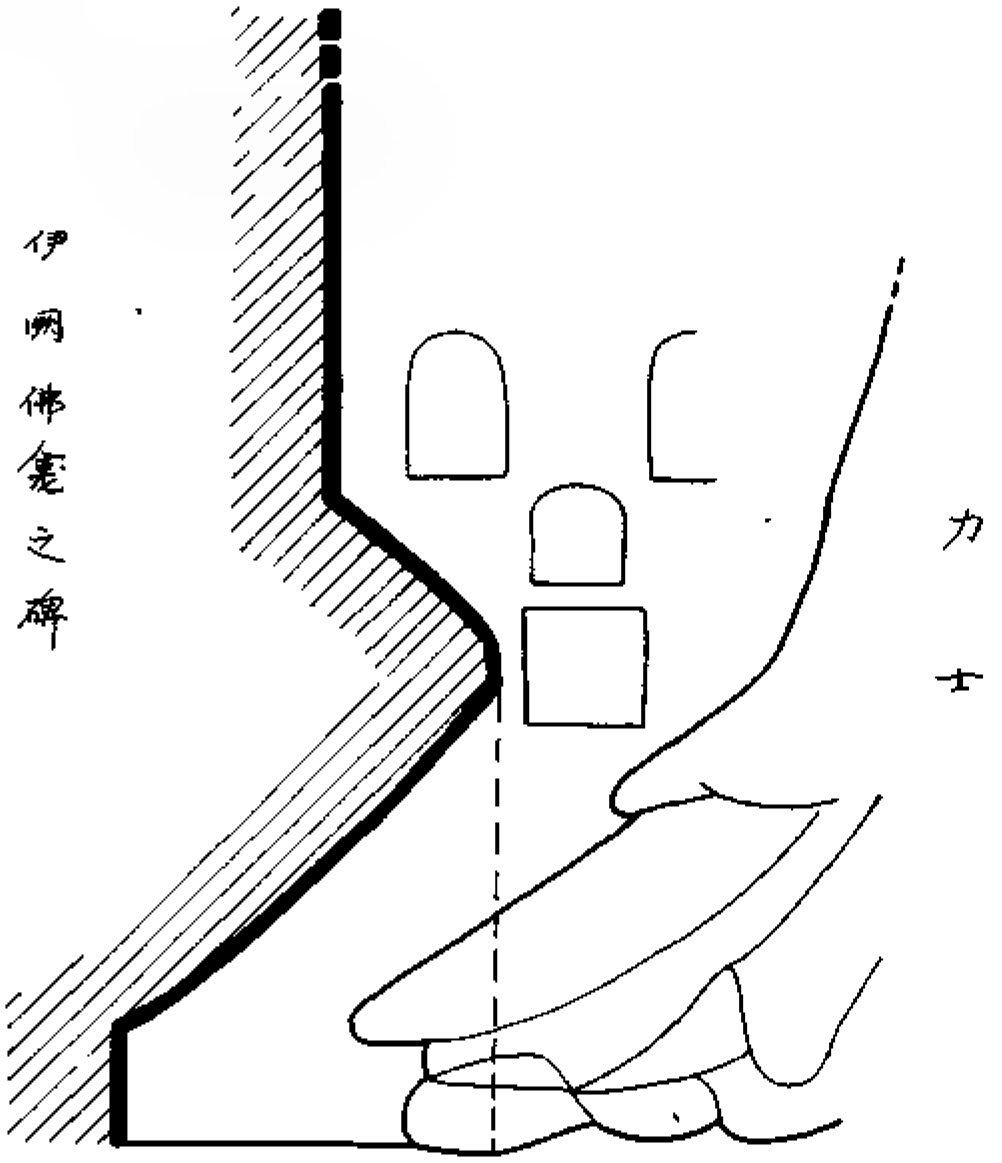
图一六　宾阳南洞门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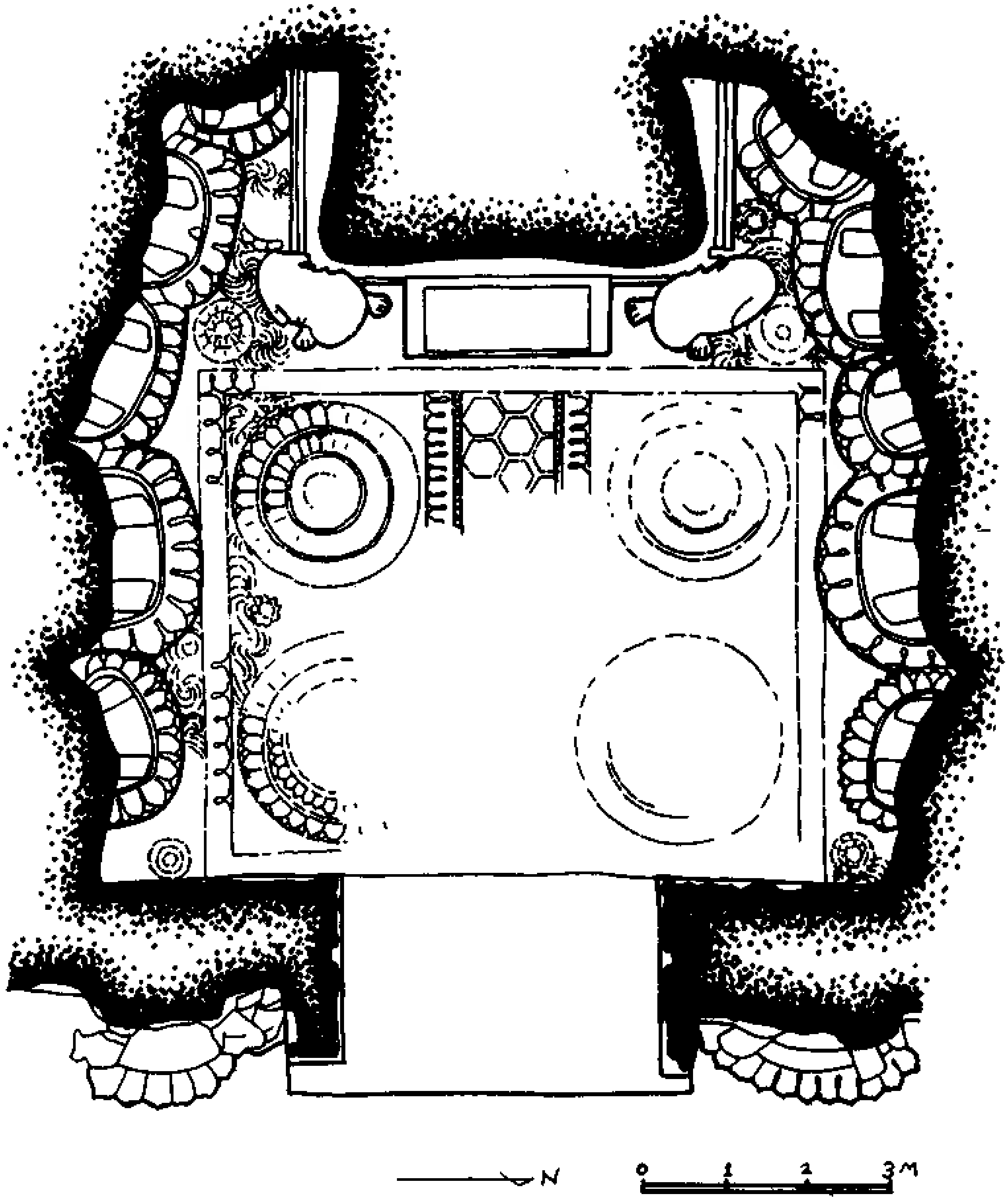
图一七　宾阳北洞门楣



图一五　宾阳中洞门楣



图一八　宾阳中洞南侧碑与力士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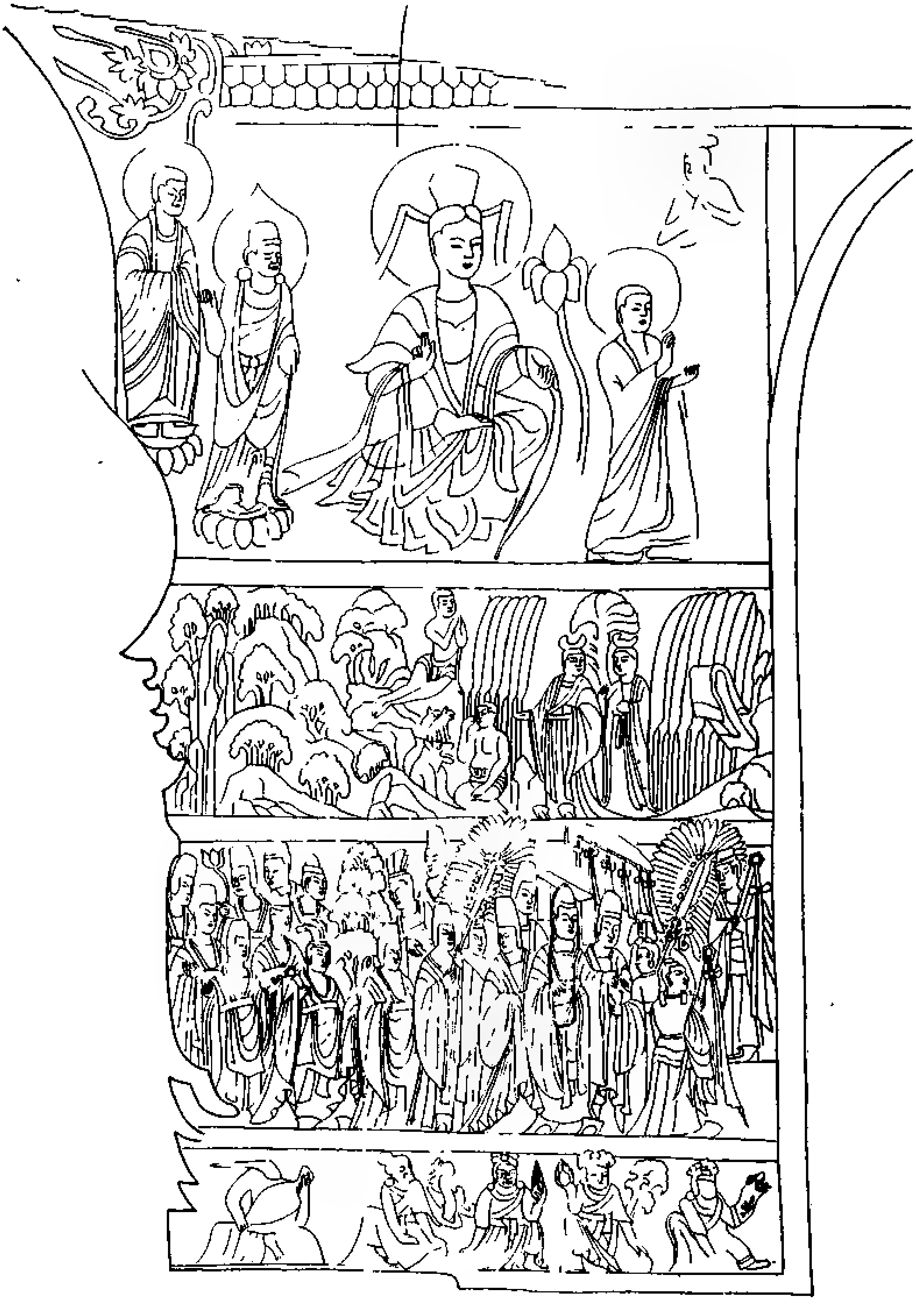
图一九　宾阳中洞平面

图二〇　宾阳中洞南壁立佛

图二一 宾阳中洞右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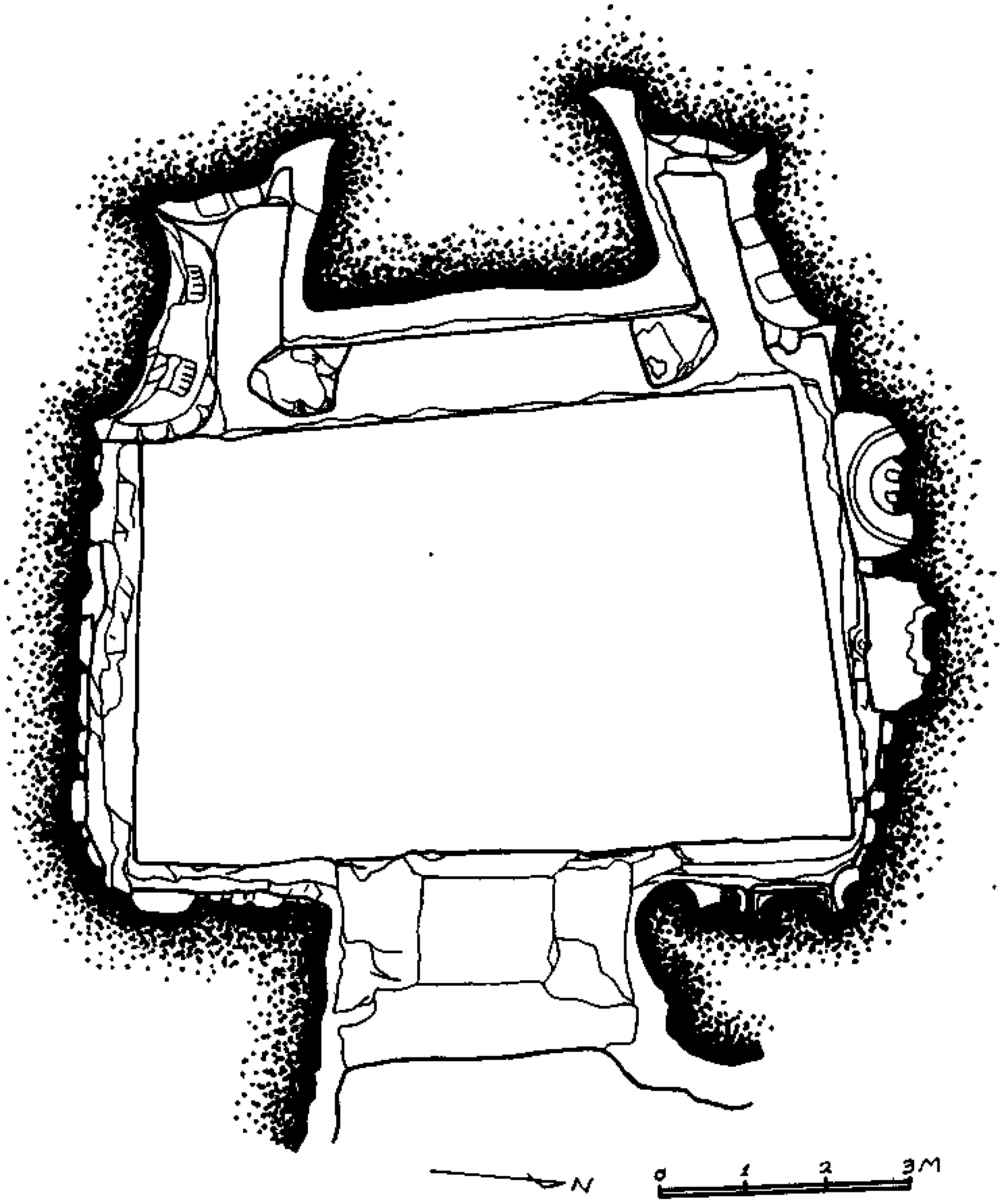
图二二 宾阳中洞北壁立佛之左胁侍菩萨

图二三　宾阳中洞窟顶莲花与飞天



· 图二四　宾阳中洞前壁北侧浮雕

图二五　宾阳中洞前壁同侧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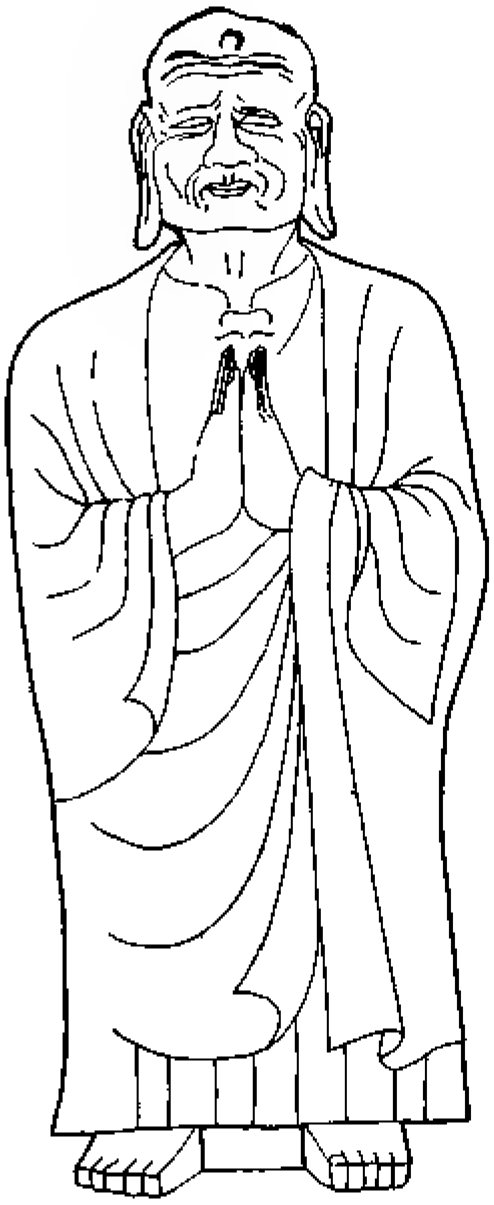


图二六　宾阳南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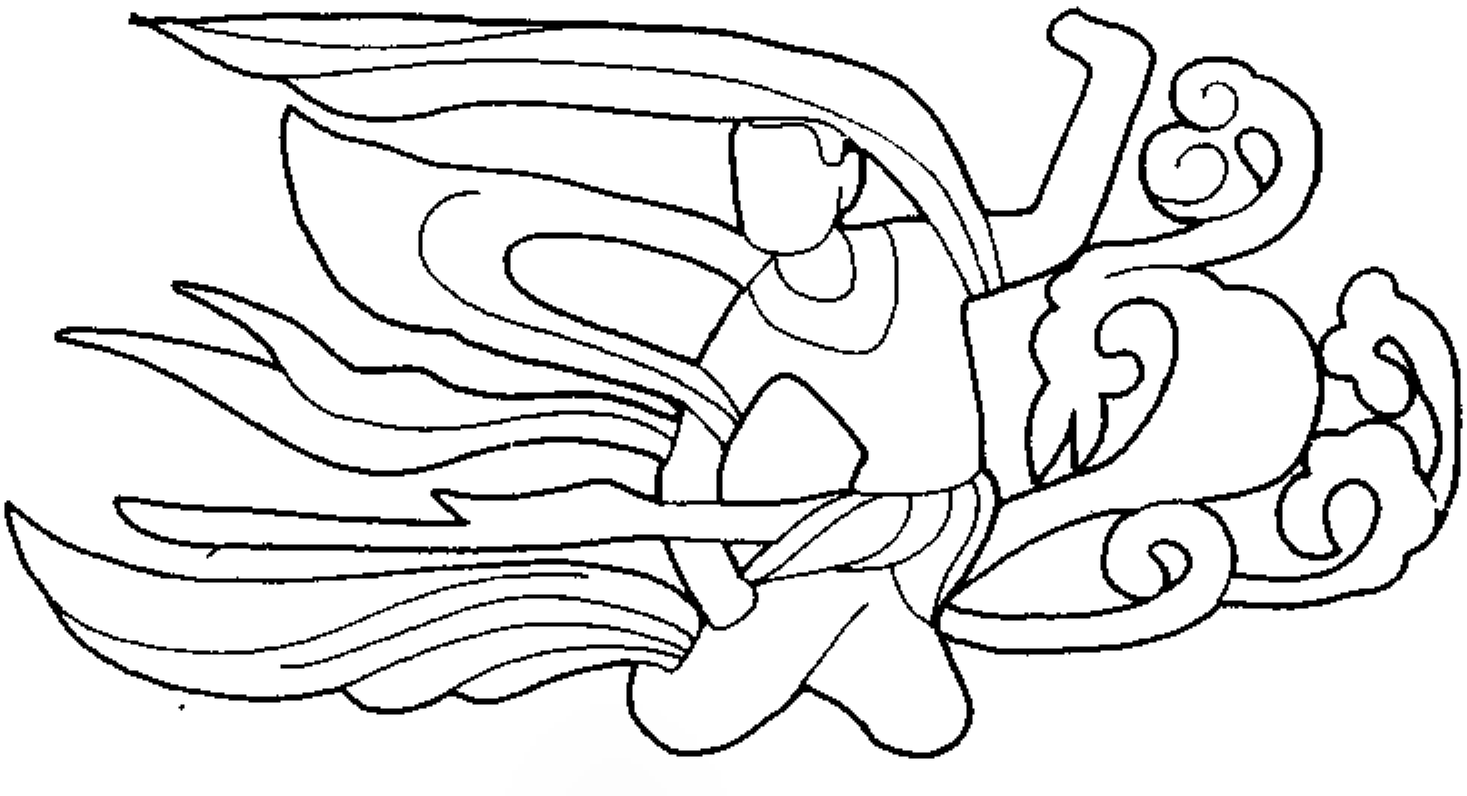
图二七　宾阳南洞主佛

图二八　宾阳南洞右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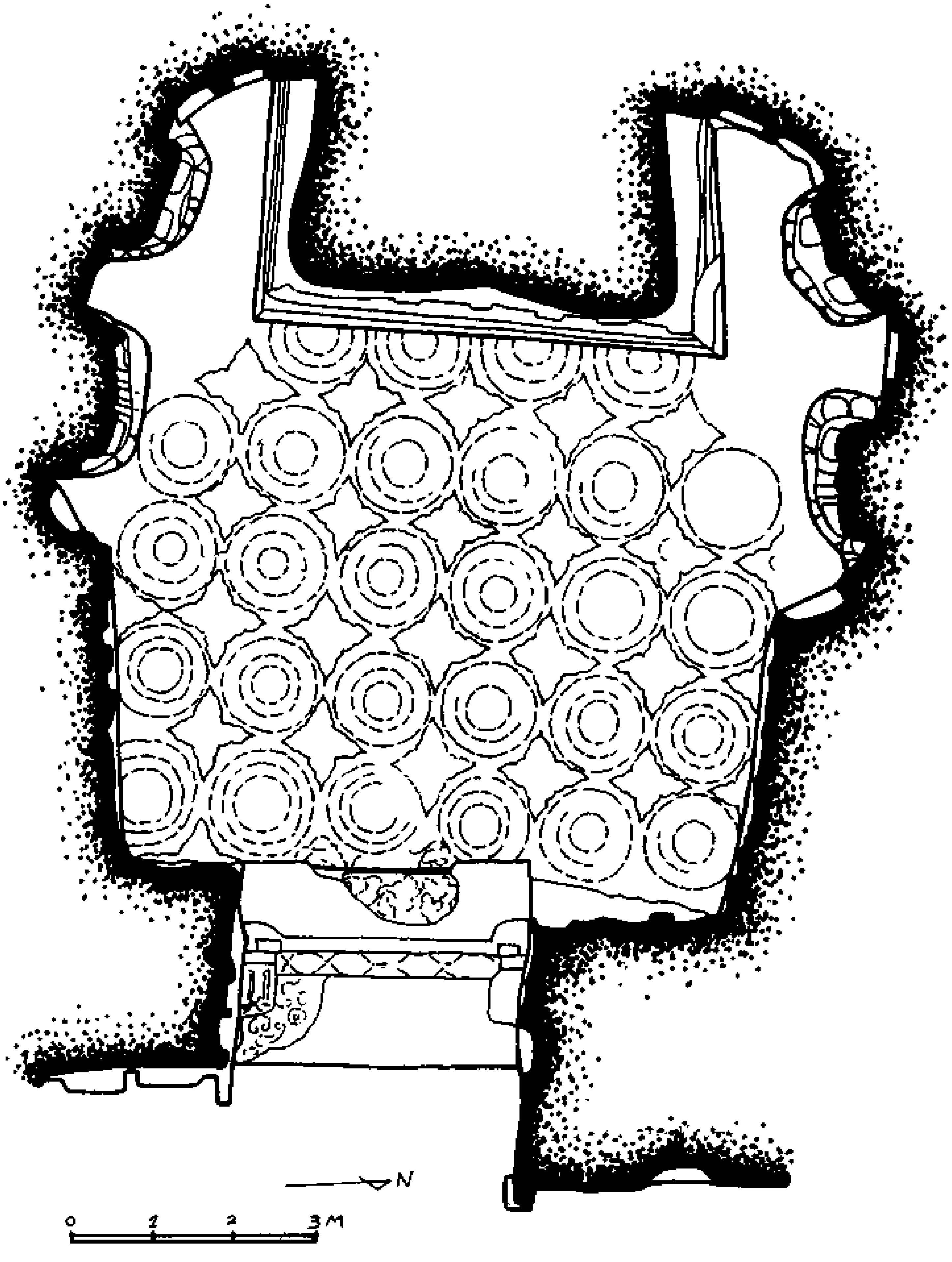
图二九　宾阳南洞左胁侍菩萨



图三〇　宾阳南洞左胁侍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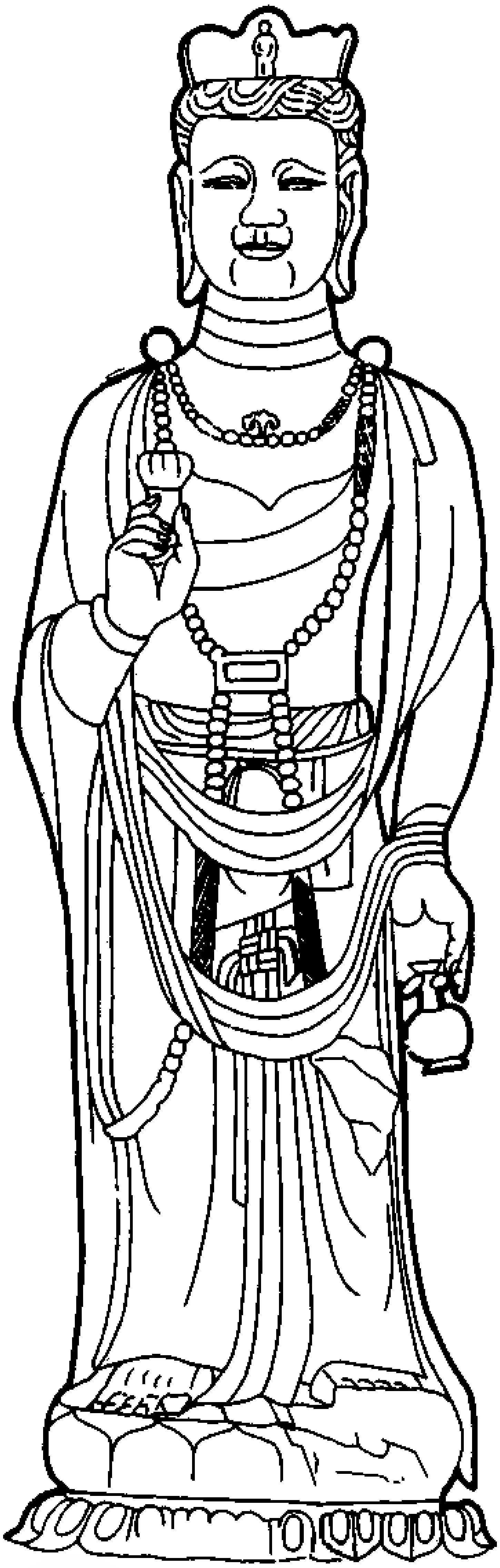
图三一　宾阳南洞藻井飞天



图三二　宾阳北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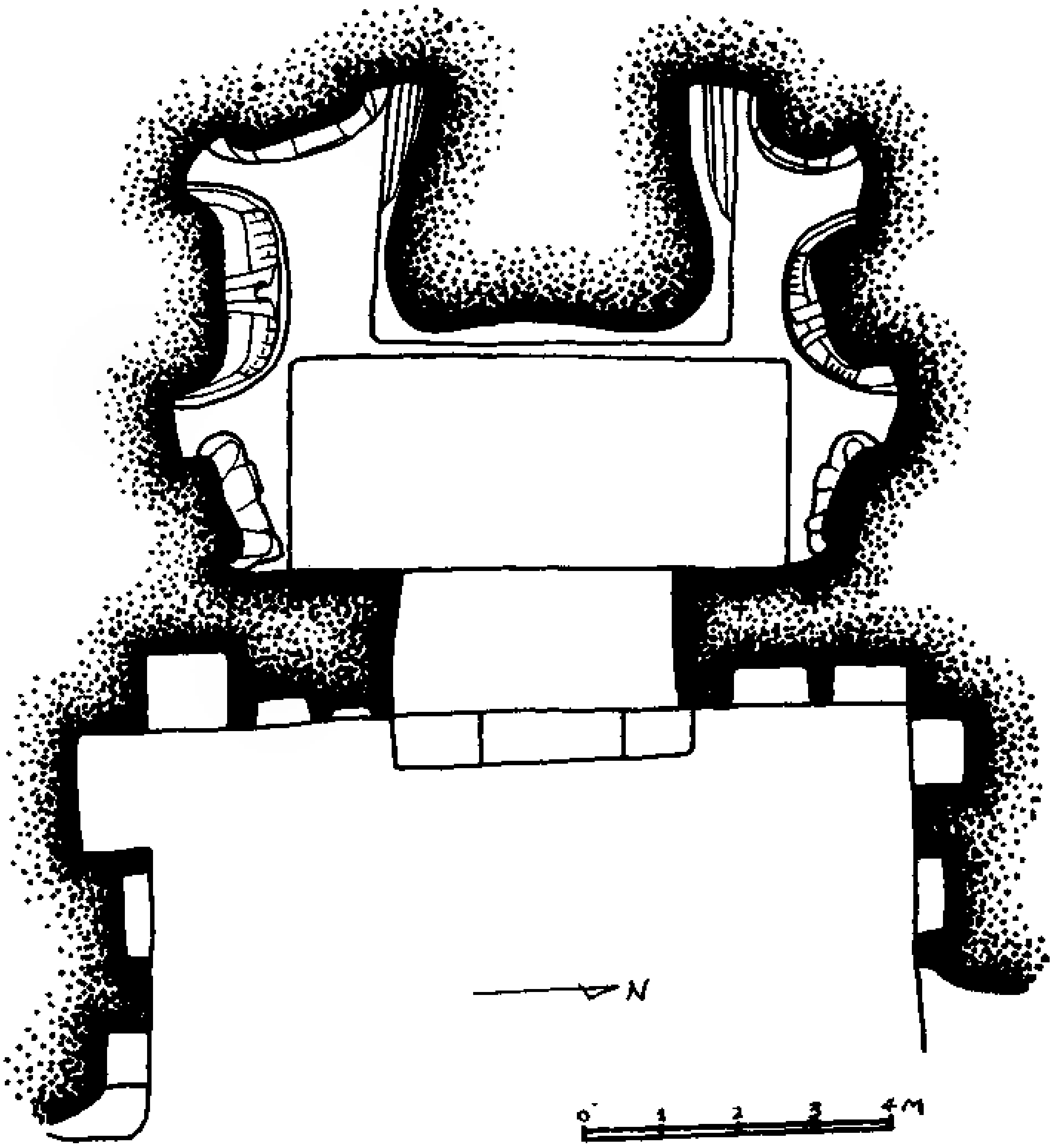
图三三　宾阳北洞主佛

图二六　宾阳北洞藻井飞天



图三四　宾阳北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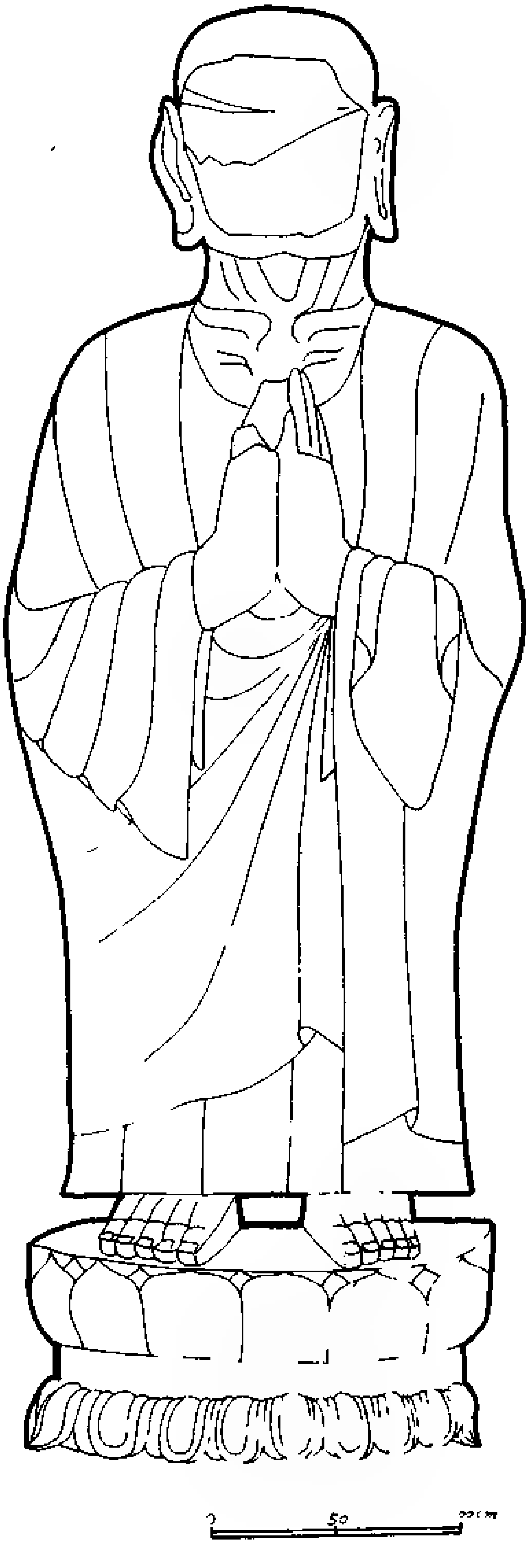
图三五　宾阳北洞左胁侍弟子



图三七　潜溪寺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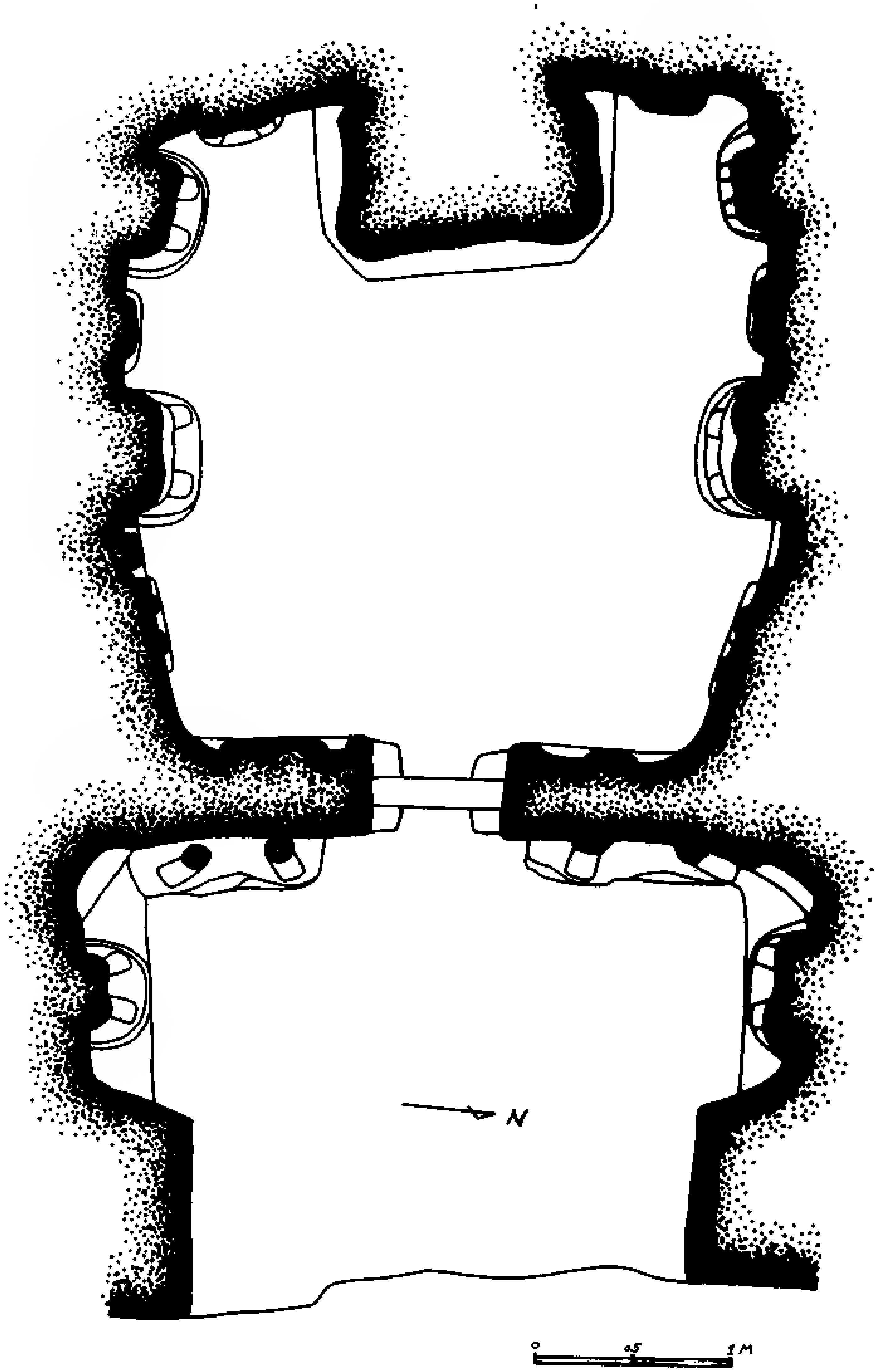
图二八　潜溪寺主佛

图四〇　潜溪寺左胁侍菩萨



图二九　潜溪寺左胁侍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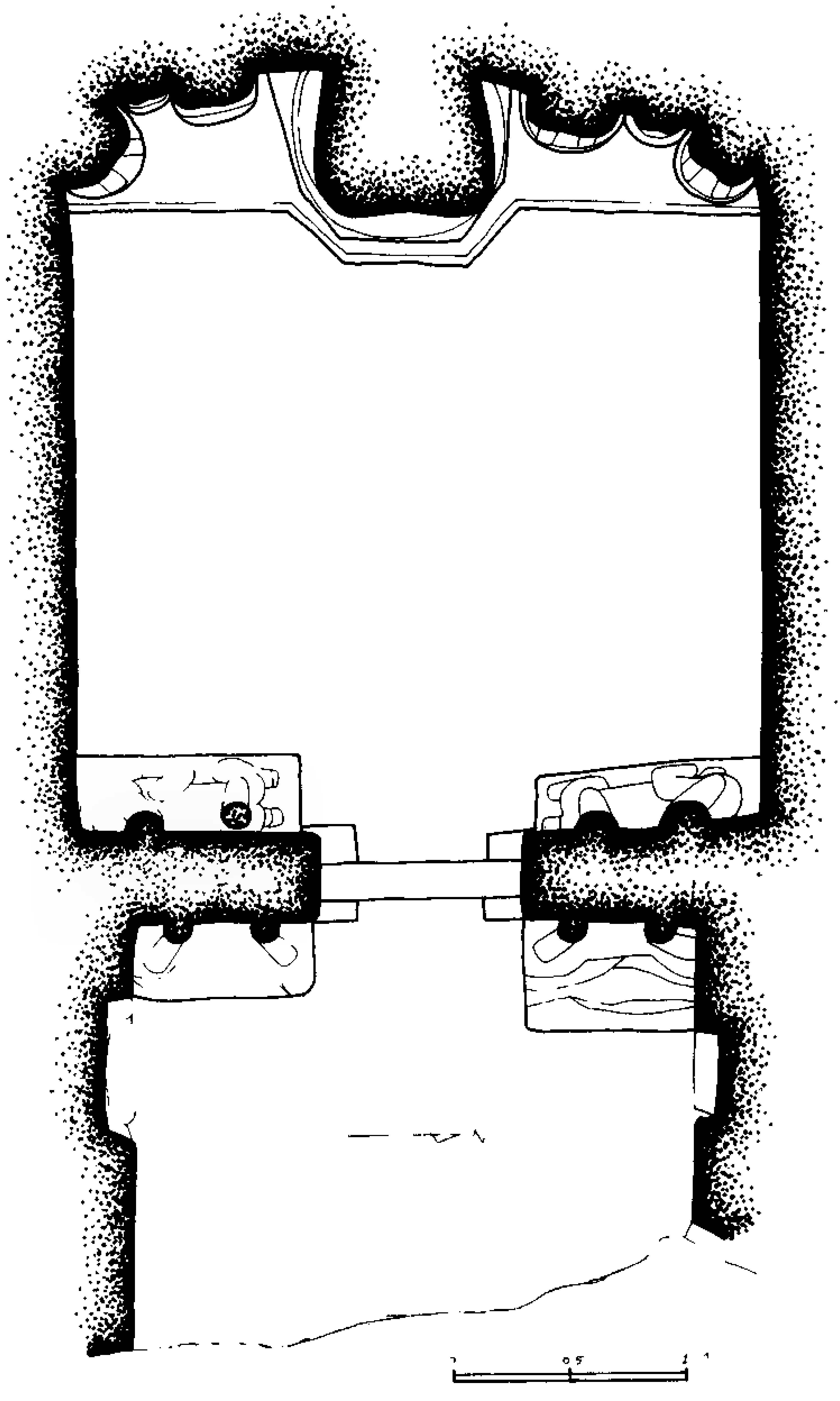
图四〇　潜溪寺左胁侍天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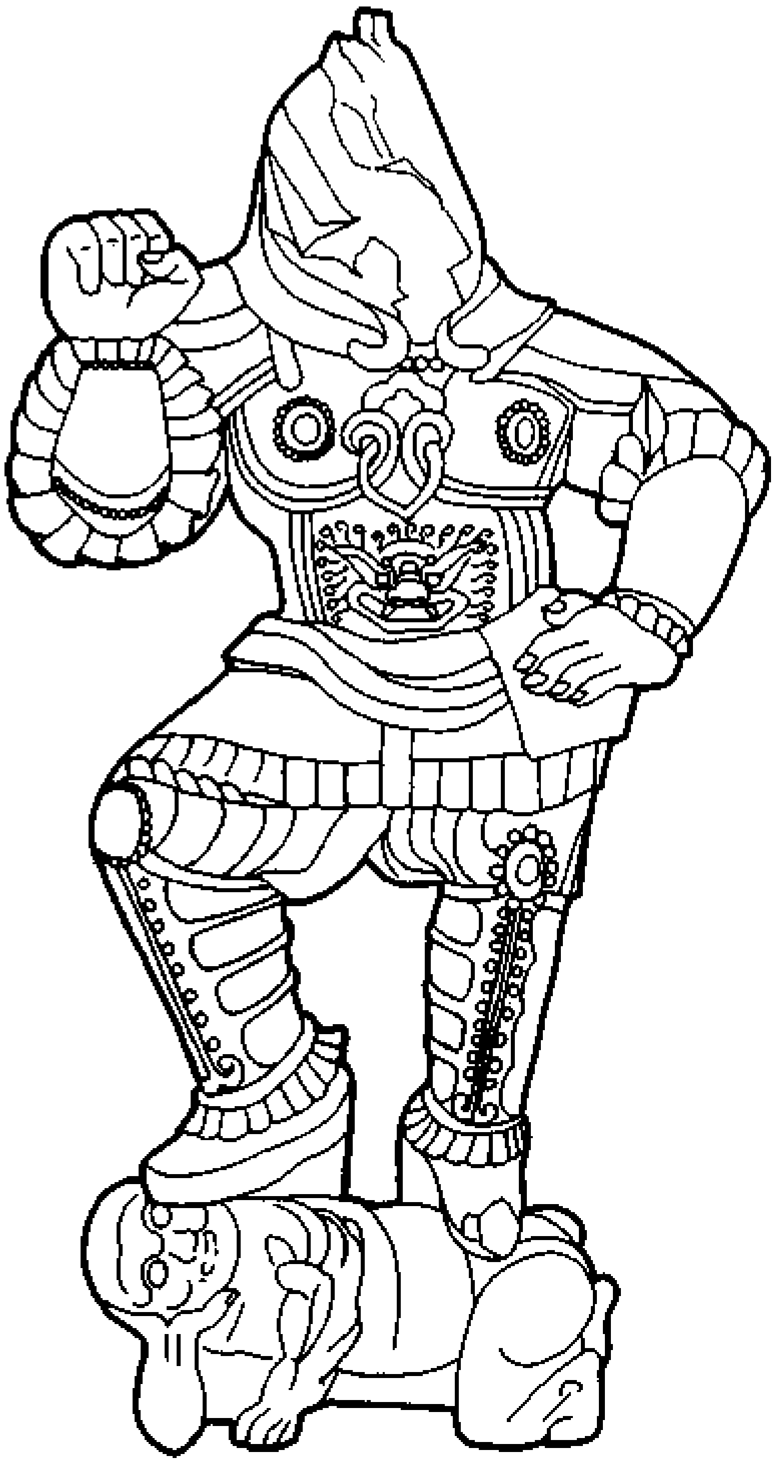
图四二　敬善寺平面

图四二　敬善寺主佛

图四四　敬善门外南侧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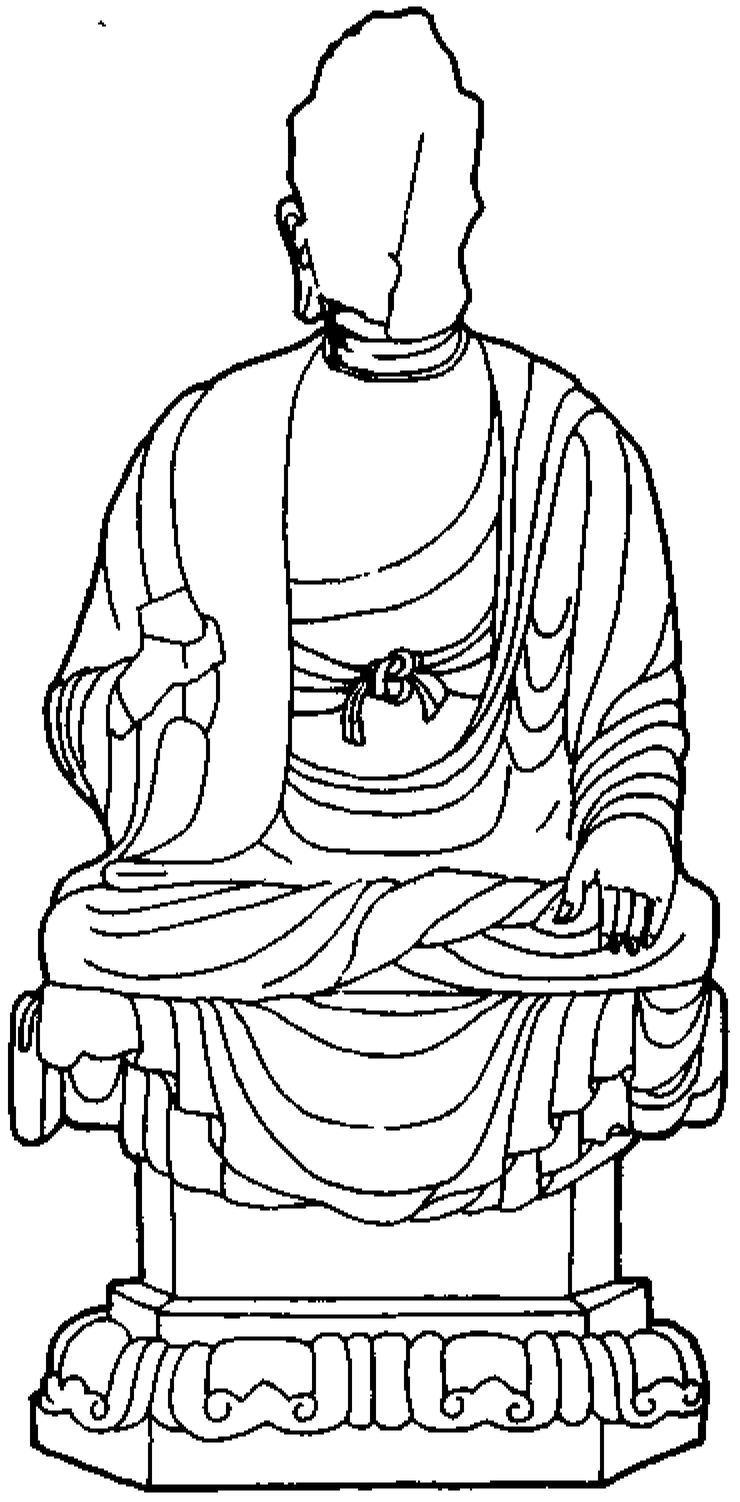


图四五　万佛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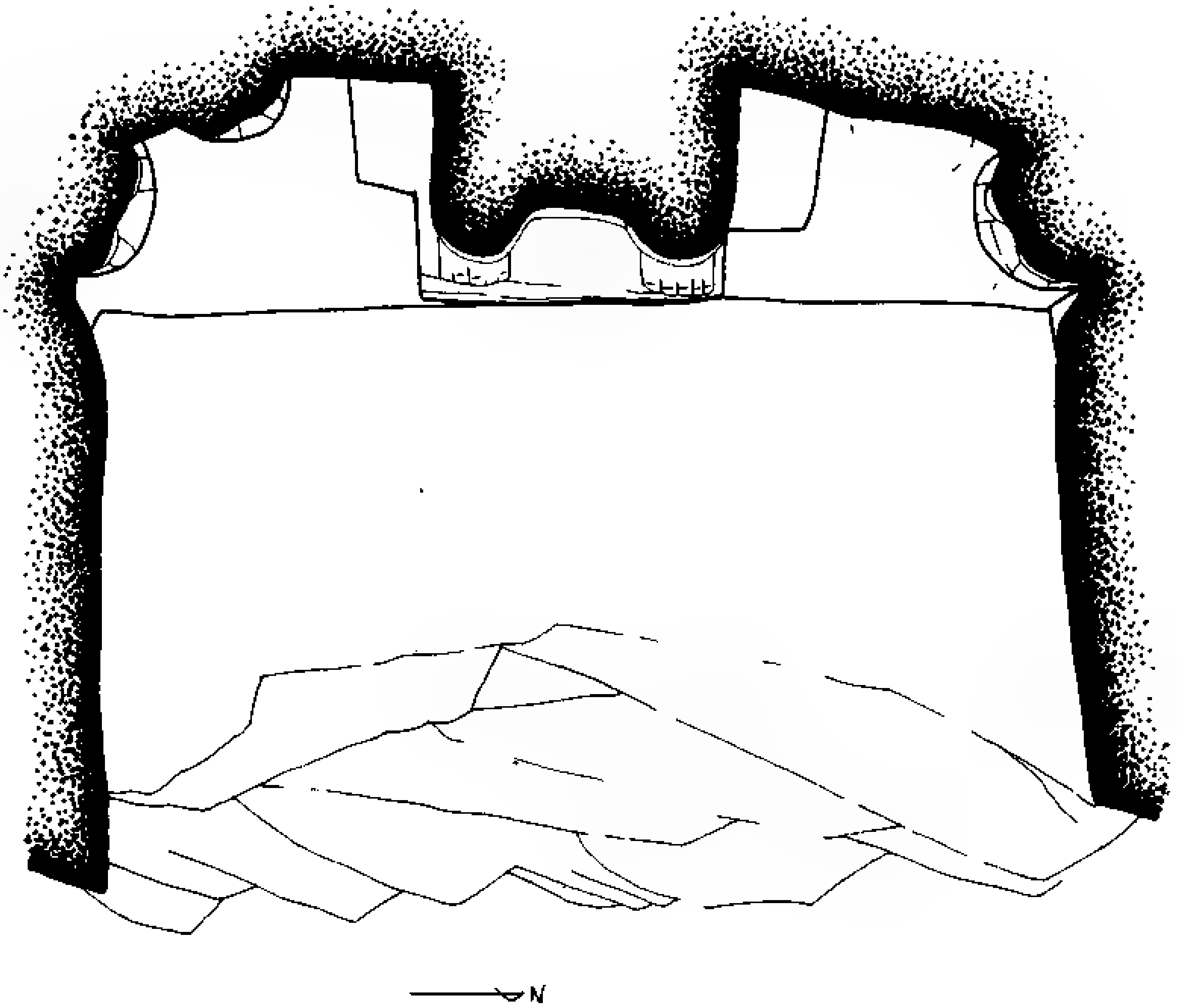
图四六 万佛洞左胁侍天王

图四七 万佛洞门外北侧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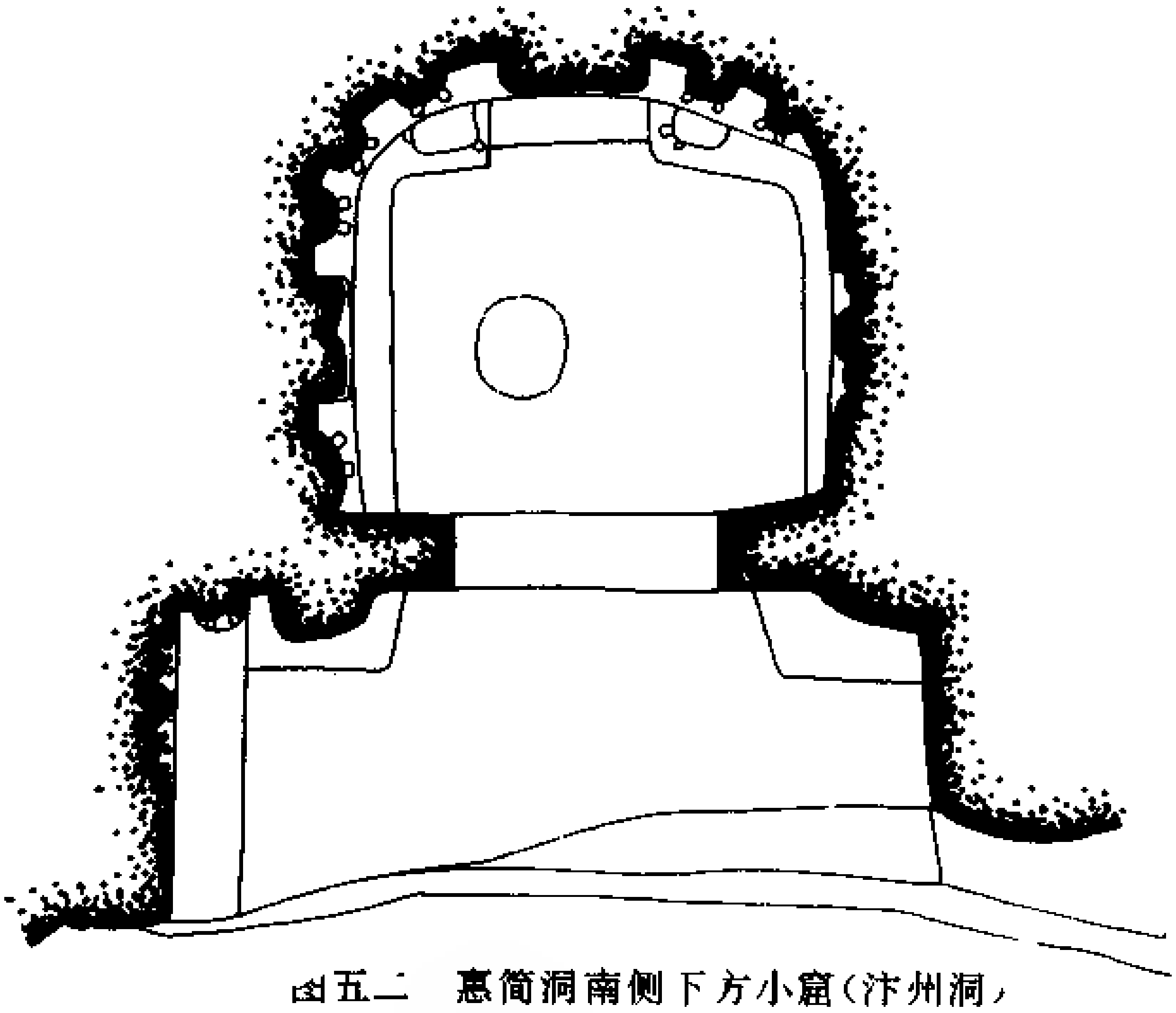


图四八　清明寺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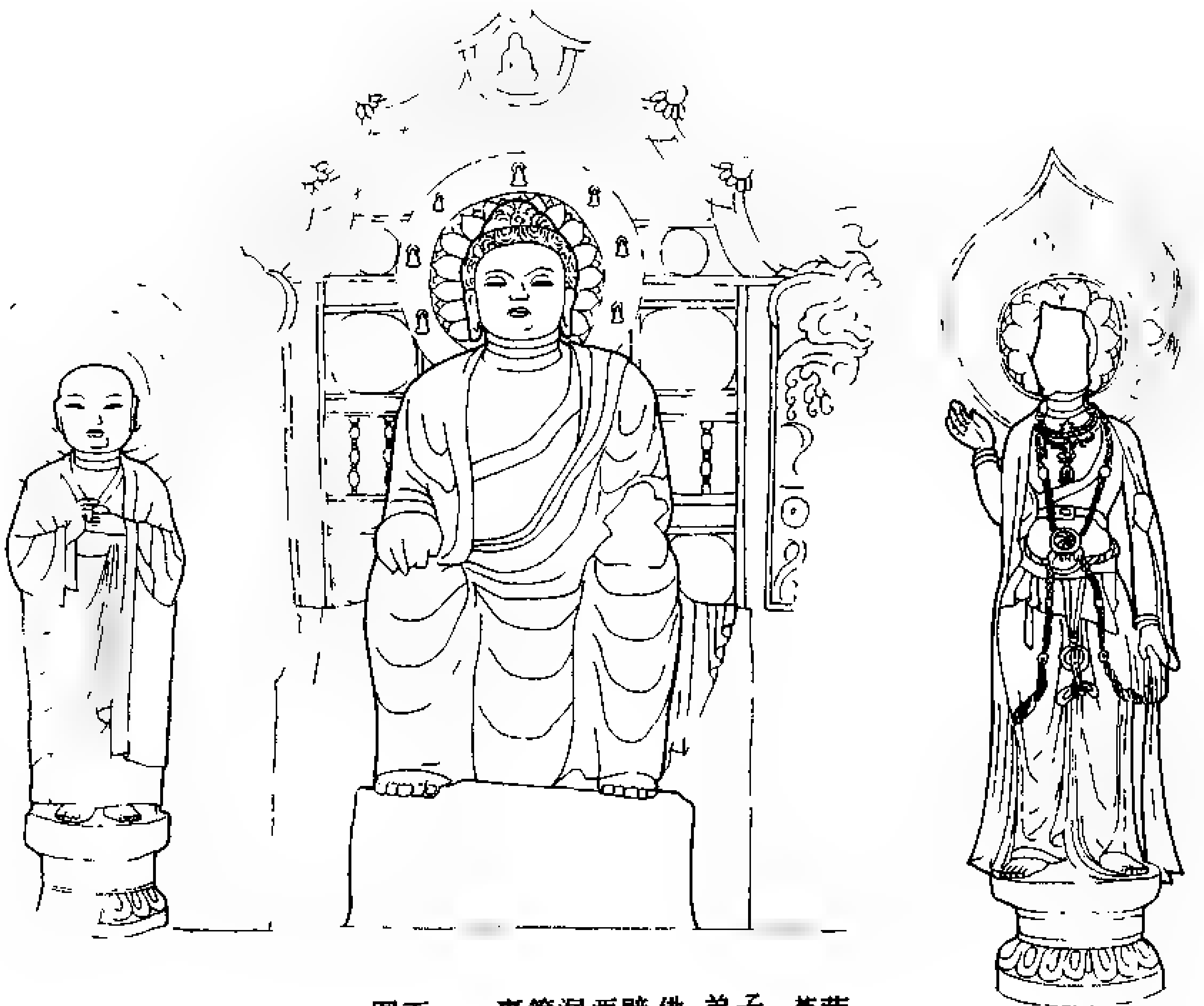
图四九　清明寺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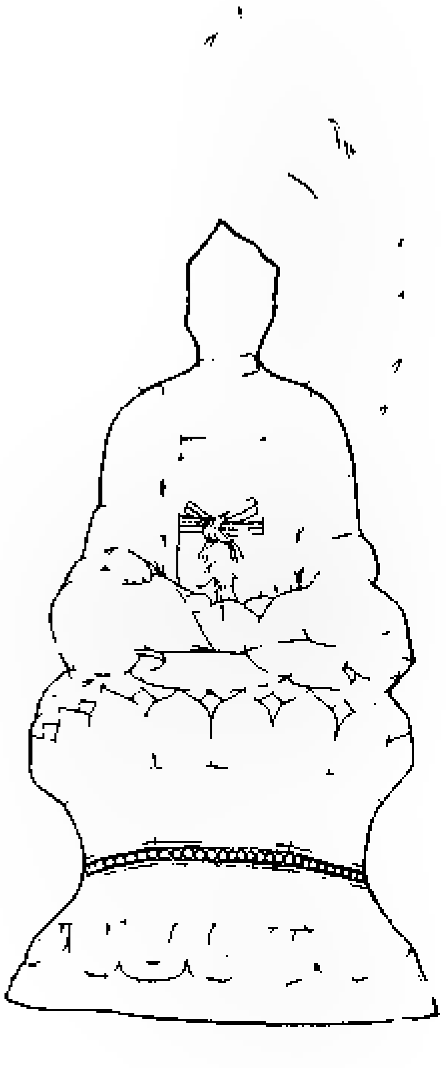
图五〇　惠简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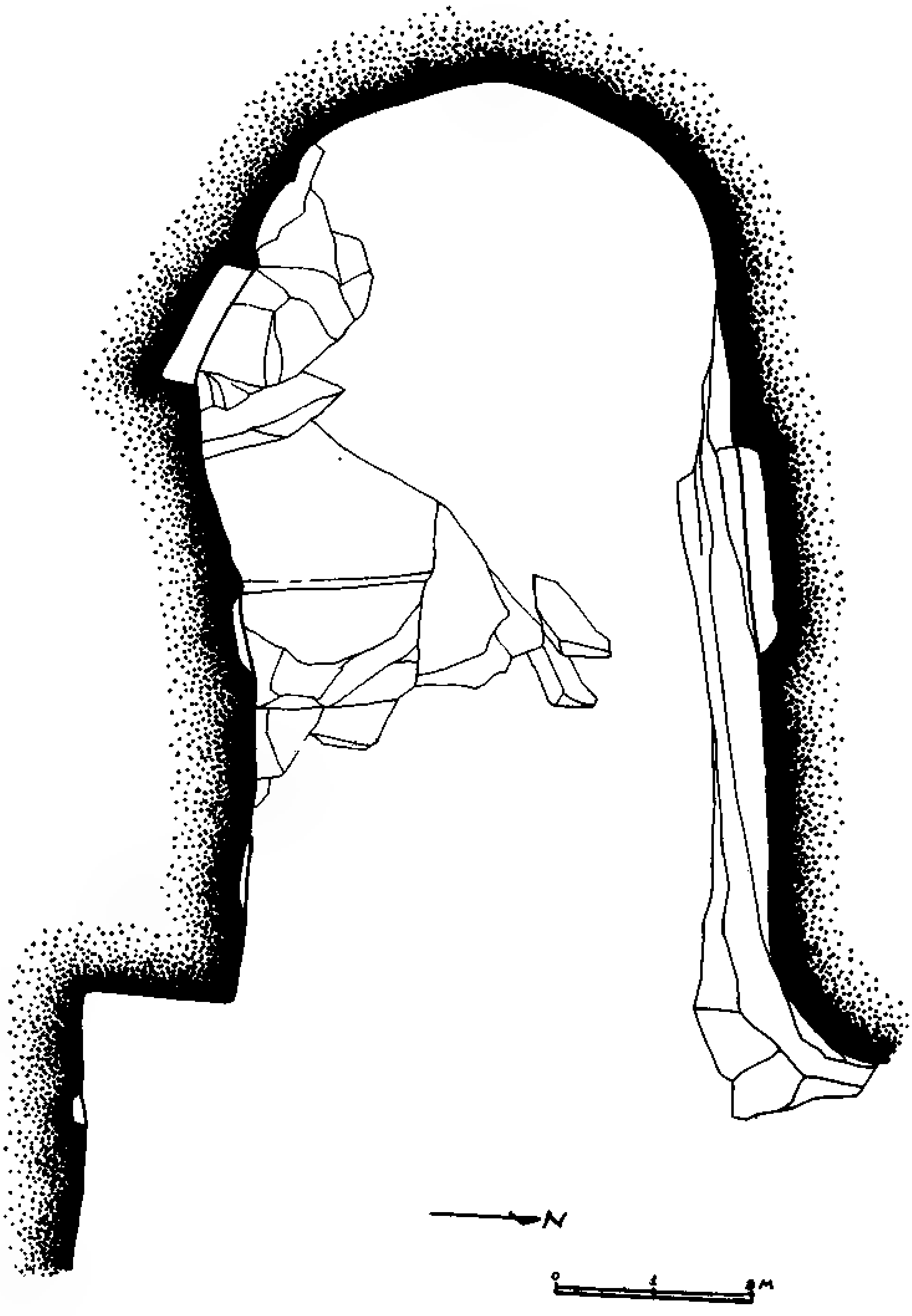
图五二　惠简洞南侧下方小窟（汴州洞）
平面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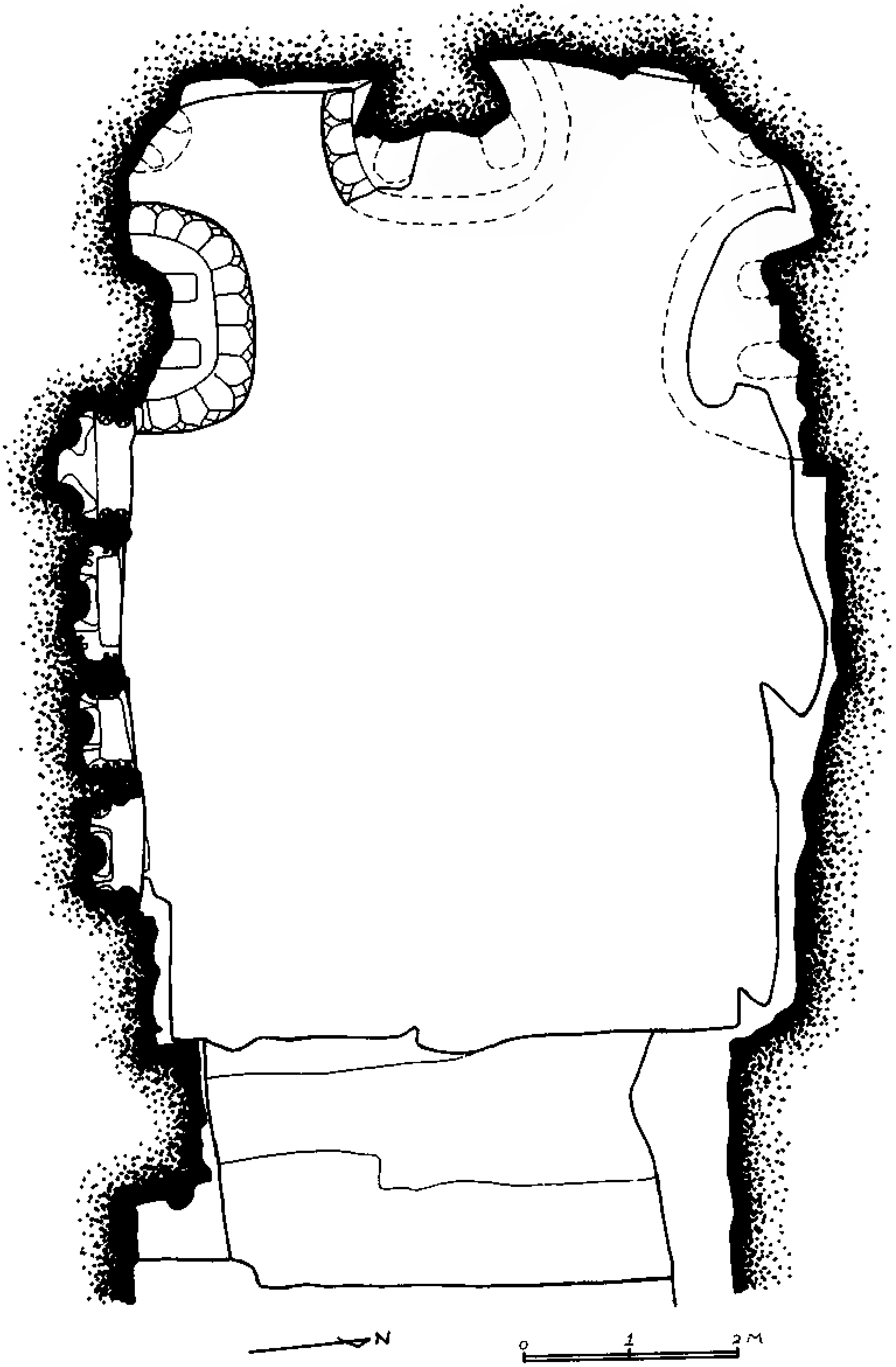
图五一　惠简洞西壁佛、弟子、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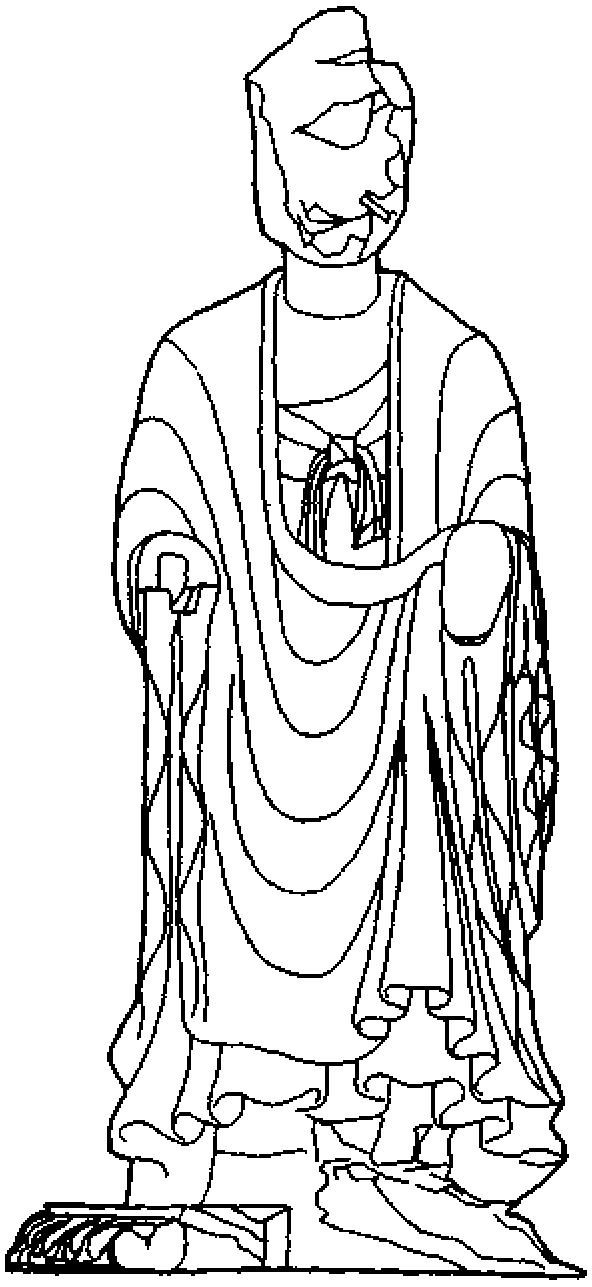
图五四　老龙洞窟永徽元年智傳造阿弥陀佛像



图五三　老龙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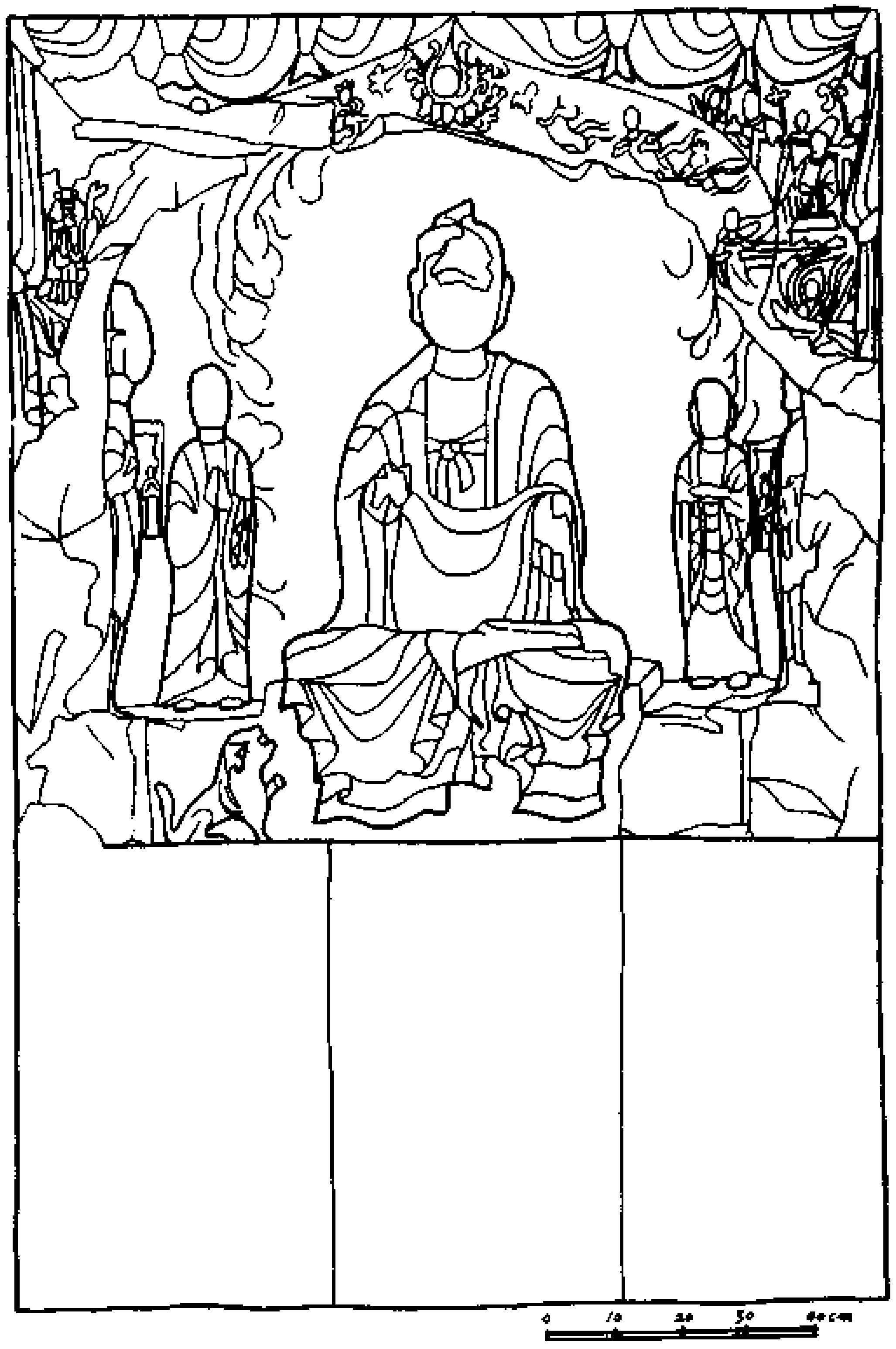
图五五　莲花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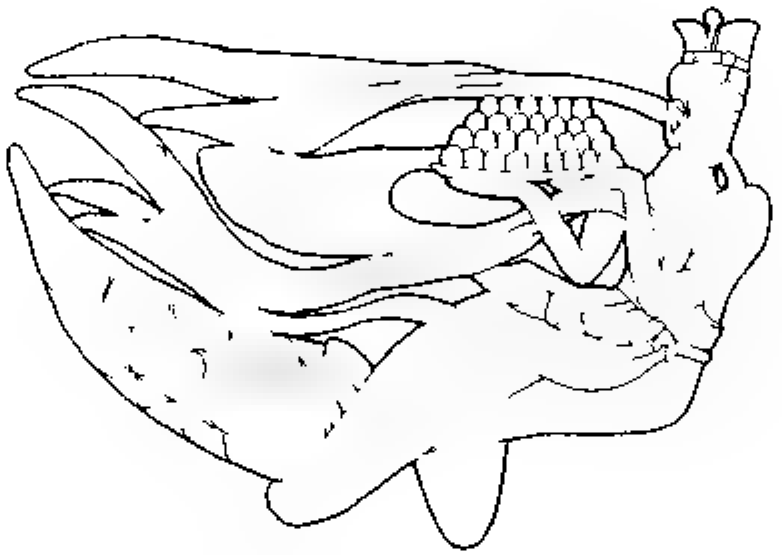
图五六　莲花洞主尊佛

图五八　莲花洞右胁侍菩萨

图五七　莲花洞左胁侍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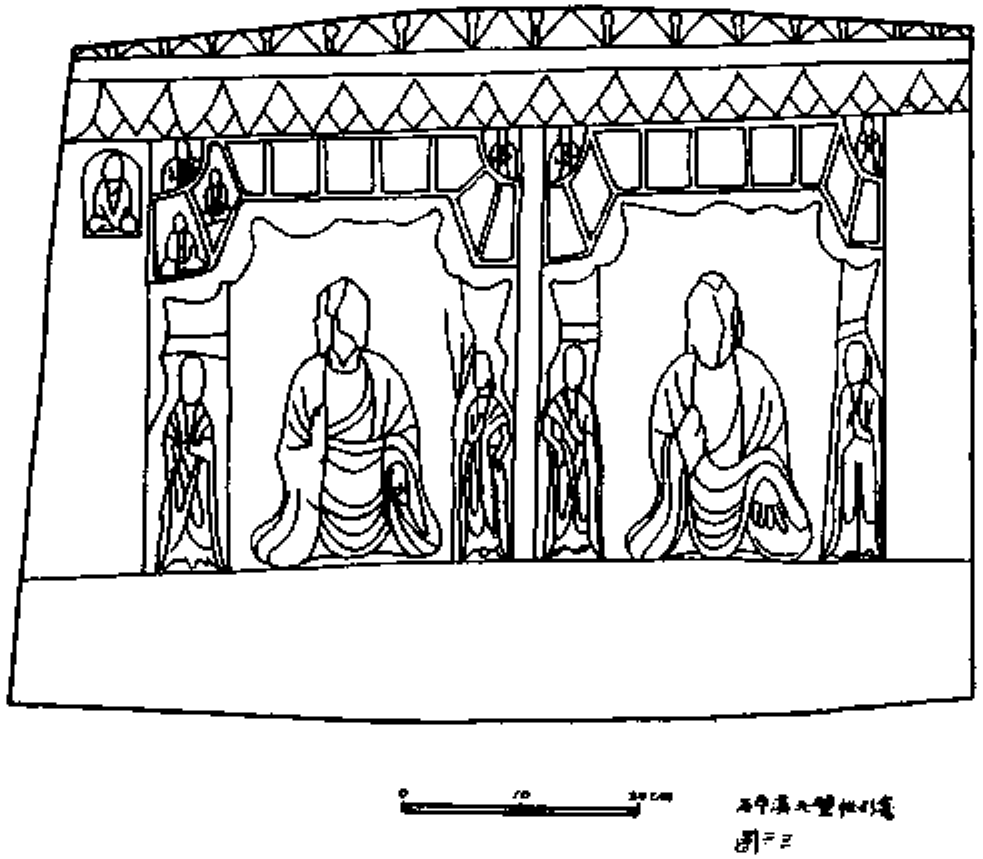
图六〇 莲花洞南壁永熙二年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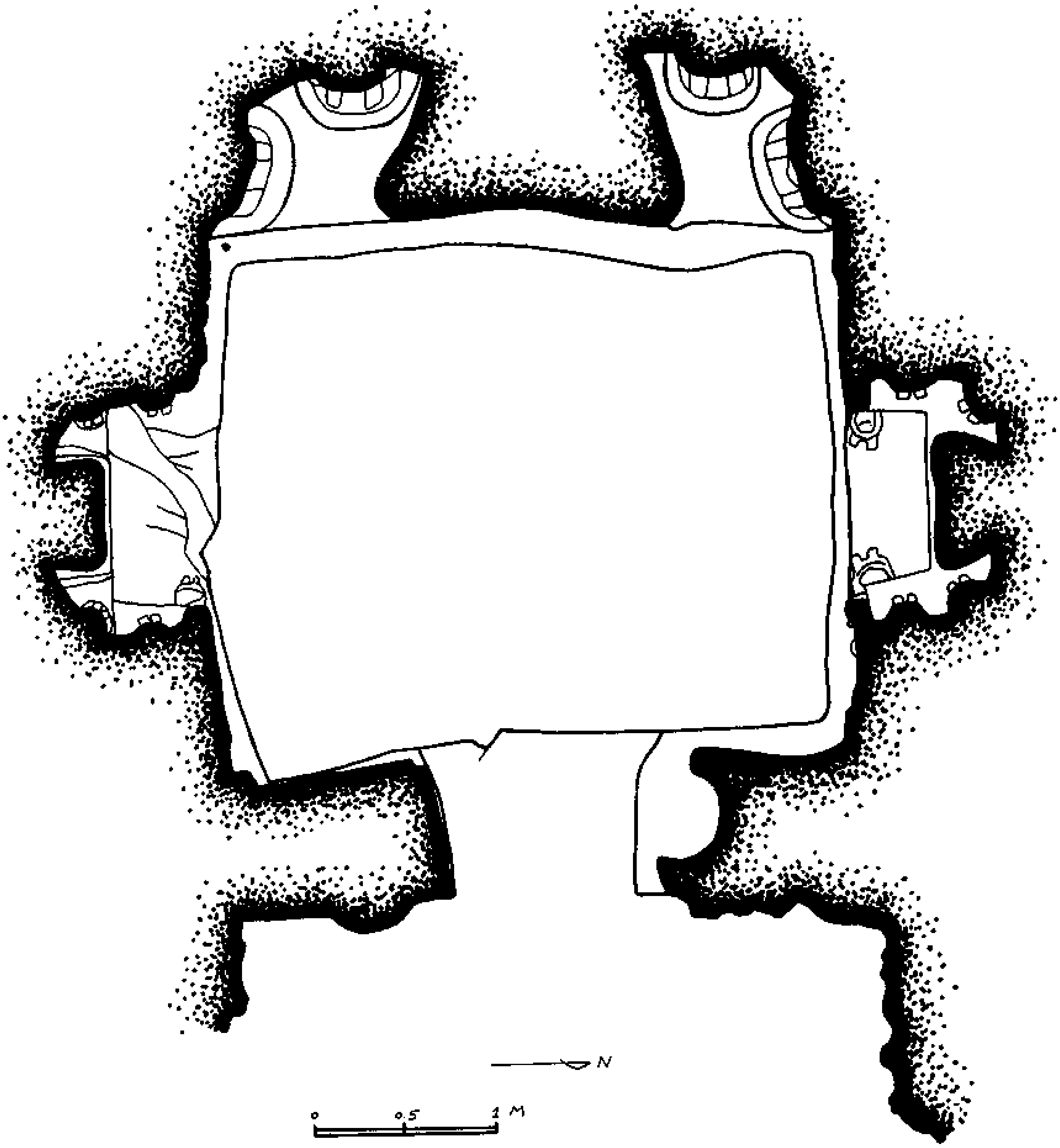
图五九 莲花洞顶部南侧供养天

图六一 莲花洞北壁孝昌二年宋景妃龛

图六二　石牛溪北壁永安二年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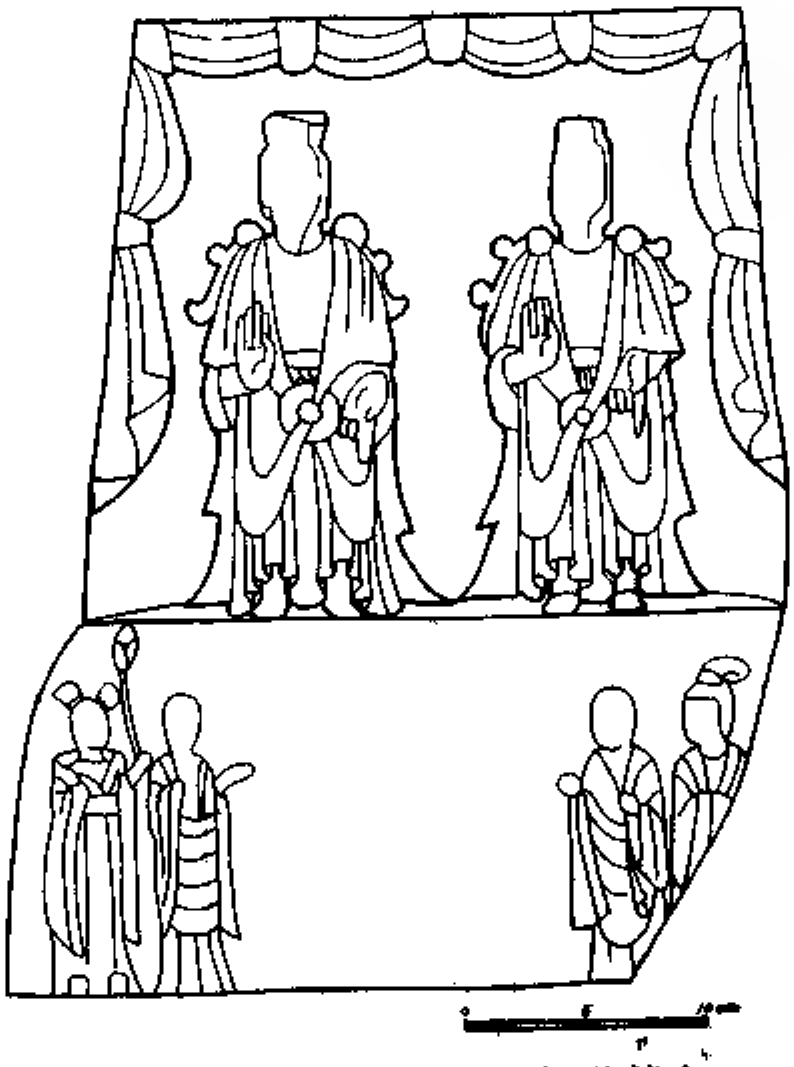


图六三　石牛溪北壁帐形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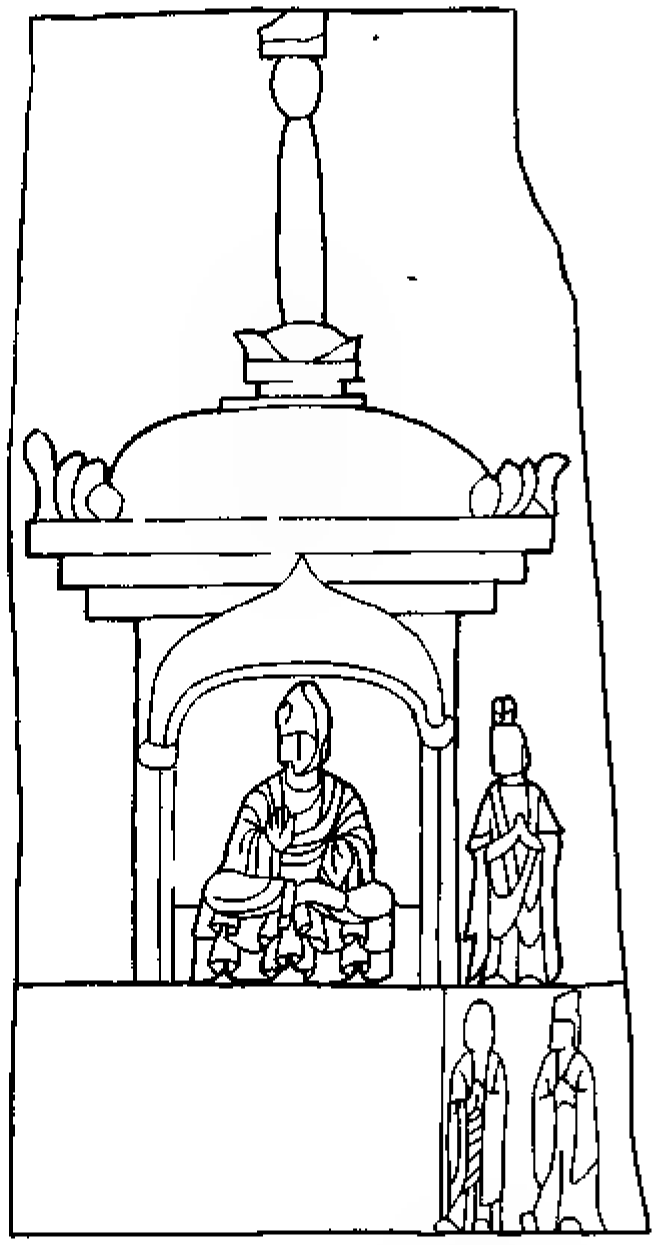
图六四　普泰洞平面

图六五　普泰洞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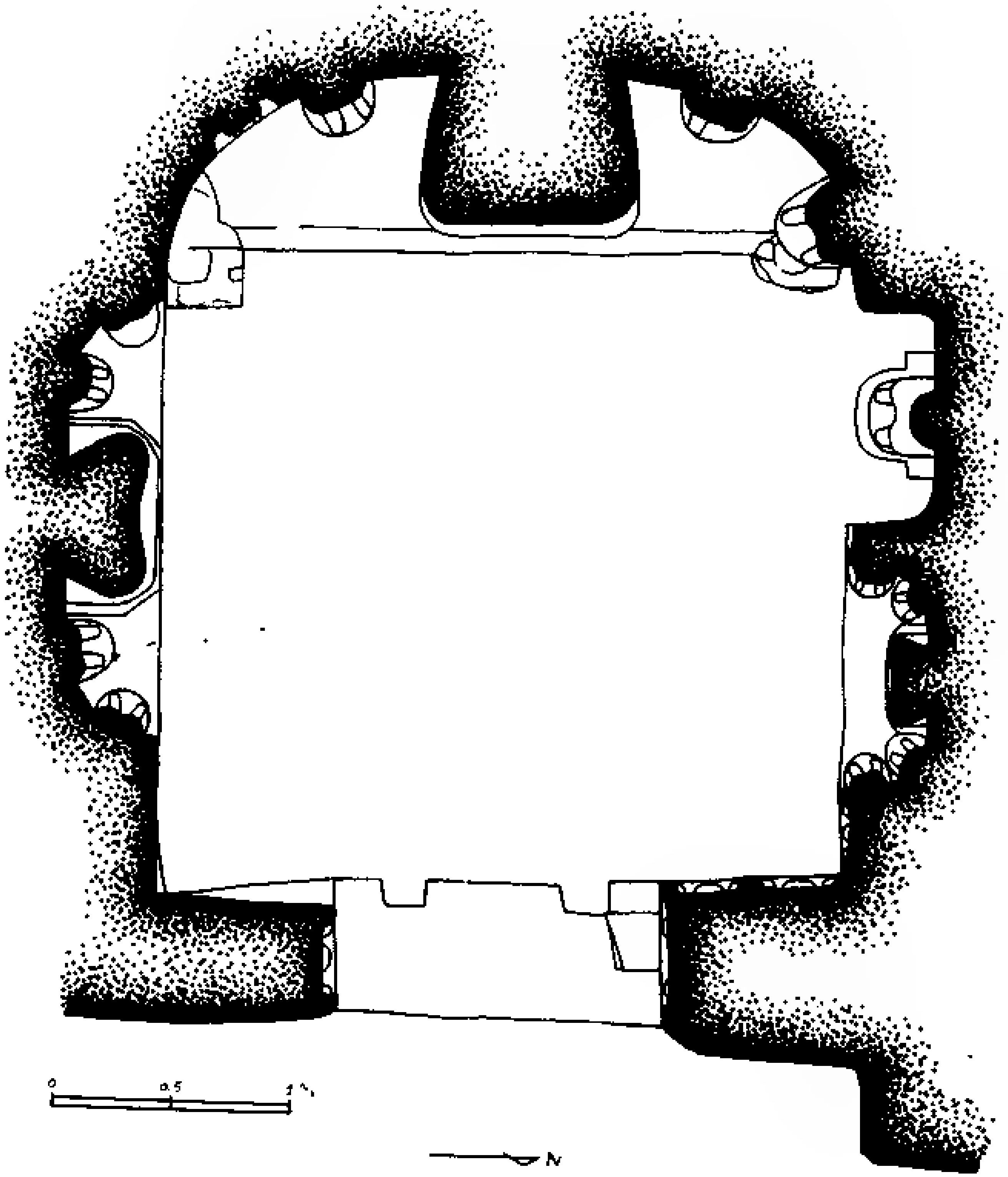


图六七　普泰洞普泰元年道慧龛

图六六　普泰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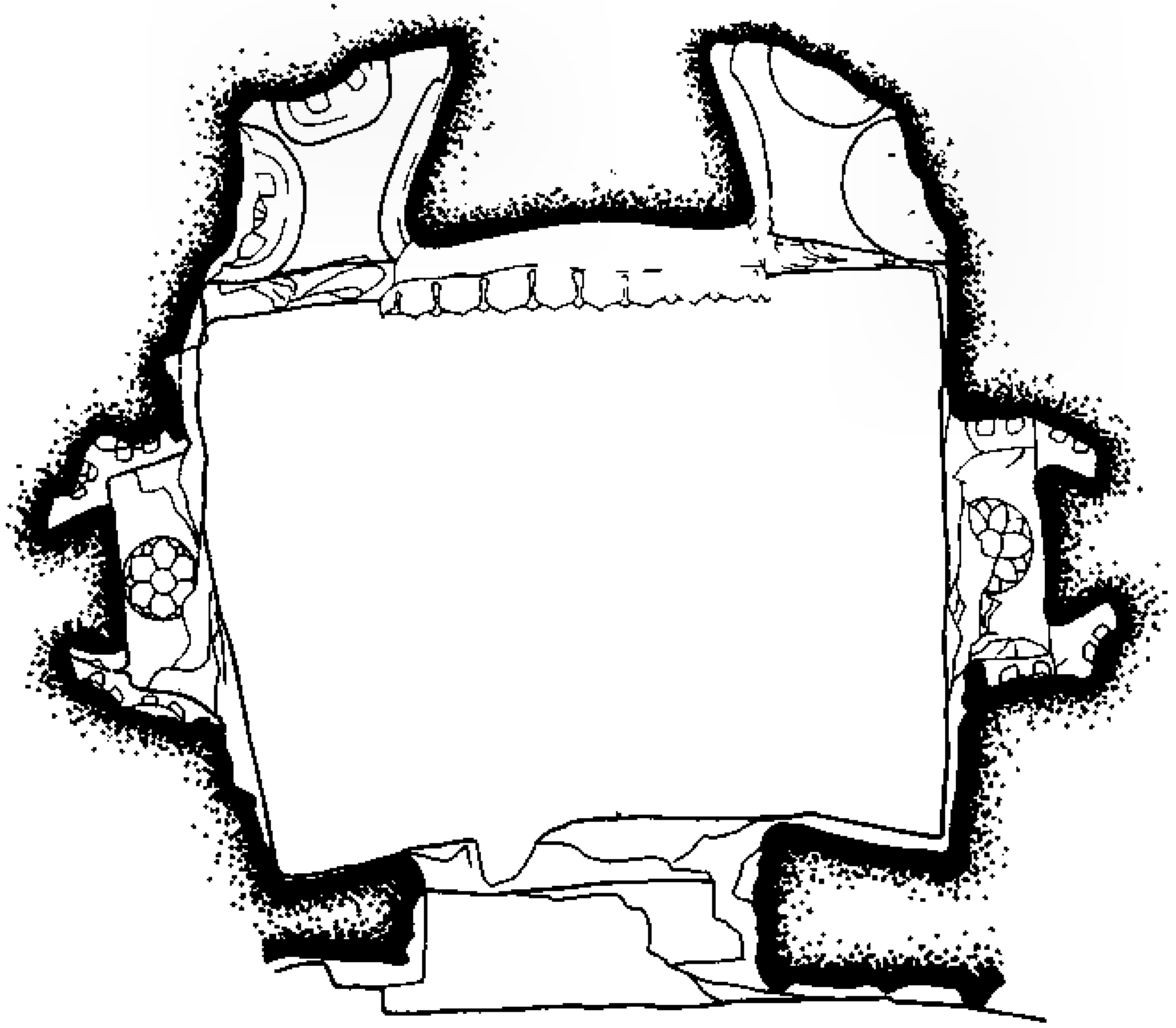


图六八　普泰洞南壁塔形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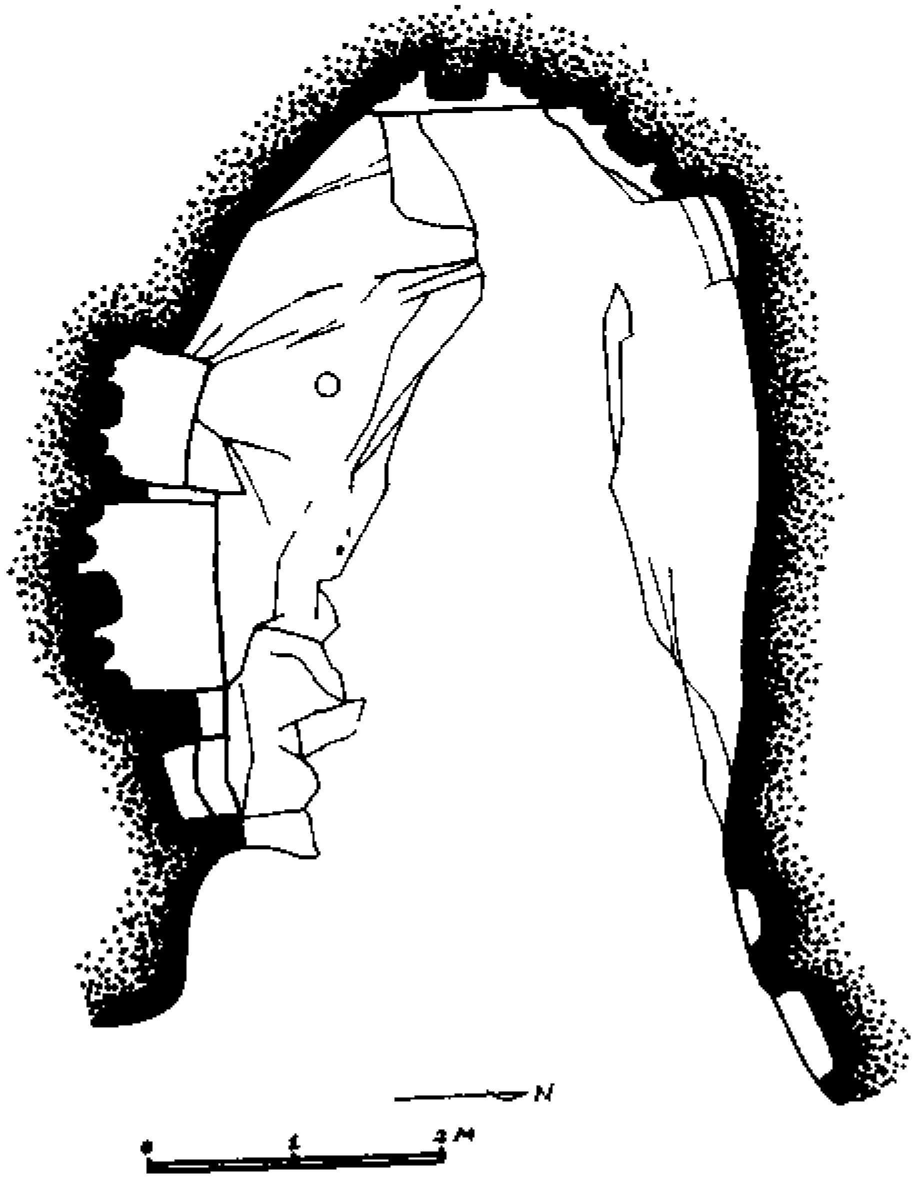


图六九　赵客师洞平面

图七·　赵客师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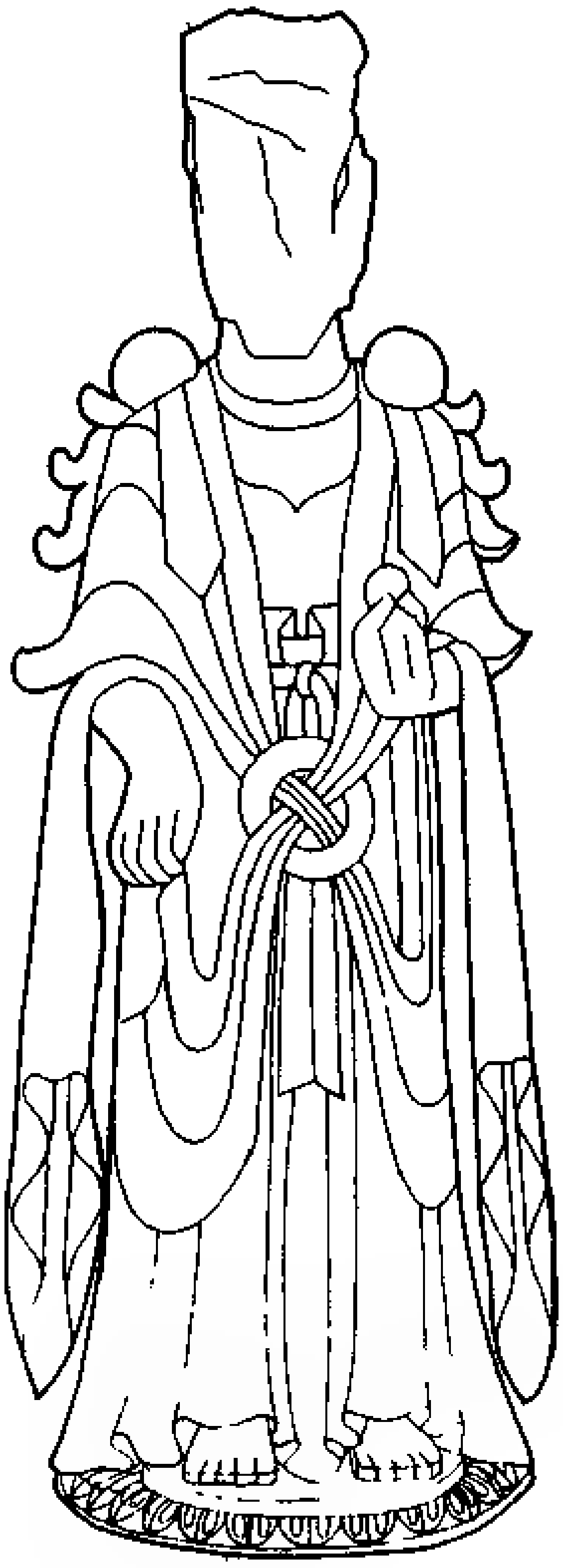


图七一　破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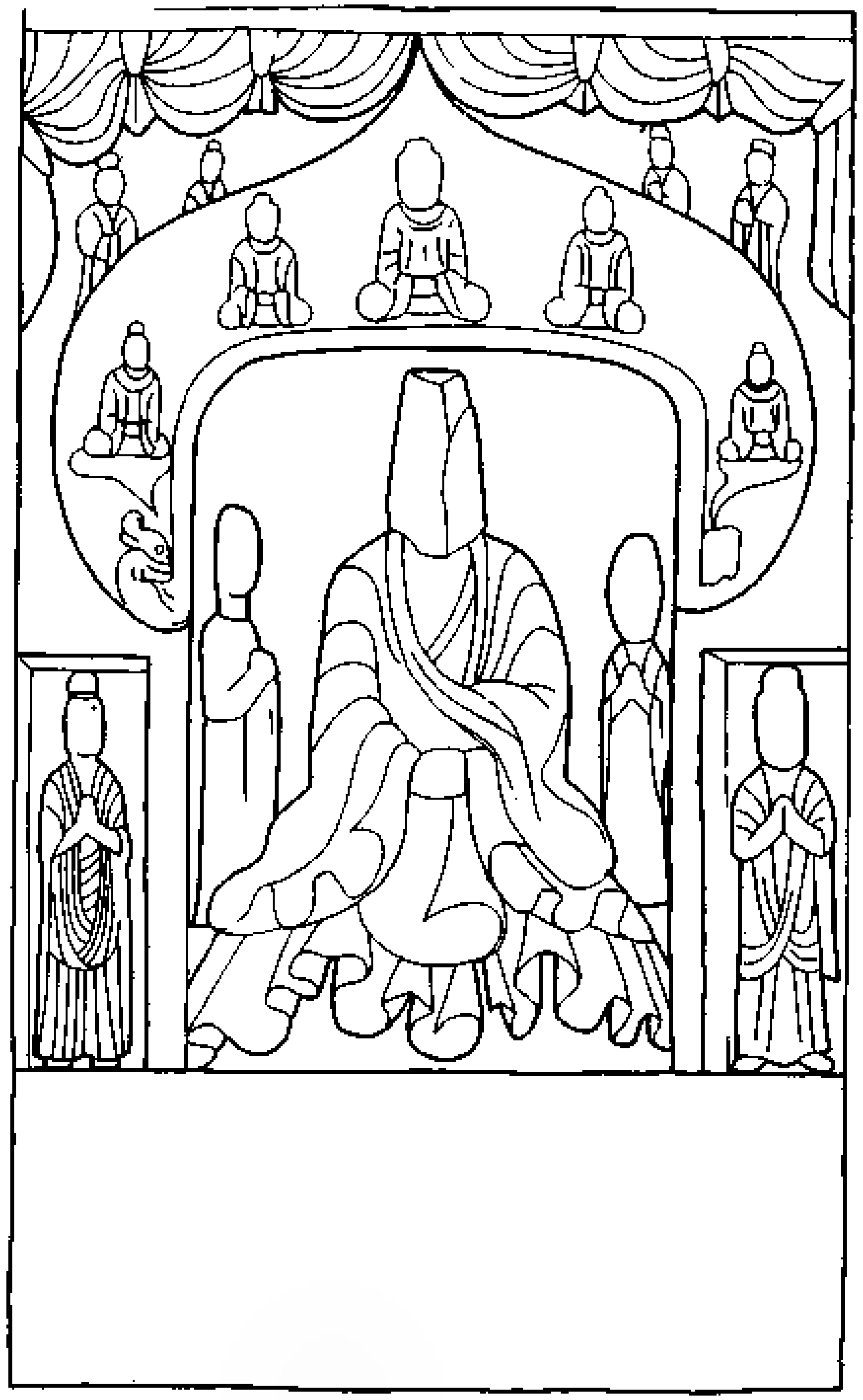
图七二　魏字洞平面

图七三　魏字洞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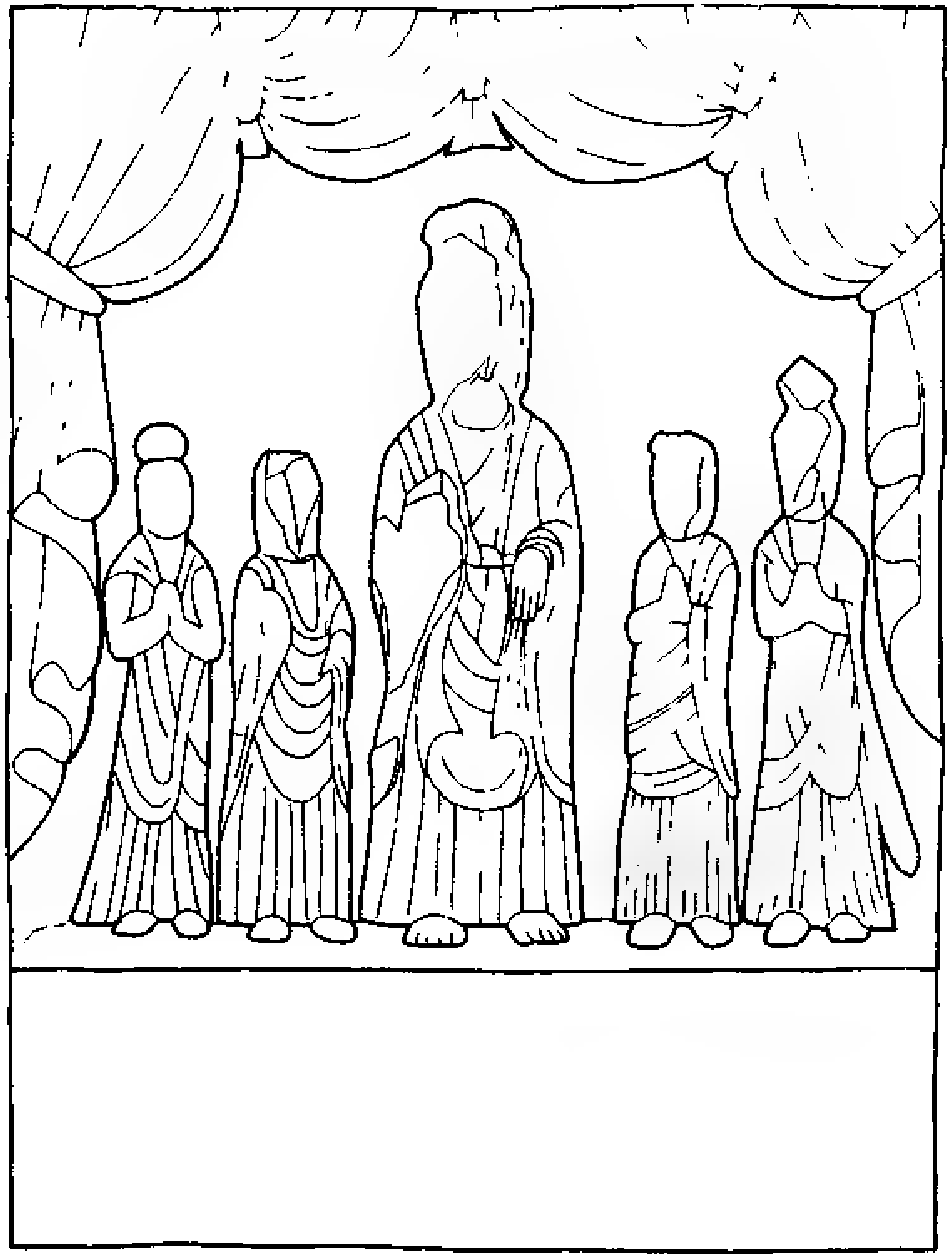


图七四　魏字洞右胁侍菩萨

图七五　魏字洞窟顶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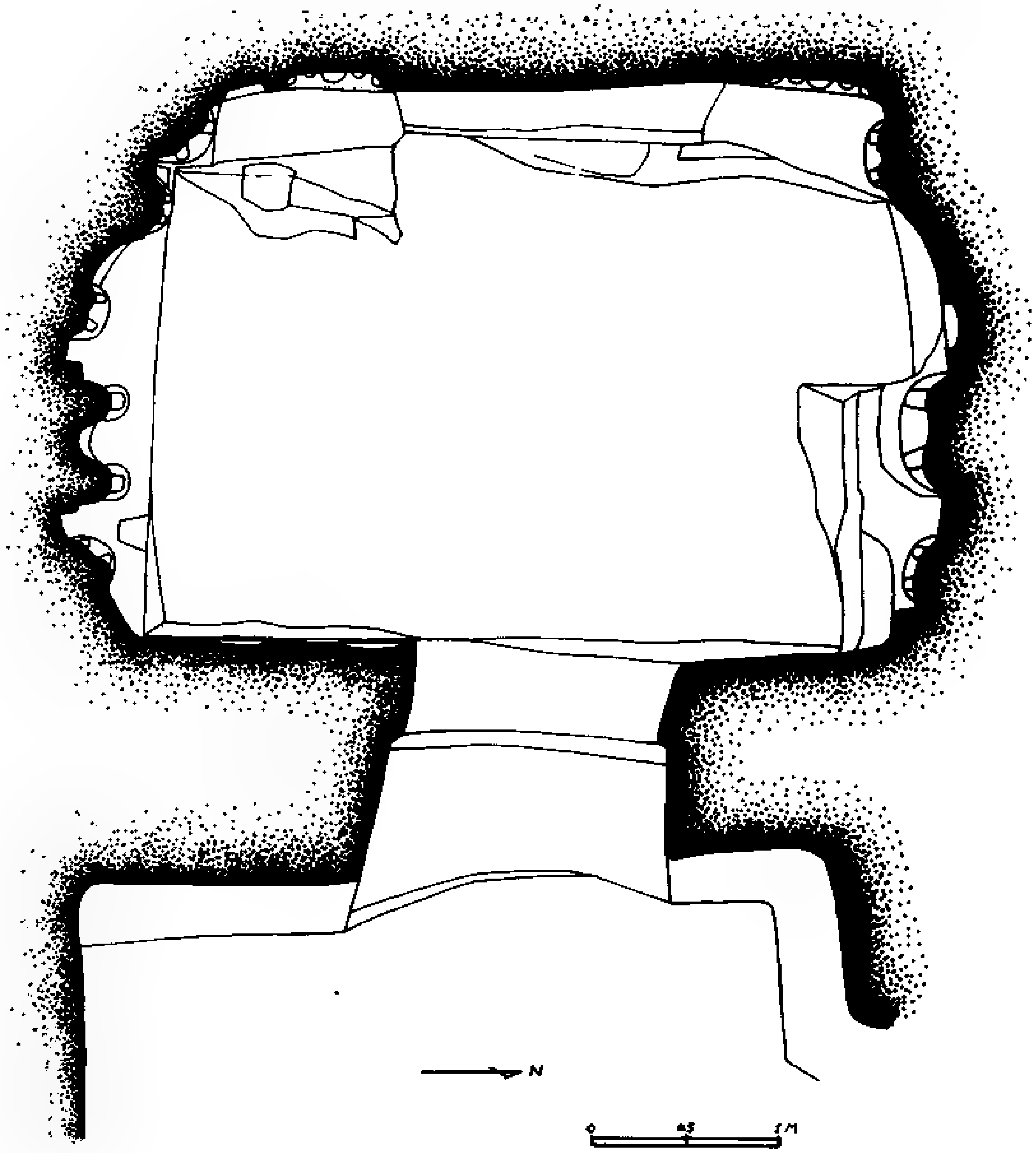


图七六　魏字洞南壁正光四年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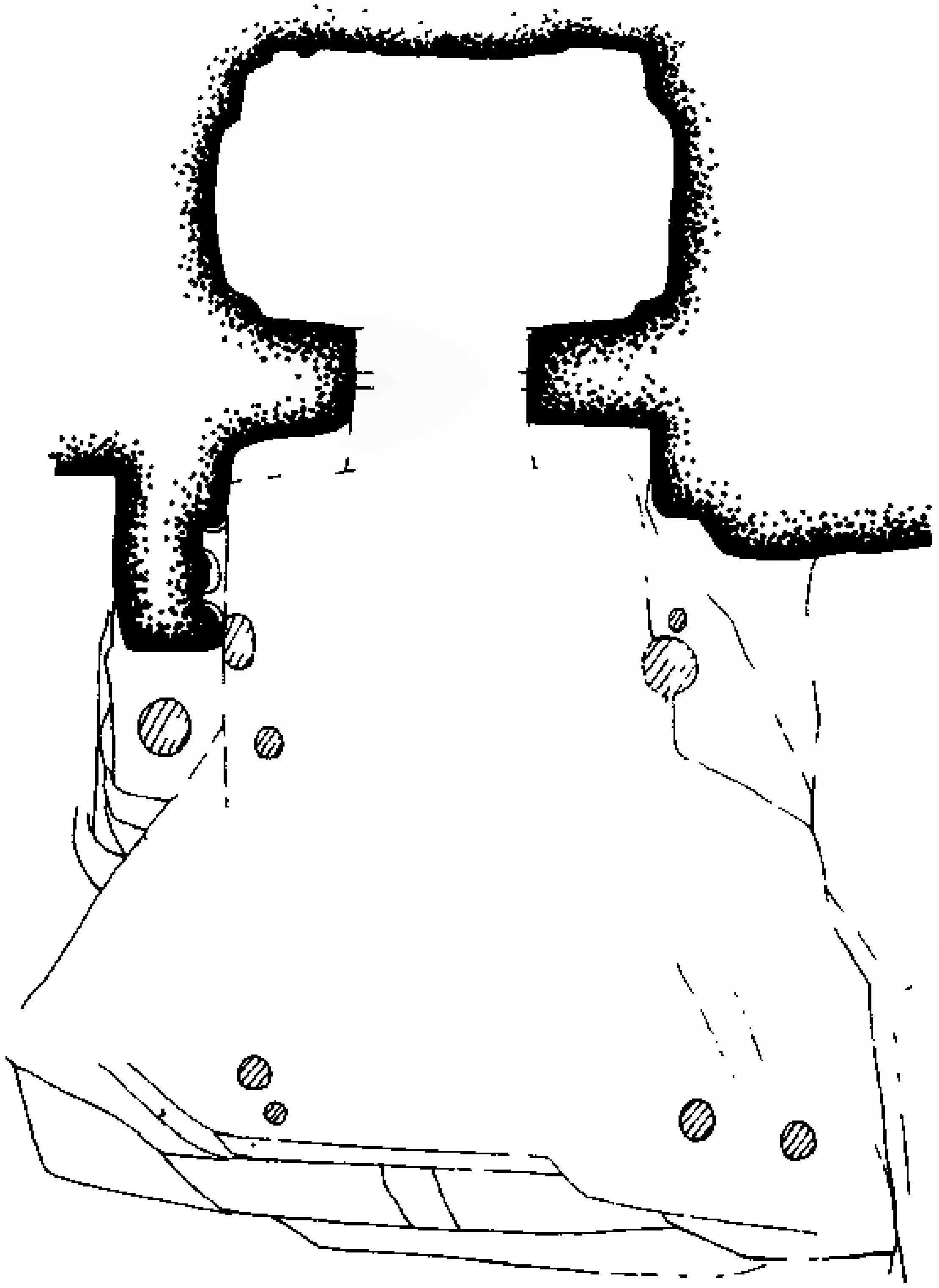


图七七　魏字洞孝昌二年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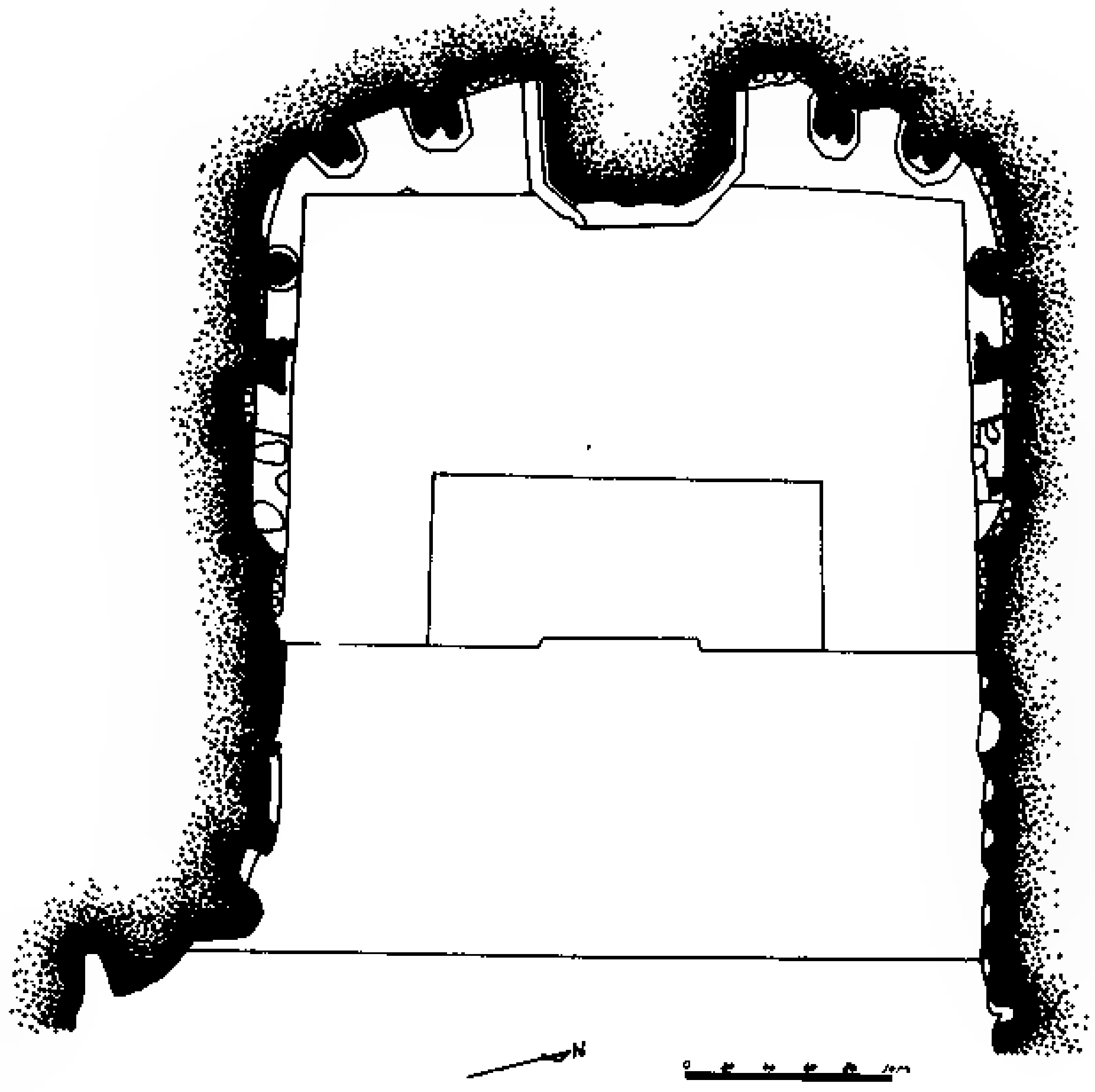
图七八　魏字洞东壁交脚菩萨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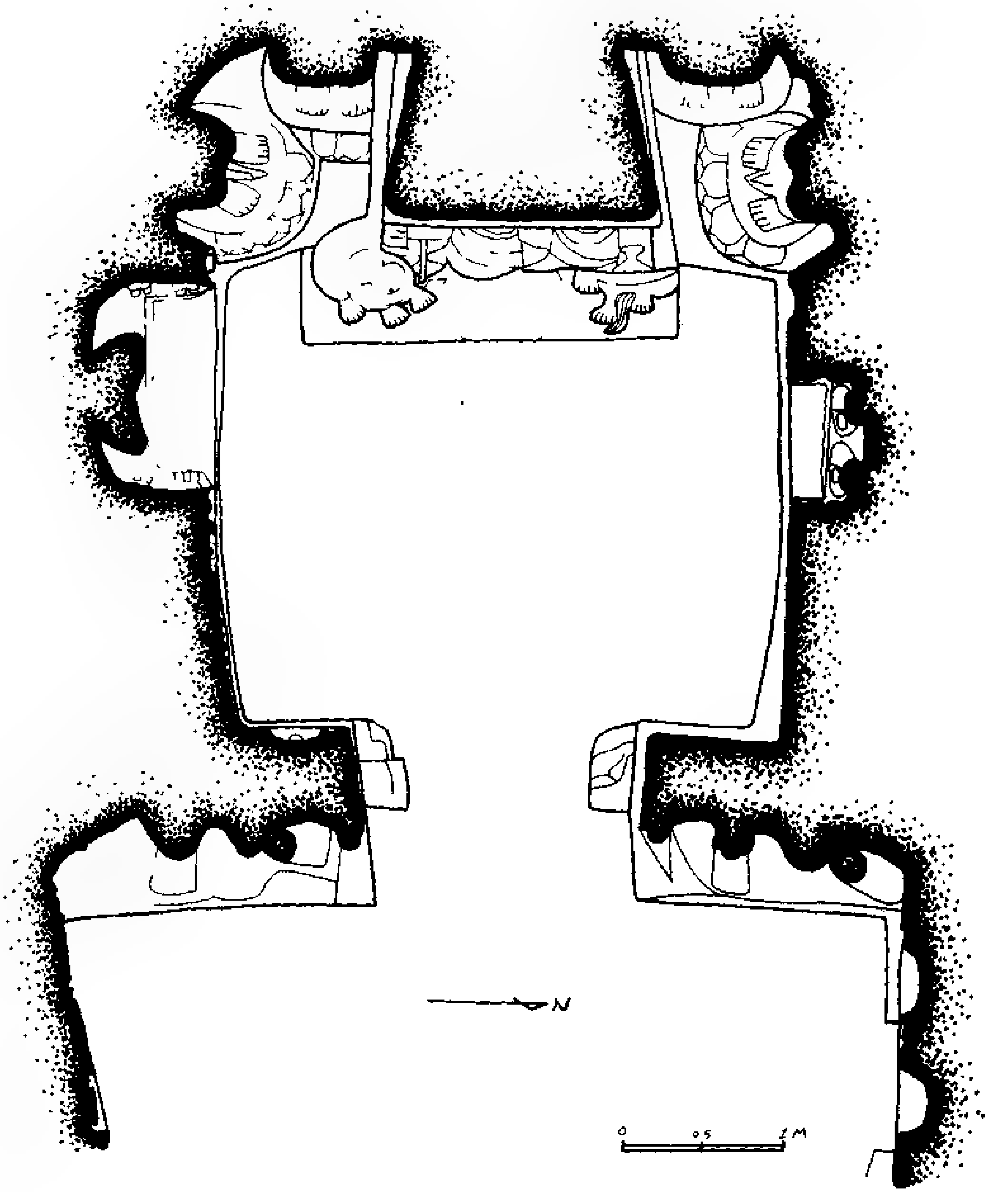
图七九　唐字洞平面



图八〇　唐字洞窟前遗迹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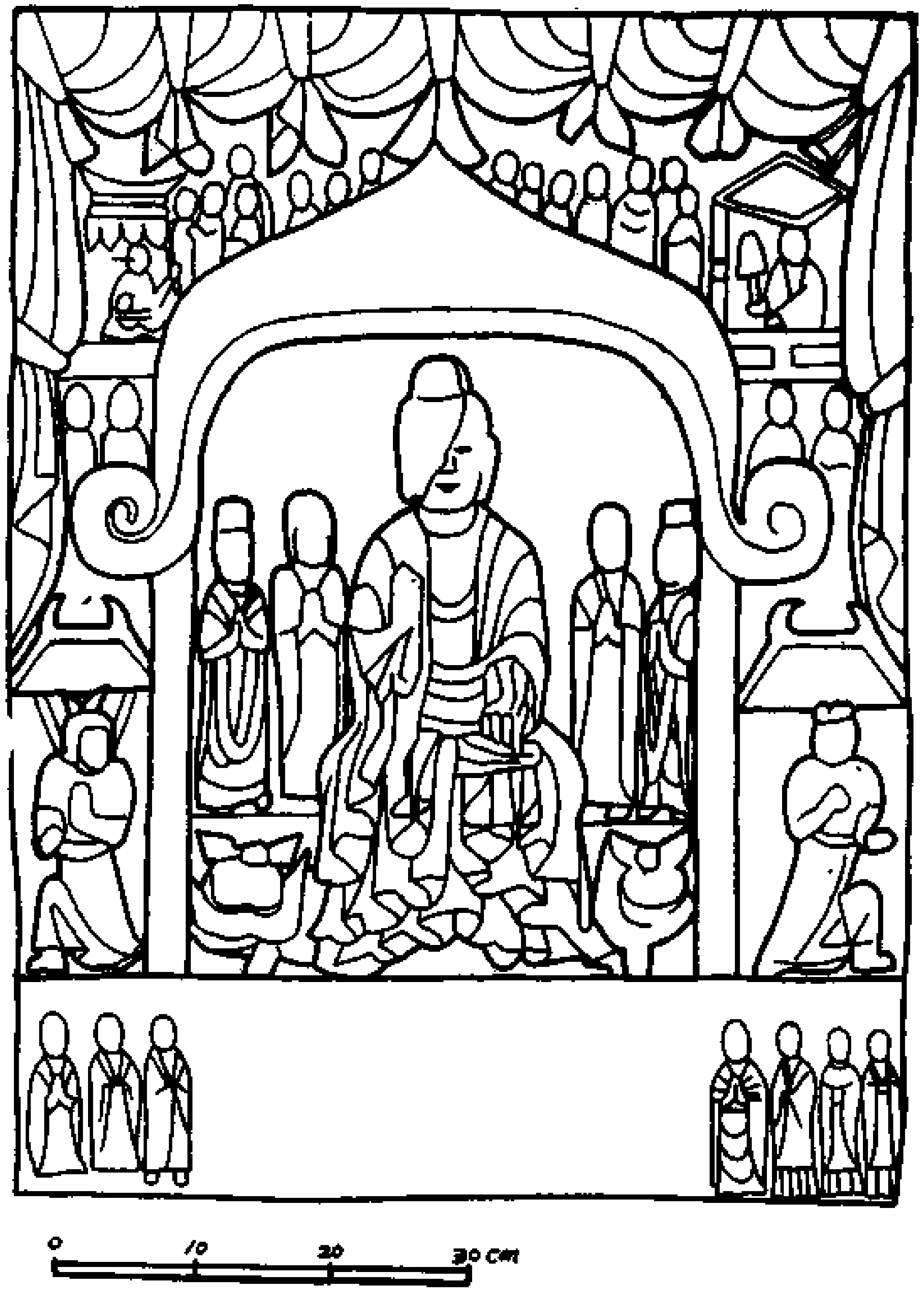


图八一　奉先寺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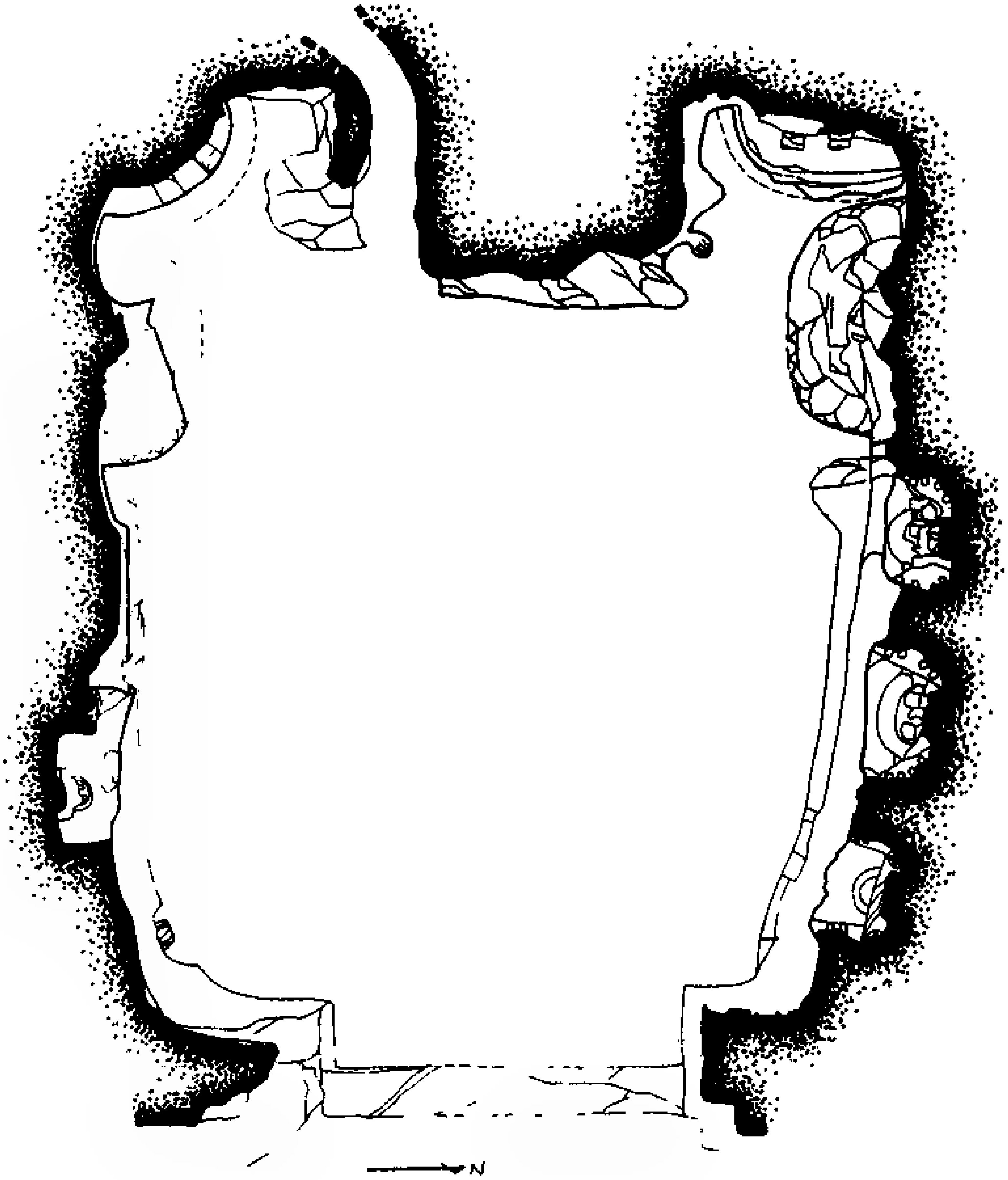


图八二　药方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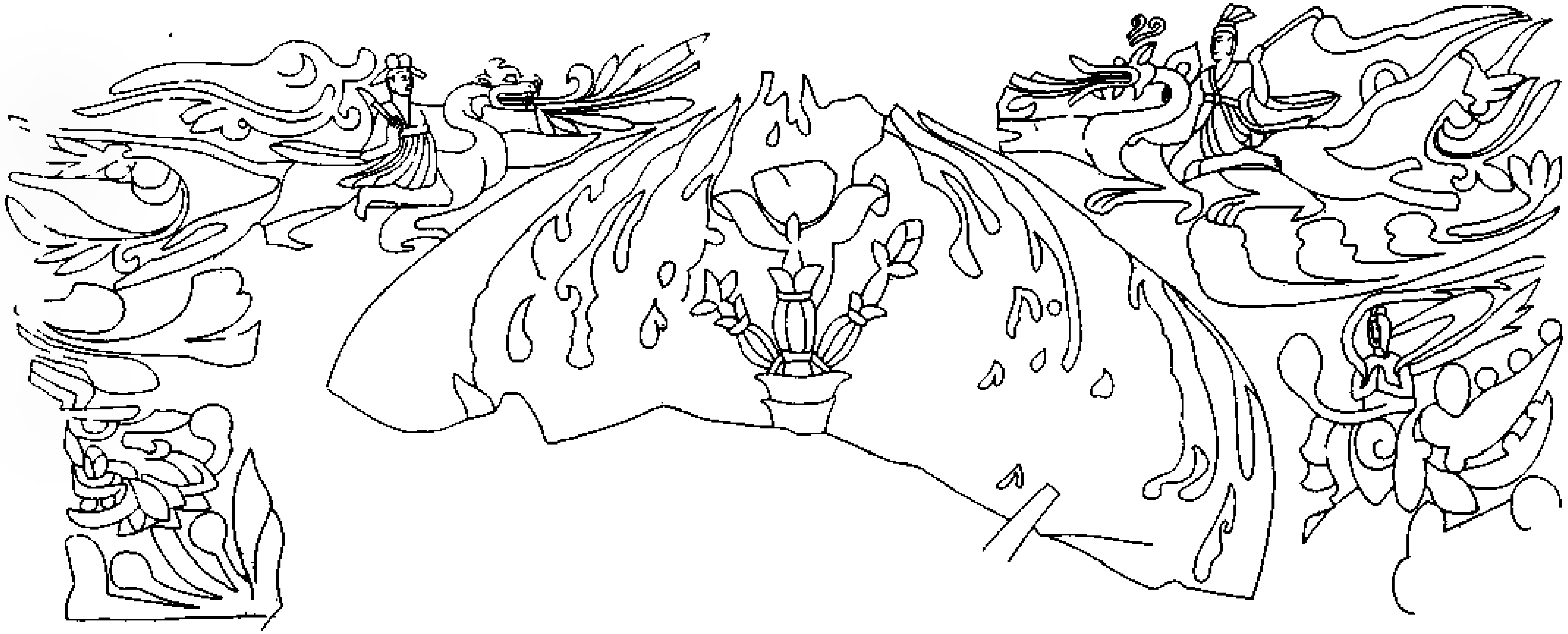
图八三　药方洞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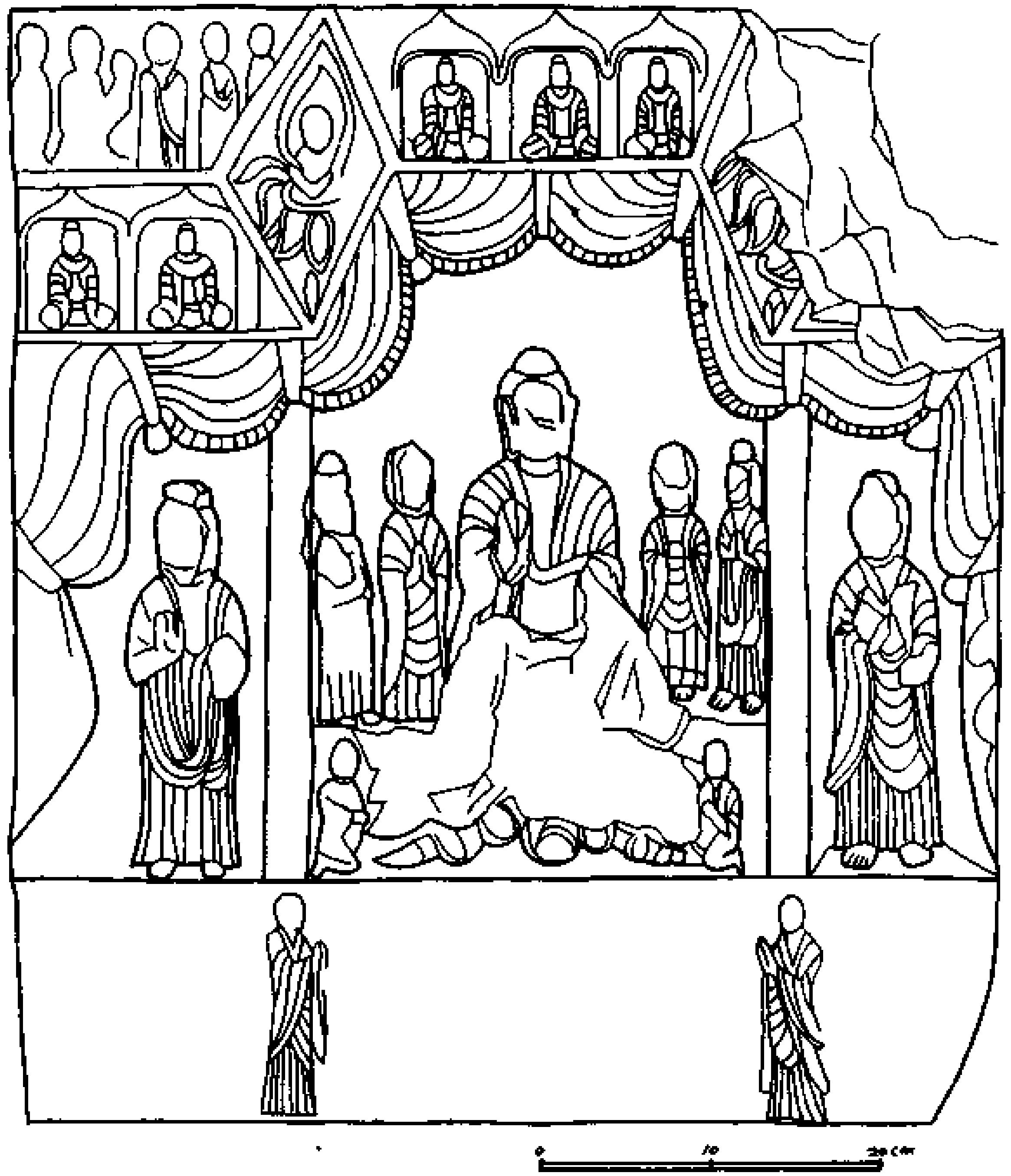
图八四　药方洞普太二年路僧妙造像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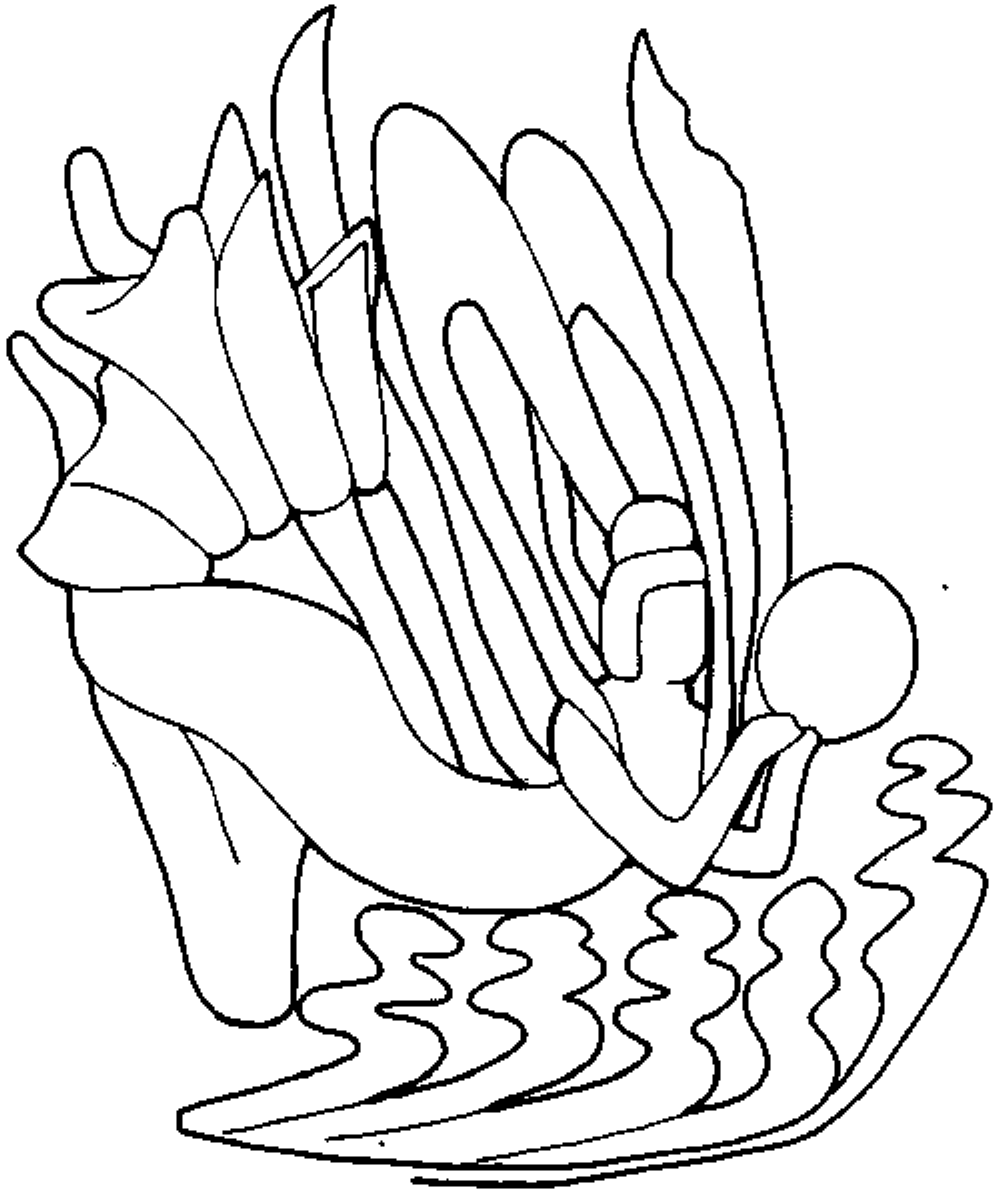
图八五　火烧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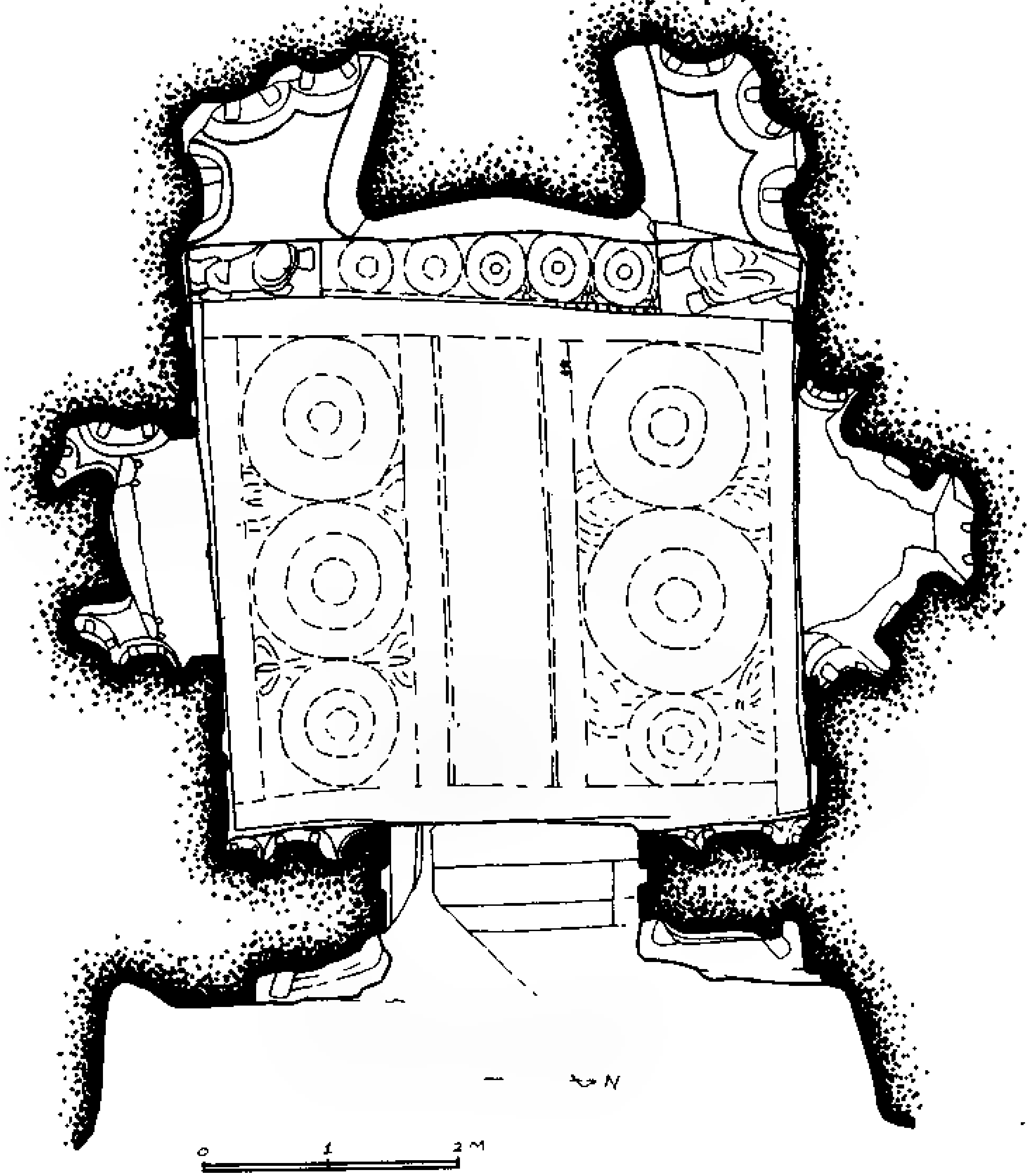
图八六　火烧洞门楣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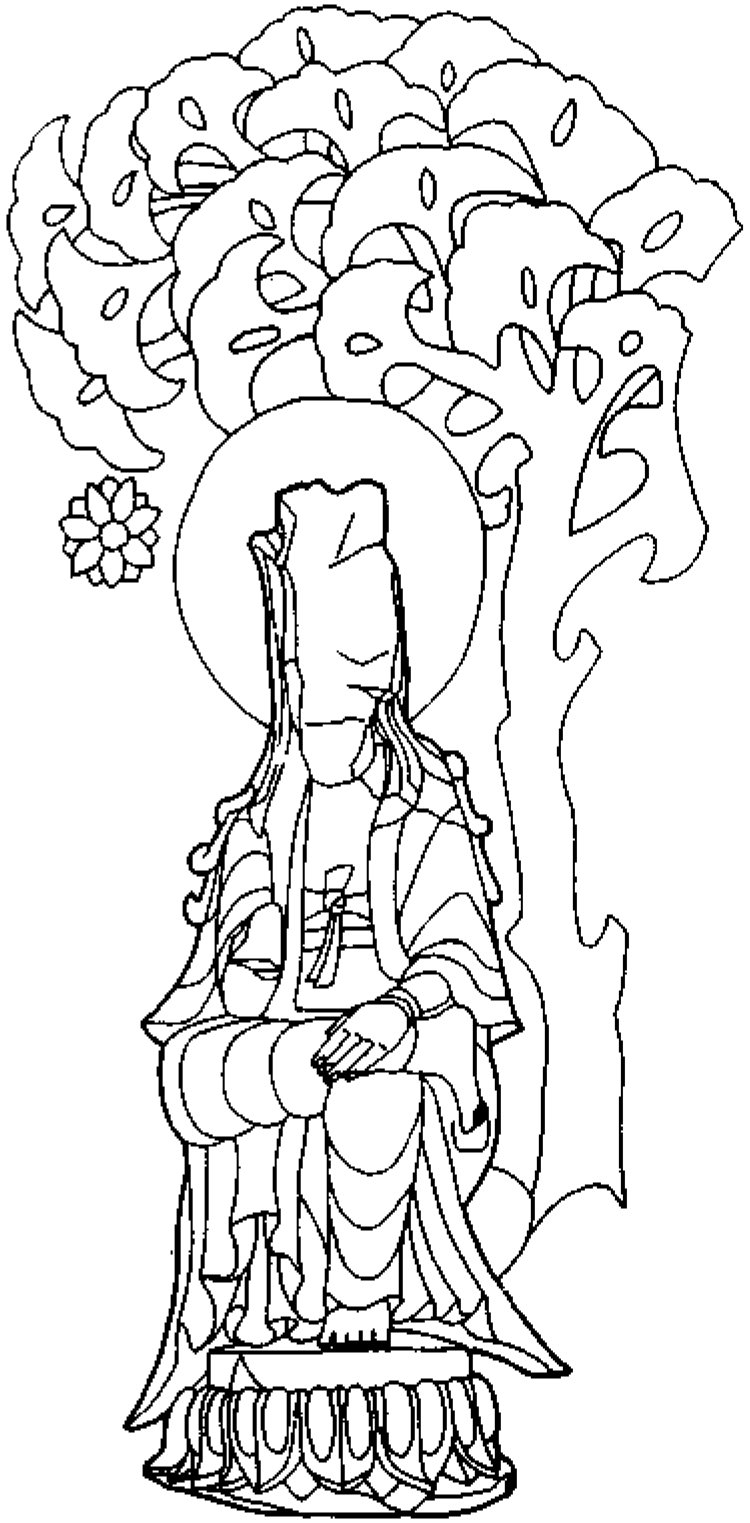
图八七　火烧洞南壁正光三年比丘慧荣造像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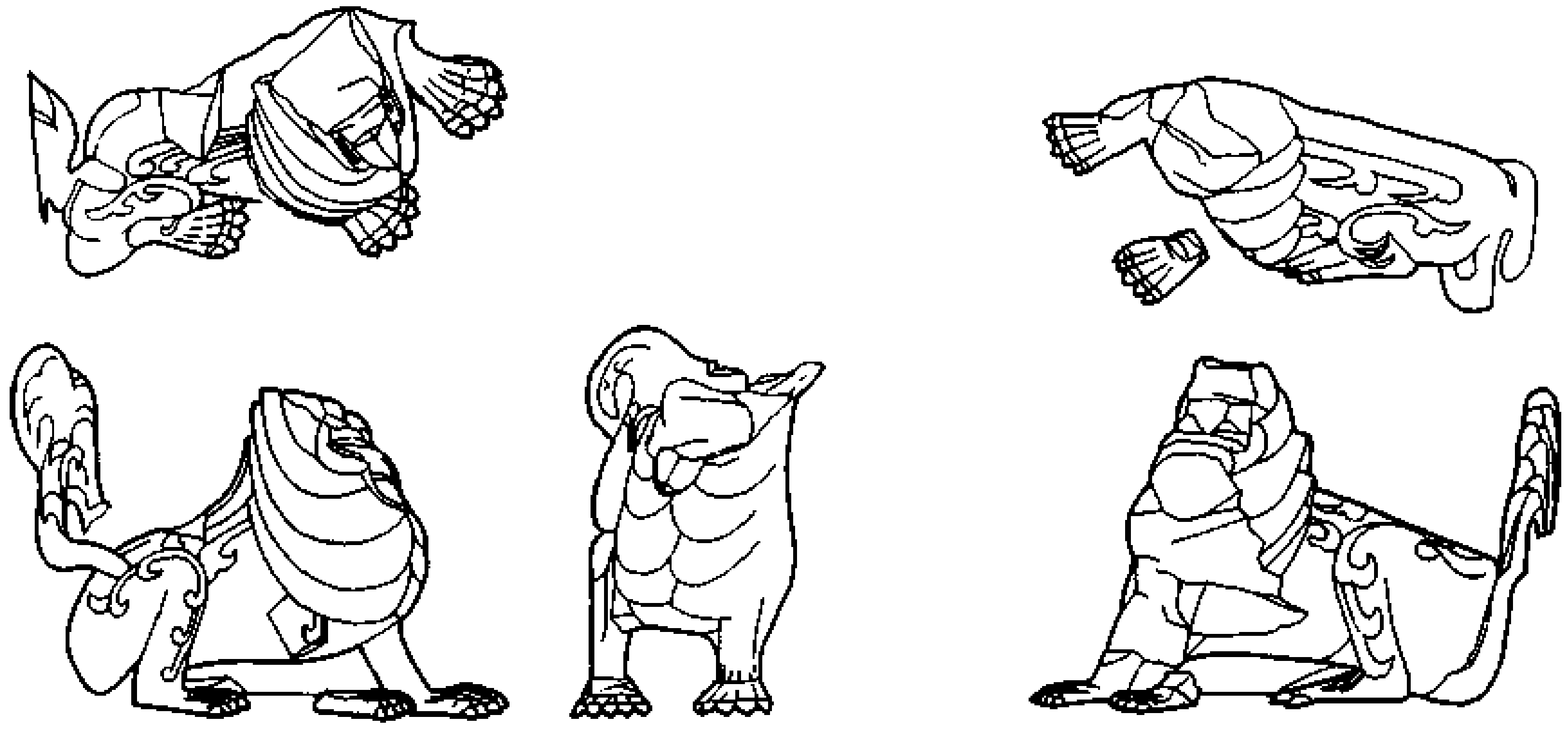


图八八　火烧洞北壁龛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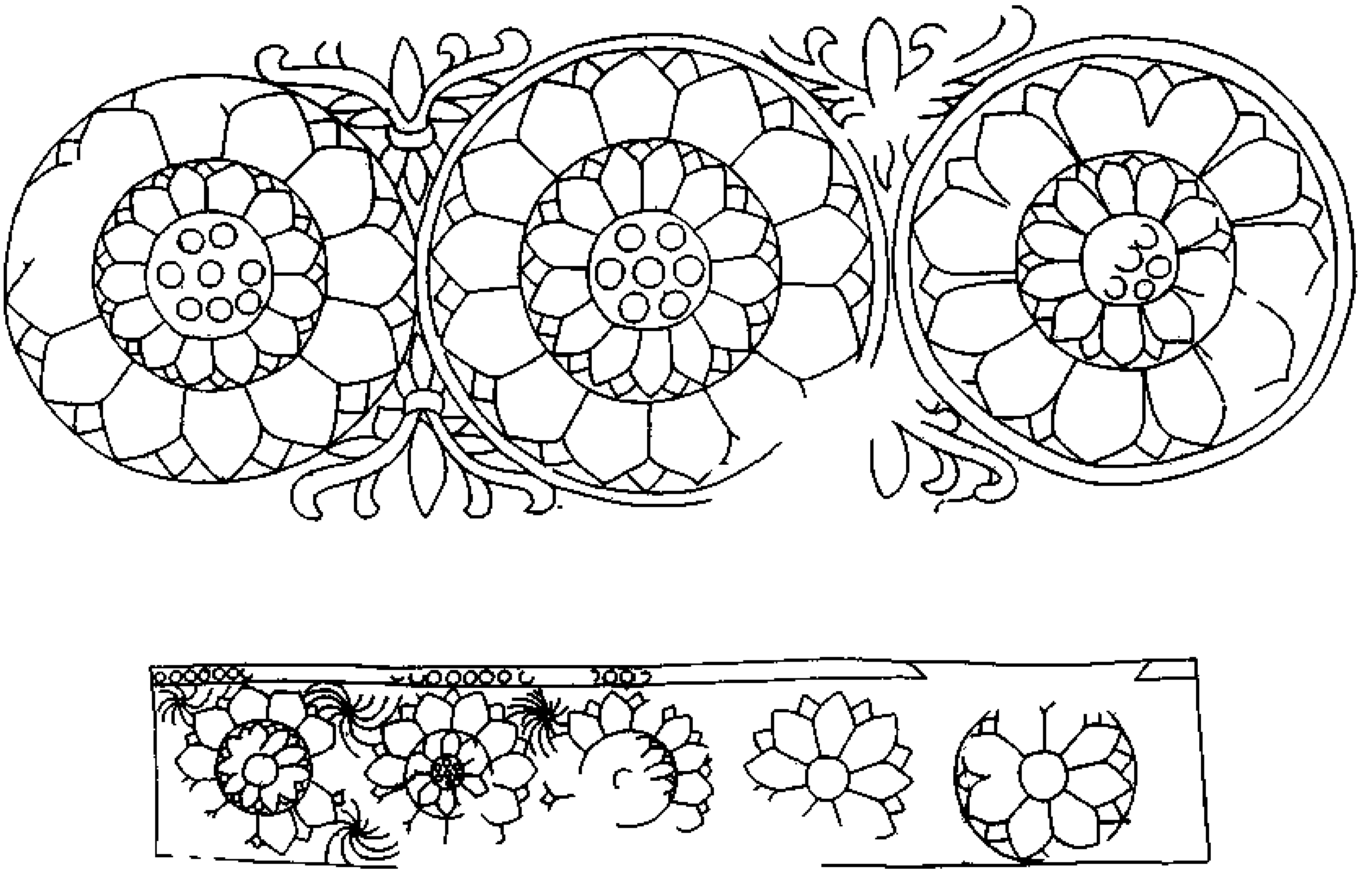


图八九　石窟寺平面


图九〇　石窟寺南壁思维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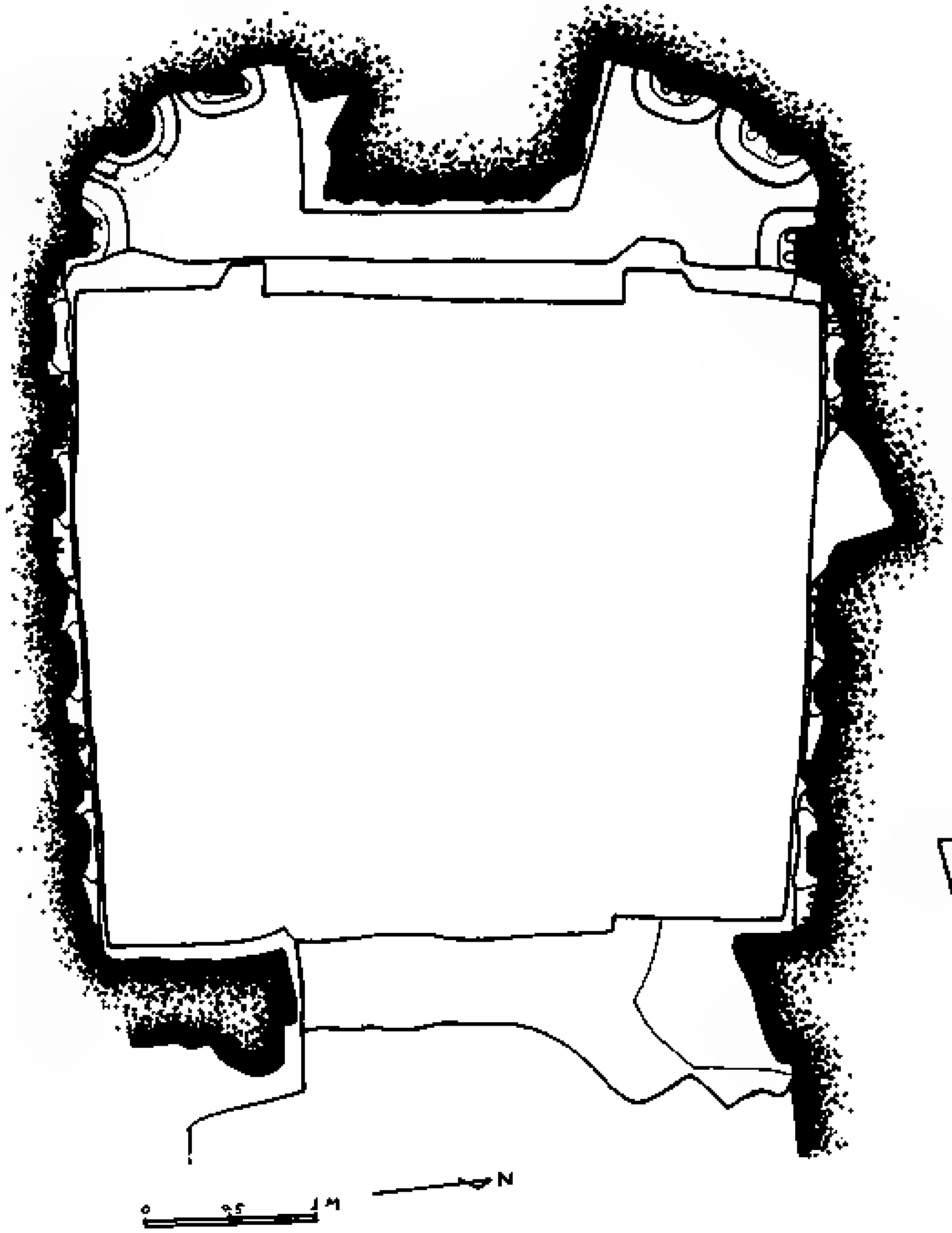


图九一　石窟寺蹲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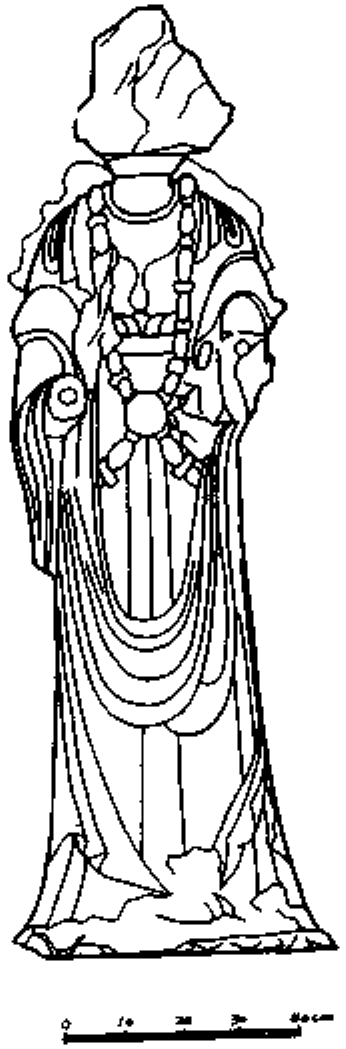
图九二　石窟寺地面莲花雕刻

图九三　石窟寺门楣伎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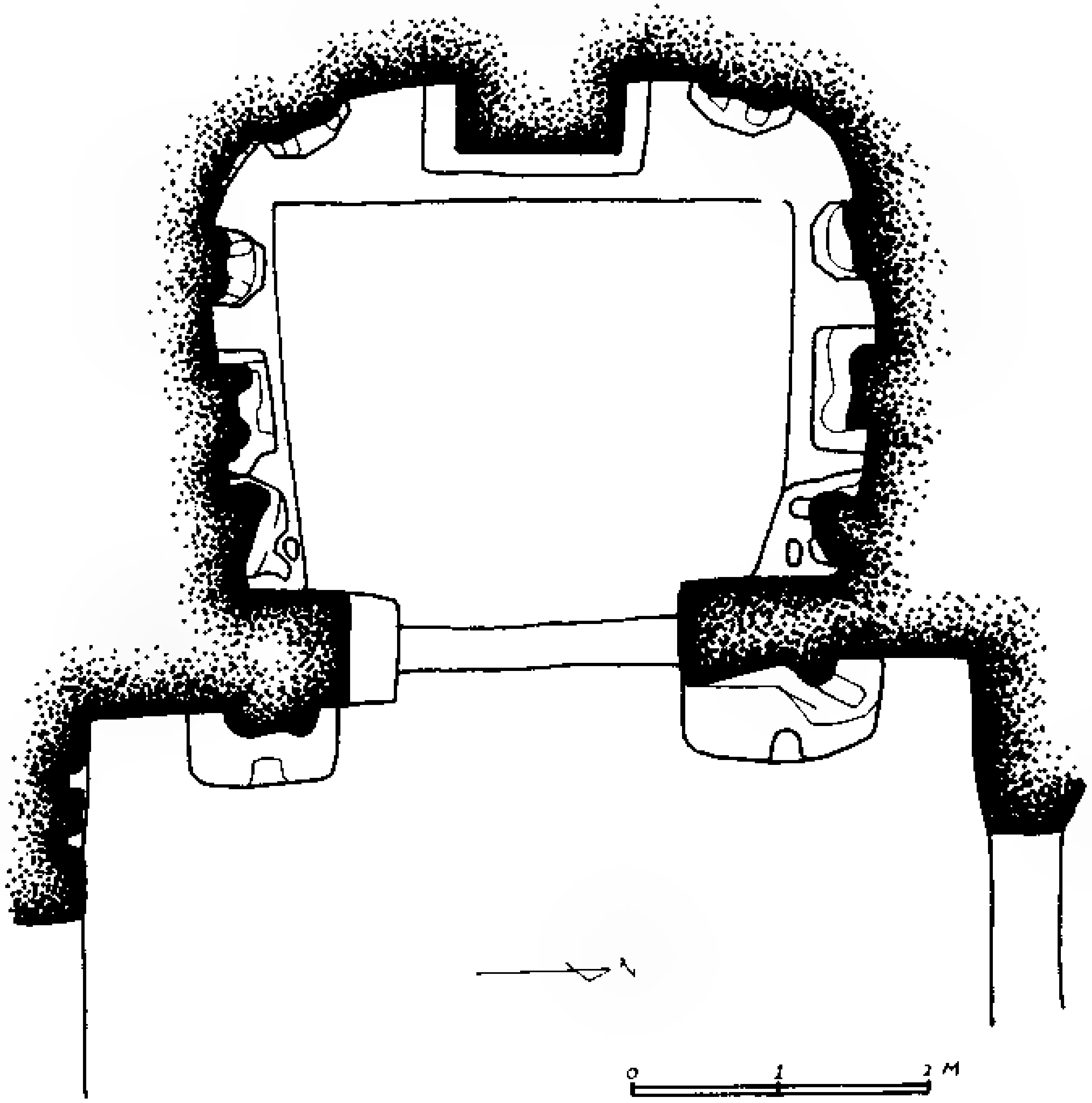


图九四　路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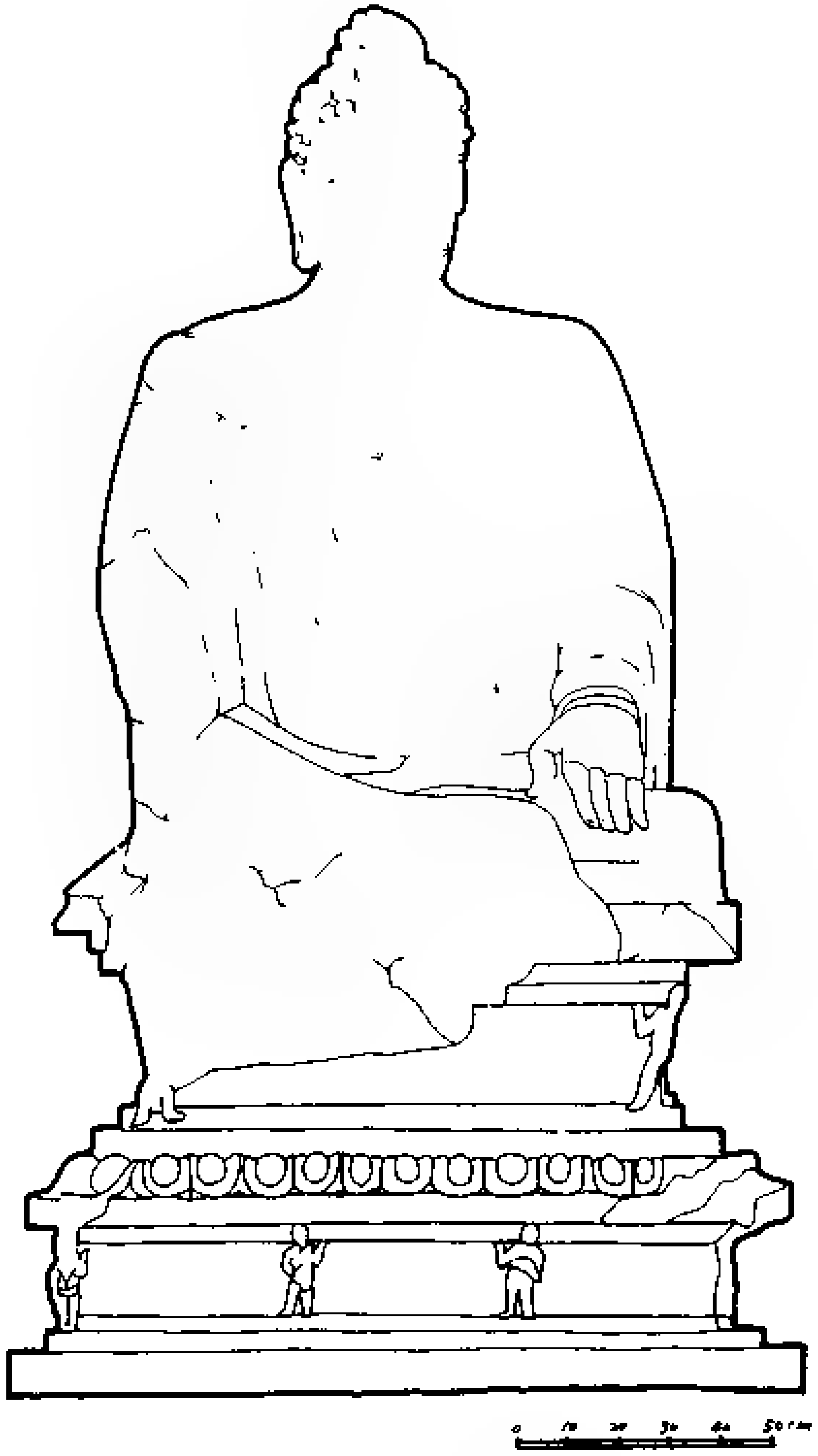
图九五　路洞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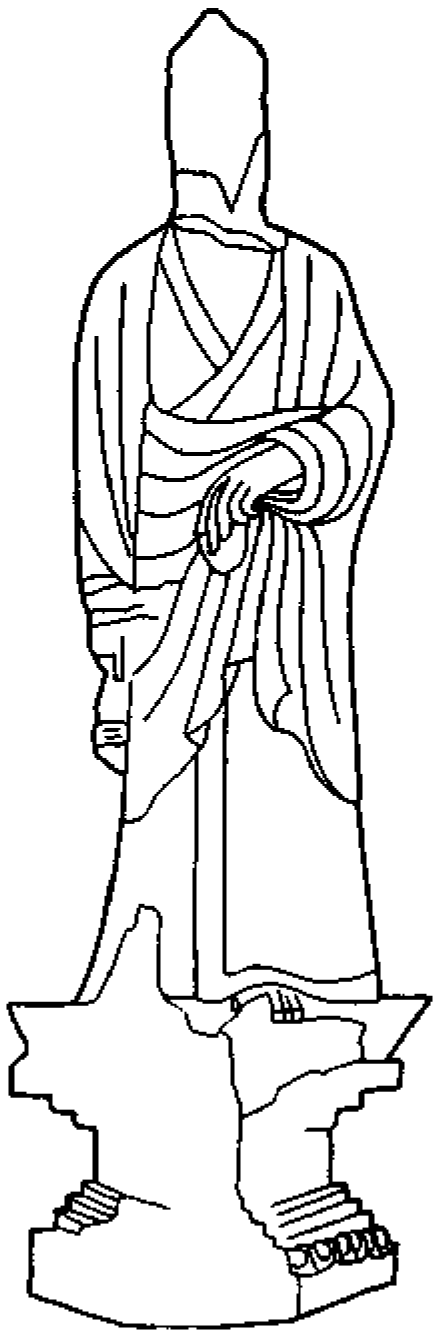
图九六　路洞右胁侍菩萨



图九七　八作司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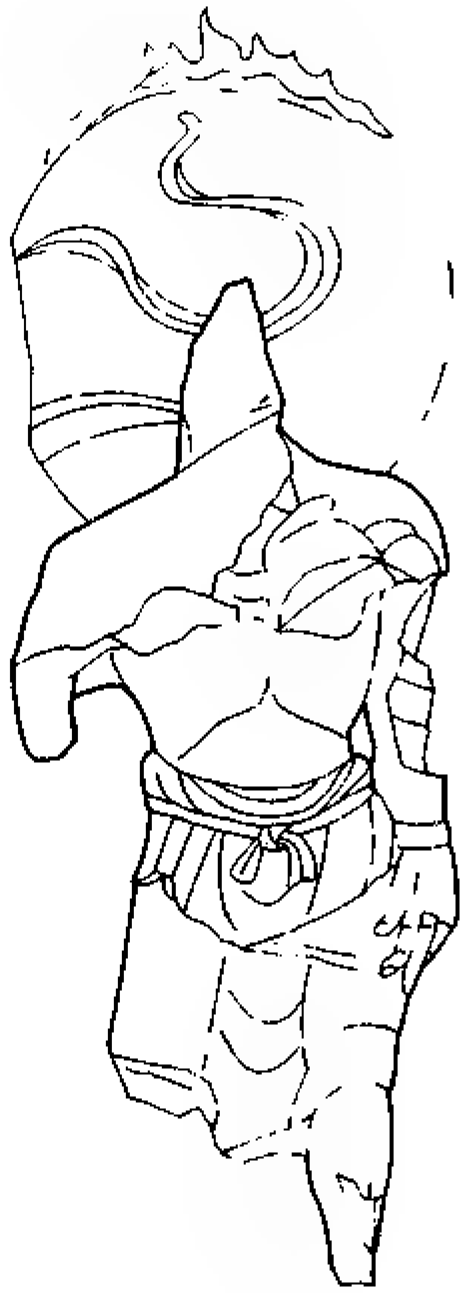


图九八　八作司洞主尊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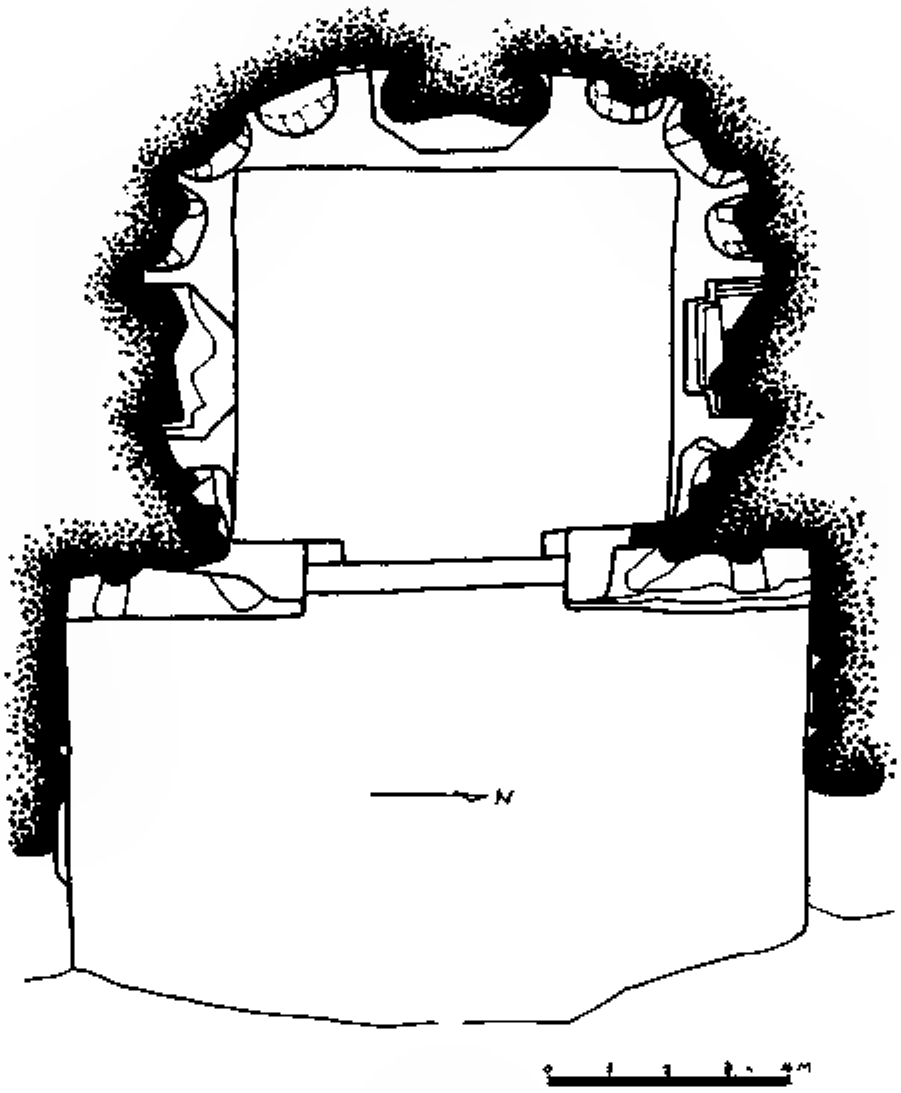
图九九　八作司洞左夹侍弟子

图一〇〇　八作司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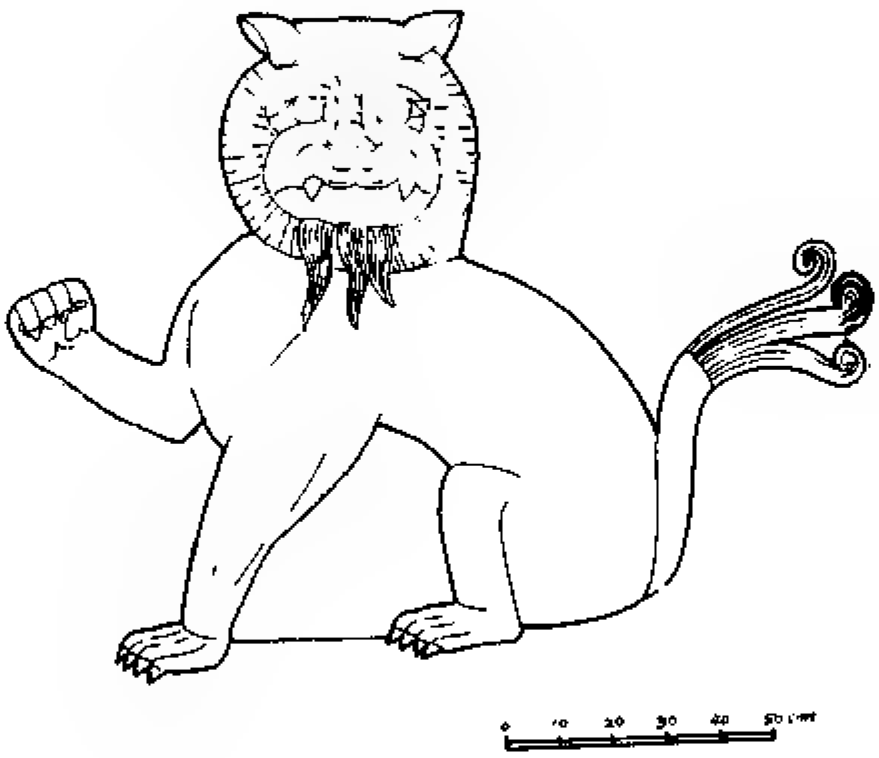
图一〇一　八作司洞门外南侧力士

图一〇二　八作司洞北壁东起第一身伎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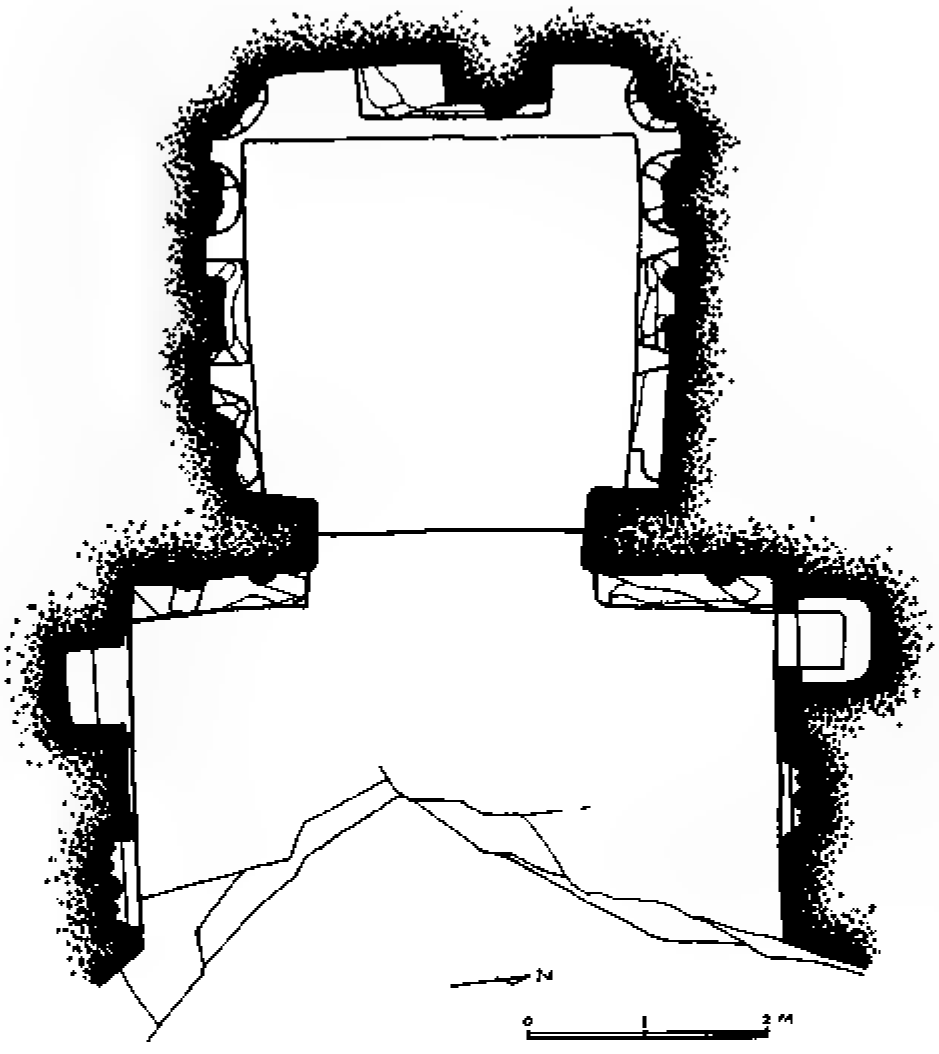


图一〇三　龙华寺平面

图一〇四　龙华寺门外北侧力士



图一〇五　龙华寺门外南侧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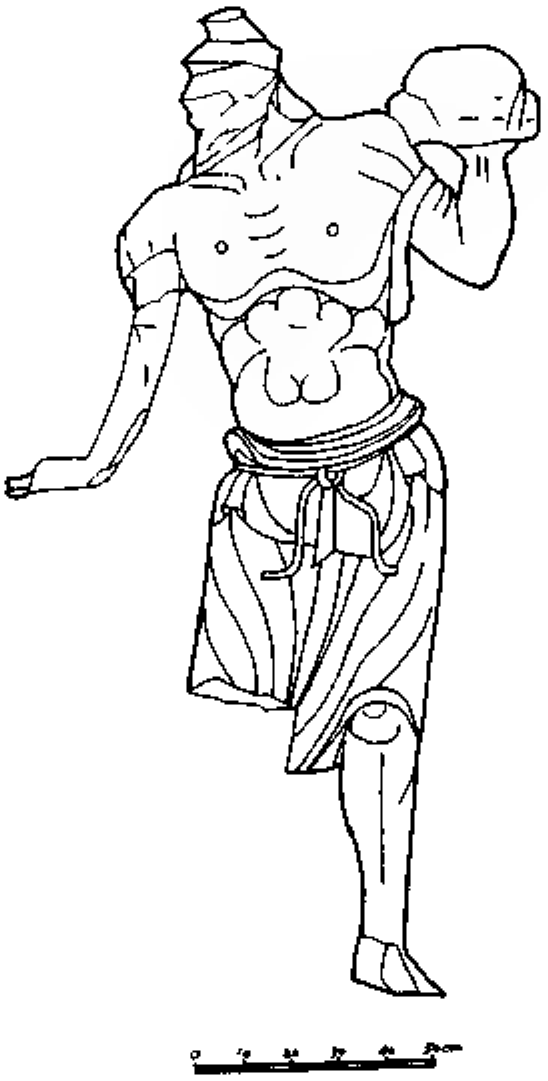


图一〇六　极南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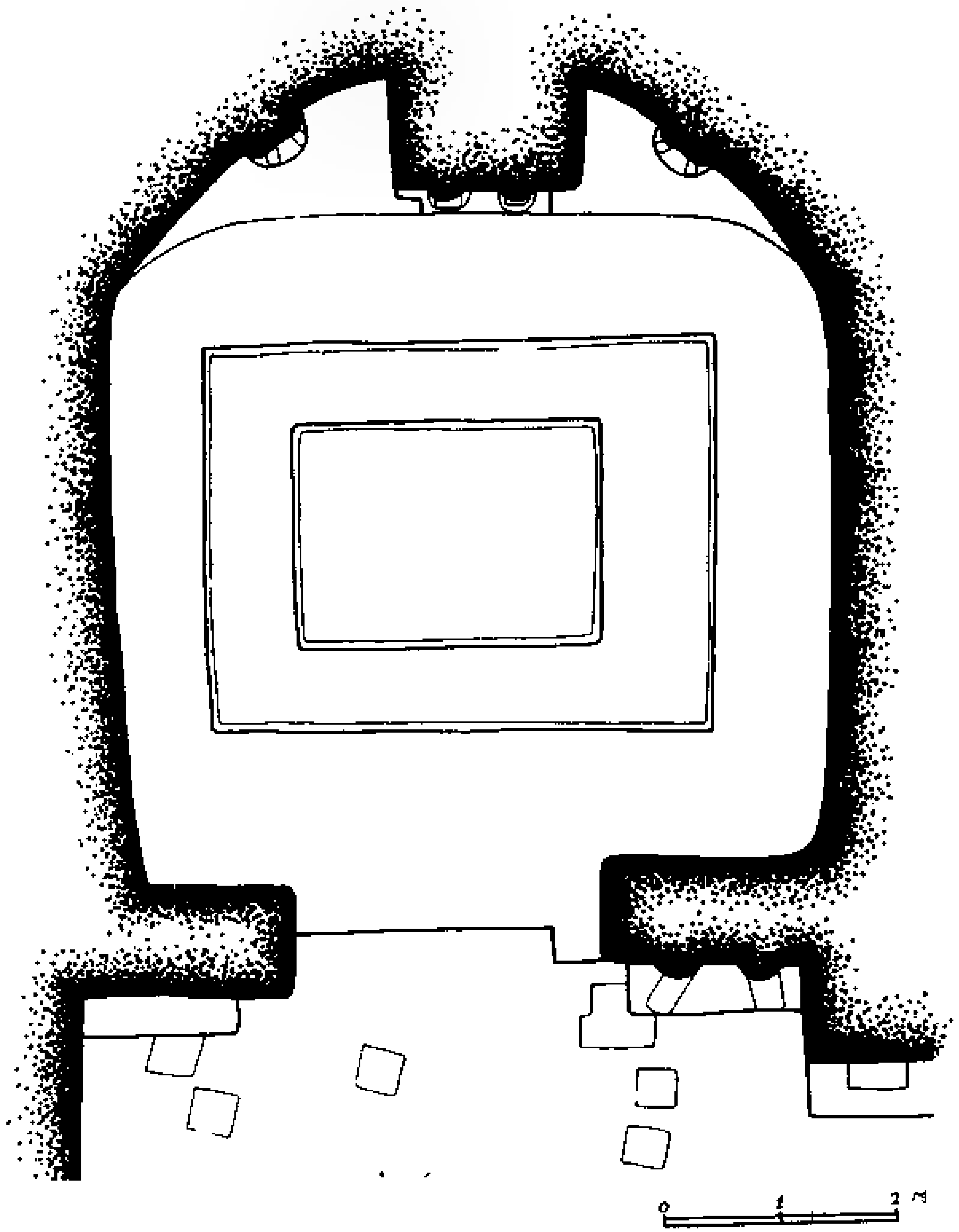
图一〇七　极南洞主佛

图一〇八　极南洞左胁侍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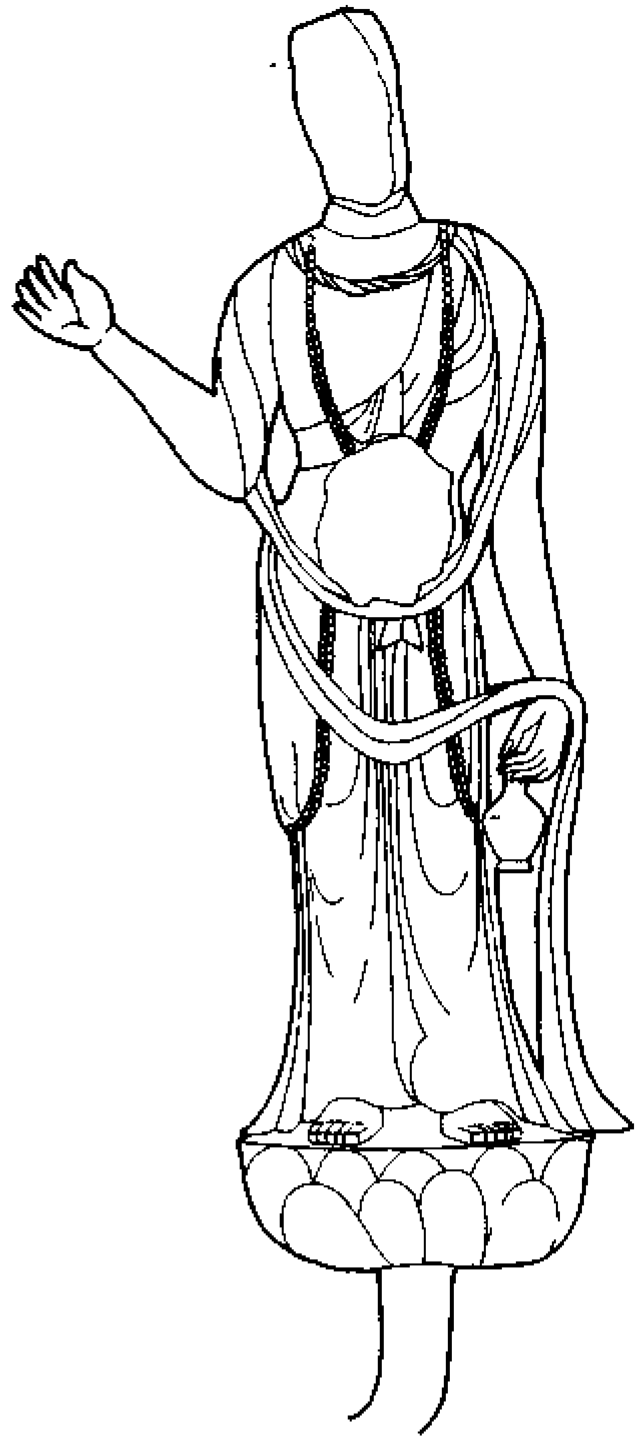
图一〇九　极南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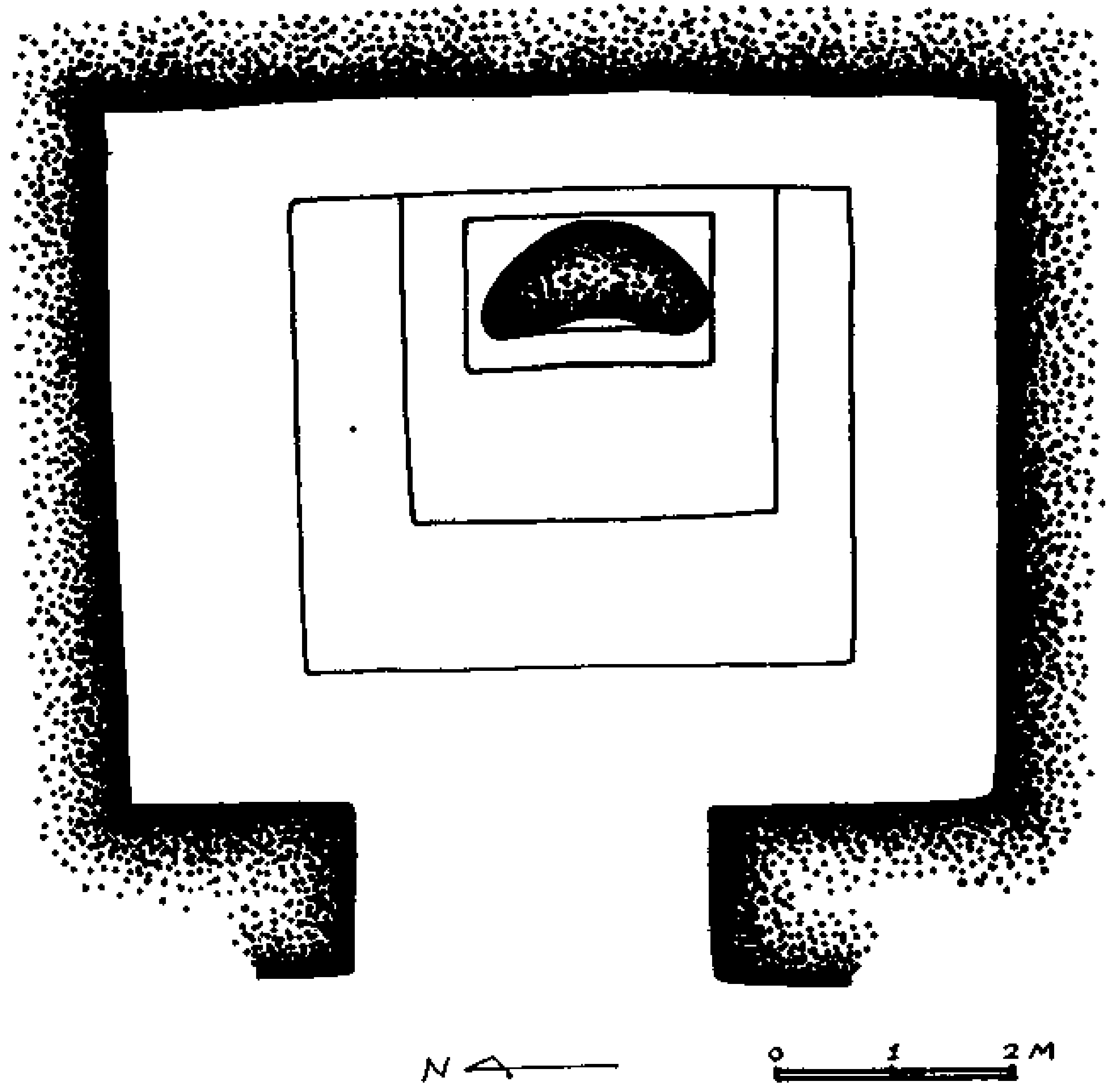
图一一〇　极南洞门外北侧力士



图一一一　擂鼓台中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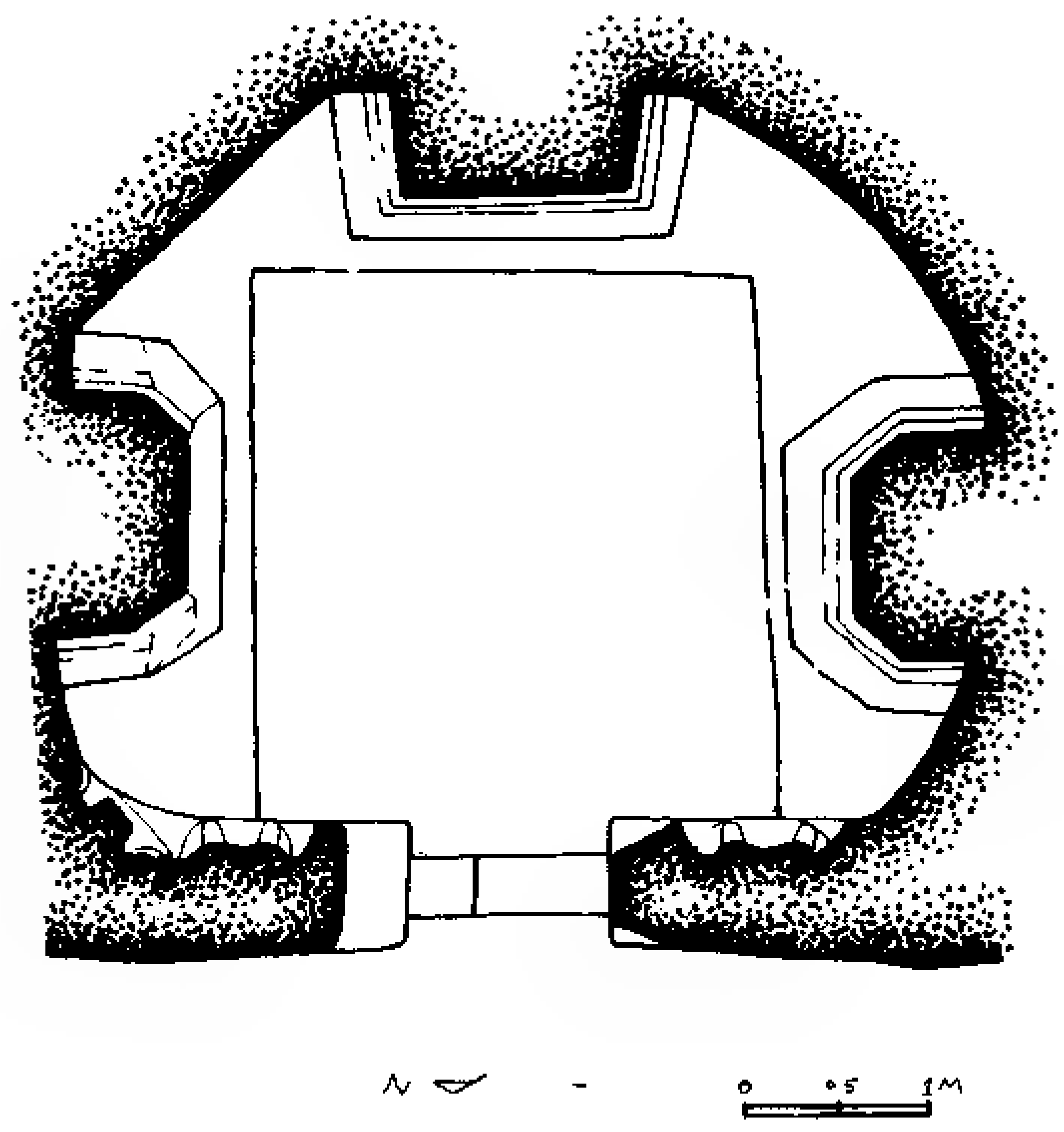


图一一二　擂鼓台中洞左胁侍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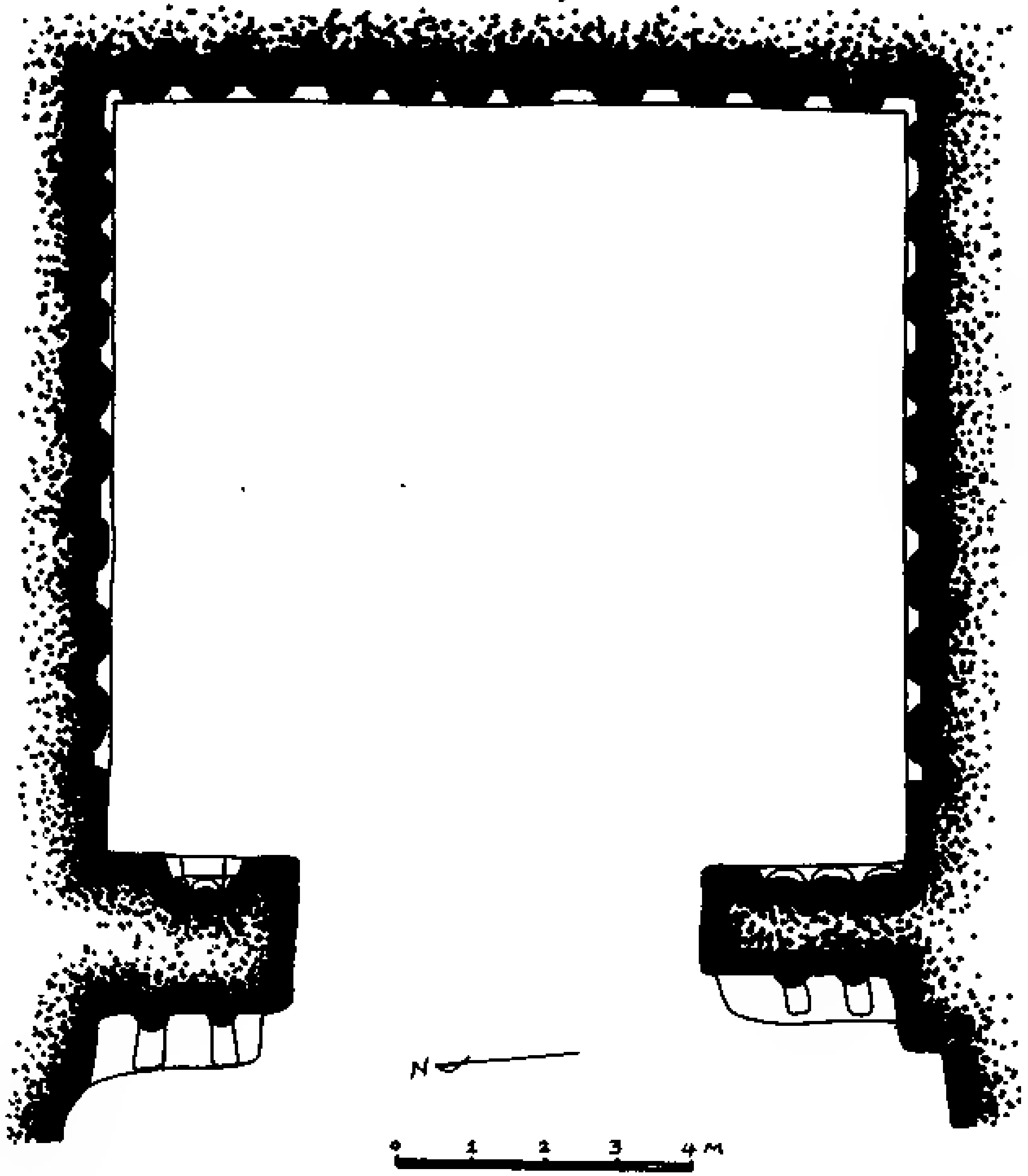


图一一三　擂鼓台南洞平面

图一一四　擂鼓台南洞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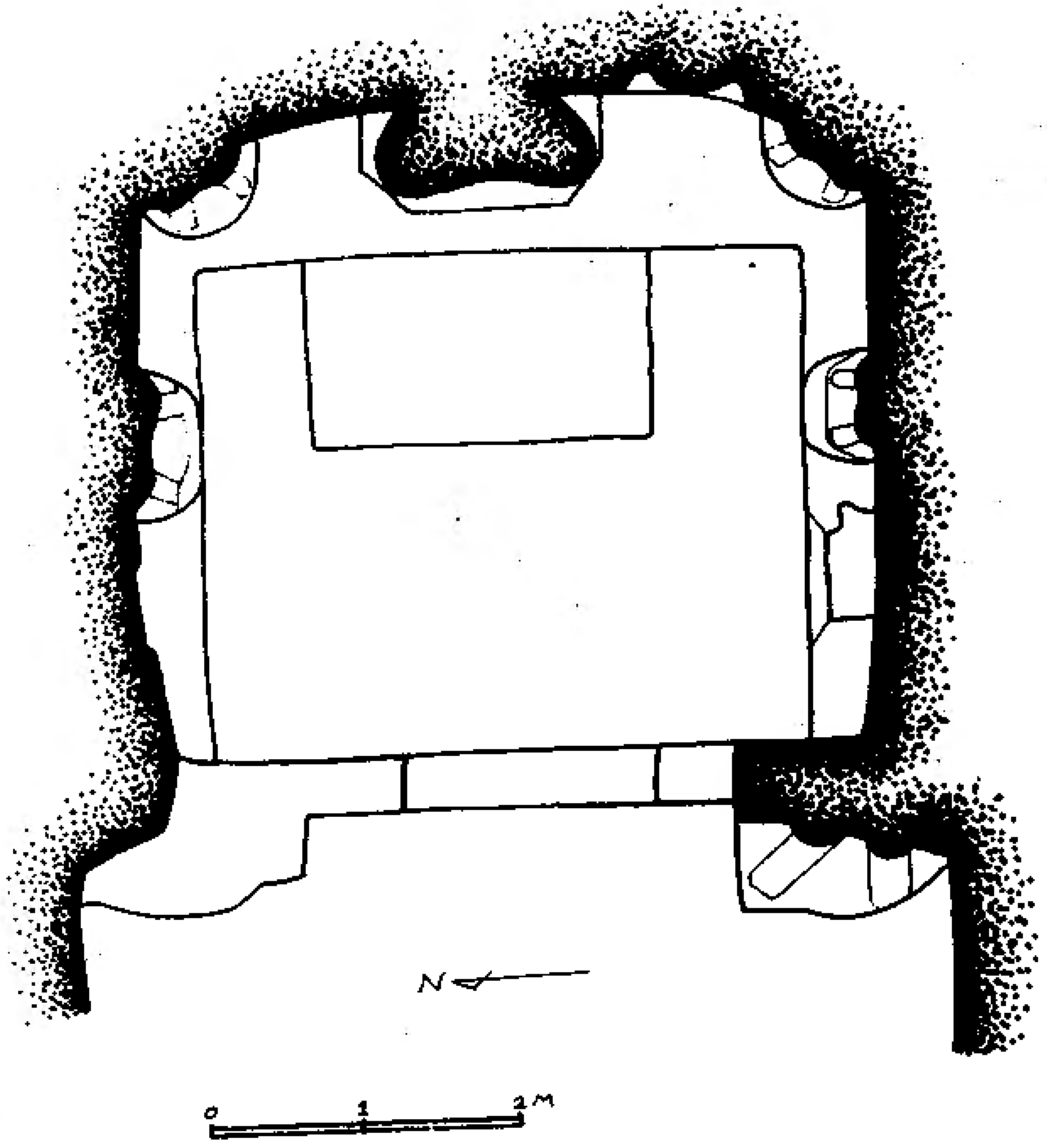
图一一五　擂鼓台北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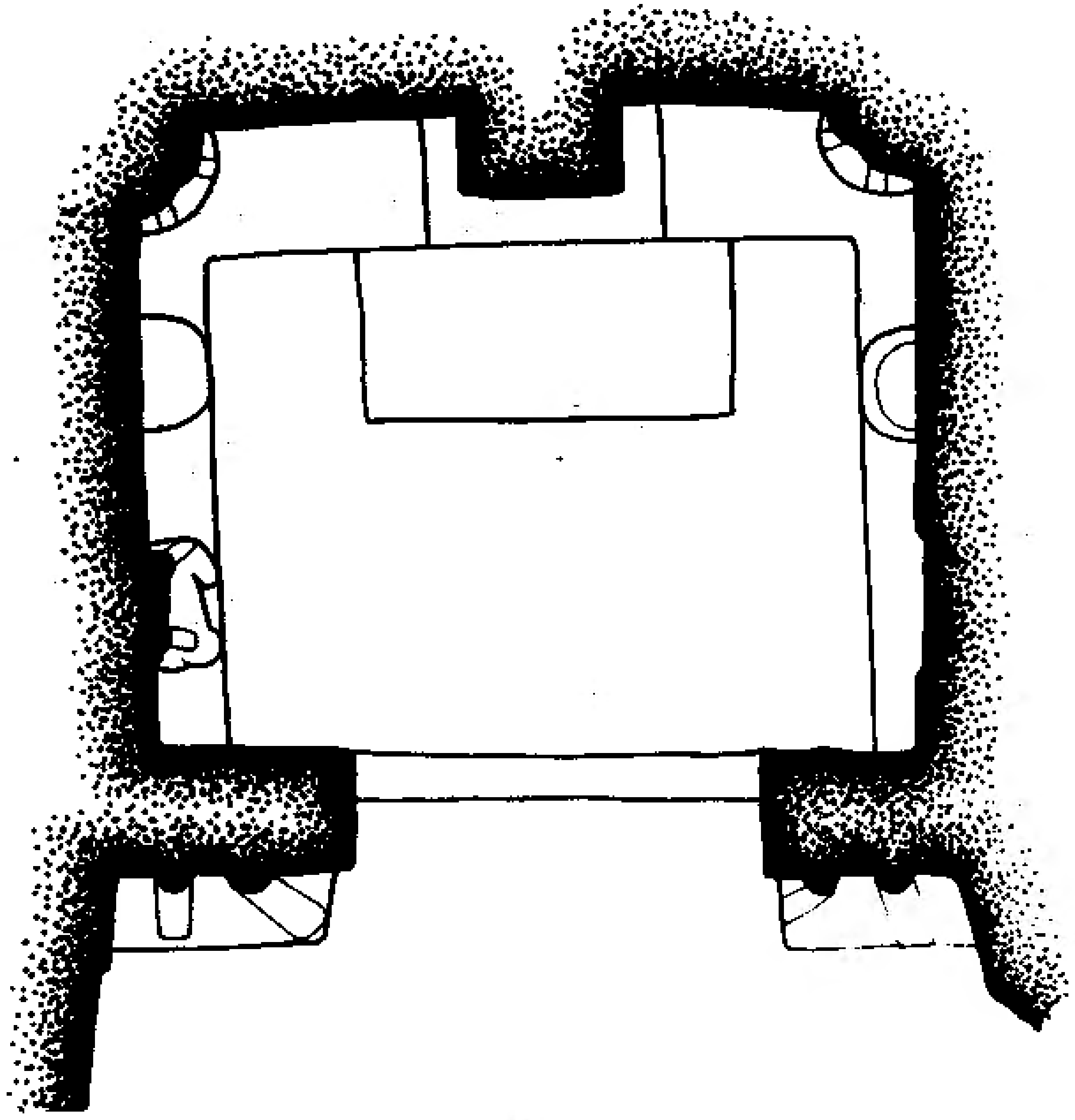
图一一六　看经寺平面

图一一七　看经寺罗汉列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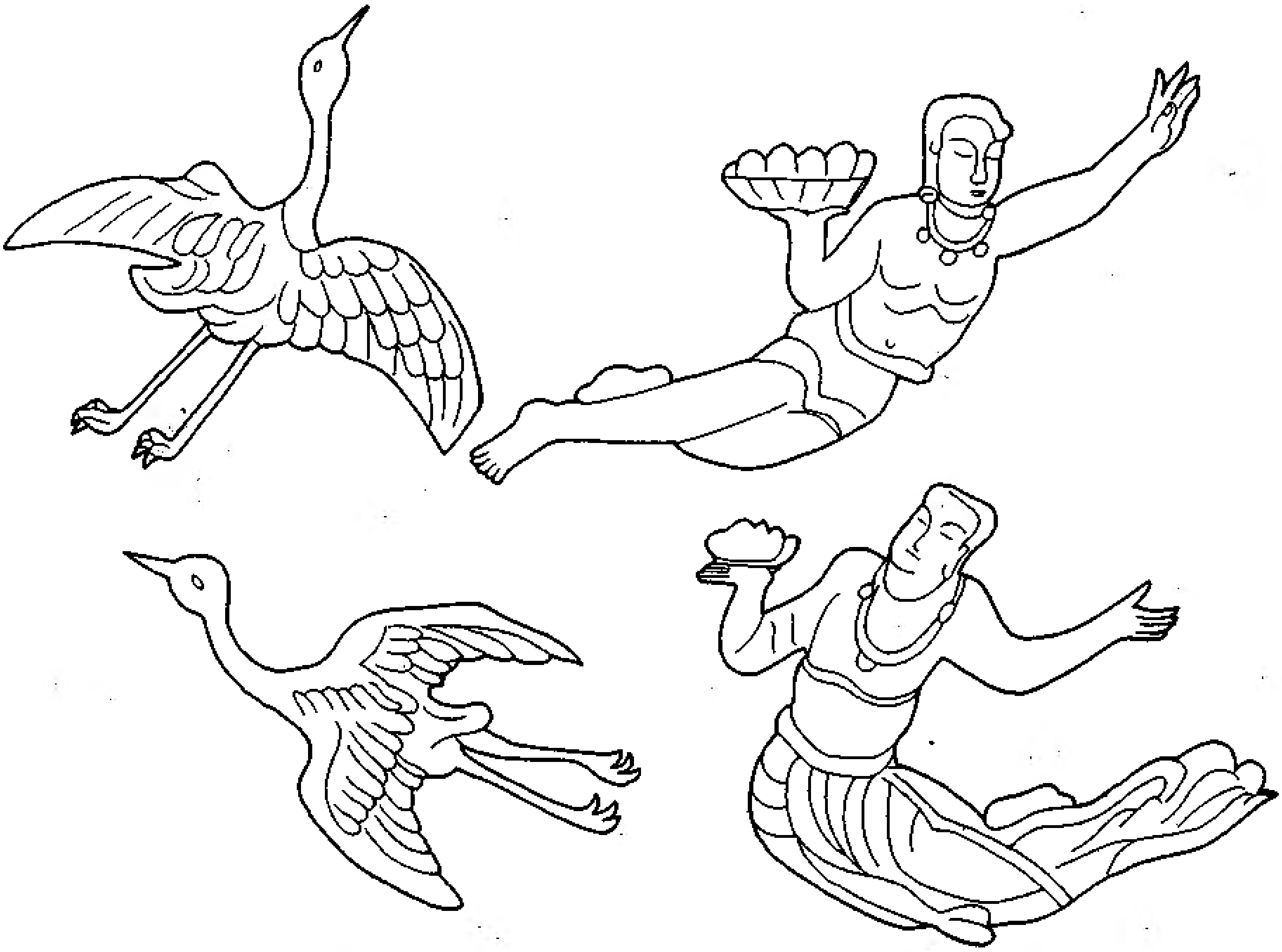
图 一一八 看经寺罗汉列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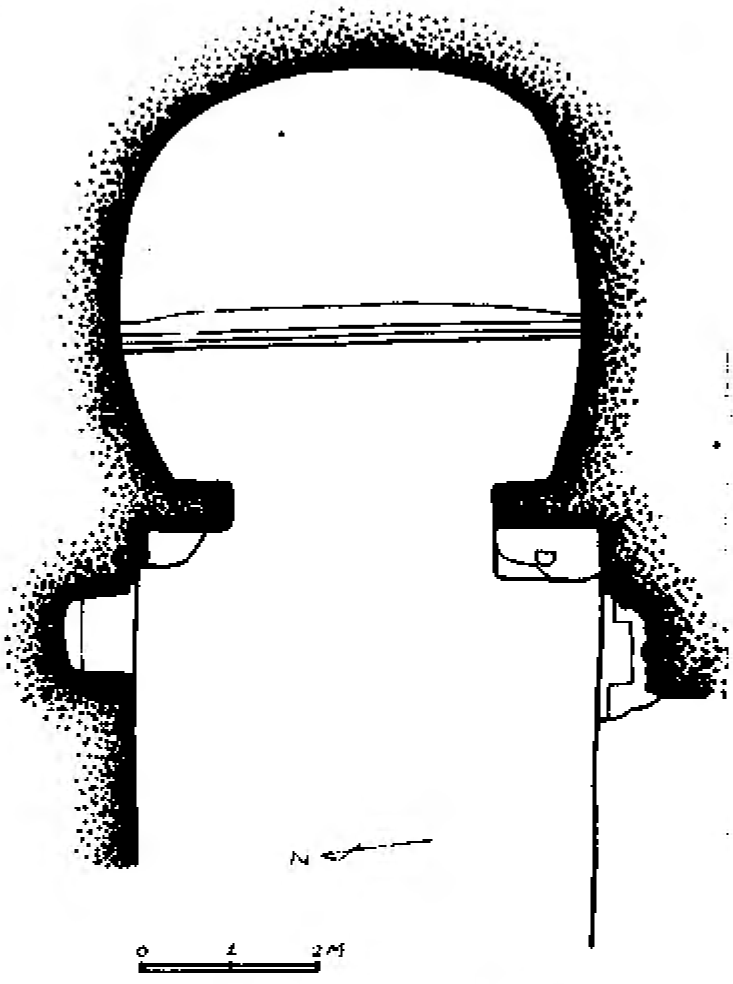
图一二〇　二莲花南洞平面



图一二一　二莲花北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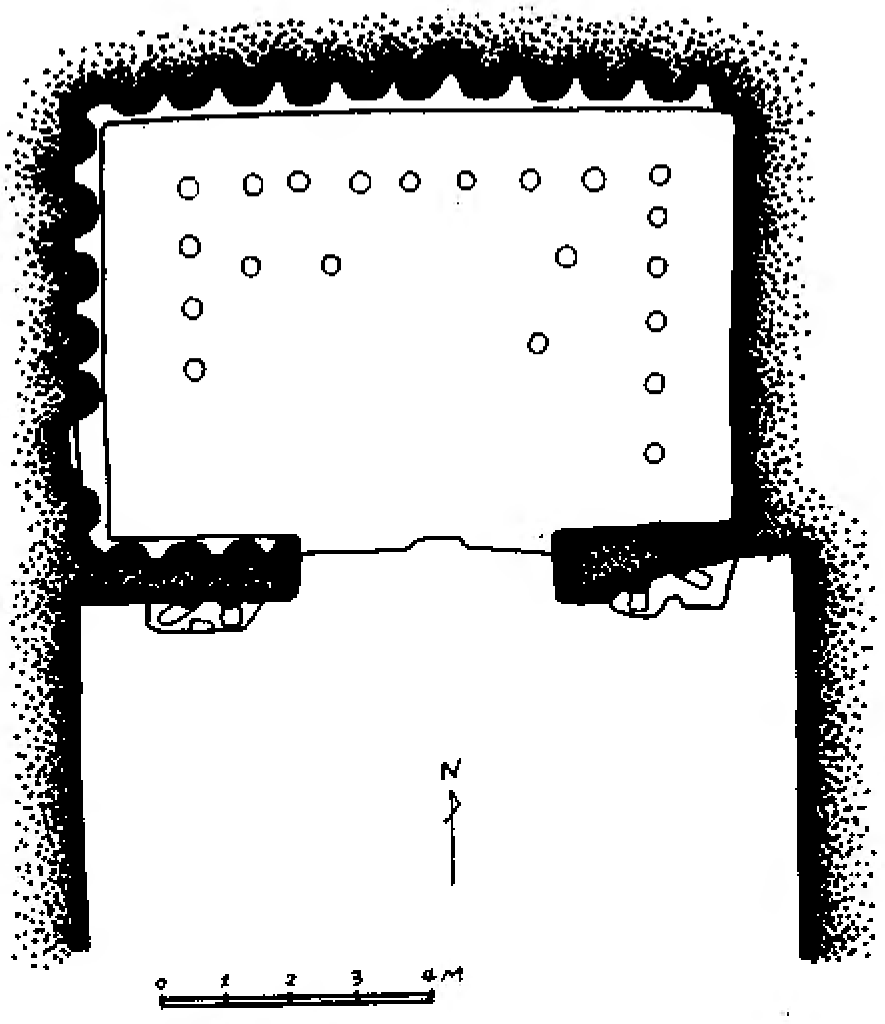


图一二三　四雁洞窟顶飞鹤与供养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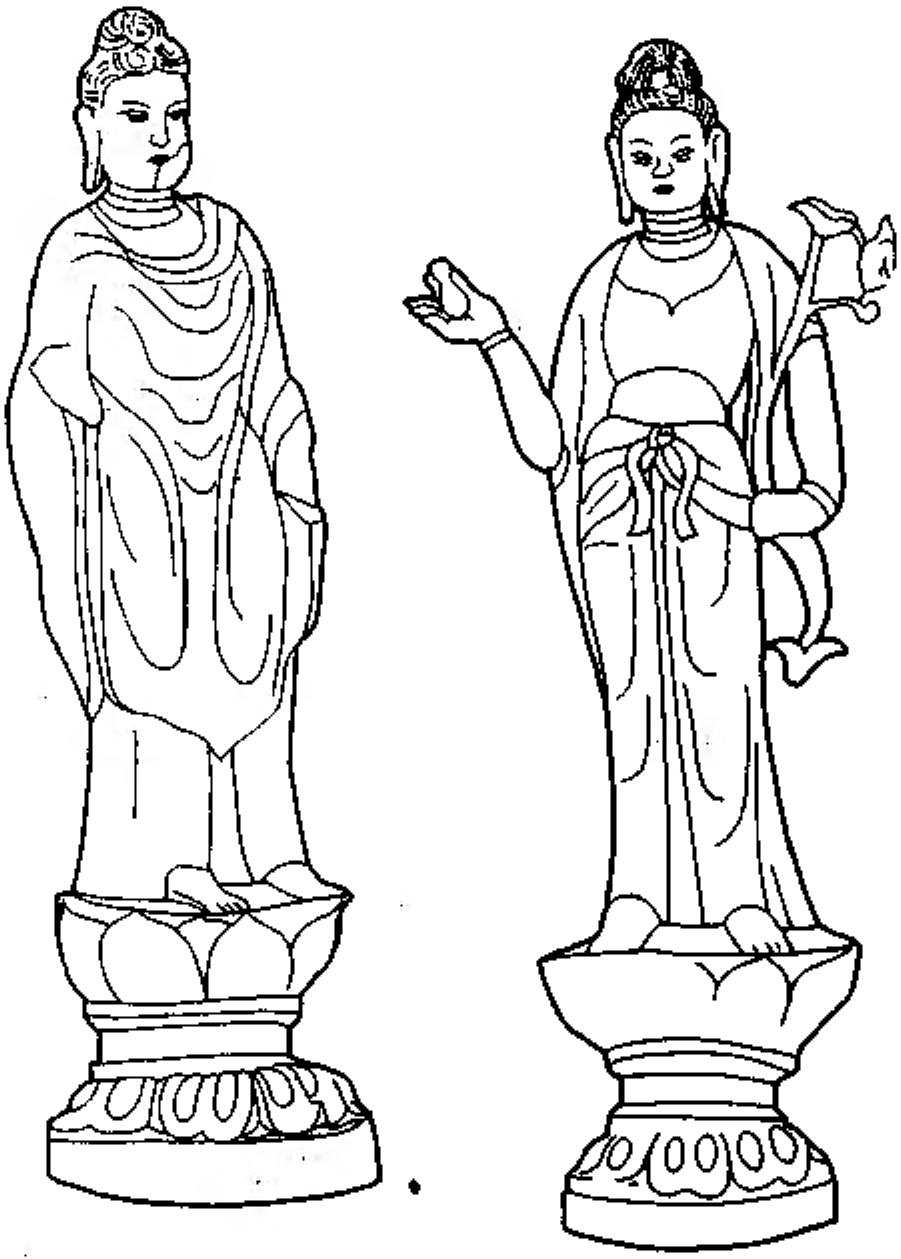


图一二二　四雁洞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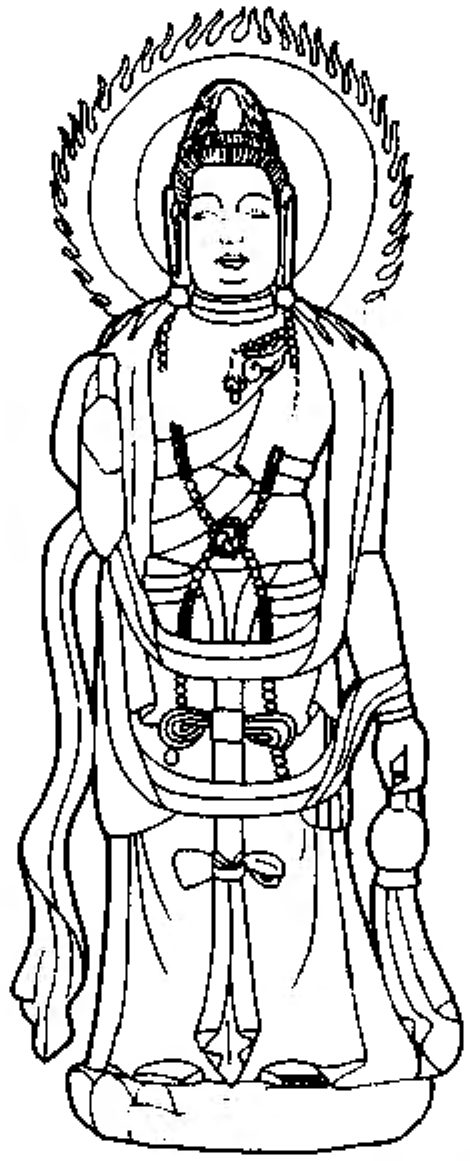
图一二六　高平郡王洞北壁佛、弟子、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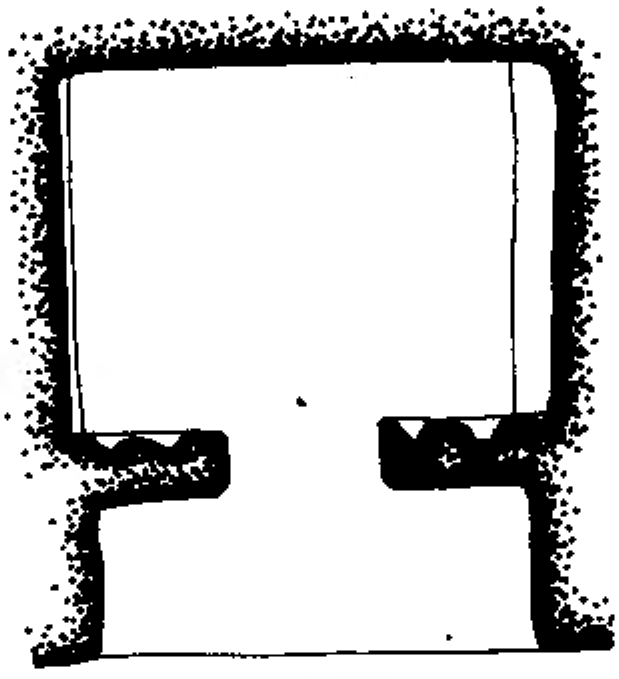
图一二五　高平郡王洞平面



图一一九　景云元年吐火罗僧宝隆龛主佛与左菩萨



图一二四　贞元七年卢征造救苦观世音菩萨像



图一二七　万佛沟千手观音窟平面示意